斯·茨威格小说选



FM 1926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斯·茨威格小说选



外 国 文 学 出 版 社

Stefan Zweig

Ausgewählte Erzählungen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斯·茨威格小说选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11,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　插页6
1982年1月北京第1版　198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38,000

书号 10208·83　定价 1.35 元

译 本 序

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 1881—1942)是奥地利的著名作家，从二十年代起，他“以德语创作赢得了不让于英、法语作品的广泛声誉”(托马斯·曼语)。他善于运用各种体裁，写过诗、小说、戏剧、文论、传记，还从事过文学翻译，但他的作品中以传记和小说最为著称。

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茨威格出生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一个犹太富商家里。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文艺熏陶，十六岁便在维也纳《社会》杂志上发表诗作。一八九九年中学毕业，入维也纳大学攻读德国和法国文学，接触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研究和翻译过法国波德莱尔和魏尔伦、比利时凡尔哈伦的诗歌。一九〇〇年曾去柏林学习过一个学期。他有意识地深入社会底层，了解一些遭人唾弃的卑贱者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一九〇三年获博士学位。

茨威格自己说过：“我几乎相当早就开始发表作品，可是内心深处却坚信，我二十六岁以前还没有写出真正的作品来。”[①] 他早期的诗集《银弦》(1901)和《早年的花冠》(1906)、小说集《埃利卡·艾瓦尔德之恋》(1904)等，受当时盛行的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的影响，缺乏内容和新意。

① 引自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

从一九〇七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在创作上渐趋成熟。除了《泰西特斯》(1907)、《海滨之屋》(1912)和《化身戏子》(1913)等剧本外，他还发表了小说集《最初的经历》(1911)，由莱比锡岛屿出版社出版。这是一家有声望的出版社，霍夫曼施塔尔和里尔克的诗集均由它印行，因此，茨威格为获得"'岛屿'长年的公民权"而感到"自豪"，更加强了他在创作上的"责任感"。

这个中译本里所收的《家庭女教师》和《夜色朦胧》，以及中篇小说《保守不住的秘密》都属于这一阶段的作品，其共同的特点是对少年和少女心理的细腻刻画。《家庭女教师》写一个普通女教师的爱情悲剧在一对小姊妹的心灵中所引起的激荡，从一个司空见惯的生活侧面揭露了社会的冷酷。《保守不住的秘密》则以一个男孩子的单纯无知衬托一个帝国官吏和纨袴子弟的卑劣无耻。这篇小说的标题按原文直译为"燃烧的秘密"，它被改编成电影在柏林放映时，德国法西斯正好阴谋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围在电影广告牌前的观众，相视而笑，心照不宣。结果惹恼了做贼心虚的纳粹分子，不仅撕了广告，连影片也被查禁。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茨威格在《柏林日报》(9月19日)上发表《致外国友人》一文，表明自己忠于同他们的友谊，以及来日和他们携手重建欧洲文化的愿望。两周后，他收到当时在瑞士红十字会工作的罗曼·罗兰的短简："不，我永远也不离开我的朋友们！"他还曾为罗曼·罗兰号召和平与团结的工作四出奔走。大战期间，他在军事档案馆任职，曾去过波兰前线，目睹了战争的灾难，了解到普通士兵和百姓的厌战情绪，加强了他反战的决心："我必须为反战而斗争！……我应与之斗争的敌人是宁可把别人送去受苦丧命的伪英雄主义，没良心的政治和军事预言家们廉价的乐观主义，他们无耻地预言胜利，延长

屠杀，在他们背后是雇佣来的合唱队，'战争的代言人'……谁若是有顾虑，谁就被目为破坏了他们的爱国交易；谁若是发出警告，谁就被嘲笑为悲观分子；谁若是反对这场并不使他们自己受罪的战争，谁就被加上叛徒的罪名。"①他于是创作了《耶利米》一剧。该剧取材于《旧约·耶利米书》，写先知耶利米预言犹太民族面临巨大灾难，但无人听信。剧本于一九一七年复活节出版，大获成功。接着，他赴瑞士参加该剧首次演出，并在苏黎世同法国诗人儒弗联合举行朗诵会。两个敌对国作家同台朗诵，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勇敢的举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茨威格表示热烈欢迎。第一次大战期间，欧洲许多知名作家都未能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影响，唯有少数人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反战立场，茨威格便是其中之一。

茨威格经历了战后的灾难：饥馑、寒冷和通货膨胀；对他触动最深的是社会道德的沦丧。此后的二十余年是他的创作力最旺盛的时期，他的主要作品，大多是这一时期的产物。

一方面是传记著作。茨威格曾说："我在写作上的主要志趣，一直是想从心理的角度再现人物和他们的生活遭遇。这也就是我为许多名人撰写评论和传记的原故。"他的《三大师》(1920)论述巴尔扎克、狄更斯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着手为敌对国的这三位杰出作家作传，是大有深意的。接着，他撰写了《罗曼·罗兰》(1921)。高尔基完全理解他的苦心孤诣。他在一九二三年九月十八日致茨威格的信中说："我读了您论罗曼·罗兰的那本书，这是一本关于一个真正具有特殊意义和特殊精神魅力的人的出色的书。我无须谈论，这样一本关于一个法国人的书，在我们这个野蛮的时代由一位德意志

① 引自《昨日的世界》。

人来写，这件事具有多么大的意义。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您的著作是人对现实的许多胜利之一；凡有理智而又正直的人，都有权把这些胜利看作是他们的道德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不容置辩的明证，并引以自豪。”① 这两位作家的心是相通的。

其他传记著作有：《同魔鬼作斗争》（1923，记述三个患精神病的作家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和尼采），《自画像的名手》（1928，记述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精神疗法》（1931，记述发明催眠术的奥地利医生默斯默尔、所谓“基督教科学”创始人玛丽·贝克和著名精神病学者弗洛伊德），《玛丽亚·安托万内特》（1932）和《玛丽亚·斯图亚特》（1933）等。这些著作表达了他对于以自由精神和人道主义为中心的西欧文化的尊崇。

另一方面是小说。《心的焦躁》是他唯一的长篇小说，作于一九三八年。这个中译本所收这一时期的中短篇有：《恐惧》（1920；1925改写）、《马来狂人》（1922）、《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1922）、《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1922）、《月光胡同》（1922）和《看不见的珍藏》（1927）。下面请大家读一读高尔基、罗曼·罗兰和茨威格的书简中有关这些作品的段落。②

高尔基致罗曼·罗兰（1923年8月6日）：

“斯蒂芬·茨威格——一本关于您的书的作者，是否也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的作者？如果是这样，请向他转达我对这个出色的短篇的由衷的赞赏。这篇东西好极了，它深深地激动了我。”

高尔基致茨威格（1923年9月18日）：

“在没有读到您的《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

---

① 引自《三人书简》。

② 以下均引自《三人书简》。

信》这两个短篇之前，除了您的大名以外，我对于您，茨威格，几乎一无所知。第一个短篇，我并不很喜欢；第二个短篇，则以其惊人的诚挚语调、对女人超人的温存、主题的独创性，以及只有真正的艺术家才具有的奇异表现力，使我深为震动。读着这个短篇小说，我高兴得笑了起来——您写得真好！由于对您的女主人公的同情，由于她的形象以及她悲痛的心曲使我激动得难以自制，我竟丝毫不感羞耻地哭了起来。"

高尔基致罗曼·罗兰(1923年11月6日)：

"我收到了茨威格极其亲切的来信。……昨天，我读了他的短篇小说《月光胡同》，它的主题同我的《单恋》相似，显然写得很美。"

高尔基致茨威格(1926年11月9日)：

"我相信，亲爱的茨威格，您是不需要我的夸奖的，但我还是要说，您的作品写得很出色。过去谈到《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时，我对您以罕见的温存和同情来描写妇女，就已赞赏不已，关于《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我要再一次重复这些话，但要补充一点，即这个短篇您写得比《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马来狂人》、《保守不住的秘密》以及收进这两本书俄文版里的所有作品，都更见匠心。……

"您的小说中的人物所以能打动人，是因为您使他们比我耳闻目睹的那些活人更加高尚，更有人性。这一点特别重要，并再次使我相信，艺术完全有理由高于现实。"

茨威格致高尔基(1926年12月19日)：

"您的话对我产生了无比美好的影响。我认为，自从我们的世界外表上变得越来越单调，生活变得越来越机械的

时候起，就应当在灵魂深处发掘截然相反的东西，做一个勇敢而又正直的人。我们的责任是要做这一永无休止的进程的见证人，极其真实而又明确有力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能做的一切。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能力象巴尔扎克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做的那样，再创造一个完整的世界；也许，我们生活的时代，变化得太急剧了，不能以一瞥概其全貌。但是，某些作家的作品也许能使下一代人对我们的精神状态有一个完整的概念。

"……最后，还应指出，心理描写的真实性，在许多方面应归功于您，而我们欧洲人多么需要您的作品所具有的创作思想的明晰性。我们德语文学过去一向、而今天尤其难以为人民理解，它只不过是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的财富，是那个无形的小圈子的财富，其成员都冠有令人厌恶的头衔：'文明人'和'文明的代表者'。我们没有为所有人写作的大作家，没有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左拉、康拉德[①]和高尔基，没有才华卓著、足以把自己的作品写得十分明白易懂的人。我希望您的那些作品，将重新唤起人们创作类似作品的愿望。"

茨威格深知自己是属于旧时代的作家，但他寄希望于新时代的作品，这种真诚、明智的态度是难能可贵的。在艺术创作上，他严肃认真，注重加工提炼，使结构紧凑，他认为删繁去冗是最愉快的工作，甚至说，"如果我写了一千页，过筛以后，八百页扔进字纸篓，只留下二百页精华，我也绝不抱怨。"正由于这种精益求精的作风，他创作了不少技巧成熟、富于艺术感染力的小说。他的作品的基调是现实主义的，他最擅长的手法是细腻的

①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英国作家，出生于波兰。

心理描写。他尤其着重选取资产阶级社会中妇女的不幸遭遇的题材，揭露"文明人"圈子的生活空虚和道德败坏，谴责对女性的不尊重和对人的善良品质的戕害，赞美同情、了解、仁爱和宽恕。他努力探索人物的精神世界，描写道德败坏给人带来的情感上的痛苦，揭示个人心灵中种种抽象的美德，甚至让已经堕落的人身上闪耀出道义的火花，他的目的是要改进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观念和人们的精神面貌。但是，正如《看不见的珍藏》中那个失明的古董收藏家狂热赞颂的艺术珍品"早已随风四散，荡然无存"，茨威格竭力想挽回的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也日趋没落，复兴无望了。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一九三四年发生维也纳事件，奥地利的法西斯分子要求德、奥合并，茨威格不得已迁居英国。同年五月十二日，他由伦敦致函高尔基说："最近一年，对于我是极为艰难的一年，因为我责无旁贷地必须在内心确定对待德国事件的态度。紧接着就是维也纳事件。我已经越来越尖锐地感觉到，欧洲正酝酿着严重的事件。道义上的和精神上的不安，在各个国家虽然不同，但其强烈程度却是一样的。以沉着和坚定与此对抗——这是何等重大的任务！"一九三八年，奥地利并入德国后，他便加入英国籍，不久又离英赴美，一九四〇年经纽约去巴西。

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茨威格和他的妻子在巴西服毒自杀。自杀的当天，他写了一纸绝命书：

"在我自觉自愿、完全清醒地与人生诀别之前，还有最后一项义务亟需我去履行，那就是衷心感谢这个奇妙的国度巴西，她如此友善好客地给我和我的工作以休憩的场所。我对这个国家的爱与日俱增。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

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也已自我毁灭，从此之后，我更愿在此地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但一个年逾六旬的人再度重头开始，是需要特殊的力量的，而我的力量由于长年无家可归、浪迹天涯，已经消耗殆尽了。所以，我认为还不如及时地不失尊严地结束我的生命为好。对我来说，脑力劳动是最纯粹的快乐，个人自由是这个世界上最崇高的财富。我向我所有的朋友们致意。愿他们经过这漫漫长夜还能看到旭日东升！而我这个过于性急的人要先他们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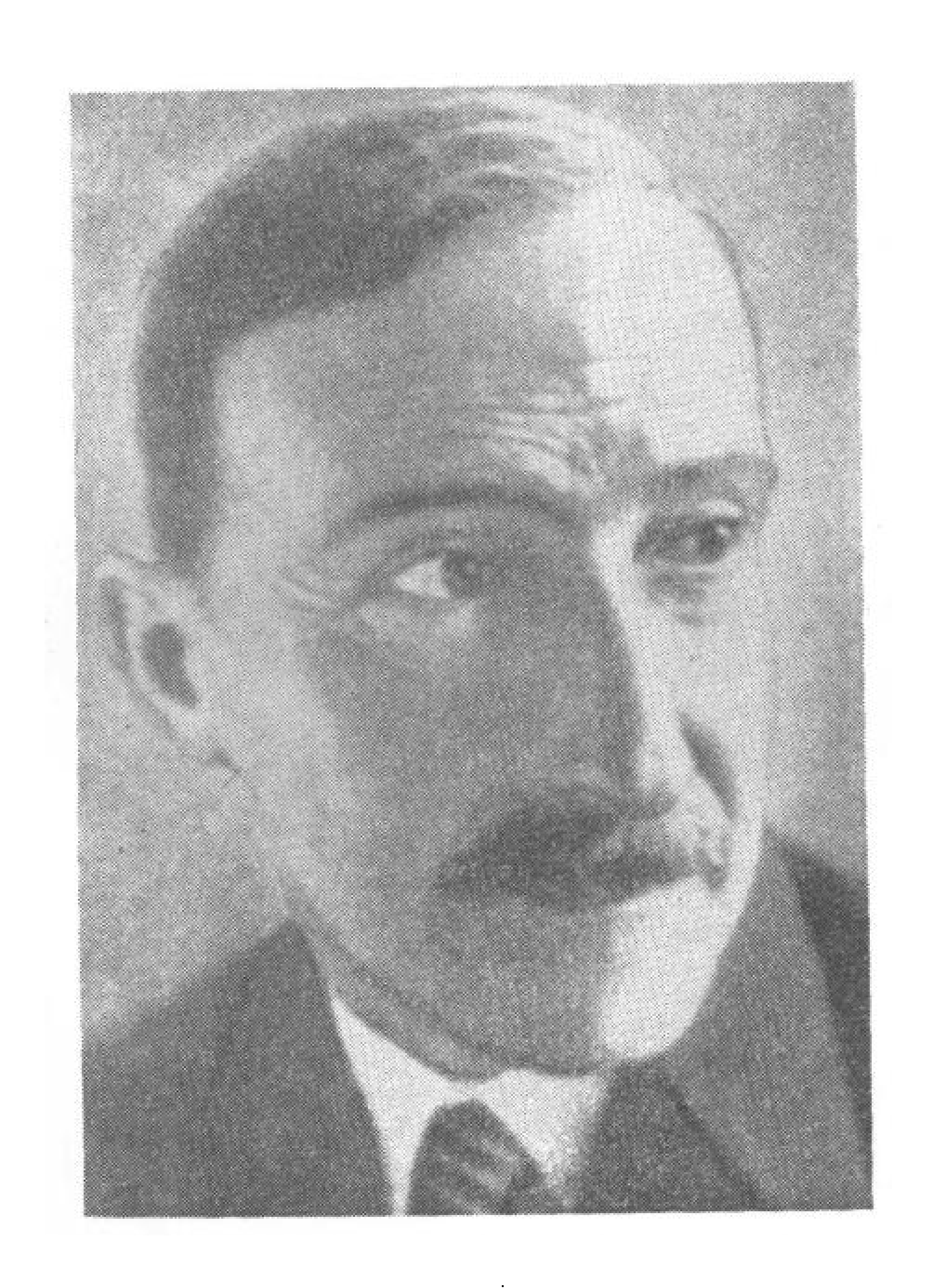
茨威格在去世之前，完成了《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录》，这是他一生的历史，也是他那一代人的历史；这是对昨日的世界，亦即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沉沦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回忆。他在书中提到罗曼·罗兰曾经对他讲过的话：艺术“可以给我们，给我们个别人以慰藉，但对于现实却无能为力。”他绝望了。他不是一个战士，没有一颗坚强的心，不要指望他能战斗到最后一息。但他是一个正直的作家，没有同法西斯妥协，并希望人们能看到“旭日东升”。他死后发表的《象棋的故事》(1941)，是他的最后一篇小说，沉痛地诉说了一个心灵和才智遭到纳粹摧残的人的经历。茨威格一生写过、同情过许多人的不幸遭遇，他的不幸遭遇自然也得到了一切反法西斯的人们的同情。他去世后，巴西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把他的住宅改为博物馆。被纳粹焚毁的他的著作，在大战结束以后，又重新出版，继续赢得新的更多的读者。

茨威格的作品已被译成几十种外国文字，我国也很早就介绍过他的一些小说和传记。这本《斯·茨威格小说选》共收有他

不同创作时期的中、短篇共十篇，供读者阅读和研究。

最后，感谢《三人书简》的译者和编辑同志的劳作，使本文得以补充了一些必要的材料。

张 玉 书 一九八一年四月



作 者 像

目　次

家庭女教师

两个孩子现在单独呆在自己的房间里。灯已经关了。她们之间笼罩着一片黑暗，只有两张床在隐隐约约地发白。两个孩子的呼吸都很轻微，人家简直会以为她们都睡着了。

“喂！”一个声音说道。这是那个十二岁的女孩。她轻轻地、有些提心吊胆地向黑暗里发问。“什么事？”从另外一张床上传来姐姐的回答。她比妹妹只大一岁。

“你还醒着哪。好极了。我……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那边没有回答。只听见床上发出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姐姐撑坐起来，带着期待的神情向这边望过来，可以看见她的眼睛在闪闪发光。

“你知道吗……我早就想跟你说……不过你先告诉我，这几天你不觉得我们的小姐有点儿怪吗？”

另一个女孩迟疑了一会儿，沉思起来。“有点儿，”接着她说道，“可是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她不象原来那样严厉了。最近我有两天没做作业，她也没说什么。再就是她有点儿那样——我也说不好。反正我觉得她现在根本不管我们了，她老是坐在一边，也不跟我们一块玩了，从前她老跟我们一起玩的。”

“我看她很伤心，只是不愿意让人家知道。她现在钢琴也不弹了。”

又是一阵沉默。

接着姐姐提醒妹妹："你不是有事要说吗？"

"是啊，可是这事你谁也不许告诉，的确不许告诉任何人，妈妈也好，你的小朋友也好，都不许告诉。"

"我不告诉，我不告诉！"姐姐已经不耐烦了。"到底是什么事呀！"

"是这样……刚才，我们上床睡觉的时候，我忽然想起，我还没跟小姐道晚安呢。我的鞋都已经脱了，可是我又跑到她房里去，你知道吗，我轻手轻脚地跑过去，想吓她个冷不防。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房门。起先我还以为她不在房里呢。灯亮着，可是我没看见她。突然——我吓了一大跳——我听见有人在哭，我一下子看见她衣服穿得好好地躺在床上，脑袋埋在枕头里。她在抽抽搭搭地哭，我吓得浑身直哆嗦。可是她没有瞧见我。于是我又轻手轻脚地重新把门关上。我身上抖得厉害，只好在门口一动不动地呆上一会儿。这时，我在房门外还清清楚楚地听见她在哭呢。后来我就赶紧跑回来了。"

她们两个又不吭声了。然后一个女孩轻轻地说了声："可怜的小姐！"这句话在屋子里颤抖，就象一个阴郁的音符迷失在空中，接着又复归于沉寂。

"我真想知道，她干吗哭，"妹妹又开口说道，"这几天她又没跟什么人吵过嘴。妈妈现在也不再没完没了地挑她的刺了。我们肯定也都没惹她生气，那她干吗哭成这样？"

"我倒有点儿明白，她干吗哭，"姐姐说道。

"干吗哭？告诉我，她干吗哭？"

姐姐犹豫了一会儿，末了说道："我想，她在恋爱了。"

"恋爱？"妹妹惊讶地一楞，"恋爱？爱上谁了呢？"

"你难道一点也没看出来？"

"该不是爱上了奥托吧?"

"不是奥托是谁?奥托难道没有爱上她?他上大学,在咱们家已经住了三年,可从来也没有陪我们出去玩过,他干吗这几个月突然一下子每天都陪我们出去呀?小姐到我们家来以前,他对我好吗?对你好吗?可是现在他成天围着我们转来转去。不管是人民花园、城市公园或者普拉特尔①,我们跟小姐到哪儿去,都会碰巧遇见他,总是碰巧。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妹妹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说道:

"是的……是的,我当然觉得有点儿奇怪。可我一直以为,这是……"

她的声音变了。她不再往下说了。

"我起先也以为是那样,我们这些女孩子都挺傻。可是我总算及时发现,他只不过是拿我们做幌子罢了。"

现在两个人都沉默不语了。谈话似乎已经结束。

姐妹俩已经陷入沉思或者已经进入梦乡。

这时妹妹又一次无可奈何地在黑暗中说道:"可她干吗又要哭呢?奥托不是挺喜欢她吗?我一直以为,恋爱一定是挺美妙的。"

"我不知道,"姐姐带着沉思神往的神情说道,"我原来也一直认为,恋爱准是非常美妙的。"

在困倦欲睡的女孩的唇边又一次轻轻地、惋惜地吐出一声:"可怜的小姐。"

然后屋里一片寂静。

---

① 人民花园、城市公园、普拉特尔,都是维也纳的地名。普拉特尔是维也纳的一座著名的公园,位于多瑙河和多瑙河运河之间,以游艺场地著称。

第二天早上她俩不再谈起这件事情，可是，姐妹俩都感觉到，两个人的脑子里转的是同样的念头。她们两个互相绕着走，彼此躲来躲去，可是等到她俩从侧面打量女教师的时候，两个人的目光又不由自主地相遇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她们仔细观察奥托，仿佛这个在她们家里住了几年的堂兄是个陌生人。她们不跟他说话，可是在低垂的眼皮底下，她们一个劲儿地斜着眼睛瞅他，看他是不是在跟小姐打暗号。姐妹俩都坐立不安。吃完饭以后，她们也不去玩，却心慌意乱地东忙西忙，瞎忙一气，急于想要探听这个秘密。到了晚上，两个女孩中的一个只不过淡淡地随口问了一句，仿佛她对这事漠不关心似的："你又看出什么了吗？""没有，"另一个说了一句，就掉过脸去。两姐妹似乎都有点怕谈起这件事情似的。就这样又过了几天，两个孩子默默地观察着，绕着圈子探索着，她们忐忑不安而又不知不觉地感觉到正在接近一个闪烁不定的秘密。

几天以后，妹妹终于发觉，女教师在吃饭的时候，暗暗地向奥托使了个眼色。奥托点点头算是回答。妹妹激动得身子一颤。她在桌子底下伸过手去，轻轻地碰一碰姐姐的手。等姐姐转过脸来，她就用她发光的眼睛瞅了姐姐一眼。姐姐马上就会意了，立刻也坐立不安起来。

大家吃完饭刚站起来，女教师就对两个孩子说："你们回屋去自己玩一会儿吧。我有点头疼，想休息半个钟头。"

两个孩子垂下眼睛。她们小心翼翼地互相用手碰了碰，好象彼此都想提醒一下对方似的。女教师刚走，妹妹就一步蹦到姐姐跟前："你瞧着，现在奥托要到她房里去了！"

"那还用说！所以她才把我们支开啊！"

"咱们得到她门口去偷听！"

“可是要是有人来了怎么办?”

“谁会来呀?”

“妈妈呗。”

妹妹吓了一跳,“是啊,那……”

“我有主意了,你猜怎么着? 我在门口偷听,你留在走廊里,要是有人来了,你就给我个暗号。这样我们就保险了。”

妹妹噘着嘴,一脸的不高兴。“可是你到时候什么也不告诉我。”

“全都告诉你!”

“真的全都告诉我?……可什么也不许拉下啊!”

“当然,人格担保。听见有人来,你就咳嗽一声。”

她俩等在走廊里,浑身哆嗦,心情激动。她们的心脏怦怦直跳。下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两个孩子紧紧地挨在一起。

传来脚步声。姐妹俩赶忙跑开,躲进暗处。果然不错,来的是奥托。他握住门把,门随后又关上。姐姐象支箭似的射了过去,贴在门上,屏息静气,侧耳细听。妹妹不胜向往地望着这边。好奇心折磨着她,使她离开指定的岗位,悄悄地溜了过来。可是姐姐生气地把她推开。她只好又去等在外面,两分钟、三分钟,在她看来简直象永恒一样的漫长。她焦急难耐,象热锅上的蚂蚁转来转去。姐姐什么都听见了,而她一点也没听着。她又急又气,几乎都要哭出来了。这时那边第三个房间里有扇门砰地关上了,她咳嗽一声。姐妹俩连忙跑开,溜进她们自己的房间。进屋以后还上气不接下气地站了一会儿,心跳得厉害。

接着妹妹便急切地催她姐姐:“好啦,快……告诉我吧!”

姐姐脸上露出沉思的神情。末了她非常困惑地、象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事?”

“这事真奇怪。”

“什么事……什么事呀!”妹妹气喘吁吁地把这句话吐了出来。于是姐姐拚命回想。妹妹凑过来,紧挨着她,生怕漏掉了一个字。

“这事真奇怪……跟我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我猜奥托进了房间以后,准是想跟她拥抱或者接吻,因为她跟他说道:‘别这样,我有正经事要跟你谈。’我看是一点儿也看不见,因为钥匙孔里插着钥匙,可是听却听得很清楚。‘出了什么事啦?’奥托接着问道。可我从来没有听见他这样说过话。你也知道,他平时说话总喜欢大叫大嚷,粗声粗气。可这句话,他却说得战战兢兢,我马上就感觉到,他不晓得怎么搞的,心里有点害怕。小姐想必也看得出来,他在撒谎,因为她只是非常低声地说了一句:‘你早就知道了。’——‘不知道,我一点也不知道。’——‘是吗?’她就说了——说得那样悲伤,悲伤极了——‘那你干吗一下子不理我了?一个礼拜以来,你没跟我说过一句话,你尽是躲着我,也不再跟孩子们一起出去了,你也不再到公园里来了。难道我一下子就成了陌生人了?啊,你早已知道,为什么你忽然远远地避开我。’他不作声,后来说道:‘我快考试了,我得好生复习功课,没功夫干别的。现在也只能这样。’这下她就哭开了,然后一面哭一面对他说,可是说得非常温柔非常动人:‘奥托,你干吗要撒谎呢?你还是说实话吧,你对我撒谎,你这样做应该吗?我对你没有提过任何要求,可是我们两人之间得把话讲讲清楚。你分明知道,我要跟你说什么,我从你的眼睛就看出来了。’——‘说什么呀?’他犹犹豫豫地说道,可是声音非常的微弱。这时她就说了……”

小女孩说到这里，突然身子哆嗦起来，激动得说不下去了。妹妹更紧地偎依着她。“什么……说了什么呀？”

“这时她就说：‘我不是有了你的一个孩子吗？’”

妹妹象闪电似的吓了一跳：“孩子！一个孩子！这不可能啊！”

“可她就是这么说的。”

“你准听错了。”

“没错，没错！她把这话又重复了一遍；他也象你一样，跳了起来，叫道：‘一个孩子！’小姐好久没吭声，末了说道：‘现在该怎么办呢？’后来……”

“后来怎么啦？”

“后来你就咳嗽了，我就只好跑开。”

妹妹感到非常惶惑，眼睛直楞楞地望着前面：“一个孩子！这怎么可能呢？她又在哪儿有这么个孩子呢？”

“我不知道。这就是我不明白的地方。”

“也许在家里吧……在她上咱们家来以前。妈妈为了咱们俩当然不允许她把孩子带来。所以她才这样伤心。”

“去你的吧！那时候她还根本不认得奥托呢！”她俩又一筹莫展地沉默了，一面苦思苦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可使姐妹俩非常的烦恼。妹妹又开始说道：“一个孩子！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她怎么会有个孩子呢？她又没结婚。只有结过婚的女人才有孩子，这我是知道的。”

“也许她结过婚了。”

“你别发傻好不好！总不是跟奥托结的婚吧！”

“为什么……？”

姐妹俩面面相觑，一筹莫展。

“可怜的小姐，”两姐妹当中的一个非常悲伤地说道。这句话一再出现，末了化为一声同情的叹息。同时，好奇心也一再燃起。

“究竟是个女孩还是个男孩？”

“谁又能知道呢？”

“你看怎么样……要是我去问问她……非常、非常小心地问她。”

“你发疯了！”

“怎么啦……她不是跟咱们挺好的吗？”

“你在胡想些什么呀！这种事情人家是不跟我们说的。什么都瞒着我们。每次我们一进屋，他们就闭口不说了，尽跟我们瞎七搭八胡扯一气，好象我们还是小孩子似的，可我都已经十三了。你干吗要去问她呀，谁都不跟我们说真话。”

“可我真想知道一下。”

“你以为我就不想？”

“你知道吗……其实我最最不明白的就是，奥托居然会一点儿也不知道。一个人自己有个孩子，总是知道的，就象一个人自己有父母，也是知道的一样。”

“他只不过是假装不知道罢了，这个流氓！他老是装假。”

“可是这种事情他总不会装假吧。只有……只有在他想骗骗我们的时候，他才装假……”

这时小姐进屋来了。两姐妹立刻一声不响，假装在做作业。可是她们都从旁边斜着眼睛去瞅她。她的眼睛好象红了，她的声音比平时低沉，比平时颤抖得厉害些。孩子们安静极了，她们突然怀着一种敬畏的心情，怯生生地抬起头来看她。“她有个孩子，”她们老是想着这个念头，“所以她才这样悲伤。”慢慢地，她们自己也悲伤起来了。

第二天吃饭的时候，她们听到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奥托要离开她们家了。他跟他叔叔说，马上就要考试了，他得加紧复习，在这儿干扰太多。他准备到别处去租间房子住一两个月，到考完再回来。

两个女孩一听到这话，激动得要死。她们感到，这事和昨天的谈话之间有着一种秘密的联系。凭着她们敏锐起来的本能，她们感到这是一种懦怯行径，是一种逃跑行为。当奥托向她们告别的时候，她们态度粗暴，转过身去不理他。但是，等他站在小姐面前的时候，她俩又斜着眼睛偷看。小姐的嘴唇微微抽搐，可是她安详地把手伸给他，一句话也不说。

这几天两个孩子完全变了样子。她们不玩、不笑，眼睛失去了活泼开朗、无忧无虑的光采。她们心里又不安又不踏实，对周围所有的人都极端的不信任。她们不再相信别人跟她们说的话，在每句话里都闻出谎言和计谋的味道。她们成天东张西望到处偷听，窥探别人的一举一动，注意人家脸上肌肉的抽动、说话语气的变化。她们象影子似的跟在别人背后，耳朵贴在房门口，偷听别人说话。她们拚命想从自己的肩膀上摆脱这些秘密织成的黑暗的罗网，或者至少透过一个网眼向现实世界投去一瞥。那种孩子气的信念，高高兴兴、无忧无虑的盲目性已经从她们身上脱落。然后，她们从郁闷的空气预感到山雨欲来，生怕错过了这个瞬间。自从她们知道，身边尽是谎言，她们也就变得坚韧而有心计，甚至变得诡诈起来，善于说谎。

在父母面前，她们假装天真烂漫，稚气十足，一转身就突然变得伶俐机警。她们的性格大变，变得神经过敏、焦躁不安。她们的眼睛原来具有一种柔和而宁静的光芒，现在燃烧得极为炽

烈，眼神也变得更加深沉。她们在不断的侦察窥探的过程中孤立无援，结果她们彼此相爱得更为深切。有时候她们感到自己实在天真无知，强烈渴望得到柔情抚爱，会突然间互相热烈地拥抱起来，或者突然泪如雨下。看上去似乎无缘无故，她们的生活一下子变成了一种危机。

许多屈辱她们直到现在才有所体会，当中有一种她们感受得最为深切。她们不声不响，一句话也不说，心里暗暗打定主意，小姐是这样地悲伤，应当尽可能使她心里高兴。她们勤勉而又仔细地做着作业，互相帮助。她们安安静静，不发一句怨言。小姐想要什么，她们总预先办到。可是这一切小姐一点也没注意，这使她们非常难过。在最近一个时期，小姐完全变了样子。有时候，一个女孩子跟她说话，她就一哆嗦，好象从睡梦中惊醒。她的目光也总要先徬徨片刻，才从远方慢慢地收回来。她常常一连坐上几个小时，呆呆地望着前方出神。于是女孩子们就踮起脚尖走来走去，免得惊扰了她。她们朦朦胧胧地、极为神秘地感觉到，现在她正在想念她那在远方什么地方的孩子呢。出自她们日益觉醒的女性的柔情，她们越来越爱她们的小姐，她现在变得这么温柔、这么可爱。她原来的那种生气勃勃、热情奔放的步伐现在变得更加沉着稳重，她的动作也变得更加谨慎小心。孩子们从这一切变化感觉到一种隐蔽的悲哀。她们从来没有看见她哭过，可是她的眼圈常常是红红的。她们发现，小姐想要在她们面前掩盖她的痛苦。可她们没法帮她的忙，她们简直感到绝望了。

有一次，小姐把脸转向窗口，用手绢去擦眼睛，妹妹突然鼓起勇气，轻轻地握住她的手说道：“小姐，您最近总是这么伤心，该不是我们惹您生气吧，您说呢？”

小姐深受感动地望着她，轻轻抚摸她的柔发。"不，孩子们，不是你们，"她说道，"绝对不是你们。"她温柔地吻了吻孩子的额头。

她俩窥探着，观察着，在她们目光所及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她们一点也不放过。这几天，两姐妹中的一个有一次进屋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句话。仅仅就是一句话，因为父母亲马上住口不说了。可是现在每一句话都可以在她们心里引起上千个猜想。"我也觉得有些异样，"妈妈说道，"我要把她找来盘问一番。"小女孩起先以为这是说的她自己，吓得胆战心惊，跑去找姐姐商量求援。可是到吃午饭的时候，她们发现，她们父母亲的目光一直盯在小姐的那张漫不经心的、迷惘恍惚的脸上，然后互相交换眼色。

吃完饭，母亲随口对小姐说了句："请您呆会儿到我屋里来一趟，我要跟您谈谈。"小姐微微地低下了头。孩子们浑身猛烈哆嗦起来，她们感到，现在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等小姐一进她们母亲的房门，她们就马上扑了过去。把耳朵贴在门上，把各个角落搜查一遍，偷听，窥探，对于她们来说已经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她们根本不再感到这样做有什么丑恶，有什么丢人，她们一心只想探听到人家瞒着她们的一切秘密。

她们侧耳倾听，可是只听见嘁嘁喳喳的一片轻声耳语，她们的身体神经质地不住颤抖，她们生怕什么话都听不见。

屋里有个声音越来越大。这是她们母亲的声音。听上去，恶狠狠的，象吵架似的。

"您以为大家都是瞎子，这种事情都没觉察到？凭您这样的思想和品德，您是怎样在尽您的本分的，我可以想象得出。我竟

然委托这样一个人去教育我的孩子，教育我的女儿，天晓得您是怎样忽视她们的教养来着……”

小姐好象回答了一句什么。可是她说得声音太轻，孩子们都没听清。

“花言巧语，尽是借口！每个轻佻的女人都有自己的借口。随便碰上个男人就跟了，别的什么也不想。余下的事反正有仁慈的上帝来料理。这样的人还想当女教师，还想去教育人家的女儿，简直是无耻！您总不致于认为，在您目前的情况下，我还会留您继续呆在我们家里吧？”

孩子们在门外偷听，一阵阵寒噤透过她们全身。这番话她们一点也不明白，但是听到她们的母亲这样怒气冲冲地讲话，而小姐唯一的回答却是一阵猛烈的低声抽泣，她们感到害怕。孩子们的眼里涌出了泪水。可是她们的母亲似乎火气更大了。

“您现在大概只有哭天抹泪这一招了！这是不会使我心软的。对于这种人我绝不同情。您现在怎么办，跟我丝毫无关。您该去找谁，您自己心里明白。这事我问也不问您。我只知道，一个人下作到玩忽职守的地步，我是不能容忍的，她在我家里一天也不能多呆。”

回答的只是抽泣，绝望的、伤心透顶的抽泣。这呜呜咽咽的抽泣象寒热似的使门外的孩子浑身打颤。她们有生以来也没有听见人家这样哭过。她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哭得这样伤心的人是不会有过错的。她们的母亲这会儿不吭声，等待着。末了她突然粗暴地说道：“好吧，我想跟您说的就是这些。今天把东西收拾一下，明天早上来拿您的工钱。再见！”

孩子们一下子从门口跳开，逃进自己的屋里。这是怎么回事？她们觉得这简直是个晴天霹雳。她们脸色苍白、浑身颤抖

地站在那儿。她们第一次不知怎地感觉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情况，第一次敢于对自己的父母感到一种类似愤懑的情绪。

“妈妈这样跟她说话，太卑鄙了。”姐姐咬着嘴唇说道。

妹妹听见这句放肆大胆的话，吓了一跳。

“可是我们根本一点也不知道，她到底干了什么事，”妹妹结结巴巴地抱怨。

“肯定没干什么坏事。小姐不可能干坏事的。妈妈不了解她。”

“瞧她哭成那样。我听着心里直害怕。”

“是啊，真可怕。可是妈妈还跟她嚷嚷来着。这真卑鄙，我跟你说吧，这真叫卑鄙！”

姐姐气得直跺脚，泪水充满了她的眼眶。这时小姐进屋来了。她看上去疲惫不堪。

“孩子们，我今天下午有事，你们两个就自己呆着吧，好吗？可以信得过你们吧，是不是？晚上我再来看你们。”

她说完就走，也没注意到孩子们激动的神情。

“你看见了吧，她的眼睛都哭肿了。我真不明白，妈妈怎么能这样对待她。”

“可怜的小姐！”

这句话又响了起来，充满了同情和眼泪。她们站在那儿，茫然不知所措。这时她们的母亲进屋来了，问她们想不想跟她一起乘车出去兜风。孩子们支吾了半天。她们怕妈妈，同时她们心里又暗暗生气，小姐要走了，这事竟一点儿也不告诉她们。她们宁可单独留在家里。她们象两只雏燕，关在一个窄小的笼子里扑过来扑过去，被这股说谎和保密的气氛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她们考虑，是不是可以跑到小姐的房里去问问她，劝她留下来，

对她说，妈妈冤枉她了。可是她们又怕惹得小姐不高兴。再说她们又感到羞愧，她们知道的一切，全是悄悄地偷听来的。她们不得不装傻，装得就跟两三个礼拜以前那样的傻。所以她们就呆在自己房里，度过整个漫长的无边无际的下午，思索着，流着泪，耳边始终萦绕着那些可怕的声音，时而是她们母亲的凶狠的、冷酷无情的怒吼，时而是小姐的使人心碎的呜咽。晚上小姐匆匆地到她们房里来看看她们，跟她们道了晚安。孩子们看见她走出去，难过得浑身都颤抖起来，她们真想还跟她再说些什么。可是现在，小姐已经走到门口了，又突然自己转过身来——似乎被她们无声的愿望给拉了回来——她的眼睛里闪着泪花，水汪汪的、阴沉沉的。她搂住两个孩子，孩子们放声大哭起来，她再一次吻吻孩子们，然后急步走了出去。

孩子们泪流满面地站在那儿。她们感到，这是诀别。

“我们再也见不到她了！”一个女孩哭道。“你瞧着吧，等我们明天放学回来，她已经不在这儿了。”

“我们以后说不定还可以去看看她。那她肯定会把她的孩子给我们看的。”

“是啊，她人多好啊！”

“可怜的小姐！”这一声叹息已经在悲叹她们自己的命运了。

“没有了她，我们怎么办，你能想象吗？”

“再新来个小姐，我是永远不会喜欢她的。”

“我也不会。”

“谁也不会对我们这么好。再说……”

她不敢把话说出来。但是，自从她们知道，她有了个孩子，一种下意识的女性的感情使她们对她肃然起敬。她们两个老是想着这事，现在已经不再怀着那种孩子气的好奇心，而是深深地

感动，充满了同情。

“喂，”一个女孩说道，“你听我说。”

“什么呀！”

“你知道吗，我真想在小姐走以前，让她再高兴一下。让她知道，我们都喜欢她，我们跟妈妈不一样。你愿意吗？”

“那还用问吗？”

“我想过了，她不是特喜欢丁香花吗。那我就想，你猜怎么着，我们明天早晨上学以前，就去买它几枝回来，然后放到她屋里去。”

“什么时候放进去呢？”

“吃午饭的时候。”

“那她肯定早就走了。你猜怎么着，我宁可一大清早就跑上街去，飞快地把花买回来，谁也不让看见，然后就送到她屋里去。”

“好，明儿咱们早早地起床。”

她们把自己的扑满取来，一个子不拉地把她们攒的钱都倒在一起。一想到她们还能向小姐表示她们无声的、真心诚意的爱情，她们心里又高兴多了。

天刚亮，她们就起床了。她们微微颤抖的手里拿着盛开的美丽的丁香花去敲小姐的门，可是没人答应。她们以为，小姐还在睡觉，便小心翼翼地、蹑手蹑脚地溜进房去。房里一个人也没有，床上的被褥整整齐齐，没人睡过。房里别的东西凌乱不堪。在深色的桌布上放着几封白色的信。两个孩子吓坏了。出了什么事了？

“我找妈妈去，”姐姐果断地说道。

她倔强地站在母亲面前，眼色阴沉，毫无畏惧，她问道：“我

们的小姐在哪儿?"

"在她自己房里吧,"妈妈说道,感到十分惊讶。

"她房里没人,被子也叠得好好的没动过。她准是昨天晚上就走了。干吗不跟我们说一声?"

母亲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女儿恶狠狠的、挑衅寻事的口气。她脸色刷的一下发白了,走到父亲房里去,父亲马上跑进小姐的房里。

他在那里呆了好久。孩子们一直用愤怒的目光死盯着母亲。她看上去非常激动慌乱,都不怎么敢去看孩子们的眼光。

父亲终于出来了,他脸色灰败,手里拿着一封信,和母亲一起到自己房里去,和她嘁嘁喳喳地说些什么。孩子们站在门外,突然一下子不敢再偷听了。她们怕父亲发脾气。父亲现在这副神气是她们从来也没有看见过的。

母亲眼泪汪汪、气急败坏地从屋里出来。孩子们似乎被她们的恐惧所驱使,下意识地迎上前去,又想问个究竟。可是她口气生硬地说道:"上学去吧,已经晚了。"

孩子们只好去上学。她们在那儿坐了四五个钟头,夹在其他的孩子当中,象做梦似的,老师的话一句也没听见。一放学她们就发狂似地冲回家来。

家里一切照旧,只不过大家的心里好象都有一个可怕的念头。谁也不说,可是所有的人,甚至于佣人,眼光都很异样。母亲冲着孩子们迎了过来,她似乎已经胸有成竹,要跟她们说点什么。她开口说道:"孩子们,你们的小姐不回来了,她……"

可是她不敢把话说完。两个孩子的眼睛炯炯发光、咄咄逼人,直盯着她的眼睛,以致于她不敢向她们当面撒谎。她转身就走,逃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下午奥托突然出现了。家里派人去

把他叫来，有封信是给他的。他的脸色也异常苍白。他神情慌乱，站在哪儿都觉得不合适。谁也不跟他说话。大家都躲着他。他一眼看见缩在角落里的两个女孩，想跟她们打个招呼。“别碰我！”两姐妹当中的一个说道，厌恶得浑身直哆嗦，另一个在他面前吐口唾沫。他狼狈不堪，不知所措，到处磨蹭了一会儿，然后就溜得无影无踪了。

谁也不跟孩子们说话，她们彼此之间也不交谈。她俩脸色苍白，迷惘惆怅，象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刻不停地从一个房间串到另一个房间，串了一会儿，又碰在一起，用哭肿了的眼睛你看我，我看你，一句话也不说。她们现在什么都明白了。她们知道，别人欺骗了她们，所有的人都可能是坏蛋，卑鄙无耻。她们不再爱她们的父母亲，不再相信他们。她们知道，她们今后对谁也不能信任，而可怕的人生的全部重担今后都将压在她俩瘦削的肩上了。她们似乎从欢乐安适的童年时代一下子跌进了一个万丈深渊。她们现在还不能理解她们身边发生的可怕的事情，可是她们的思想正卡在这上头，几乎要把她们憋死。她们的面颊上泛起热病似的红晕，她们的眼里有一股凶狠的、激怒的眼神。在孤寂之中她俩象发冷似的荡来荡去。她们看人的神情是这样的可怕，谁也不敢跟她们说话，连她们的父母在内。她们脚不停步地在屋里转来转去，这反映出她们内心的骚动。虽然她俩谁都不说，可是都感到休戚相关，祸福与共。沉默，一种参不透、摸不准的沉默，一种执着的、既不哭喊、也无眼泪的深锁在心里的痛苦，使她们跟谁都疏远，对谁都仇视。谁也接近不了她们，通向她们心灵的通道已经阻断，也许多少年都不会畅通。她们身边的人都觉得，她们是敌人，是两个再也不会原谅别人的坚决的敌人。因为从昨天起，她们就已经不再是孩子了。

这天下午她们年纪大了好几岁。一直到晚上，她们单独呆在她们黑洞洞的房间里的时候，儿童的恐惧才在她们心里觉醒，对孤寂的恐惧，对死人的恐惧，以及对模糊的事物充满了预感的恐惧。全家上下一片慌乱，竟忘了给她们屋里生火。她们冷得哆哆嗦嗦地钻进一条被子，用她们细瘦的孩子胳臂紧紧地搂在一起，弱小的、还没有发育的身体互相紧贴，仿佛因为害怕而在寻找援助。她们一直还不敢互相说话。但是，妹妹终于热泪盈眶，姐姐也跟着抽抽搭搭地大哭起来。两个人紧紧搂在一起痛哭。温暖的眼泪先是迟迟疑疑地，接着畅畅快快地流下来，沐浴着她们的面颊。她俩胸贴着胸，哭成一团，直哭得气噎喉干，死去活来。在黑暗中两个人化成一股痛苦，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在悲泣。她们现在已经不是在为她们的小姐而痛哭，也不是在为她们从此失去了父母而痛哭，而是一阵猛烈的恐惧震撼着她们。对这个陌生世界里可能发生的一切，她们感到害怕。她们今天已经心惊胆战地向这个世界投了最初的一瞥。她们现在已经踏入的人生，使她们望而生畏。这个人生象座阴森森的树林，矗立在她们面前，昏暗、逼人，可是她们得去穿过这座森林。她们混乱的恐惧感越来越模糊，几乎象是梦幻，她们悲伤的抽泣声也越来越轻微了。她们的呼吸现在柔和地融成一气，就象刚才她们的眼泪流在一起。就这样，她们终于沉入了梦乡。

（1911年）

张玉书 译

夜色朦胧

是不是风儿吹来，又把雨意带到城市的上空，所以骤然间我们屋里变得这样昏暗？不！空气纯净如银，宁静安谧，这是今年夏天少有的好天气，但是天色已晚，我们竟然没有觉察。只有对面屋顶的窗户还闪烁着淡淡的落日余辉，屋脊上方的天空已经布满了金色的烟霞。再过一小时就要暮色四合。这真是奇妙的一小时，因为再也没有比渐渐消褪、渐渐黯淡的颜色看上去更美丽的了。然后屋里便是一片昏黑，暮霭从地面冉冉升起，最后浓黑的浪潮无声无息地击向四壁，把我们载入深沉的黑暗。这时候倘若有两个人相对而坐，无言相望，就会觉得对方那张亲切的面孔显得比原来更加苍老、更加陌生、更加遥远，就仿佛彼此之间从来也不怎么熟识，好象隔着一个辽阔的空间和许多年月在遥遥相望。可是你说，此刻你不愿保持沉默，因为要不然听到钟表的的答声和彼此的呼吸声心情会过于苦闷，钟表把时间切成千百个细小的碎片，而寂静中响起的呼吸声听上去颇象病人的呻唤。要我现在讲点什么给你听，好啊。当然不是讲我自己，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一座城市紧挨着另一座城市，无尽头地延伸，是没有多少生活经历的，或者说，我们觉得生活是这样平淡，因为我们还不知道，究竟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此时此刻，其实最好缄默不语，可我偏要给你讲一个故事，我希望，这个故事也染上一抹温暖的、柔和的、波动的朦胧的光，这朦胧的光象

一层帷幕正在我们窗前飘动。

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怎么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我记得，今天下午天时还早，我只是在这儿坐了一阵，看了会儿书，然后撂下书朦朦胧胧地陷入梦幻之中，也许业已进入梦乡。突然我看见这儿有人影晃动，他们沿着墙壁一掠而过，我可以听见他们的谈话，可以看见他们的举动。可是等我正想目送这些行将消逝的人影时，我倏地惊醒，又是孑然一身。那本书已掉在我的脚边。我拾起书来，寻找方才的人影，我在书里再也找不到那个故事。就仿佛这个故事已从书的篇页里落进我的手里，或者书里从来就没有那个故事。说不定我是在梦里见到的或者是在哪一朵五彩缤纷的云彩里读到的，这些云彩今天从遥远的国度飞到我们的城市，把长久以来压抑着我们的雨意带走。还是说我是由那首朴素的古老歌曲听到这个故事的，那轧轧作响的手摇风琴不是正那样忧伤地在我们窗下演奏着这支歌子吗？还是说有人多年前把它说给我听的？我记不清了。这种故事常常涌到我的面前，我象戏水似地让这些故事里发生的事情从我指缝里流去，没有抓住它们，就象人们从麦穗和长茎花卉旁边走过，轻轻抚弄而不攀折一样。我只是在梦中经历了一番这个故事，先是一幅突兀而起、色彩斑斓的图画，渐渐引到一个比较柔和的结尾，可是我没有攫住它。然而你今天要听我讲个故事，那我现在就把它讲给你听，此时此刻，朦胧的夜色已经使我们心里渴望见到五光十色、流动活跃的东西在我们眼前熠熠发光，并在灰暗中变得越来越黯然失色。

我该怎么开头呢？我觉得，我得把一个瞬间从黑暗中显突出来，突出一幅图画和一个人，因为在我心里这些古怪的梦境也是这样开头的。现在我可想起来了。我看见一个身材修长的少

年正从一座府邸的宽阔的台阶上走下来。时间是在夜里，只有微弱的月光，可是我象用一面雪亮的镜子把他那柔软灵巧的躯体照得轮廓分明，把他面部的特征看得一清二楚。他美得异乎寻常。黑色的头发梳得带点稚气，平平地垂落在有点过于高爽的额头上。在黑暗中，他向前伸出两手，为的是感受一下被太阳晒透了的空气的温暖，这双手非常娇嫩秀气。他的步态迟迟疑疑。他象做梦似地走下台阶，走进这座有许多圆形树木在飒飒作响的大花园，唯一的一条宽阔的大路象一道白色的小桥横贯全园。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在昨天呢还是发生在五十年前，我也不知道发生在哪里，可是我想，一定是发生在英格兰或者苏格兰，因为只有在那儿我才看见过这么高耸的、用大方石块砌成的府邸，远远望去，犹如城堡，有一股凛然逼人之势，走近细看，才觉得姿容顿改，下面是风光明媚繁花似锦的花园。是的，现在我确切知道，故事发生在苏格兰高原，因为只有在那儿夏夜才这样明亮，天上的苍穹发出乳白的光辉，活象一块蛋白石，田野也从不完全变黑，天地万物都象从里向外微微发光，只有阴影，活象巨大无朋的黑鸟，降落在明亮的平原上。是发生在苏格兰，啊，现在我非常、非常肯定地知道是在那里，如果我努力一下，我也能想起这座伯爵府邸的名字和这个少年的姓名，因为现在就象有一层黝黑的硬皮从我的梦境脱落，一切我都感觉得如此清晰，正如这不是我臆想出来的，而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整个夏天，这个少年在他那已经出嫁的姐姐家里作客，按照高贵的英国世家的亲切友好的方式，他不是独自度假；晚上餐桌旁聚集着共同行猎的朋友和他们的妻室，还有几个姑娘，都是亭亭玉立的美女，她们的欢声笑语和青春活力在古老的墙垣之间

回响，使人觉得笑声悦耳，而不感到喧闹烦人。白天马儿往来奔驰，猎犬套上皮带，那边河面上有两三条小船在闪光；欢快活跃而不忙乱的生活使每天的节奏轻快惬意。

可是此刻已是晚上，早已席终人散。先生们坐在客厅里，抽烟玩牌；直到午夜为止，白晃晃的、边上微微颤动的光柱从灯光辉煌的窗口一直投向花园，间或也夹杂着一串响亮的、欢畅的笑声。太太们大多已经回到自己的房里，说不定还剩一两位留在前厅里闲聊。所以一到晚上，这个少年便是独自一人。现在这年纪，他还不许到先生们那里去，即使让他去，也只许呆一会儿。他又害怕呆在太太们的身边，因为往往他一打开房门，太太们便突然压低声音，他感觉到，她们正在谈一些不该他听的事情。其实他压根儿就不喜欢跟太太们呆在一起，因为她们问他问题的时候，就象问孩子似的，而听他回答的时候也总是爱搭不理的，她们只是没完没了地差他干这干那，然后向他道谢，就象他是个听话的乖孩子。所以他刚才就想干脆上床睡觉，而且已经沿着盘曲的楼梯上楼去了，可是屋里太热，空气滞重，闷得叫人透不过气来。白天忘了把窗关上，屋子叫太阳足足晒了一天，桌子摸上去烫手，床上热得象个火炉，四壁发出一股股热气，屋里每个犄角，每块窗帘都散发出闷人的气息。再说，时间还早——夏夜就象一支明亮的烛光在屋外闪耀，是那样的安静，没有一丝风儿，静得俗念全消。少年又从那府邸高高的台阶上走了下来，走进花园。苍穹发出乳白色的微光，象圣人头上的祥光似的，覆盖在黑黝黝的花园的上方，千百朵看不见的花朵里沁出一股浓烈的芳香，诱人地向他袭来。他心里有种异样的感觉。十五岁的少年，心情纷乱，他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的嘴唇颤抖不已，仿佛他想向黑夜诉说什么，或者想举起双手，或者久久

地紧闭双眼，似乎在他和这宁静不动的夏夜之间有一种神秘的、亲切的东西，想说句话，或者作个手势，以示问候。

少年慢慢地从那宽阔的、敞开的大道折进旁边一条狭窄的小径，路边树梢上泛着银光的枝叶，似乎在高处拥抱，而树下夜色正浓，漆黑一片。周遭寂静无声。只有沉寂的花园里惯有的那种难以形容的嚁嚁声，那种就象细雨落在嫩草上、草茎互相轻轻触动发出的嗡嗡作响的轻微振颤，向那踽踽独行的少年拂来，他正完全沉湎于快意的、不可捉摸的忧伤之中。有时候他轻轻抚摩一下一株树，或者停住脚步，谛听一下这轻微的响声；帽子压着他的额头，于是他把帽子摘下，露出他那血液涌流的太阳穴，任睡意惺忪的晚风轻轻抚弄。

他一迈步走进树荫深处，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在他身后碎石路上发出轻微的响声。他怵然一惊，转过身去，只见一个身材颀长的白色人影，飘飘缈缈地向他挨近，一转眼，那人影已到他跟前，他惊慌失措地发现自己已经被一个女人紧紧搂住，可是并未感到任何暴力。一个温暖的、柔软的女性肉体使劲地贴着他的身体，一只纤手迅速地哆哆嗦嗦地抚摩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向后扳；他昏昏沉沉地感觉到嘴上贴过来一枚陌生的、绽开的佳果，这是两瓣颤动不已的芳唇，用力地吮吸着他的嘴唇。这张脸离开他的脸这么近，他无法看清那脸上的轮廓。他也不敢去看那张脸，因为一阵寒颤透过他的全身，他似乎痛楚地紧闭双眼，身不由己地让自己成了这双灼人的嘴唇的战利品。他的双臂于是迟迟疑疑地举措不定地抱住这个陌生女郎，然后猛的一下子，象醉酒了似地把这个陌生的娇躯紧紧地搂在怀里。他的双手贪婪地沿着柔美的曲线游动、停顿，又哆哆嗦嗦地继续移动，越来越狂热，越来越激烈。此刻这女郎的娇躯重重地压在

他的胸上，使他陶醉。她越来越使劲，已经完全压在他的身上，他的身体渐渐向后倾倒。这个女郎沉重地呼吸着，在她娇躯的重压之下，他觉得自己不知怎地往下一沉，身子向下坠落，他的双膝已经支持不住。他一无所思，既不想这个女郎是怎么到他身边来的，也不想她叫什么名字。他只是闭着双眼，从这两片吹气若兰、温馨湿润的樱唇上把热切的贪欲痛饮到自己心里，直到酩酊大醉，身不由己，毫无知觉地驱向一股无比巨大的强烈激情。他仿佛觉得天上的群星突然坠落，在他眼前闪烁不定、耀眼生辉，他触及的一切，全都象火花似的颤动不已，迸发火光。他不知道，这一切持续了多久，他这样被柔软的娇躯缠着，是不是已经过了几个小时，还是说，只不过几秒钟之久：在这场狂热的、销魂荡魄的搏斗当中，他感到身上的一切全都熊熊燃烧，全部心神都消融在一股奇妙的、神智晕眩的感觉之中。

接着，蓦然间，炽热的锁链挣断了。紧紧压着他前胸的人儿猛地松开，这个陌生女郎简直象发怒似地撑坐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她早已象一道白光一闪，飞快地穿过树丛，他还没来得及举起双手去抓住这道白光，它早已无影无踪了。

这究竟是谁？这一幕到底延续了多少时间？他迷惘地昏乱地扶着一棵树站立起来。他那滚烫的头脑慢慢地恢复冷静的思考：他的一生似乎一下子向前移动了千百个小时，他曾经乱糟糟地梦想过的女人和激情的种种，莫非突然之间都成了现实不成？还是说，这仅仅是一场幻梦？他摸摸自己的身上，伸手抚摩自己的头发。可不是，在那砰砰跳动的太阳穴旁边还是湿漉漉的，这是他俩刚才跌进青草里去，沾了草上的露水以后才变得又湿又凉的。于是一切又象闪电似地在他眼前出现，他觉得他的嘴唇又在发烫，他又呼吸到从窸窣作响的衣裙里散发出来的令人销

魂的幽香，他尽量想要回忆起每一句话来。可是一句话也想不起来。

现在他一下子吃惊地想起，她什么话也没说，连他的名字也没叫一声；他只听见从她嘴里溢出的阵阵呻吟，以及拚命屏住的乐极而发的啜泣，他只闻到她那凌乱的秀发发出的芳香，他只感到她的酥胸灼热地压在他的胸上，还有她那丰腴光滑的肌肤，她的娇躯，她的呼吸，她那全部震颤的感情全都为他所有，可是他丝毫也想象不出，这个在黑暗之中用她的爱情向他发起袭击的女人究竟是谁。而他现在嗫嚅着想叫出一个名字，以便称呼他的惊愕，他的幸福。

他于是觉得，方才突然之间和一个女人所经历的这件闻所未闻的事情，和那个在黑暗中用诱人的目光凝视着他的熠熠发光的秘密相比，是多么贫乏，多么微不足道。这个女人究竟是谁?他飞快地把一切可能性全都想了一遍，把住在这个府邸里的所有的女人的形象全都召集到他眼前；他想起每一个奇特的时刻，从回忆中挖掘每一次和她们的谈话，回忆起可能卷进这个哑谜的那五六个女人的每一次微笑。也许是年轻的E伯爵夫人，她常常那么厉害地呵责她那日益衰老的丈夫，或者是他叔叔的年轻的妻子，她的那双眼睛温柔得出奇，可是又呈现出虹霞般的光泽。要不就是——想到这里他吓了一跳——那三姐妹中的一个？他的三个表姐，她们全都娴雅端庄，神情高傲，态度凛然，彼此是那样相象。啊，不可能，她们全都冷若冰霜，稳重审慎。自从秘密的烈焰在他胸中燃烧，闪烁不定地落进他的梦境，他是多么羡慕这三个表姐啊，她们是那样的平静，头脑一点也不发昏，心中也不存任何欲念，或者显得欲念全无，而他对自己心里萌发的激情怕得要命，就象害怕一种疾病一样。可是现在呢……?她

们所有这些人当中究竟是谁这样善于装假啊?

这样死死地追问渐渐地消除了他血液中的醉意。夜已深，玩牌的大厅里已经灯灭人静，在这府邸里只有他独自一人还醒着，就他一人——也许还有另一个人，一个不知名的女人。疲劳轻轻地催逼着他。何必再想个没完?明天早上一道目光，睫毛间的眸子一亮，悄悄地握一握手，就会向他透露全部秘密。他做梦似地精神恍惚地走上楼梯，就象他先前精神恍惚地下楼一样，可是此时和刚才又是多么不同啊。他周身的血液还在微微地激动，晒热了的房间他此刻觉得已经爽朗凉快多了。

第二天早上他一觉醒来，楼下马匹已在用马蹄使劲地踏地刨地，他听见笑语喧哗，当中夹着他的名字。他翻身起床——早饭是已经错过了——飞快地穿好衣服，奔下楼去，大家在楼下乐呵呵地迎接他。"懒龙出窝了，"E伯爵夫人冲着他笑道，两只明亮的眼睛充满了笑意。他贪婪地盯着她的脸;不，不是，不可能是她，她笑得太无拘无束了。"做了个香甜的美梦吧!"他叔叔的年轻的妻子揶揄道，他觉得她的娇弱的身躯显得过于瘦小。他带着疑问的神气逐一打量她们的脸庞，但是没有一张脸向他报以嫣然一笑。

他们骑马到乡间去。他仔细谛听每一个人的嗓音，仔细窥看骑在马背上的女人身体摆动时的每一根线条，每一道波纹;他注意她们的每一个扭动，注意她们如何举起手臂。中午在饭桌上谈天时，他弯过身子，凑得近些，想去闻闻她们芳唇里吐出的芬芳的气息或者头发里溢出的浓香，但是一无所获，什么东西也没有给他一个信号，一个可以供他炽热的思想跟踪跃进的细微的痕迹。漫长无边的白昼终于挨近夜晚。他想拿起本书来读读，可是书里的字行都从边上滑去，突然把他带进花园，又是黑

夜，奇怪的黑夜，他感到自己又被那无名女人的双臂紧紧地搂住。他于是从他瑟瑟直抖的手里放下书本，想走到池塘边去。他自己也大吃一惊，突然之间，已经站在碎石路上那老地方了。吃晚饭的时候，他神不守舍，两手直打哆嗦，不停地东摸西摸，象受人追捕似的，两只眼睛怯生生地缩进垂落的眼帘底下。等到大家终于、啊，终于都推开椅子站起身来，他才满心欢喜，马上逃出房间，溜进花园，在白色的小道上来回踯躅，这条小道仿佛象一层乳白色的夜雾在他脚下微微发光，他踱来踱去，踱来踱去，走了几百个、上千个来回。客厅里已经点灯了吗？不错，这些灯终于都点燃了，二层楼上几个黑洞洞的窗口终于也发出了灯光。太太们都已经回到自己的卧房。现在如果她要来，只消再过几分钟就行了，可是现在每一分钟都显得无比的漫长，简直叫人焦灼难耐。他又走来走去，仿佛被秘密的绳索拴着，扯得他就是这么走过来走过去。

忽然，那白色的人影一闪，迅疾地从台阶上飞了下来，快得他都没法把她看清。她象是一缕月光，或者是一条失落在树丛之中、迎风飞舞的纱巾，被一阵迅急的轻风吹送，此刻，此刻投入他的怀抱，他的双臂象猛兽的利爪，急切地把这野性的、因为快步奔跑而心脏迅猛跳动的娇躯紧紧地抱住。这温暖的波涛出乎意外地击在他的胸上，使他由于这甘美的一击而以为晕了过去，一心只想沉湎在幽暗的欢乐之中，而这一切又和昨天一样，只是短短的一瞬。可是接着猛的一下子，醉意顿消，他控制住他的炽烈的火焰。不，千万不要迷失于这奇妙的销魂荡魄的境地，在没有弄清楚这个肉体究竟叫什么名字之前，千万不要屈服于这双使劲吮吸的芳唇，这个肉体现在跟他贴得这么近，以致于他觉得这颗勃勃直跳的陌生的心脏是在他自己的胸中搏动！她吻他的

时候，他把头往后仰，想看看她的脸：但是浓荫降落，在闪烁不定的微光中和乌黑的头发交织成一片。纵横交错的树叶枝桠过于浓密，而为浮云遮掩的月亮光辉又过于幽微。他只看见一双眼睛在忽闪忽闪地发亮，活象一对晶莹夺目的宝石深深地镶嵌在一大块光泽朦胧的大理石的什么地方。

他一心想要听她说句话，哪怕只是从她嗓子眼里迸出一字半句。“你是谁？告诉我，你是谁？”他要求知道。但是这张柔软、湿润的嘴只报以热吻，却只字不吐。他硬要逼她说出一声，逼她发出呼痛的叫喊，他卡她的胳臂，把指甲深深地钻到她的皮肉里去，但是从她那使劲屏住的胸口里他只感到吁吁娇喘，炽热的呼吸和死不吭气的芳唇的闷热，这对芳唇有时发出轻轻的叹息，他不知道，是由于痛苦还是因为快乐。他对于这倔强的意志一筹莫展，无力制胜，这可使他发了狂，这个黑暗中的女人得到了他，却没有向他暴露自己是谁，对于她那贪欲强烈的肉体，他的力量是无限的，但要得知她的名字，却毫无办法。他心里不由得怒气横生，他于是抗拒她的拥抱；可是她，感觉到他的手臂渐渐松弛，觉察到他的烦躁不安，便伸出她那兴奋的纤手，抚弄他的头发，象是抚慰又象是引诱。他感觉到，那纤纤的手指一掠过去，有什么东西在他的额上轻轻地叮叮作响，发出金属声，是一枚圣像，一枚金币，虚悬在她的手镯上。他立即心生一念。他象被极端狂热的激情所攫住，把她的手拼命贴在他的身上，同时把那块金币深深地压进他那半裸的胳臂，直到金币的表面印进他的皮肤。现在他已经对一个记号满有把握，既然这个记号已经印在他的身上，他也就顺从地屈服于方才被遏制住的激情。于是他深深地逼进她的肉体，从她的芳唇吮吸极度的欢乐，默默无言地把这娇躯紧紧拥抱，全身心地投入这神秘肉感的狂焰中去。

等到后来她象昨天一样突然一跃而起，快步逃走的时候，他也并不设法拉住她，因为对那个记号的好奇心在他血液里沸腾。他飞步冲进自己的房间，把发出幽暗微光的油灯拨得光芒四射，然后贪婪地低下头去，看那块金牌在他胳臂上刻下的印记。

印记已经不大明显，边上的纹路已经消褪，但是有一角还很鲜明，印出红色的痕迹，清晰可辨。边上磨得有棱有角，这块金牌想必是八角形，中等大小，和一辨士的硬币差不多大，只不过更加轮廓分明，因为在这儿和突出部分相应的坑洼还刻得很深。这个印记象火一样灼人，他这样贪婪地仔细观看，这印象突然象个伤口似的作疼，只有等他把手浸入冷水，这种火烧火燎的疼痛之感才形消失。这块金牌是八角形的，他现在感到确有把握。他眼里闪耀着胜利的光辉。明天他将知道一切。

第二天早上他是最早坐上早餐桌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太太小姐们当中只有一位年纪较大的小姐，他的姐姐和E伯爵夫人坐在桌旁。她们大家都兴高采烈，旁若无人地谈天说地，根本没有注意到他。这样他倒可以更加方便地从旁观察。他的眼光迅速地扫向伯爵夫人纤细的手腕：她没戴手镯。这下子他才能平静地和她谈话，但是他的眼睛一个劲地焦灼不安地向门口张望。三姐妹，他的表姐们这时一同走了进来。他又开始感到忐忑不安。他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她们的手镯，都塞在袖子里，可是她们很快入座，坐在他正对面、长了一头栗色头发的是吉蒂，玛尔哥特是金发姑娘，伊丽莎白的头发是那样的明亮，在黑暗中象白银一样发光，而在阳光照耀下，就象金水在那儿流淌。她们三个都象往常一样冷淡，沉默，庄重，不可侵犯，他最恨她们这股神气，因为她们比他大不了多少，几年前还跟他在一起玩呢。他叔叔的年轻的妻子还没有来。少年的心变得越来越不安，因为他

感到很快就要见分晓，一下子他反而喜欢这种秘密的谜样的痛苦呢。但是他的目光充满了好奇心，飞快地沿着桌边瞟来瞟去，女人们的手静静地放在那洁白发亮的桌布上，或者缓缓地挪动，就象船儿在波光粼粼的海湾里游弋。他只看见这一双双纤手，他觉得这些手蓦地都变成了活人，就象一座舞台上的人物，各有自己的生命和灵魂。为什么他的血液在他的太阳穴上这样砰砰直跳？他大吃一惊，发现他的三个表姐都戴着手镯，这三个神情高傲、外表上这样无懈可击的女人，他一直以为她们非常倔强非常内向，即使在孩提时期他也这样认为，可是现在她们当中有一个肯定是那个女人，这个念头使他迷惘。那么究竟是哪一个呢？吉蒂他最不熟悉，因为她年纪最大，是吉蒂呢还是态度凛然的玛尔哥特呢？还是说竟是小伊丽莎白呢？她们当中无论是哪一个，他都不敢指望。他内心深处暗自希望，她们谁也不是，或者说他不愿意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可是现在强烈的欲望又攫住了他。

“我可以请你再给我一杯茶吗，吉蒂？”他的声音听上去就象嗓子眼里塞了砂子似的。他把杯子递过去，这下她可得举起手臂，伸过桌面，一直放到他的面前。现在——他看见一个圣牌在手镯下面来回晃荡，他的手一时僵住了，可是不对，这是一块镶嵌呈圆形的绿宝石，碰在瓷器上发出轻微的响声。他的眼光感激地扫了一下吉蒂的褐发，象是亲吻一样。

片刻之久，他屏住呼吸。

“劳驾给我一块白糖好吗，玛尔哥特？”对面桌边一只狭长的纤手象从睡梦中惊醒，伸出去，握住一个银盒，把它递了过来。瞧——他的手微微一颤——在手腕缩进袖子的地方，他看见从一个镂刻精致的手镯上垂下来一块古老的银牌，磨成八角形，一

辨士那么大小，显然是件家传的饰物。这可是八角形的啊，尖角都很锋利，昨天都印到他的肉里去了。他的手稳不住，夹白糖的夹子两次都夹偏了，最后才让一块糖掉进他的茶里，可是忘了去喝它。

玛尔哥特！这个名字烧灼着他的嘴唇，极度意外，他几乎发出一声惊呼；可是他咬紧牙关。此刻他听见她说话——他觉得她的声音是这样的陌生，就象有人从一个讲台上在向下说话似的——冷漠地，深思熟虑地，略微开几句玩笑，可又是那样的镇静自若，使他简直不由得对她在生活中这样善于撒谎作假感到毛骨悚然。这难道果真是昨天晚上被他压得娇喘吁吁的女人吗？他狂饮过她那湿润的芳唇，她在夜里象头猛兽似地向他扑来，果真是她吗？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两片嘴唇。可不是，那股倔强劲儿，那种缄口不语的脾气，只可能隐藏在这两片薄薄的嘴唇上，可是那炽热的烈焰又向他泄露了什么呢？

他更加仔细地端详她的脸庞，好象他第一次看见这张脸。他心里欢呼雀跃，高兴得浑身战栗，几乎掉下泪来。他第一次感到，她带着这种高傲的神气是多么娇美，深藏在她的秘密之中，给人扑朔迷离的印象，又是多么诱人。他乐不可支地用目光细细描摹她那两道秀眉组成的弧形曲线，碰到一个锐角，那曲线又突然向上挑起，他的目光深深挖掘到她那双灰绿色眼睛的阴凉的矿藏中去，吻着她双颊上苍白的、泛出淡淡光泽的皮肤，他的目光把她那绷得很紧的嘴唇幻化成舒开的花瓣，供他亲吻，他的目光掠过她那发亮的秀发，然后飞快地往下一落，于是搂住她整个身姿。只有到此刻他才认识她。当他从桌边站起的时候，他的双膝直抖。他被她的音容笑貌弄得如醉如痴，就象喝了浓烈的酒浆一样。

这时他姐姐已经在楼下呼唤。马匹已经备好，准备早晨出游，马儿焦灼不安地踏着步子，急切不耐地嚼着马勒。他们一个接一个迅速地跃上马鞍，一阵杂沓的马蹄声，穿过花园里宽阔的林荫道。起先马儿踏着急步前进，少年觉得，那均匀的步伐和他周身血液奔腾飞驰的节拍很不协调。可是一出大门，大家就纵马飞奔，从左右两边离开大道，从侧面向下冲进草地，晨光熹微，草地上还蒸发着淡淡的雾气。夜里想必露水很重，因为透过这薄薄的轻纱似的烟雾不时发出闪烁不定的晶光。空气变得无比清凉，就象在一道瀑布附近似的。这密集的一队人马很快就分成几股，宛如一条锁链挣断成五颜六色的碎片。有几个骑士已经消失在树林之中和山岗之间。

玛尔哥特是骑在最前面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她喜欢纵马狂奔，喜欢疾风扑面而来，猛吹她的长发，喜欢这种驱马奔驰时迎风直前的难以形容的美好感觉。在她身后那少年纵马飞奔：他看见她那高傲的身躯挺拔地高踞在鞍马之上，由于马背猛烈的起伏，弯成一根美丽的线条，他有时看见她的脸，泛起一抹淡淡的红晕，看见她的眼睛在熠熠发光，此刻，她这样热情地痛享她自己的力量，他又认出她来了。他绝望地感觉到他猛然发生的爱情，他的强烈的欲望。一阵猛烈的贪欲向他击来，他一心只想在现在突然抓住她，把她从马上拉下来，搂在他的怀里，再一次狂饮她那桀骜不驯的嘴唇，在胸上迎接她那激动的心房发出的撼动人心的搏动。他向马肋抽了一鞭，他的坐骑一声长嘶，跃到前面。现在他就在她旁边，他的膝盖几乎触及她的膝盖，两个人的马镫轻轻地碰在一起。现在他非说话不可，非说不可。“玛尔哥特，”他嗫嚅地说道。她转过头来，两道剑眉高高挑起。“什么事，波普？”她这句话说得冷淡已极。她的眼神又冷

又亮。一阵寒噤一直通到他的膝盖。他想说些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了。他期期艾艾地说了些往回走之类的话。“你累了吗？”她说道，他感到语气里有点嘲弄的意味。“不累，可是别人都远远落在后面了，”他只是费劲地说出了这么一句。他感觉到，只要再等片刻，他就要做出非常荒唐的事情来了，要不是冷不丁地向她伸出双臂，要不就是痛哭起来，再不就是举起鞭子向她抽去，鞭子就象通了电似地在他手里直颤呢。他猛的一拉缰绳，掉转马头，弄得马儿扬起了前蹄。她继续向前奔去，身姿是那样挺拔，高傲，神圣不可侵犯。

其余的人很快就赶上了他。在他身边七嘴八舌地大声说话，可是他们的话语和笑声象响亮杂沓的马蹄声在他耳边闹哄哄地响着，没往他心里去。他怪自己刚才没有勇气向她诉说他的爱情，逼得她坦白承认，他那想要驯服她的欲望变得越来越猛烈，竟象一幅红色的天幕在他眼前落到地上。为什么他不把她嘲弄一番，就象她用自己的倔强劲儿嘲弄他那样？他不知不觉地驱策着他的坐骑，等到马儿狂奔猛跑起来，他才觉得心里松快一点。这时大家叫他返回来往家里骑。太阳已经爬过山岗，高悬中天，已是正午时分。从田野里飘来一阵浓郁的柔和的芳香，四野色彩缤纷，鲜明夺目，象销熔的黄金刺人眼帘。从地面升起蒸腾的热气和滞重的浓香，汗水淋漓的马匹困顿地踏步向前，发出暖热的汗气，连连喘息。这队人马又慢慢地聚在一起，大家懒得纵声欢笑，也很少开口说话。

玛尔哥特也出现了。她把马骑得口吐白沫。溅在她衣裙上的白沫颤动不已，她的头发拢成一个圆髻眼看着就要散开，只有发夹把它们松松地绾在一起。少年象着了魔似地死盯着这堆编在一起的金发，想到这些头发可能突然散开，掉下来变成凌乱的

迎风飞舞的长发，他简直兴奋得发狂。在大路尽头花园的弯形大门已经在望，后面是通向府邸的宽阔大道。他小心翼翼地策马从别人身旁走过，第一个到达府邸，翻身下马，把缰绳交给快步赶来的仆人，等候大队人马回来。玛尔哥特是走在最后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她慢悠悠地策马走来，身子懒洋洋地向后靠着，仿佛在享受了一次极度欢乐之后变得精疲力尽。他感觉到，在她销魂之后，定是这副模样，昨天晚上，前天晚上她想必就是这副模样。回忆又使他热情激荡。他挤到她跟前去。上气不接下气地扶她下马。

他在扶马镫的时候，他的手使劲地握住她脚腕上娇嫩的关节。"玛尔哥特，"他呻唤了一声，低声喃喃自语。她不答理，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从容不迫地握住他伸过来的手一跃下马。

"玛尔哥特，你是多么奇妙啊!"他又一次结结巴巴地说道。她目光锋利地直盯着他，眉毛又在额上高高扬起。"我想，你喝醉了吧，波普！你在胡说些什么呀!"可是对她的假模假样怒不可遏，也被激情弄得不顾一切，他把一直还握在他手里的那只手紧紧地贴在胸上，仿佛要把这只手扎进他胸膛里去似的。玛尔哥特气得满脸通红，狠狠地把他一推，推得他打了个趔趄，接着她就快步从他身边走过。这一切发生得那么迅速，迅速得就象闪电一样，所以谁也没有觉察，连他自己也以为，这只是一个使人害怕的幻梦。

他的脸色是这样苍白，接着这一整天他是这样的心神不定，以致金发白皙的伯爵夫人从旁走过时摸摸他的头发，问道，他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他火气大到这种田地，一脚把那叫着跳着向他扑来的狗踢到一边去了，他在玩牌的时候是那样的笨拙，姑娘们都拿他取笑。今天晚上她不会来了，这个念头毁了他，使他

情绪恶劣，脾气暴躁。他们大家一起在花园里坐着喝茶，玛尔哥特坐在他的对面，可是看也不看他。他的眼睛却象被磁铁吸引似地一个劲地瞟过去瞅她，可是她的那双眼睛冷冷地呆在那里活象两块灰色的石头，毫无反应。她这样作弄他，使他又气又恨。看到她神气地转过头去不看他，他握紧了拳头，他感到，他简直会一拳把她打倒在地。

“你这是怎么啦，波普，你的脸色这么难看，”突然有个声音这样说道。说话的是小伊丽莎白，玛尔哥特的妹妹。她的眼睛里闪耀着一道暖热的、温柔的光芒，可是他没有觉察到。他好象觉得给人抓到了什么毛病，怒气冲冲地说道：“你们别拿这些该死的关心来折磨我，让我安静一会儿，好不好！”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不迭。因为伊丽莎白刷的一下变得脸色苍白，别过脸去，嗓子里带着哭声说道：“你这人可真叫古怪。”大家都挺生气地望着他，几乎带着威胁的神气，他自己也感到刚才的行为实在失礼。可是，他还没来得及向伊丽莎白道歉，从桌子那边传来一个生硬的声音，尖刻锋利得活象刀刃，这是玛尔哥特的声音：“其实我觉得波普这样的年纪，可以说是够没礼貌的。根本不应该把他当作绅士看待，甚至都不该把他看作成年人。”这番话是玛尔哥特说的，玛尔哥特，她昨天夜里还把自己的嘴唇供他亲吻呢！他觉得周围的一切天旋地转，眼前升起一片浓雾。他不由得怒火中烧。“你想必知道得非常清楚，恰恰是你！”他用一种恶狠狠地强调的口气说了这番话，站起身来。动作太猛，身后的椅子也给掀倒了，可是他转身就走，头也不回。

然而，连他自己也觉得荒唐，一到晚上，他又站在楼下的花园里，祷告上帝，让她务必得来。说不定她做的一切只是骗人，只是倔强，不，他再也不问她，再也不折磨她，只要她来，只要他

在嘴上又能感觉到她那柔软、湿润的芳唇表现出来的那种激烈的贪欲，这种贪欲说明了所有的问题。时光似乎已经沉沉入睡，黑夜象头懒洋洋的没精打采的野兽匍匐在府邸前面：时间真是长到疯狂的地步。周围的草丛里发出的轻微的嗜嗜声似乎被许多嘲弄的声音所激发，纷纷蔓蔓的树枝桠杈象爱嘲弄的人手在轻轻摆动，戏弄着自己的阴影和射来的灯火的微光。虫声四起，乱成一片，听起来觉得陌生，比万籁俱寂更加激起人们心里的痛楚。一会儿，从对面乡间传来几声犬吠，一会儿一颗流星飞箭似地横越中天，坠落在府邸后面的什么地方。夜色显得越来越明亮，投在路上的树荫变得越来越黑暗，而这轻微的声响变得越来越杂乱。忽然间，浮荡的行云又遮住天庭使四野沉浸在幽微、哀伤的黑暗之中。寂寞之感痛楚地落在炽烈的心上。

少年徘徊不停，步子越走越急，越走越快。有时候他愤怒地猛击一棵树，或者用指头把树皮揉得粉碎，他搓揉得那样狠，连指头都磨出血来了。不，她不会来了，他心里知道这点，可是他还是不愿意相信，因为要是不来，她就永远、永远也不会再来了。这在他一生中可是最最痛苦的时刻。他还年轻，年轻极了，所以他狠命地扑倒在潮湿的苔藓地上，双手使劲地刨着泥土，泪流满面，轻声地、伤心地抽泣个不停，他小时候从来没有这样哭过，今后也再不会这样哭泣。

突然，树丛中轻轻地发出咔嚓一声，把他从绝望中唤醒。他翻身跳起，向前伸出双手瞎摸一气，忽然——有什么暖烘烘的东西向他胸前猛地一撞，这是多么美妙的一撞啊——他梦寐以求，想得发疯的那个娇躯又拥在他的双臂之中。他的喉头发出一阵呜咽，他整个身体化为一阵异常激烈的痉挛，他把这个亭亭玉立、肌肤丰腴的娇躯紧紧地搂在自己怀里，搂得这样蛮横，以致

于从那陌生、沉默的芳唇里迸发出一声呻吟。他一觉得他的力气使她发出呻吟，便立刻知道，他已经主宰了她，而不象昨天前天那样，成了她乖戾脾气的战利品；一股强烈的欲望攫住了他，他只想为他几天来所受的痛苦折磨她，只想为她的倔强、为她今天晚上当着大伙的面说的那些轻蔑的话，为她在生活中耍弄的这出撒谎的把戏而惩罚她。他对她所怀的炽烈的爱情如今交织着仇恨，混为一体，结果热烈的拥抱与其说是一种缠绵的柔情，勿宁说是激烈的搏斗。他紧紧地握住她那纤细的手腕，使得她整个娇喘吁吁的身躯随之扭动，抖颤不已，然后他又把她猛地一下子搂在怀里，使得她动弹不得，只能闷声闷气地呻吟，不知是由于快乐还是由于痛苦。可是从她嘴里一句话也没有逼出来。他把自己的嘴唇贴在她的嘴上，使劲吮吸，想把这低沉的呻吟也紧紧锁住，这时他忽然感到她唇上有什么热乎乎、湿漉漉的东西。血，一个劲往外直渗的鲜血，她刚才牙齿咬着嘴唇咬得多狠啊。他就这样折磨着她，直到他突然感到他自己的力气也完全耗尽，一股快乐的热浪在他心里涌起，于是他们两个胸贴着胸，喘作一团。纷纷扬扬的火花落进夜幕，群星在他眼前飞舞闪耀，一切都乱成一团，他的思想旋转得越来越狂，天下万物都只有一个名字：玛尔哥特。在心潮激荡、感情起伏的高潮，从他心灵深处沉重地迸发出这一声，这是欢呼也是绝望，是仇恨、愤怒和热爱，就这一声呼喊，里面积压着三天来的痛苦：玛尔哥特，玛尔哥特，对他来说，这四个字里振颤着宇宙之间的全部音乐。

她好象身上被人猛击了一下。拥抱中猛烈的动作倏然停住，她把他使劲地、猛烈地一推，从喉咙里发出一声抽泣，一声呜咽，她的动作又变得十分凶猛，但这只是为了脱身，为了挣脱他那可憎的接触。他感到十分惊诧，试图把她抱住，可是她跟他

挣扎，他把脸凑近，只见愤怒的泪水颤巍巍地顺着她的面颊流下，她那苗条的娇躯象条蛇似地扭来扭去地挣扎。突然之间，她猛地一下把他推倒，脱身逃走。她的衣裙在树木之间闪出一道白光，接着就淹没在黑暗之中。

于是他又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惊慌失措，神魂颠倒，就和第一天夜里这温馨热情的娇躯猛地挣脱他的怀抱时一样。在他眼前，灿烂的繁星似乎也闪着泪光，热血奔流象尖针似地自里向外猛扎他的额头。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了？他摸索着向树丛中走去，一行行的树木在他面前散开，他一直走到花园的深处，他知道，那儿有个不停地汩汩涌流的喷泉，他让喷泉的水轻轻地抚弄他的手，银白色的清泉向他喃喃地悄声细语，映照着此刻慢慢地从浮云中探出头来的月亮，发出奇妙的光辉。少年这时眼目清亮了一些，仿佛熙和的暖风从树梢上吹落一阵狂野的悲哀，奇妙地把他攫住。从他的胸中迸涌出滚滚热泪，此刻他比忘情地热烈拥抱的时候更加强烈更加清楚地感觉到，他爱玛尔哥特是爱得多么心切。迄今为止所发生的一切，爱情的陶醉和战栗，占有的痉挛，探听不到秘密激起的怒火，全都消逝得无影无踪；只有爱情带着忧伤甘美的滋味把他紧紧地搂住，一种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渴望、可是无比强烈的爱情。

他刚才为什么这样折磨她？这三夜她奉献给他的东西不是已经多得不可胜数了吗？自从她教他尝到缱绻柔情和爱情的强烈的战栗之后，他的生活不是突然之间从一片阴沉暗淡的朦胧之中进入光华四射的危险的光芒中去了吗？她是流着眼泪，怒气冲冲地从他身边走开的啊！从他心里涌起一股不可抗拒的、柔情似水的愿望，想要和她言归于好，想要得到一句温存的、平静的话，只渴望着静静地把她搂在怀里，别无所想，别无所求，只

渴望着对她说，他心里对她是多么感激。是的，他要到她那儿去，低声下气地去，他要对她说，他对她的爱是多么的纯洁，他今后永远也不再叫她的名字，永远也不逼着她回答任何问题。

潺潺的流水银光闪闪，他不由得想起她的泪水。他接着往下想：也许她此刻正孤零零地独自一人呆在自己房里，只有这轻声絮聒不休的黑夜倾听着她的心事，黑夜偷听大家的心声，却不给任何人带来慰藉。他知道她近在咫尺，却又远在天涯，既看不到她秀发上的一丝光泽，也听不见她嗓子里吐出来的一半随风飘散的片言只字，可是两人的灵魂已经紧密地缠在一起，这对他来说，真是难以忍受的痛苦。渴望呆在她身边的欲望简直强得难以抵抗，哪怕只是象头狗似地匍匐在她的门前，或者象个乞丐似地伫立在她的窗下，他也心甘。

他迟迟疑疑地从黑洞洞的树荫下悄悄地走出来，看见二楼她的窗上还亮着灯光。这是一片幽暗的灯光，它那昏黄的微光连窗前那株粗大的枫树的叶丛都没有照亮，这棵枫树象伸手一样把它的枝桠伸到窗前，想去轻敲窗户，在微风中时而挺身向前，时而又抽身缩回，活象一个浑身漆黑的巨人，站在这块小小的发亮的玻璃窗前，侧耳偷听。一想到玛尔哥特就在这块明亮的玻璃窗后面醒着，说不定还在哀哀哭泣，或者正在想念着他，他不由得心潮激荡，不得不靠住大树，免得身子摇摇晃晃。

他象着了魔似地抬头仰望，一动不动。白色的窗帘来回摆动，一刻不停地在风中飘舞，从暗处望过去，在室内温暖的灯光照耀下，呈暗金色，而如果飞到窗外，接触到从圆形的树叶丛中洒下的晶莹的月亮的清辉，又呈银白色。朝屋里打开的玻璃窗反映出这光与影的活跃的流动，这忽明忽暗的光、影仿佛在编织绸布上黑白交织的花纹。可是这个心情焦灼的少年，此刻正用

灼热的眼睛从树荫的暗处凝神仰望。在他看来，似乎有人正用深色的日耳曼人的古文把三天来他俩之间发生的事情书写在这明净光亮的玻璃板上。黑影的流动、银辉的闪耀，象轻云淡烟一样掠过明亮的玻璃表面，这些匆匆映入眼帘的感觉以瞬息万变的图像充满了他的想象力。他看见了她，玛尔哥特，亭亭玉立，娇美奇艳，那秀发，啊，那凌乱的金发，散披着，在她的血液里正奔流着他自己内心的焦躁不安，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看见她为激烈的爱情所苦，浑身战栗，由于愤怒而不停地抽泣。他此刻透过不可飞越的高墙，就象透过玻璃一样清晰地看见她最细小的动作，她举起了两只纤手，跌坐在一张小沙发里，默默地、绝望地凝望着星光灿烂的夜空。玻璃窗有一刻大放光明，这时，他甚至于都以为认出了她的脸庞，她正忧心忡忡地把脸凑到窗前，想低头俯视沉沉入睡的花园，寻找他的身影。这时，他被心里狂野的感情所压倒，压低了嗓子然而十分急切地向楼上呼唤她的名字：玛尔哥特！……玛尔哥特！

不是有个人影象一缕白色的轻纱，飞快地掠过这光亮的镜面？他觉得他看得一清二楚。于是他仔细谛听。可是毫无动静。在他身后，睡意正浓的树木在轻声呼吸，慵懒的夜风轻柔地拂动青草，发出丝绸曳地的窸窣声，越来越悠远，越来越响亮，活象一股温暖的波涛涌来，随即又悄悄地消逝。黑夜在静静地呼吸，窗户无声地立在那里，一个银色的镜框，嵌着一幅褪色的画像。难道她没有听见他的声音？还是说她已经不愿意再听见他的声音？

窗口微微颤动的光亮使他心乱如麻。他胸中强烈的欲望随着猛烈的心跳传到树上，他的激情是那样的狂暴，似乎树皮也因而瑟瑟直抖。他只知道，此刻非见她一面，非和她说句话不可，

哪怕他这样大声呼喊她的名字，吵得大家都闻声赶来，人们都从睡梦中惊醒，他也在所不顾。他现在感觉到，一定会出点什么事。最荒唐的事他觉得也求之不得，就象在睡梦中，什么事情都显得轻而易举，可以企及。此刻，他又一次举目张望二楼的窗口，忽然发现靠近窗口的这棵树把一根树枝象路标似地伸了出去，他的手立即更加狂野地抓住树干。他突然恍然大悟：他一定要爬上去——这树干虽然很粗，可是柔软而有韧性——从树顶上叫她，上面距离她的窗户很近；他要在树顶上，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和她说话，非要她原谅他了以后，他才爬下树来。他一刻也不考虑，只看见窗口在引诱他，在微微发光，他感觉到身边的这棵树，粗壮有力，准备驮住他。他很快地爬了几下，然后再把身子往上一悠，两只手已经攀住一根树枝，正使劲地把全身引上去。现在他已吊在树上，几乎吊在树上最高处树叶丛中，在他身下，茂密的枝叶晃动得非常厉害。这阵象起伏的波涛一样的飒飒声一直传到最后几片树叶，那根直伸出去的枝桠更加弯向窗户，仿佛想对那毫无预感的姑娘发出警告。爬在树上的少年现在已经看见屋里洁白的天花板，天花板的正中是油灯射出的金光闪耀的光圈。他兴奋得浑身轻轻哆嗦，他知道，再呆一会儿他就要看见她本人了，看见她哭哭啼啼或者无声啜泣，或者正受着相思之苦的煎熬。他的双臂渐渐没劲了，可是他又振作起来。他慢慢地顺着那根伸向她窗户的树枝往前滑，膝盖磨出了血，手擦破了，可是他继续往前爬，附近窗户里射来的灯光几乎已经照在他的脸上。还有一大蓬树叶挡住他的视线，挡住他那万分渴望的最后一眼，于是他伸出手去，想把这蓬树叶拨开，灯光已经亮晃晃地照在他的身上，他身子向前一倾，一阵哆嗦——他的身子晃了一晃，失去平衡，一个筋斗栽了下去。

就象一枚沉重的果子落地，他摔在草地上，发出轻声的沉闷的击地声。楼上有个人影从窗口探出身子，不安地向下俯视，可是夜色静悄悄的，素丝不动，就象一个池塘，悄声地把一个行将淹死的人拥入它那浩淼的水中。过一会儿楼上的灯光熄灭了，花园又在游移不定的朦胧的夜色中向沉默不语的阴影投去幢幢鬼影。

过了几分钟，这个从树上摔下来的少年从昏迷状态中苏醒。他的目光有片刻之久很生疏地直望天空，天穹苍茫，几颗疏星向他身上倾泻着寒光。可是接着他的右脚感到一阵钻心的剧烈疼痛，他现在只要试着轻轻地动一动，就痛得他几乎大叫起来。于是他蓦地明白，他出事了。他也知道，他不能躺在这里不动，不能躺在玛尔哥特的窗下，不能向任何人呼救，不能大声喊叫，不能乱动，发出声响。额上滴下鲜血，他摔到草地上的时候，想必碰在一块石子上或碰在一块木头上，他抬起手来拭去鲜血，免得血流到眼睛里。然后他想法子把身体完全压在左边，用双手深深地抠进泥土，慢慢地向前挪动。每次断腿碰了什么东西，或者只不过稍微震了一下，他就痛得身子一抽搐，他真担心自己又会昏迷过去。他慢慢地把身子往前拖，花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才爬到台阶跟前，他已经感到两个胳臂发麻，动弹不得。额上渗出冷汗，和一个劲地往下滴的鲜血搀和在一起。现在还有最后一关，最凶险的一关得去克服，那就是那道台阶。他忍着最剧烈的疼痛，极其缓慢地往台阶上爬。等他爬上台阶，双手哆哆嗦嗦地抓住扶梯，他已经喘成一团。再往前挣扎几步，他就到了玩牌的客厅门前，他听见里面有人说话，看见屋里亮着灯光。他扶着门上的把手，艰难地撑着站起来，突然，门一开，他象给扔了出去似的，跟着跌进灯火通明的客厅。

他跌进屋来的景象想必十分骇人，一脸的鲜血，一身的污泥，象一个大泥块立即扑倒在地，因为先生们都乱哄哄地跳了起来，椅子碰得乱响一气，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挤过去抢救，小心翼翼地把他抬到长沙发上。他还能含糊不清地说：他想到花园里去，不料从台阶上摔了下去，说到这里，突然一片黑纱落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把他紧紧缠住，于是他神志昏乱，人事不省。

立刻备马，有人骑马到附近的镇上去请医生。阖府上下都惊动了，闹得鸡犬不宁；走廊里亮起一支支摇曳的烛光，就象萤火虫，睡在卧室里的太太小姐们，隔着房门，悄声询问，睡眼惺忪的仆人们畏畏缩缩地走来，最后，终于把那失去知觉的少年抬到楼上他的卧室里去。

大夫诊断一条腿骨折，安慰大家伤势并不危险。只不过摔伤的病人得裹着绷带长期卧床静养。大家把大夫的话告诉少年，他只是虚弱地淡然一笑。这对他来说并非沉重的打击。因为这样躺着，独自一人长时间地躺着，既无喧声，也无旁人，躺在一间明亮高敞的房间里，如果想要梦见心上人，窗外的树梢就轻轻摆动，送来一阵阵飒飒的声音，这实在妙不可言。这样安安静静地沉思一切，在轻柔的美梦中梦见自己的意中人，全然不受尘世凡俗事务的干扰，只是和这些娇柔的梦中幻影亲密交往，只要把眼帘闭上片刻，这些幻影便会走到你的床边，这该是多么甜密。说不定恋爱时再也没有比这些苍白、朦胧的幻梦中度过的时光更宁静更优美的了。

开头几天伤处还痛得非常厉害。可是他觉得，疼痛之中混合着一种特殊的欢乐。一想到他是在为玛尔哥特、在为他的心上人忍受这种痛苦，少年感到一种浪漫主义的简直可说巨大无边的自豪感。他心里暗想，最好在脸上落个血红的伤疤，这样他就可

以老带着这个伤疤走来走去，就象骑士身上带着他贵妇人的颜色一样，要不然干脆就别苏醒过来，老躺在楼下，摔得四肢伤残地躺在她的窗前，这也是极其美妙的。想着想着他就梦想起来：第二天早上她楼下人声嘈杂，一片喧闹，把她惊醒，她好奇地从窗口探出身子，看见他躺在她的窗下，粉身碎骨，因为她的缘故而死于非命。他看见她发出一声惨叫，跌倒在地；他耳朵里听见了这尖声惨叫，看见她满脸绝望的神情，心里充满了忧伤，看见她一生都穿着黑色的丧服，神色阴郁、表情严肃地走着，如果有人问起她的痛苦，她的嘴角便微微抽动。

他就这样沉湎在幻梦之中，一连好几天，起先只有在黑暗中才陷入梦境，后来睁着眼也做起梦来，不久他就习惯于把这心爱的人影呼唤到他惬意的回忆中去。没有一个时刻对他来说会显得过于明亮，以致于她的身影无法作为淡淡的光影从墙边掠过，来到他的跟前，或者显得过于喧闹，竟使他觉得，屋外她的声音会和树叶上水珠滴落的声响和烈日曝晒下沙砾的细微碎裂声夹杂一起，难以区分。他一连几小时就这样和玛尔哥特谈话，或者梦见他自己和她一起出去旅行，进行美妙的漫游。可是有时候他象失魂落魄似地从这种幻梦中惊醒。她真的会为她伤心哀悼吗？她真的会永远怀念他吗？

当然：她有时也来探望一下病人。往往当他在想象中和她谈话，她那光彩夺目的形象似乎站在他跟前的时候，房门开了，她走进屋来，亭亭玉立，艳丽娇美，可是毕竟和他梦中的人儿截然不同。因为她并不温柔，也并没有情绪激动地俯下身子吻他的前额，就象梦中的玛尔哥特干的那样，而只是在他床边的小沙发上坐下，问他身体可好，是否还觉得疼痛，然后杂七杂八地说些琐事给他听听。她一呆在他的身边，他心里总是甜丝丝的，又

害怕又慌乱，连看都不敢看她一眼。他往往闭上双眼，为了能更好地倾听她的声音，把她说这些话语的声调更深地吸入他的内心，这才是他自己的音乐，它将一连几小时振颤回响，萦绕在他身边。他犹犹豫豫地回答她提的问题，因为他热爱沉默过于深切，他只希望能听到她的呼吸声，在内心深处感觉到他和她单独呆在屋里，呆在这宇宙的空间。等她起身向门边走去，他不顾伤痛难耐，也要挣扎着撑起身子，再一次把她轻盈灵活的身姿的全部线条镂刻在他心里，趁它还没有跌进他那用幻梦组成的把握不住的现实世界中去，把它再活生生地拥抱一次。

玛尔哥特几乎每天都来探望他。可是吉蒂不也是每天都来的吗，还有伊丽莎白，那个小伊丽莎白甚至每次总是这么心惊胆战地凝视着他，并且用这么温情脉脉、忧心忡忡的声音问他，现在是否觉得好了一些？他的姐姐不是也每天都来探望他，还有其他的太太们不也是这样吗？她们大家难道不是全都一样，对他十分亲切吗？她们不是也坐在他的身边，告诉他许多琐琐碎碎的事情吗？她们呆的时间甚至于都太长了，因为她们在这里，他就无法神思飞驰，她们会把他从冥思悬想的宁静状态中惊醒，迫使他跟她们神聊胡扯。他希望她们都别来，就玛尔哥特一个人来看他，就呆一小时，仅仅几分钟，然后他又一个人独自躺在那儿，不受干扰，安安静静地梦想着她，心里轻松欢畅，象驾着朵朵轻云，完全沉湎于内心深处他心爱的令人欢愉的形象之中。

所以有时候，他听见有只手握住门把，他就闭上眼睛，假装睡觉。于是来探望的人踮着脚尖蹑手蹑脚地退了出去，他听见门把迟迟疑疑地关上，心里明白，他又可以跳进他那幻梦的温暖的浪潮中去游泳，被潮水轻柔地拥向最最迷人的远方。

于是有一次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玛尔哥特已经来看望过他

了，仅仅呆了一小会儿，不过她的秀发给他带来了花园里浓郁的芳香，盛开怒放的茉莉花散发出来的馥郁浓烈的花香，她的眼睛里闪灼着八月天艳阳的炽烈光芒。于是，他知道，今天不能指望她再来了。这将变成一个漫长、明亮的下午，在甘美的梦幻中发出夺目的光辉，因为大家都已骑马出游，没有人再会来打扰他了。这时房门又慢慢地打开，他连忙闭眼装睡。可是进来的人——屋里寂静无声，他听得清清楚楚——并没有退出屋去，而是悄无声息地把门关上，免得把他吵醒。然后小心翼翼地，几乎脚不沾地地轻手轻脚地走到他的跟前。他听见衣裙窸窣，来人在他床边坐下。透过他紧闭的双眼，他火烧火燎地感觉到她的目光在他脸上掠动。

他的心开始忐忑不安地跳动起来。是玛尔哥特吗？肯定是她。他感到是她，不过，现在不把眼睛睁开，而只是感觉到她在身边，这不是更加甘美、更加撩人心曲、更加使人兴奋吗？这种刺激不是既隐秘又令人销魂吗？她想干什么呢？他觉得这几秒钟简直漫长得无边无际。她只是一个劲地瞅着他，窥视着他的睡眠，他意识到自己毫无抵抗能力地听任她仔细观察，却看不见她。他心里明白，此刻只要睁开眼睛，他的双眼就会象一袭大氅似的猛地把玛尔哥特的惊慌失措的脸紧紧裹住，让它沉浸在充满柔情蜜意的爱抚之中，这种既使人不适，又令人陶醉的感觉象电流似的通过他全身的毛孔，使他感到麻麻辣辣。可是他一动不动，只是尽量控制住由于胸口过于憋闷，而变得急促不安的呼吸，等待着，等待着。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只觉得，她似乎向他更低地俯下身子，他熟悉的飘浮在她芳唇上的那股紫丁香花的湿润清淡的幽香似乎更加挨近他的脸庞。于是他周身的鲜血便象一股热浪

从他脸上奔流到他全身，这时她把手放在他的床上，隔着毯子轻轻地摩挲他的手臂，他象磁铁感应似的感觉到这轻柔悠缓、小心翼翼的抚摩，她摸到哪里，他的血便猛烈地涌流到哪里。感觉到这种轻轻的爱抚，真是妙不可言，既使人陶醉，也使人振奋。

她的纤手仍然还在慢悠悠地，简直是有节奏地来回抚摩着他的手臂。这时他悄悄地把眼睛睁开一点。起先眼前只是朦朦胧胧的紫红一片，由闪烁不定的光线组成的一片云雾，接着他觉察到铺盖在他身上的那条深色斑点的花毯，然后觉察到这只不住抚摩的纤手，似乎它正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了它，模糊极了，只是窄窄的一道白光，象一片明亮的白云涌向前来，又退缩回去。他把眼帘当中的缝隙再张大一点。现在他认清了她的纤纤玉指，白皙、光泽，活象细瓷，看见她的手指微微弯曲着滑了过来，然后又滑了回去，动作轻盈，可是充满了内在的活力。它们象虫子的触角似的慢慢地爬过来，然后又爬回去，在这一瞬间他觉得这只手也象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物，就象一只贴着你衣服的猫，一只小巧玲珑的白猫，收起爪子，柔声咕噜着向你挨近。倘若这只猫儿的眼睛突然开始闪闪发光，他决不会感到惊讶。果然：在这道白光掠过来的时候，不是有只眼睛在闪光吗？不；这只不过是金属的反光，是黄金的光泽。等这只手再滑过来，他看清楚了，那是一枚金牌，悬在手镯上微微颤动，就是那枚神秘的、泄露机关的金牌，八角形的，象一辨士硬币那么大小。这是玛尔哥特的手，在爱抚他，他心里顿时迸发出一种强烈的欲望，想把这只轻柔、白皙、赤裸裸没戴戒指的纤手一把抓到唇边狂吻一气。可是这时他突然感觉到她的呼吸，感到玛尔哥特的脸离他的脸非常之近，这时他再也不能把他的眼帘低垂着了，他满心喜悦、容光焕发地睁开眼睛，直视着那张离他很近，吓得直

跳起来往后退缩的脸。

等到俯在他脸上的那张脸投下的阴影一散开，光线射向那张神情激动的脸上，他——就仿佛他浑身受到猛的一击——认出来，这是伊丽莎白，玛尔哥特的妹妹，那年纪轻轻、别有风韵的伊丽莎白。这是一场梦吗？不，他现在眼睛直楞楞地盯着这张飞快升起红晕的脸，她的眼睛怯生生地移了开去：这是伊丽莎白。他一下子意识到那可怕的误会，他的眼光急切地向下移动，移到她的手上，果然，那块金牌戴在手上。

他的眼前开始轻纱飞旋。就和当时他昏倒在地时的感觉一模一样，可是他咬紧牙关，不让自己失去知觉。过去的事情象闪电似的压缩在一秒钟之间，全都从他眼前掠过。玛尔哥特的惊愕和高傲，伊丽莎白的微笑，她向他投来的奇怪的目光，就象一只保守秘密的手在轻轻地触摸他——不，不，不可能发生任何误会。

唯一的一个微弱的希望蓦地在他心里升起。他凝视着那块金牌，说不定是玛尔哥特送给她的，今天送的，昨天送的，要不就是那时送的。

可是这时候伊丽莎白已经在跟他说话了。想必由于紧张激烈的沉思，他的面部表情抽搐起来，因为她提心吊胆地问他："你觉得痛，是吗，波普？"

她俩的嗓音是多么相似啊，他心里想道。他只是漫不经心地随口答道："是的，是的……啊，我是说，不痛……我觉得挺好的！"

又出现一片寂静。那个念头象股热浪似的一个劲地向他涌来：说不定这只不过是玛尔哥特送给她的。他知道，这不可能是真的，可是他憋不住非问她一下不可。

"你那儿戴的是块什么圣牌啊?"

"啊,那是美洲一个什么共和国出的金币,我也说不上是哪个共和国的。这是罗伯特叔叔有一次带来给我们的。"

"给我们的?"

他屏住呼吸。现在她会把真情说出来了。

"给玛尔哥特和我。吉蒂不要。我不知道她干吗不要。"

他感到,有一些湿润的东西涌入他的眼眶。他小心地别过头去,不让伊丽莎白看见他的眼泪,这眼泪此刻一定已经就在眼睫毛旁边,再也逼不回去,正顺着面颊慢慢地,慢慢地向下滚落。他想说些什么,可是又怕他的嗓子会因为抗不住越来越强烈的哽咽的压力而变音失声。两个人都沉默不语,彼此都忐忑不安地窥伺着对方。后来伊丽莎白站起身来:"我走了,波普。愿你早日恢复健康。"他闭上眼睛,接着轻轻一响,她带上了房门。

就象一群鸽子受惊飞起,现在各种思想都在他脑海里盘旋飞绕。这时候他才体会到这一误会的严重。他对自己干的傻事感到又羞又恼,但与此同时,他也感到一阵激烈的痛苦。他现在知道,玛尔哥特,他是永远失去了。可是他又觉得,他还是和原来一样的爱她,丝毫没有改变,说不定现在还带着那种绝望的向往在爱着她,就象人们向往那些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那样。而伊丽莎白呢——他仿佛暴怒似地把她的身影推开,因为她全部倾心奉献的爱情以及她此刻竭力控制的激情的烈焰对他来说也不可能超过玛尔哥特的嫣然一笑或者她的纤手对他的轻轻触摸。倘若伊丽莎白当时让他知道她是谁,他一定会爱她的,因为那时他在激情之中还天真幼稚,可是现在,他已经千百次梦见过玛尔哥特,她的名字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他的心里,他已经无法把她的名字从他的生活中拭去。

他感到，眼前变得更加模糊昏暗，不断的思索渐渐融化在一片泪水之中。他竭力想把玛尔哥特的倩影呼唤到自己的眼前，就象他在卧病养伤期间，在漫长寂寞的时候所做的那样，然而白费力气，伊丽莎白总是脸上带着一双深情、眷恋的眼睛，象一片阴影似的挤到中间来，于是人影零乱，他只好痛苦地从头到尾沉思一遍，事情是怎么发展到这一步的。他一想起，自己如何站在玛尔哥特的窗前，呼喊她的名字，他就羞得无地自容，可是他又对性情娴静、金发、白皙的伊丽莎白充满了同情。他在所有这些日子里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一句话，或者望她一眼，而在那些日子里他对她的感激之情实际上是应该象烈火一般腾空燃起的啊。

第二天早晨，玛尔哥特到他床边来呆了一会儿。她在身边，他都哆嗦起来了，看也不敢看她的眼睛。她在跟他说些什么？他几乎都没听见，两边太阳穴嗡嗡直响，比她的声音还响。等她从他身边走开，他才又向她投去恋恋不舍的一瞥，搂住她整个的身影。他感到：他爱她从来也没有象现在这样深切。

下午伊丽莎白来了。她的纤手有时轻轻地抚摩一下他的手，表示出一种轻柔的亲密的感情，她说话的声音很轻，听上去有些黯然神伤。她带着某种惊恐尽谈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仿佛她怕谈到自己或者谈到他，就会泄露了自己的真情实感。他自己也说不好，他到底对她怀着什么样的感情。有时象是怜悯，有时他又觉得好象是对她的爱所怀的一种感激。可是他对她什么也说不出口。他都不敢正眼看她，深怕说出谎话来骗了她。

现在她每天都来，呆的时间也更长一些。仿佛他俩之间的秘密揭开以后，那种惶恐不安的情绪也随之消逝。可是他们从来也不敢谈起那件事，不敢谈起在花园的浓荫里度过的时光。

有一次伊丽莎白又坐在他的躺椅旁边。室外阳光明媚，迎

风摇曳的树梢向屋里投进一片绿色的反光，在墙上抖动。她的头发这时呈现火红的颜色，活象熊熊燃烧的云霞，她的皮肤苍白而又透明，整个人看上去光艳明丽，轻盈得飘飘欲仙。他的枕头那儿正好有一片阴影，他从那儿看到她的脸就在近处，可是又显得那么遥远，因为她脸上映照着阳光，而这光线照不到他。他一看见她那容光焕发的娇靥，往事种种，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她正向他俯下身子，于是她的眼睛便似乎变得更加深邃，活象两道深色的螺纹线在向里面旋转，趁她身子往前一倾，他的胳臂便搂住她的身躯，使她的头低垂到他面前，他吻着她那小巧湿润的嘴。她浑身哆嗦得非常厉害，但是并不挣扎，只是微微有些悲哀地用手抚摩他的头发。然后用一种微弱得几乎难以听见的声音，而且还带着一种充满柔情蜜意的悲凉情绪说道："你爱的可只是玛尔哥特啊。"他感到这舍身相许的声调，这不作反抗的淡淡的绝望心情一直印入他的心灵，而那使他深受震撼的名字一直透入他的灵魂。可是在此时此刻他不敢说谎。他默不作声。

她又轻轻地，简直象姐妹一样地吻了吻他的嘴唇，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出屋去。

这是他们唯一的一次谈到这件事情。几天之后，他们把这个正在恢复健康的少年抬到楼下花园里去，最先落下的枯叶在小径上互相追逐，夜幕早降，已经使人想起秋日的哀愁。又过了几天，他已经费劲地独自在枝桠交错的树丛中行走。今年这可是最后一遭。树木现在在阵阵秋风中大声絮聒，比那三个温暖的夏夜里声音更加嘈杂，情绪更加乖戾。少年心情忧伤地向那个地方走去。他仿佛觉得在这个地方立起了一道看不见的黑墙，在这堵墙的后面，是他的童年，已经完全淹没在一片朦胧之中，而在他的面前，却是另一个国度，陌生而又危机四伏。

晚上他去辞行，再一次仔细地端详了一下玛尔哥特的脸，仿佛他想把她的脸永远印在心上，他怔忡不宁地把手伸到伊丽莎白的手里，她的手热情地使劲地握着他的手，他的眼光几乎漠然地从吉蒂，从朋友们，从他姐姐的脸上掠过，他的灵魂充满了这样一种感觉，他爱上了一个姑娘，而另一个姑娘又爱上了他。他的脸色非常苍白，在他脸上有一种深沉的神气，使他看上去再也不象一个稚气的少年。他第一次看上去象个成年的男子。

可是，等到拉车的马一起步，他看见玛尔哥特无动于衷地转过身去，走上台阶，而在伊丽莎白的眼里突然闪现出一道泪光，她使劲地把身子靠在台阶的扶手上，这时，他新近的种种经历一下子全都涌上他的心头，他不由得象个孩子似的泪如泉涌。

府邸越来越远，马车扬起的滚滚灰尘中，那树荫森森的花园显得越来越小，田野越来越辽阔，最后他所经历的一切都在他眼前消失，只剩下恼人的回忆。他坐两小时的马车到邻近的火车站。第二天早上他到了伦敦。

又过了几年，他再也不是个少年了。但是那最初的经历始终栩栩如生地镌刻在他的心里，再也不会从他心里消褪。玛尔哥特和伊丽莎白两人都已出阁，但是他不愿再见到她们，因为对往事的回忆有时以如此猛烈的力量把他压倒，以致于他后来的全部生活和这段回忆的现实相比，反倒只成了一场幻梦和一片假象。他变成了那种跟爱情和女人都不可能再有任何关系的人；因为，他在他生活的某一瞬间已经把爱人和为人所爱这两种感觉如此充分地在自己身上结合起来，再没有什么欲望促使他去寻找那么早就已经落到他手里的东西了，那时他还是个少年，颤抖不已的双手惊惶失措地直往后缩。他漫游了许多国家，成了那些举止得体、文静安详的英国人当中的一个，许多人把他们当

作没有感情的人，因为他们是那样的沉默寡言，他们的目光总是冷淡地从女人的脸上掠过，对她们的娇笑视而不见。谁想得到，他们在内心深处始终带着一些心爱人儿的肖像，他们的目光始终盯在这些肖像上面，这些肖像和他们的鲜血交织在一起，他们的鲜血围着这些肖像熊熊燃烧，就象供在圣母玛利亚像前的长明灯一样。现在我也知道了，这个故事是怎么到我脑海里来的了。在我今天下午读的那本书里，也夹着一张明信片，这是一个朋友从加拿大寄给我的。这朋友是个年轻的英国人，我是有一次在旅途中认识他的。在漫长的夜晚，我常常和他谈天，在他的谈话里有时候非常神秘地闪烁着对两个女人的回忆，犹如立在远处的塑像，而这两个女人一刹那间又始终和他的青春时代交融在一起。我和他谈话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当时的谈话我大概也早已忘怀。可是今天，我一收到这张明信片，这段回忆又从我心里升起，而且梦幻似地和我自己各式各样的经历混杂在一起，我仿佛觉得，他的这个故事我是在刚才从我手里滑落的这本书里读到的，或者是在一个梦中找到的。

可是现在屋里变得多么昏暗啊，而在这深沉的朦胧夜色之中你显得离我又是多么遥远啊！我以为你的脸在那里，可我只看见一片轻柔的光影，我不知道，你是在微笑，还是在悲伤。你会因为我为一些萍水相逢的人们编造一些希奇古怪的事情，梦想出种种样样的命运，然后又让他们滑回去，滑到他们的生活和他们的天地里去而微笑吗？还是说你会因为这个少年而悲哀？他从爱情的旁边走过，在这甜蜜的幻梦的花园里盘桓了一个小时，便永远地离开了它。瞧，我不希望，这变成一则凄婉哀愁令人黯然神伤的故事，我只想跟你讲一个少年，突然受到爱情的袭击，讲他自己的爱，和一个姑娘对他的爱。但是，人们在晚上讲

的故事，归终都要陷入淡淡的哀愁的情绪。朦胧的夜色降落到这些故事上面，给它们蒙上层层轻纱，寓于夜色之中的全部悲哀象星斗全无的苍穹笼罩在它们上空，黑暗侵入它们的血液，叙述这些故事的明亮光采、五颜六色的话语于是听上去便显得声韵丰满而又深沉，就仿佛它们在述说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

(1911 年)

张玉书 译

保守不住的秘密

搭档

火车头沙哑地一声吼：塞默林①到了。黑色的列车在高处的银光里停留了一分钟，吐出各色的人若干，又吞进若干去，恼火的人声此起彼落，随后，机车又在前头沙哑地一声吼，拖着这条黑链子，发出一串声响，进入隧道的洞口，向下驶去。野景复又清爽地铺展在眼前，背景明净，被湿润的风刷洗一新。

到站的旅客中有一青年，服装讲究，步履自然而灵活，富有弹性，惹人注目。他迅速抢在他人前头，上了一辆小型出租马车，直奔旅店。马蹄得得，不紧不慢地在上坡路上小跑。空气里已有春的气息。那唯独五月和六月才有的不宁静的白云在天边飘浮，那些翩然飞舞的新入伙的白云，有的嬉戏着掠过蓝色的铁轨，突然藏身到高山背后，有的互相拥抱，继而挣脱逃跑，象手绢似的忽而揉成一团，忽而撕成长条，末了，调皮地给群山戴上一顶顶白色小帽。上空的风也不宁静，猛烈地摇晃着细长的、被雨水湿透了的树木，使树杈轻微地嘎嘎作响，象喷射火花似的洒出千万滴水珠来。有时似乎山间积雪还送来阴凉的雾气，于是在呼吸时就有一种既清甜又刺鼻的感觉。天地万物都在动，都显

① 塞默林为奥地利境内由缪尔茨山谷通往维也纳盆地的山口，海拔九百八十五米，有疗养区。

露出了酝酿中的焦燥不安。马匹这时在下坡路上奔跑，轻轻喷着鼻息，铃当声远远地传到了它们的前面。

那位青年，一到旅店，首先便去翻阅已在此处落脚的旅客的名单，他随即便失望了。“我何苦到这里来呢，”他开始烦躁地暗自问道，“一个人呆在山上，没有交际，岂不比呆在办公室里更烦人吗？我显然来得太早了，或许太晚了。逢到休假，我都不走运。所有的姓名里找不出一个熟人。至少有那么几位太太在场就好了，可以多少调调情，万不得已时，甚至不怀邪念地调调情也行，免得这个星期过得索然无味。”这个青年，是位男爵，属于不太有声誉的奥地利官吏贵族，在总督府任职，他作这次短期休假，原本毫无需要，只是由于他所有的同事都已经休完这一周的春假，而他又不想把这段假期白白奉送给国家。他虽说不乏内在的能力，但性好交际，还由于这种性格而受人欢迎，他喜好在所有的社交圈子里抛头露面，并且完全意识到自己无法孤寂处世。在他身上没有只身独处的意向，而他也尽可能地避免孤单单地面对自己，因为他根本不想比较深入地熟悉和了解他本人。他知道，他独自一人是冷冰冰的，自己对于自己是毫无用处的，犹如火柴盒里的一根火柴，因此，他需要别人，需要火柴盒上的摩擦面，好把他的全部才干，他心中的热以及放纵的感情，象火柴似的划着，燃烧。

他情绪恶劣，在空荡荡的前厅里来回踱步，时而拿不定主意地翻阅报纸，时而又到音乐室去，在钢琴上弹一支华尔兹舞曲，但他的手指怎么也弹不出正确的节奏来。末了，他厌烦地坐了下来，望着窗外徐徐降临的夜幕，和象蒸气似的从云杉树间升起的灰蒙蒙的雾。就这样，他消磨掉了一个钟头，束手无策，心烦意乱。随后，他溜进了饭厅。

饭厅里只有几张桌子被人占了，他飞快地朝他们溜了一眼。徒劳！没有熟人，只是那儿——他懒洋洋地回了个礼——坐着一个他在赛马场上认识的教练，那儿又有一张在环城街①见到过的面孔，再无其他了。没有一位太太，哪怕是短暂的艳遇的机缘都不存在。他心中的懊丧情绪愈加不堪忍耐了。他属于那一类青年，他们生来走运，有一张漂亮的面孔，他们的全副身心始终准备着去迎接新的邂逅，新的经历，他们始终象箭在弦上，引而待发，准备向未知的艳遇的鹄的射去，任何意外都不会使他们感到惊异，因为他们善于窥伺，早已胸有成竹，任何动情乱性的苗头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因为他们遇见女人时，第一眼瞧的便是她们的情欲，测试掂量，不管是他们朋友的妻子，或是打开房门朝他们走去的旅店侍女，一律如此对待。当你怀着不屑一顾的蔑视心情，给这号人冠以女性追猎者的恶名时，你并不知道，有多少这号追猎者观察时的逼真情状，好似变成了化石，凝聚在这个字眼里了，因为事实上，种种狂热的追猎的本能，窥伺探寻之态，兴奋激动之情，以及内心的凶险残忍，在这号人身上是活龙活现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象猎人似的固守在埋伏的地点，时刻准备着去追踪某件风流韵事的足迹，不追到万丈深渊的边沿决不罢休。他们始终满腔激情，但不是热恋者那种高尚的，而是赌徒那种冷酷的、为私利精打细算的、危险的激情。在他们中间有些冥顽不化者，仅仅由于这般设伏守候，岂止青春岁月，甚至整个一生都变成了无休止的冒险，对他们来说，每一天都分解为数以百计的感官体验——交臂而过时的一盼，快步轻行离去时的微笑，相对而坐时碰了一下膝盖——，而一年又分解为数

① 维也纳市中心的街道。

以百计的这类日子，对他们来说，感官体验是迸涌不竭的富于滋养与刺激的生活源泉。

这个探寻者立刻看到，此地没有打牌的搭档。一个赌徒，手执纸牌，自思稳操胜券，坐在铺有绿呢的桌旁，偏偏等不到搭档，因此怒火中烧，再没有别种恼怒的事情比这更令人生气了。这位男爵叫人送来一张报纸。他愁眉苦脸，让自己的目光在一行行的文字上徐缓地移动，但他的思想却是麻木的，一字一愣，似醉鬼绊跤。

这时，他听到自己身后衣裙窸窣，并有一个声音，稍带恼怒，用造作的腔调说道："Maistais-toi donc（法文：住嘴吧），埃德加！"

一件丝绸连衣裙在他的桌旁沙沙而过，随之移去的是高大而丰满的身影，后面是一个穿一套黑丝绒服装的面色苍白的小男孩，好奇的目光从男爵身上掠过。这两个面对面坐到留作她们专用的桌旁，那孩子显然努力使自己的举动得体，但那双黑眼睛却滴溜溜直转，看去很难规矩下来。这位夫人——注意她的唯有男爵一个——衣着十分考究，而且显然很时髦，此外，又属于他非常喜爱的那一种类型，稍显丰满的犹太女子，年岁在将到过分成熟之前，显然性格热情，但另一方面无疑又相当老练，善于用高雅的伤感神态来隐蔽她的气质。他开初还不想直视她的眼睛，而只是欣赏细鼻子上方两弯眉毛美丽的曲线，她的鼻子虽然泄露了她是何种族，但由于形状纯正而使她的侧脸轮廓分明，值得玩味。一如这个丰满的身体上一切女性的因素均极丰富，她的头发也出奇地浓密，由于深信会获得他人的青睐，她的美看来已经变得浓艳而夸张了。她用非常低的声音点菜，要那个把叉子玩得叮当作响的男孩子守规矩——从表面上看，她说话时

好象对男爵小心翼翼、偷偷摸摸地投过来的目光满不在乎，其实，恰恰由于他如此警觉地窥伺，这才逼得她这样地拘谨留神。

男爵阴郁的脸豁然开朗，一如大地复苏似的，神经活跃，皱纹绷紧，肌肉拉开，身子也挺直了，眼睛里闪耀着光芒。他自己同那些需要有个男人在眼前才能从自己身上掏出全部力量的女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有某种感官的刺激才能使他身上的能聚合为充沛的力。他凭着猎人般的本能，嗅到了此地有一件猎物。他的目光挑战似地伺机同她的目光正面相遇，相反，她那闪烁的、不确定的目光则从旁一溜而过，几次同他的目光相交，但没有公然给予明确的答复。他几次以为感觉到围绕着她的嘴有一条流水，象是由初露的微笑所汇成，但这一切全都是隐隐约约的，而正是这种隐隐约约在刺激着他。看来他唯一可以指望的是她的目光不时地从旁一溜而过，因为这既是反抗又是腼腆，其次是她同那孩子交谈时的神态，认真得出奇，显然是做给某个旁观者看的。他感觉到，她硬要突出这种夸张的镇定自若的神态，恰恰是为了隐蔽她第一次被惹动了的方寸。他自己也被惹动了；赌博已经开始。他巧施心计，拖延着他的晚餐，有半个小时几乎不间断地用目光摄取这位太太，直至将她脸上的线条全数临摹了下来，无形之中把她丰满的身子一处处全都抚摩遍了。户外夜幕深沉，大片的雨云此时正把一只只灰暗的手向森林伸去，森林怀着孩子般畏惧的心理在叹息呻吟，越来越暗的阴影挤进屋来，而屋里的人们似乎又被沉默挤压得越来越紧。他觉察到，那位母亲同她孩子的谈话，在这寂静的威胁之下，越来越显得是被强迫的，是做作的，他感觉到，这样的谈话马上就要结束了。这时，他决心试探一下。他头一个站起身来，目光从她的身旁远远地投向户外的夜景，慢慢地朝门口走去。到了门口，他象忘了什

么东西似的突然掉转头去，并且将她当场拿获，原来她正用活泼的目光送他离去。

这下子挑起了他的兴头。他等在前厅里。她不一会儿也来了，一手搀着孩子，在走过放报刊的桌子时，随手翻着几本杂志，把几幅图片指给孩子看。但是，当男爵象纯属偶然似去走到桌子旁边，好象也要找一本杂志，实际上是要深入地渗透到她的湿润、闪烁的眼睛里去，或许甚至要同她攀谈，这时，她转过身子，轻轻敲了敲她儿子的肩膀说："Viens，埃德加，Au lit!（法文：来，上床去）"衣裙窸窣，冷淡地从他身旁走开了。男爵有几分失望地目送她离去。他原先估计，今天晚上可以认识一下，因此，她这种粗暴的态度委实使他失望。但是，在这抗拒之中毕竟也有一种魅力，恰恰是这种没有把握的事情点燃了他的欲念。不管怎么说，他有了一个搭档，赌博可以开始了。

立地结交

次日早晨，男爵来到前厅，正巧遇见那位不相识的美人的孩子在那里同两个开电梯的工人热烈地交谈，并指给他们看卡尔·迈[①]的一本书里的插图。但不见他的妈妈，她显然还在梳妆打扮。男爵现在才开始仔细打量这个男孩。一个腼腆的、发育不全的、神经质的孩子，十二岁左右，举动匆促，一双黑眼睛四下乱溜。他显出无缘无故受了惊吓的神情，而这种年纪的孩子经常会这样的，同时，他又仿佛刚刚被人从睡梦中拽起来，突然被带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之中。他的脸不算不漂亮，但还没有完全

① 卡尔·迈（1842—1912），德国作家，专写游记与历险记，有《过沙漠》（1880）、《银湖宝藏》（1890）、《我的生活与奋斗》（1910）等。

定型，成年男子的因素同孩子的因素之间的争斗似乎刚要开始；脸上的一切还只象是捏在一起的，还没有成型，没有一样是用清晰的线条表现出来的，只是捏合在一起，没有血色，不安好动。此外，由于他正处在那样的年岁，使他不能给人留下好印象，孩子们在这种年岁，穿什么衣服都是不会合身的，套在嶙峋瘦骨外的衣袖，宽松地晃荡着的裤腿，另外，还没有虚荣心驱使他们去注重自己的外表。

这孩子其实是在这儿到处碰壁，没了主意，显出一副可怜相。他妨碍了所有的人。一会儿门房把他拉到一边去，看来是他用各种各样的问题把门房问烦了；一会儿他又挡住了入口。显然没有人友好地同他打交道。孩子都需要同别人瞎扯，于是他便去找旅店的侍者们攀谈，如果他们正好闲着，便回答他几句，如果见到来了一个成年人，或者有什么急事要办，便马上中断了同他的交谈。男爵微笑着、饶有兴趣地瞧着这个倒霉的孩子满怀好奇心去看一切，但一切都不友好地避开他。男爵有一回捉住了这好奇的目光，但是那对黑眼睛一见到自己在探寻时被人捉住了，便立即害怕地缩了回去，躲到垂下的眼皮后面。这使男爵觉得好笑。这个男孩子开始使他感兴趣了，他暗中寻思，这个显然由于害怕才如此腼腆的孩子，难道不能当个中间人，使他尽快同那位太太接近吗？不管怎样，他要试他一试。男爵暗随着这个男孩，他刚好又悠悠忽忽地走到门外，出于孩子对温情的需要，伸手去抚摩一匹白马粉红色的鼻孔，直到这儿的马夫相当粗鲁地把他撵走为止。他当真处处碰壁。他受了委曲，更觉无聊，目光空虚，略显悲伤，又开始漫无目的地乱逛。这时，男爵同他搭话了。

“喂，年轻人，你觉得这儿好不好？”他突然问道，并且尽量把

话说得和蔼可亲。

那孩子一下子涨红了脸，害怕地呆望着。由于惧怕，他把手缩了回去，窘迫地来回扭动着身子。他第一次遇到一位陌生的先生主动跟他说话。

“谢谢，好。”他总算结结巴巴地说了这么一句。最后一个字，与其说是讲出来了，不如说是哽在了喉咙里。

“真没想到，”男爵笑说着，“这儿可是个单调乏味的地方，尤其对于象你这样的年轻人来说。那你成天干些什么呢？”这孩子始终还是那样地不知所措，因此未能迅速地回答。这位陌生的时髦先生要同他这个没人爱答理的孩子谈话，这当真可能吗？这个想法使他既羞怯又自豪。他费劲地使自己振作起精神来。

“我读书，随后我们常去散步。有时我们也乘车出游，妈妈和我。我得在这儿休养，我有病。因此我还老得坐着晒太阳，这是医生说的。”

最后几个字他讲得相当肯定。孩子们总是为自己有病而骄傲，因为他们知道，疾病的危险使他们在家人的眼里变得加倍地了不起。

“不错，阳光对于象你这样的年轻先生是有益的，它会把你晒成棕色。不过你不该整天坐着。象你这样的小伙子应当到处跑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胡闹几下也可以嘛。依我看，你太老实了，你那模样也象一个成天挟着又大又厚的书本蹲在屋里不出去的人。我在你那个年纪，可是个野小子，每天晚上总是撕破了裤子回家。可不能太老实了！”

这孩子不自觉地微笑了，这一笑使他不再害怕了。他很想回答几句，但是，在这样一位如此友好地同他谈话的可爱的陌生先生面前，他觉得自己想说的话未免太过狂妄，太过自信了。他从

来就不冒冒失失地讲话，并且总是略显窘迫，因此，他现在既感到自己走运，又觉得羞羞答答，结果完全不知所措了。他真想同对方谈下去，但又想不出回话来。幸亏这时旅店那头高大的黄色伯恩哈尔犬从一旁走过，嗅了嗅他们两个，俯首贴耳地听凭他们抚摩。

“你喜欢狗吗？”男爵问道。

“噢，非常喜欢，我祖母在巴登的别墅里就有一条，每当我们住在那儿的时候，它总是整天跟着我。不过我们只是在夏天才到那里去作客。”

“我们家里，在我们的庄园里，我看恐怕有二十几条狗。要是你在这儿听话的话，我可以送你一条。一条棕色的，耳朵是白的，一条年纪很小的狗。你想要吗？”

这孩子快活得满脸通红。

“噢，要。”

这话他脱口而出，显得那么急切。但是，他接着就产生了顾虑，很不安，象是吓了一跳似的改了口。

“不过，妈妈是不会允许的。她说，家里有狗她可受不了。太麻烦。”

男爵微笑了。终于把话题扯到他妈妈身上去了。

“你的妈妈真是那么严厉吗？”

这孩子考虑了一下，瞧了他片刻，同时寻思道，能对这位陌生先生无所不谈吗？他的回话是谨慎的：

“不，妈妈并不严厉。现在，因为我刚生完一场病，她样样都依我。说不定她甚至会允许我养一条狗的。”

“要我去请求她许可吗？”

“好，您就去吧，”这男孩高兴地说，“那妈妈准会同意的。那

条狗是什么样的？白耳朵，是吗？它能叼东西回来吗？”

“会，它什么都会。”男爵这么快就从这孩子的眼里象敲打火石似的敲出了热切的火花，他能不微笑吗。开始时的那种腼腆和拘束一下子被突破了，被害怕的心理抑制着的热情迸涌而出。这个方才还是羞答答、怯生生的孩子，转瞬之间变得无拘无束。只要他的妈妈也是这样就好了，男爵情不自禁地想道，在惧怕的背后也是这样的热情！可是，那孩子已经劈头盖脑地向他发问了：

“那条狗叫什么名字？”

“卡罗。”

“卡罗，”孩子高兴地应道。他听了对方的每句话都要笑着欢呼，竟有人这样亲切友好地对待他，这等料想不到的事情使他完全陶醉了。男爵迅速取得成功，连他自己都不胜惊讶，他决心趁热打铁。他邀请这个孩子同他一道去散散步，而这个可怜的孩子，几星期以来一直如饥似渴地寻求可交游的同伴，而今一听这个建议，真是欣喜若狂。凡是他新结交的朋友用象是无意之中提出的细小问题套他回答的话，他全都不假思索地讲了出来。没多久，男爵就了解到了他家的全部情况，首先了解到埃德加是在维也纳开业的一名律师的独生子，他父亲显然出身于有大笔钱财的犹太资产阶级家庭。通过巧妙的盘问，他很快就探听到，孩子的母亲曾在言谈中表示过，对在塞默林的逗留丝毫也不感到愉快，还抱怨此地没有合意的人可以交往，男爵甚至以为，从埃德加回答妈妈是否喜欢爸爸这个问题时支支吾吾的口气里，可以推测出他父母的关系并非一切皆好。从这个真诚待人的男孩嘴里套出所有这些细微的家庭私秘，对他来说，竟变得如此轻而易举，他险些儿因此而感到羞愧，因为埃德加对于要他讲

的事情里若有某一件能使一个成年人感兴趣，就非常得意，他简直在把自己的信任强加给这位新朋友。男爵在散步时用胳臂搭在他的肩上，而他由于能让人看到自己同成年人如此亲密相处，他那颗孩子的心骄傲得突突地跳个不停，并且渐渐地忘了自己是个孩子，象对着一个年岁与他相仿的人似的无拘无束地闲聊起来。一如他的言谈所表明，埃德加非常聪明，同大多数因为有病便更多地和大人而非学友相处的孩子们一样，有点早熟，并有一种奇特的偏激的好恶感。看来他对什么都不能持一种心平气和的态度，无论谈到某人或某物，他要末兴奋喜悦，要末怀着憎恶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又是如此激烈，竟使他令人讨厌地扭歪了脸，露出一副几乎是凶恶可憎的面孔。也许由于大病初愈，使他有点性野，不能专心致志，这又使他说起话来充满狂热的激情，看来他的迟钝笨拙只是费力地抑制着的对他自己的激情的畏惧罢了。

男爵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他的信任。仅仅半个钟头，他已经把这颗热切而不平静地颤动着的心捏在了掌中。欺骗孩子，这真是容易极了，他们真诚无欺，因为很少有人去追求他们的爱。男爵自己只需沉湎于既往，便能象孩子似的谈话，谈得如此自然，如此从容，竟使那个男孩完全把他当成了孩子，短短的几分钟之后，便不再感到有任何的隔阂。这男孩子一味地庆幸自己的走运，在这个偏僻的地方突然间找到了一个朋友，而且又是多好的朋友呵！维也纳的那些小男孩连同他们细软的声音，不懂事的瞎扯，全被丢在了脑后，他们的形象好似被这个新的时刻冲刷掉了！如今他的全部狂热的激情都倾注到了这位新结交的朋友，他的大朋友身上，当这位朋友趁现在告别之机，又一次邀请他明天上午再来时，他骄傲得心地都开阔了，这位新朋友现在正远

远地向他招手，完全象一位兄长。这一分钟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美不过的。欺骗孩子真是轻而易举。——男爵望着跑开去的孩子的背影微笑着。中间人已经争取到手了。他知道，这个男孩一定会去向他的母亲叙说，把她折磨到精疲力竭的地步，他会逐字逐句地复述——这时，他颇为得意地回想起，方才他是如何巧妙地在她的称呼前加上了一些恭维话，他又如何始终只谈及埃德加的"美丽的妈妈"。这个爱说话的孩子不把自己的妈妈和他拉拢到一起是不会罢休的，这一点在男爵看来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他本人不必花任何力气去缩短自己同那位不相识的美人儿之间的距离，而今可以静静地做他的梦，眺望眼前的景色，因为他知道，一双热情的孩子的手，正在为他建造通往她的心坎的桥梁。

三 重 唱

数小时后证明，妙计已成，毫厘不差。当这位年轻的男爵故意稍晚片刻步入餐厅时，埃德加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带着幸福的微笑，热情致意，频频向他招手。同时，他拽了拽他母亲的衣袖，迫不及待地、激动地请求她，用明显的手势指着男爵。她涨红了脸，尴尬地责备他的举动太过外露，但又不得不顺从这孩子的意思往那边瞧去，男爵抓住这个机会，马上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总算是认识了。她不得不回礼，但是由此刻起，她始终低着头，眼睛不离杯盘，在整个进餐的时间里，小心翼翼地不再让自己往那边瞧一眼。埃德加则不一样，他不停地往那边瞧，有一回甚至想要隔着桌子同那边搭话，这怎能容许呢，他当即被他母亲用坚决的口气责备了几句。餐后，母亲要他去睡觉，于是母子间开始小声嘀咕，你一言我一语，结果同意了他的恳求，到另桌前去告别

一声。男爵对他讲了几句恳切的话，又使这孩子的眼睛闪闪发光，还同他聊了几分钟。突然间，男爵巧妙地把话头一转，站起身来，朝另桌转过身去，对邻座那位有点惊慌失措的太太说，她有这么个聪明伶俐的孩子真是值得庆贺，还夸那孩子如何出色地同他一道消磨了今天上午的时光——埃德加站在一旁，由于快活和骄傲而涨红了脸——，末了还询问孩子的健康状况，打听得那么详细，提了那么多细小的问题，弄得孩子的母亲不回答不行了。就这样，他们一来一往，谈了许久，男孩子见他们谈上了，高兴得很，在一旁洗耳恭听。男爵作了自我介绍，并自以为觉察到他的响当当的名字给这个爱虚荣的女人留下了某种印象。不管怎么说，她对他非常亲切有礼，虽然她丝毫未失自己的尊严，甚至及早地告了辞，但那是为了孩子的缘故，一如她抱歉地补白的那样。

男孩子拼命争辩说，他不困，而且心甘情愿这样陪上一个通宵。但是，他母亲已经向男爵伸过手去，他规规矩矩地吻了一下。

埃德加这一夜睡得糟糕。他心中乱作一团，既感到幸福愉快，又怀有儿童的绝望。因为今天在他的生活里发生了某种新鲜的事情。他头一遭插手到成年人的命运中去。他已经半入梦乡，忘了自己还在童年，以为一下子成了大人。在此之前，他由于单独受教育和体弱多病，不曾有过多少朋友。他亟需温存，然而除去很少关心他的父母，以及仆人以外，再无旁人。而某种爱的威力，如果你只根据它的起因来估量，而不是根据在爱产生之前就已有之的心理上的紧张，不是根据心灵中发生大变化之前那一片充满失望与孤寂的空虚与黑暗来估量的话，是永远也不会估计正确的。在空虚与黑暗之中，有一种过分重的，一种未被

滥用的感情在期待着，如今，它伸出双臂向第一个看来应当领受这份感情的人扑将过去。埃德加躺在黑暗里，既幸福又昏乱，他想笑又不得不哭。因为他爱这个人，因为他从未爱过某个友人，从未爱过他的父亲和母亲，也从未爱过上帝。他以前几年里全部未成熟的激情紧紧拥抱住这个人的形象，而在两个小时以前，他还不知道此人姓甚名谁。

但是他毕竟很聪明，并没有因为这种新的友谊来得这么突然，显得这么奇特而窘迫。使他大惑不解的，是他感到自己无足轻重、分文不值。“我，一个小男孩，才十二岁，还没有上学，到了晚上比谁都得先上床睡觉，我究竟为什么受他器重呢?”他苦苦思索着。“在他眼里我能算得了什么呢？我又能给他什么呢?”使他不愉快的，正是他痛苦地感觉到了自己想要以某种方式表达内心的感情却又无能为力。在别的情况下，如果他得到了一个同伴，那末，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同这个同伴分享他书桌里珍贵的小玩艺儿，邮票啦，石头子啦，这类儿童时代稚气的财产，但是，所有这些东西，他昨天还觉得很珍贵，稀罕迷人，现在一下子都失去了价值，幼稚可笑，只配受人鄙视。他怎能拿这类玩艺儿给他的新朋友呢，他连用“你”称呼这位朋友都不敢哩！有什么途径，什么办法可以表露他的感情吗？他还小，未成年，不成熟，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这使他越来越感到痛苦了。他干吗是个孩子呢？他还从来没有这样拚命地诅咒过这一点，也从来没有这样殷切地渴望过自己一觉醒来会变成他所梦想的那个样子：身量魁伟，一个男子汉，同别人一样的一个成年人。

在这些烦躁不安的念头中，最初的几个五彩的梦编织成了，他梦见了自己变成男子汉以后的新世界。埃德加终于微笑着入睡了，但是，对于明天的约会的记忆破坏了他的睡眠。七点钟他

已经惊醒，心里直害怕会去晚了。他匆忙穿上衣服，走到母亲的房里去问候。由于平日里要他起床是非常费劲的事，所以母亲感到很惊讶。没等她开口提问，他便冲出房门下楼去了。他不耐烦地四处溜达到九点，忘了吃早餐，他唯一操心的，是不让那位朋友为了散步而久等。

九点半，男爵终于悠悠忽忽地来了。他自然早就把约好的事丢在了脑后，但是现在，一见那男孩象饿狼似的向他奔来，他不得不对如此之大的热情报以一丝微笑，并显出他是准备遵守诺言的样子。他又用胳膊搂住那容光焕发的男孩，踱来踱去，只是他温柔地、但却明确地拒绝现在就一同去散步。看来他在等待什么，至少他那神经质地盯着大门的目光说明了这一点。突然间他挺直了身子。埃德加的母亲走进来了，她一边回答对方的问候，一边亲切地向两人走去。当她听说他们约好了去散步，而埃德加由于太过珍视这一机会，因此对她只字未提，但男爵赶忙邀请她同行时，她微笑着同意了。

埃德加顿时变得垂头丧气，咬着嘴唇。多可恨，她偏偏这时打这里过！这次散步本该属于他一个人享用的，既使他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了妈妈，那也只是他的一番好意；但是，他并不因此想把他的朋友分半个出去。当他发觉男爵对他母亲态度亲切友好的时候，某种象嫉妒之类的心理已经在他心中活跃起来了。

于是，他们三个一起去散步了，由于那两个都明显地关心这孩子，因此更助长了他心中认为自己重要并且突然变得举足轻重的危险感情。埃德加几乎成了交谈中绝无仅有的话题，他的母亲怀着多少有点虚伪的忧虑谈论他既脸色苍白又喜怒无常，而男爵却微笑着表示不敢苟同，并大加赞扬他的“朋友”——他是这样称埃德加的——性情举止是如何地可爱。这是埃德加最

美好的时刻。他得到了他在童年时代里还从未有人承认过的权利。他可以参加谈话而不会有人马上叫他住嘴，他甚至可以说出各式各样冒冒失失的愿望，而过去人家一听就会讨厌的。因此，毫不奇怪，以为自己是成年人的这种虚假感觉越来越自信地在他心中滋长起来了。在他的白日梦里，童年时代仿佛一件穿不下而被扔掉了的衣裳已经被抛在了他的身后。

中午，男爵应埃德加的母亲——她变得越来越亲切友好了——之邀，与她们同桌进餐。由面对面变成了肩并肩，由点头之交变成了友谊。三重唱开始了，女人、男人和孩子的三个声部既和谐又协调。

攻　击

这个等得不耐烦的猎人觉得，现在是潜近他的猎物的时候了。在这种事情上这样的亲密无间，象三和弦似的协调一致，他并不喜欢。这样地三个人一起聊天确实不赖，但是，聊天毕竟不是他的目的。他深知，在男女之间玩弄假面掩盖他的占有欲来搞社交，总会妨碍性爱的，总会使他的谈话失去激情，一如在进攻时不让他开火那样。不该让她在交谈的时候忘掉他本来的意图，而他——他对自己是信得过的——知道，这一意图已经为她所了解。

他在这个女人身上花的心思，十有八九不会白费。她正在那种将作决断的年岁，在这个年岁上，女人开始后悔不该忠实于她本来就不曾爱过的丈夫，她的美貌似落日余晖给她提供一个机会，在母性和女性之间作最后的、刻不容缓的抉择。似乎早已有了答案的生活，在这种时刻又成了问题，意志的磁针最后一次

在希望体验性爱生活和最终听天由命之间颤动。随后，女人就作出危险的决断，或者为自己的命运而生活，做一个女人，或者献身于她的孩子们的命运，做一个母亲。而对这类事情有敏锐的洞察力的男爵，相信自己已经在她的身上发现了这种摇摆。她在交谈中经常忘记提及她的丈夫，她心里本来也极少想到她的孩子。她那双杏仁形的眼睛上，有一道百无聊赖的阴影，表面看象是蒙了一层忧郁，这只不过使她这双眼睛的性感模糊难辨罢了。男爵决心加快步伐，但同时又避免露出性急的样子来。相反，他要象钓鱼的人慢慢收回鱼钩来引诱那样，表面上装出对新结下的友谊无所谓的模样，让对方来追求他，而实际上追求者正是他自己。他决心多少摆出一点高傲的架势，明显地突出她的社会等级与自己的有差别，而只有靠傲气凌人，靠他的外貌，靠他的响亮的贵族姓氏以及冷冰冰的态度，才能赢获这个丰满美丽的肉体，这个念头刺激着他。

这场激烈的赌赛已经开始使他兴奋激动了，因此他强迫自己小心谨慎。整个下午他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心里乐滋滋的，认定人家在找他，以为他失踪了。不过，对他的不在场，她可并不怎么在意，反倒是那个男孩子，感到痛苦万分。埃德加整个下午一直是惘然若失，孤独寂寞。他怀着男孩子所特有的那种固执的忠诚，一连几个小时地等待着他的朋友，好长的时间哪！走开去，或者独自一人干点什么，他都觉得是一种过失。他无可奈何地在过道里到处乱跑，越近黄昏，他心中的不幸也越加增多。在胡思乱想中，他已经恍惚想见男爵遇到了一次不幸事故或者一次无意之中造成的侮辱，由于焦急和害怕，他已经快要哭泣了。

男爵到了晚上去进餐的时候，受到了绝妙的欢迎。埃德加跳起来，既不顾他母亲的呼唤劝阻，也不管旁人的莫名惊诧，直

向他扑去，两条细胳膊抱住他的前胸。“您在哪儿？您上哪儿去了？”他迫不及待地喊道。“我们到处找您来着。”母亲不情愿把自己也牵扯进去，因此涨红了脸，相当严厉地说道：“Sois sage，埃德加。Assieds-toi（法文：学乖点，坐好）！”（她一直同他讲法语，虽说这种语言她根本不能运用自如，一遇到难表述的意思时就搁浅了。）埃德加听从了，但仍在追问男爵，毫不放松。“可别忘了，男爵先生可以干他愿干的事。也许同我们交往使他感到无聊了。”这一回她把自己也牵扯进去了，男爵顿时觉着心里甜滋滋的，他领会这样的指责无非是为了求得他的恭维。

他心中的猎人苏醒了。这么快就找到了猎物的真正的足迹，并且觉着猎物离他的枪口这么近，他兴奋，陶醉。他两眼放出炯炯的光芒，鲜血轻轻地流遍了他的血管，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语言从唇间迸涌而出，滔滔不绝。有些演员，只有当他们感觉到听众、呼吸着的大众对他们着了迷的时候，他们才热情洋溢，男爵亦然，而且是双倍的热情，正如任何一个天生情欲强烈的人那样，当他知道了女人喜欢他的时候，更是加倍如此。在他的朋友中间，他从来就被认为是一个出色的善于讲故事的人，天生有一套形象生动、绘声绘色地叙述的本领，但是今天——他喝了几杯香槟酒，那是为了庆贺新结下的友谊而让侍者端上来的——他的本领超过了往常。他讲述在印度狩猎的经历，是他在一个地位很高的英国贵族朋友那里做客时应邀参加的。这个话题选择得很聪明，因为这个题目很一般化，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感觉到，凡是海外异域的逸闻以及这个女人所不可企及的事情是多么令她神往。但是，他使之着魔的，首先是埃德加，他激动得眼睛闪闪发亮。他忘了吃，忘了喝，呆望着这个讲故事的人启唇露齿，侃侃而谈。他还从来不曾有过这种希望，有

朝一日真能见到一个经历过这样了不起的事情的人，猎虎，棕色皮肤的人，印度人，扎格那特①，可怕的轮子，成千上万的人葬身在它的轮辐之下，而这些，他只是在书上读到过。以前他从来不曾想到过当真有这样的人，因为他不认为童话世界是真的。顿时间，在他的心灵中第一次出现了整整大一片世界。他无法把目光从他的朋友身上移开去，而是屏住呼吸，凝视着近在眼前的、曾经杀死过一头猛虎的这双手。他刚敢开口问点什么，那说话的声音就激动得象是发了狂似的。他的敏捷的想象力使他听到哪儿就有相应的画面在眼前浮现，他看到他的朋友高高地坐在铺有紫红色长垫的象背上，左右是扎着珍贵头巾的棕色皮肤的男子，接着，从热带丛林里跳出一头猛虎，呲牙咧嘴，用前爪去抓象鼻。现在，男爵又讲开了还要有趣的事情，讲怎样施巧计捕象，怎样让驯服的老象把又野又狂的幼象引诱到木栅栏围的空场里去。埃德加听得眼睛里喷出了高兴的火花。这时——对他来说，好似一把刀闪电般地落在了他的眼前——他母亲瞧了一眼钟，突然说："Neuf heures! Au lit（法文：九点了，该睡了）！"

埃德加吃了一惊，脸唰的一下变得煞白。对于所有的孩子来说，被送上床是一句可怕的话，因为这对于他们乃是在大人面前所受的最明显不过的侮辱，是承认自己年幼，未成年，以及孩子需要睡眠，而且还是所有这一切的标志。但是，在这样有趣的时刻，受这样的侮辱尤其可怕，因为这使他错失机会，听不到那些闻所未闻的事情。

"让我再听一件，妈妈，关于大象的，只让我听这一件行吗？"

---

① 扎格那特是印度大神维什努的第八化身克利什那的别名，或译作"遍净天"。每年三月为其节日，用巨车载其偶像游行各处，有的信徒自己伏在地下被车轹死，据说这样可以升天。

他刚想哀求，但突然想起新产生的当一个成年人的尊严感。他只敢求这一次。但是，他母亲今天特别严厉。“不行，已经太晚了。上楼去吧！Sois sage(法文：学乖点)，埃德加。男爵先生讲的故事，我会全部再给你复述一遍的。”

埃德加犹豫不决。平常他母亲总是陪他去上床的。但是，他不愿意在自己的朋友面前哀求。稚气的骄傲要他保住面子，虽然他将可怜巴巴地离去，但至少表面上要象是自愿的样子。

“妈妈，你可一定要把所有的事情都给我讲一遍，所有的！关于大象的，和所有别的事的！”

“好的，我的孩子。”

“待会儿就讲！今天就讲！”

“好的，好的，只要你现在去睡觉。去吧！”

埃德加自己都佩服自己，他同男爵和他母亲握了手，竟没有脸红，虽然抽噎已经哽住了他的喉咙。男爵亲切地撩起他前额的头发，逼得这孩子在绷紧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但是，接着他不得不快步朝门口走去，否则他们就会看到大颗的泪珠从他的面颊上掉下来。

大 象

母亲同男爵在餐桌旁还坐了一些时候，但是他们不再谈论大象和狩猎。男孩子离开他们以后，他们的谈话略微有点沉闷，有点不安和窘迫。末了，他们去到前厅里，坐在一个角上。男爵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容光焕发，她自己也被几杯香槟酒烧得心头发热，就这样，他们的交谈很快就具有危险的性质。男爵本来说不上漂亮，他只是年轻，一张深褐色的精力充沛的孩子脸，剪

短了的头发，非常有男子气的目光，动作有朝气，几乎有点粗鲁无礼，惹得她心中喜欢。现在离得那么近，她倒乐意瞧他了，也不再害怕他的目光。可是渐渐地他的谈话变得大胆了，使她有点不知所措，他的话语中偷偷地夹杂着点什么，象是在抓她的身子，象是用手一摸又挪走，反正有某种难以捉摸的占有欲，这使鲜血充满了她的两颊。但这时他又轻松地笑了，笑得那样自然，象孩子似的，使得方才所有的小小不然的占有欲象是孩子的戏谑，令人宽心。她有时感到有那么一句话她必须不顾情面地加以斥责，但是她天生好卖弄风情，因此，这种不足道的挑逗情欲的话反倒刺激她期待着再多听到几句。这种肆无忌惮的把戏把她迷住了，她最后甚至试着仿效他。她用目光送去小小的、轻佻的许诺，在语言和动作上也已经听之任之了，甚至容忍他凑近过来，他的声音离她这么近，她有时感觉到了他的呼吸的温暖，并在她的肩头聦搧着。凡是赌徒都忘了时间，她也如此，全然耽于这紧张的交谈，只是到了午夜，前厅里的灯渐渐暗下来时，她才惊醒。

她一惊之下随即跳起身来，一下子感到自己竟然大胆冒失到了这等地步。以往她对这种玩火的游戏并不生疏，但眼下她那被刺激起来的本能觉察到了这场游戏已经多么接近于危险的程度。她一阵颤栗，发现自己不再感到十分安全，身上有什么东西开始滑动，看什么都那么兴奋激动，宛如在发高烧的时候对事物的感受一般。头脑里卷起了一个惧怕、酒和热切的谈话的漩涡，一种愚蠢的、无意义的惧怕袭击着她，那种惧怕她在自己一生中于这样危险的时刻已经领教过好几次了，但从来不象现在这样令人眩晕，这样咄咄逼人。“晚安，晚安。明早见！”她慌忙说完想要逃脱。不是要逃脱他，倒是要逃脱此时此刻的危险以及

自己心中新产生的一种异样的不安全感。但是男爵用温柔的暴力捏住她伸过来告辞的手，吻它，不只是按礼节吻一次，而是吻了四、五次，嘴唇从她纤细的指尖一直移手腕，颤抖着，这时她感觉到他的毛糙的小胡子搔痒了她的手背，不禁轻微地打了一个哆嗦。有某种温暖的、令人不安的感觉从那里随同血液一起流遍了她的全身，惧怕甜蜜地旋转上升，拚命捶打太阳穴，她的脑袋发热，惧怕，这无意义的惧怕这时使她全身战栗，她猛地抽回自己的手。

"您别走，"男爵悄悄地说。但是她已经匆匆离去了，由于惧怕和纷乱，她明显地手脚慌乱，动作笨拙。她现在心中激动万分，这正是男爵蓄意造成的，她觉得自己的感情越来越不可解释了。残暴地折磨人的惧怕驱赶着她，她生怕背后的男人会追上来，捉住她，但同时，还在逃脱的当口，她已经在为他没有这样做而感到遗憾。在这几个小时内，她多年以来不自觉地渴求的事情本来可以发生的，那就是冒险，她放纵地喜爱贴近这冒险的气息，但迄今为止她总是在最后一瞬间逃避了它，是啊，本来是会发生的，这了不起的、危险的风流事，而不是那种瞬间挑逗一下的调情。但是，男爵太高傲了，放过了有利的时机。他过于相信自己稳操胜券，不想趁酒后无力的时刻象强盗似的占有这个女人，相反，对光明磊落的赌赛者具有引诱力的，唯有奋力争取以及让女人在十分清醒的情况下自觉委身于他。她是逃不出他的掌心的。她浑身颤栗，这个他已经瞧在眼里了，滚烫的毒药已经流进她的血管里去了。

上了楼梯，她站住了。她不得不歇一秒钟。她的神经支撑不住了，从胸中叹出一口气来，半是由于逃脱了险情而安下心来，半是遗憾；不过这些感觉纠缠在一起，并且继续使她昏头昏

脑地，仿佛处在轻微的眩晕状态之中。她象个醉鬼，半闭着自己的眼睛，继续摸到了自己的房门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因为她此刻捏到了冰凉的门把。现在她才感到安全了！

她轻轻地推开房门。紧接着吓得缩了回去。房间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在尽里面的黑暗里。她的受了刺激的神经抽搐得好厉害，她正要叫救命，里面却传来了一个低微的、睡意很浓的声音："是你吗，妈妈？"

"真要命，你在干什么？"她冲到沙发前，埃德加缩成一团躺在上面，刚从睡梦中挣扎着醒来。她头一个念头是，孩子准是病了，要末他急需帮忙。

但是依旧睡意很浓的埃德加带着点责备的口气说："我等了你好长的时间，后来就睡着了。"

"为什么？"

"为听象的故事。"

"什么象？"

现在她才明白过来。她答应过孩子，把所有的趣闻，打猎的事，还有其他冒险的事，统统给他复述一遍，而且是在今天。所以这个孩子偷偷溜进了她的房间，这个单纯的、稚气的孩子，他信以为真，很有把握地等着她回来，等得睡着了。真是愚蠢荒唐。这可把她激怒了。要末，她本来就对自己恼火，她耳边有一个细细的声音在说：她犯了过错，她应感到羞惭，她要用叫喊压过这个声音。"马上上床去，你这个没教养的野孩子，"她冲着他吼道。埃德加惊讶地瞅着她。干吗她对他发火，他可没惹她呀！他这一瞧，对这个本来就恼火的女人更是火上加油了。"马上回你的房间去，"她狂怒地吼道，因为她感到自己这样对待他简直毫无道理。埃德加一声不吭地走了。他本来就困得要命，睡意

象浓雾似的压在他头上，使得他只是迷迷糊糊地感觉到，母亲不守信用，粗暴地对待他。但他没有反抗。由于困倦疲乏，他身上一切都是昏沉沉的，麻木迟钝；接着，他非常懊恼，恨自己竟在沙发上睡着了，而没有醒着等下去。"完全象个小孩子，"他在再度入睡以前，这样地对自己发火。

因为从昨天起，他就恨自己的童年。

小冲突

男爵没睡好觉。在冒险中断以后上床总是危险的，一夜辗转反侧，压抑的梦闹得他没法安宁，使他很快就后悔自己没有当机立断，抓住那个时刻。次日上午，他睡眼惺忪，心情恶劣地走到楼下时，那孩子从一个藏身处跳了出来，向他扑去，热情地挽住他的胳膊，随即用成千个问题来折磨他。这孩子非常高兴，因为他又能有片刻工夫将他的大朋友据为己有而不必同他的母亲分占。他拚命要求男爵，今后只对他一个讲那些事情，别再跟他的母亲讲，因为她虽然答应了，但根本没有向他复述那些新鲜事。男爵方才被他吓了一跳，很不高兴，本来就很恶劣的心情也只是勉勉强强地遮掩了起来，可这孩子偏又拿这许多幼稚的问题来纠缠他。除去提问而外，埃德加还用大量事实证明自己对他的爱慕，说自己找了他很长的时间，从一清早就在等他了，现在终于又能单独同他呆在一起，真是幸福极了。

男爵没好气的回答着。这个孩子老是守着他，提的问题又是那么幼稚可笑，更主要的是这孩子的热情并非他所要追求的，他开始感到无聊了。成天介同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厮混，尽同他扯些废话，他实在是厌倦了。对他来说，眼下最最要紧的是趁热

打铁，捉住孩子的母亲一人，而由于这个孩子不受欢迎地呆在这里，使这个打算成了问题。这孩子对他这样温柔多情，是他无意中造成的，现在开始使他觉得讨厌，并成了他的负担，因为他眼下还没有办法甩掉这个过分依恋于他的朋友。

不管怎么样，他得试一试。在十点以前——这是他同孩子的母亲约好去散步的钟点——，他漫不经心地任凭那孩子对他喋喋不休，间或也答理几句，免得伤了他的心，但一边翻阅着报纸。末了，当分针快指着十二的时候，他仿佛突然想起似的，请埃德加替他到另一家旅馆去一趟，打听一下他的表兄格龙海姆伯爵到了没有，要不了多大工夫就可以回来的。

这个无猜的孩子，高兴极了，终于能为他的朋友效劳了，并且为这种使者的身份而骄傲，马上跳起身来上路，一路横冲直撞，惹得旁人好奇地瞪着他的背影。他是要表明，如果有谁托他送什么口信的话，他是非常可靠的。那边旅馆的人告诉他，伯爵还没有到，甚至到此刻为止根本没有得到通知哩！他带着这个信息又大踏步地回来。但是，前厅里已找不到男爵的人影了。于是他去敲他的房门——不在！他不安地跑遍了所有的大厅，音乐室和茶室都去过了，便又慌慌张张地冲进他妈妈的房间里去打听：她也不在了。他绝望之余去问门房，门房告诉他，他们两个几分钟之前一起出去了，他一听就呆了。

埃德加耐心地等待着。他年幼无猜，根本没往坏处去想。他们可能只离开那么一会儿，他很有把握地这样想着，因为男爵还等着他的回音呢。但是时间一过几个小时，他渐渐地不安了。总而言之，自从这个素不相识的、有诱惑力的人闯进他狭小、无猜的生活中去的那一天起，这个孩子整天紧张、忙乱、迷惘。在孩子的纤细纯洁的机体上，任何激情都会留下痕迹，如同在化软

了的蜡上一样。他的眼皮又开始神经质地颤动了，他的脸色更苍白了。埃德加等着，等着，起先还耐心，后来便焦躁不安，末了快要哭泣了。但他始终没有起疑心。他对这个好得了不得的朋友的盲目信赖，使他猜测这可能是一个误会，他暗自害怕，也许朋友托他办的事他理解错了，这个念头折磨着他。

他们终于回来了，现在又呆在那儿，兴高采烈地聊天，连一点惊讶的表示都没有，他这才觉得奇怪。看来，方才少了他，他们根本没当回事："我们迎你去了，因为我们原想在路上会遇上你的，埃迪①，"男爵说，却没有再问他托办的事情。这孩子大吃一惊，原来他们白找了他一趟，便保证说，他是沿着笔直的那条小道跑去跑回的，并问他们是往哪个方向走的，这时，他妈妈干脆打断了他们的谈话。"好了，好了！小孩子不该多嘴。"

埃德加气得涨红了脸。在他的朋友面前贬低他，这种卑劣的行为已经是第二次了。为什么她要这么干，为什么她总要把他说成是孩子？而他——他坚信这一点——早就不是孩子了。她显然妒忌他交上了这么一个朋友，并且千方百计地把他拉过去。[illegible]错，另外，方才肯定也是她故意引男爵走错路。不过，他是不会让她羞辱自己的，这一点她应该明白。他现在就要让她瞧瞧自己的反抗。埃德加打定主意，今天进餐时不同她讲一句话，而只同他的朋友一个人交谈。

可是他很难办到，因为出现了他没有料到的情形：人家并没有觉察到他在反抗。甚而至于他们连瞧都不瞧他一眼，而他，昨天还是三人聚会的中心！他们把他撇在一边，只顾自己交谈，互相打趣，哈哈大笑，仿佛他已经钻到桌子底下去了。他两颊充

① 埃德加的昵称。

血，喉咙里象是长了个肉瘤，堵塞了呼吸。他越来越气愤地意识到自己非常非常软弱无力。因此他只配老老实实地坐在这儿，眼看他母亲抢走他的朋友，他所爱的唯一的一个人.难道他除了沉默以外就没有旁的办法来争一口气吗？他觉得，除非他站起来，突然用两个拳头敲桌子，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注意到他。但是他克制自己，仅仅放下刀叉，一口也不再吃了。尽管他坚持不吃，他们还是过了好长时间都没有发现；直到上最后一道菜时，她母亲才看见，便问他是否身体不舒服。讨厌，他心里说道，从来她脑子里只有一件事，我是不是病了，除此以外，她都不在意。他冷冷地回答说，他不想吃，她一听这回答便满意了。没有办法，没有一点办法能使他们注意自己。男爵似乎也把他忘了，至少他没同他讲过一次话。越来越烫的泪水涌进了他的眼睛，他不得不使用孩子的滑头办法，在旁人看见以前，拿起餐巾，这样一来，这该死的、孩子的泪水就不会当众跳到他的面颊上，湿咸湿咸地流到他的嘴唇上。午餐总算结束了，他松了一口气。

进餐时，他母亲曾建议乘车去马利亚一舒茨一游。埃德加听见了，用牙齿咬着嘴唇。看来她连一分钟也不让他同他的朋友单独呆在一起。现在，她一边站起身来，一边对他说："埃德加，学校里的功课你都快忘光了，你该留下来温习一下才是！"到得这时，他的憎恨才发展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他又握紧孩子的小拳头。她老是要在他的朋友面前侮辱他，她老是要当着众人的面让人想到他还是个孩子.他还得上学，并且只能在大人脚下忍气吞声。这一回她的用意可是太明显了。他根本不回答，而且干脆转过身去。"瞧瞧，又受气了，"她微笑着说，接着又问男爵："让他做一个小时的功课.难道真的太过分了吗？"

"做一两个小时功课不会有什么害处的。"这个男爵，不是自

称是他的朋友么？不是曾经讥笑过他是成天蹲在屋子里不出去的人么？他竟说出这种话来！孩子一听，凉了半截，呆了。

是商量好的吗？他们两个当真已经联合起来对付我了吗？孩子的目光里闪耀着怒火。“我爸爸不许我在此地学习，爸爸要我在这儿休养，”他怀着对自己的疾病的全部自豪感抛出了这句话，用他父亲的话，用他父亲的权威来作绝望的挣扎。他说这话时就象在威胁。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看来确实使那两个人听了不舒服。母亲掉转头去，只是神经质地用手指击桌子。他们之间出现了一种痛苦的沉默。“随你的便，埃迪，”最后男爵硬挤出一丝微笑说道，“我反正不用再考试了，我早就考过了，门门不及格。”

但是，埃德加听了这句玩笑话并没有笑，只是用打量的目光瞧着他，拚命想要看透他，仿佛要看到他的灵魂。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两个之间是起了某种变化，不过这孩子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在他的心里有一把小锤子急速地敲着：最初的怀疑。

保守不住的秘密

“是什么使他们变成这样的呢？”孩子想着，他坐在他们对面，马车滚滚向前。“他们为什么不再象以前那样对待我了呢？当我瞧妈妈时，她为什么总是避开我的目光呢？而他又为什么总要在我的面前开玩笑，扮演小丑呢？他们两个都不再象昨天和前天那样同我说话了，我简直觉得他们换了一副面孔。妈妈的嘴唇今天这么红，她一定抹了口红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她这样。而他呢，老是皱眉头，好象是受了气。我可没有得罪过他们，也没有说过一句使他们扫兴的话。不，原因不在我身上，因

为他们互相之间的态度也同以前不一样了。他们好象干了什么事，而又不敢讲出来。他们不再象昨天那样聊天了，他们也不笑，他们都很拘束，他们在隐瞒什么事情。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又不愿向我泄露。一个秘密，我无论如何要搞清楚它。我已经知道了，他们一直对我保守的秘密，一定是书上讲的那种，或者是歌剧里演的那种，男人和女人，伸开胳膊，面对面唱歌，拥抱，又互相推开。一定跟我的法国女教师的秘密差不多少的，她同我爸爸的关系不三不四，后来被打发走了。所有这些事情都有联系，我感觉出来了，不过我只是不晓得是怎么个联系。哦，要弄明白它，一定要弄明白它，这个秘密，要把它拿到手，这把能打开所有的大门的钥匙，很快就不再是孩子了，让人家什么都瞒着你，不再让人欺骗蒙蔽了！现在不成就永远也成不了啦！我要从他们身上找出它来，这个可怕的秘密！”他的额头上出现了一道皱纹，当他这样独自认真地苦苦思索时，这个瘦小的十二岁的孩子简直象个小老头儿了，他一眼也不瞧周围展开的色彩分明的风景，掩埋在针叶树林清净的绿色中的山峦，笼罩在姗姗来迟的春天柔和的光泽中的山谷。他始终只瞧着他对面马车后座上那两个人，仿佛他能用这急切的目光就象用钓钩似的从他们眼睛里闪烁着的深处把秘密拽出来。再没有别的比令人头脑发热的怀疑更能增加聪明才智了，再没有别的比通往黑暗的行程更能使不成熟的智力得到各种发展的可能了。有的时候，只有一扇薄薄的门把孩子们和我们所说的现实世界分隔开来，而偶然刮来的一阵风，就能为他们打开这扇门。

埃德加一下子感觉到了这陌生的东西，这重大的秘密，他感觉到它就在面前，伸手可取，这是以前所不曾有过的情形，虽说还隐蔽着，还象一个没有解开的谜，但是很近，近在咫尺。这情

形使他感奋，使他突然变得严肃认真。因为他不知不觉地预感到自己已站立在童年时代的边沿。

对面那两个感到前面模模糊糊地有某种阻力，但没料到这阻力来自那个男孩子。他们感到三个人坐在马车里又挤又受妨碍。对面那对眼睛以及眼里暗暗闪跃着的无焰火阻碍着他们。他们几乎不敢交谈，不敢以目送情。他们现在不再回到以前那种轻松的社交谈话上去了，而是已经被亲亲我我和危险的言词的音调牢牢地缠住了，在这些言词里，暗中触摸的狎昵猥亵的行为蠢蠢欲动。他们总是话说半句就顿住了。中断了又继续，但由于那孩子固执地沉默着，这谈话就象走几步就绊在石头上跌一交似的。

他这样硬憋着不说话，尤其对于他母亲来说是一种重压。她小心翼翼地斜眼瞧他，不禁吃了一惊，原来她突然间，也是头一回发现，这孩子抿紧嘴唇的样子，酷似她丈夫在受刺激或被惹怒时的模样。这个念头真是大煞风景，偏偏在这时，在她玩冒险游戏的当口，让她联想到自己的男人。这个孩子，以及他的暗中探究着的眼睛和掩护窥伺的苍白的前额，使她觉得活象一个幽灵，一个良心的守护神，而且就在这狭窄的马车里，离她只有一尺多远，使她加倍地感到不堪忍受。这时，埃德加突然抬起头来，仅仅一秒钟。他们两个马上垂下目光，并且都感觉到了他们在互相窥伺，这在他们的生活里还是第一次。在这之前，他们相互间盲目信赖，如今，在母与子之间，在她与他之间，突然有什么东西变了样。他们在自己的生活里第一次互相观察，开始把他们两个的命运分开了，两人都已经在暗暗地憎恨对方，只是由于这憎恨刚刚发萌，他们都还不敢承认，

马匹又在旅馆门前停下了，他们三个都舒了一口气。这是

一次倒楣的郊游，三个人都感觉到了，但是没有一个敢说出口来。埃德加头一个跳下马车。他母亲推说头痛，表示了歉意，匆匆上楼去了。她又累又乏，要独自清静一会儿。埃德加和男爵留下了。男爵付了马车夫车钱，看了看表，便朝前厅走去，丢下男孩不管。他从旁走过，优美、细长的后背，节奏轻盈地摇晃的步姿，曾使这孩子着迷，昨天他还偷偷地对着镜子模仿哩！男爵从一旁径直走去。他显然忘了这个孩子，让他站在马车夫边上，站在马匹边上，仿佛这孩子同他毫无瓜葛。

当埃德加眼看男爵——不管怎样，埃德加还始终迷恋着他——这样从旁走去时，他心中有什么东西裂成了两半。男爵就这样从旁走去，连大衣都没碰到埃德加，连一句话也没同他说，而他确实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错，这当口，绝望在他心中产生了。他曾竭力保持镇定，现在失去了自制，那种人为的尊严，象硬扛着的重负，从他太过狭窄的肩上滑落下来，他又变成了一个孩子，同昨天和以前一样，渺小幼稚，一个受气包。这使他违反自己的意志向前走去。他颤抖着快步紧追男爵，在男爵刚要跨上阶梯时拦住了他的去路，眼里饱含难以忍住的泪水，硬挤出了下面的话：

“我做了什么事情使您不再理睬我了？您现在为什么总是这么疏远我？为什么妈妈也这样？为什么您老要把我打发走？是我成了您的累赘呢，还是我干了什么错事？”

男爵愣住了。这声音里有那么一种东西，使他不知所措，使他心肠软了下来。他心中产生了对这个无猜的男孩的同情。“埃迪，你真是个傻瓜！我只是今天情绪不佳。你是个可爱的孩子，我真的喜欢你。”一边轻轻抚弄男孩额前的头发，但他的脸却扭开了一半，避免瞧这对大大的、湿润的、哀求的、孩子的眼睛。他

演的这出喜剧，开始使他感到难堪。这样无耻地玩弄这个孩子的爱，他本来心中已觉羞愧，此时此刻，这由内心暗泣颤抖出来的软弱无力的声音刺痛了他。“上楼去吧，埃迪，今天晚上我们又会相聚的，你放心，”他抚慰着说。

“这么说，您到时候不会同意我妈妈很快就打发我上楼去。对吗？”

“对，对，埃迪，我不会同意的，”男爵微笑了。“现在上楼去吧，我得换身衣服去吃晚餐。”

埃德加走了，为这一时刻感到高兴。但是过不多久，心中那把锤子又开始敲起来了。他从昨天起已经大了好几岁；一个陌生的客人，猜疑，现在已经稳坐在他的幼稚的心胸中不再离去了。

他等着。这可是关键性的一次试验。他们一道进餐。九点了，然而母亲并没有打发他上床去。他变得不安了。她为什么偏偏今天让他在这儿呆这么久，而她，往常可是一板一眼的？难道男爵已经把他的愿望以及方才的谈话向她透露了不成？他突然感到后悔莫及，今天真不该一心一意地信任他，去追赶他。十点钟，他母亲突然站起身来同男爵告辞。真奇怪，男爵对她这么早就离去也丝毫没有惊讶的表示，也不象前几次那样挽留她。这孩子胸中的锤子越敲越剧烈了。

现在是真刀真枪的试验了。他也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没讲一个不字，跟着他母亲朝门口走去。到了门口，他猝然抬起眼睛。果然，就在这一秒钟内，他捉住了一道微笑的目光，它在他的脑袋顶上由她的眼里笔直地朝男爵射去，一道心领神会的目光，含有某种秘密的目光。这么说，男爵已经把他给出卖了。所以这么早就分手了，原来是为了今天哄哄他，让他放心，明天就

不会再妨碍他们了。

“流氓,”他咕哝了一声。

“你说什么?”母亲问。

“什么也没说,”这话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他现在也有了自己的秘密。它叫做憎恨,对他们两个的无比憎恨。

沉 默

埃德加的不安现已过去。他终于享受着一种一清二楚、毫不含混的感情:憎恨和公开的敌意。如今,由于他确切地知道了是自己在妨碍他们,因此,同他们呆在一起,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为一言难尽的极大乐趣。他其乐无穷地盘算着如何同他们捣乱,如何怀着敌意,竭尽全力对付他们。首先给男爵点颜色看看。翌日晨,男爵下楼,从旁走过时,亲切地打招呼说:“Servus①,埃迪!”埃德加头也不抬,稳坐在圈手椅中,哼了一个冷冰冰的“早”字。“妈妈下楼了吗?”埃德加看着报纸:“我不知道。”

男爵愣住了。怎么回事?“没睡好吧,埃迪?”往常一句俏皮话总能解围的。但是埃德加仅仅轻蔑地掷回一个“不”字,仍埋头读报。“蠢小子,”男爵喃喃自语着,耸了耸肩,走开去了。已经宣布处于敌对状态了。

埃德加对他的妈妈也是冷淡而有礼。她很不聪明地想打发他去网球场,被他冷静地拒绝了。他那噘起的、由于愤怒而轻轻弯曲的唇角上的微笑,表示他不再受人欺骗了。“我宁愿跟你们一起去散步,妈妈,”他假装亲切地说,一边盯着她的眼睛。这回

---

① 拉丁文:“你的仆人”,旧时贵族社交语言,表示请安之意。

答显然使她为难。她犹豫着，看来是在想主意。“在这儿等我，”她最后打定主意说，便去用早餐了。

埃德加等着。但他心中十分怀疑。如今，一种不安的直觉能从他们两人的每一句话里体会出某种秘密的、敌对的意图来。怀疑有时赋予他一种奇特的敏锐的洞察力去做出种种决断。埃德加不按照吩咐等在客厅里，而是到街上去站着，在那儿，他不仅可以把住大门，而且可以把住所有的门。他心中有什么东西使他预感到新的骗局。不过，他们再也不能甩掉他偷偷溜走了。他按照关于印第安人的书里学来的办法，躲在街上一堆木头后面。大约半个小时以后，他果真看到他母亲从旁门走了出来，手捧一束美丽的玫瑰，男爵，那个叛徒，跟在背后，这时，他只是满意地一笑。

看来他们两个简直高兴得忘乎所以了。仅仅为了他们的秘密，甩掉了他，他们轻松了，不是吗？他们有说有笑，正向林间的道路走去。

现在是时候了。埃德加不慌不忙地从木堆后面走出来，仿佛纯属巧遇。他非常非常镇静自若地朝他们走去，留出时间，留出许多时间，好看着他们惊慌失措而尽情取乐。这两个人惊呆了，交换了诧异不已的眼色。那孩子慢吞吞地，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朝他们走去，讥嘲的目光却一刻也不离开他们。“嘿，埃迪，你在这儿，我们在里面找过你了，”母亲终于开了腔。多么不要脸，睁着眼睛说瞎话，孩子心里想道。但是嘴唇紧闭着。它们把憎恨的秘密藏在了牙齿后面。

他们三个站着，犹豫不决。互相窥伺着。“我们走吧，”那个恼火的女人说，她束手无策，掐下了一朵美丽的玫瑰花。她的鼻翼周围又开始轻微地颤动了，这表明她正怒火中烧。埃德加站

住了，似乎这同他没有关系，仰望蓝天，等到他们走过去，随后他才迈步跟在他们背后。男爵还试了一回。"今天是网球赛，你以前看过没有？"埃德加只是轻蔑地瞧着他。他压根儿不再管理他，只是噘起嘴唇，象是要吹口哨。这就是他的答复。憎恨使他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这孩子不请自来，对他们两个真好似恶魔缠身。囚犯就是这样地走在看守后面，偷偷握紧拳头。这孩子其实什么也没有干，可是，他那窥伺的目光，饱含强忍住的泪水的眼睛，气鼓鼓的鬼样子，嘟嘟囔囔拒绝别人接近，这一切使他们一分钟更比一分钟难以忍受。"快些往前走，"母亲突然怒气冲冲地说，由于他一直在偷听，搅得她不得安宁。"别在我脚前跳舞，弄得我心烦！"埃德加听从了，但是他走了几步以后，总要转回身来，如果他们落在后头了，他就停下来等，并用他的目光在他们周围画圈，就象梅菲斯特变成了黑色卷毛狗围着浮士德博士转一样，把他们网进这个憎恨的火网里，使他们觉得自己被捉住了，再也无法逃脱。

他恶意的沉默象酸一样倒了他们的胃口，他的目光则败了他们谈话的兴头。男爵再不敢讲一句追求的话，他愤怒地感觉到这个女人又从他手里滑掉了，他曾费劲地煽起了她的激情，而现在由于惧怕这个麻烦而讨厌的孩子，她的激情又冷却了。他们一再想法说话，但始终谈不下去。末了，他们三人都默默无言、没精打采地在路上走着，只听到枝叶相碰的沙沙声，以及他们自己快快的脚步声。这孩子扼杀了他们的交谈。

现在他们三人都怀着愤怒的敌意。这个孤立无援的孩子怀着极大的乐趣感觉到，他们俩虽然一肚子怒火，但也无奈何他这个被人轻视的小人物，他等待着他们焦躁地恶狠狠地发作。他[illegible]眼睛，用嘲弄的目光掠过男爵强压怒火的脸。他看到，

男爵不得不咬紧牙关，不让骂人的话溜出口去，并克制自己，免得被她啐自己的脸。他还怀着恶魔的乐趣觉察到他母亲的肝火越来越旺，以及他们两个只盼着一有机会便向他扑来，撵走他，使他不能再为害。但是他没给他们提供机会，他怎样表示憎恨是花了好几个小时算计好了的，他不给人以可乘之隙。

“我们回去！”母亲突然说。她感到再也无法克制自己了，她得干点什么，在这样的精神折磨之下，至少要叫喊一声。“真遗憾，”埃德加心平气和地说，“多美啊！”

他们两个都觉察到这孩子在嘲弄他们。但是他们什么话也不敢说，这个暴君在两天之内可算是把自我克制学到家了。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泄露出这番话是尖刻的嘲讽。他们默默无言地走了漫长的路回到住处。当房间里只剩下母子俩时，她心中的怒火还在燃烧。她气冲冲地扔阳伞，扔手套。埃德加立即发现，她的神经紧张，心烦意乱，要求发泄，但是他要她来个大发作，便故意呆在她的房间里刺激她。她踱来踱去，复又坐下，用手指敲桌子，复又一跃而起。“瞧你的头发有多乱，这么邋遢还到处乱跑。这是在人家面前丢丑现眼。这样的年纪还不知道难为情？”这孩子没有回一句嘴便走过去梳头。这沉默，这固执而冷酷的沉默，还有因嘲讽而微微颤抖的嘴唇，简直使她发狂。她恨不得揍他一顿才解气。“回你的屋里去，”她对他吼道。她再也忍受不了他站在眼前了。埃德加微笑着走了。

瞧这两个，男爵和她，现在在他面前是多么胆战心惊，多么害怕相聚的每时每刻，害怕他的眼睛冷酷无情地把他们捕捉。他们越感到不愉快，他却越加兴高采烈，目光越加明亮，他的欢乐也越加是气势汹汹的挑衅。埃德加用孩子的全部残忍，几乎还是兽性的残忍，来折磨这两个人。男爵还能压制怒火，因为他一

直希望自己还能捉弄一回这个孩子。但是她，他的母亲，越来越丧失了自制能力。唯有对他吼几声，她才能轻松一下。"别玩叉子，"她在餐桌上骂他。"你是个没教养的野小子，根本不配同大人坐在一起。"埃德加始终只是微笑，微笑，脑袋还稍稍歪向一边。他懂得这种吼叫是绝望的表示，而她这样暴露自己，使他感到洋洋得意。他现在的目光非常冷静，就象是医生的那种目光。以前，他要惹她生气的时候，也许样子很凶，但是心中怀着憎恨时，能够学到很多法子，而且学得很快。现在他只是沉默，沉默，沉默，直到她在这沉默的压力下开始大声叹息。

他的母亲再也忍受不住了。现在，当他们进餐完毕，站起身来，而埃德加又要理所当然地跟随他们时，她突然发作了。她忘了一切顾忌，吐出了真情。她受不了他这样鬼鬼祟祟地跟着，恼怒得象一匹被蝇子弄苦了的马用后足直立起来。"你怎么老是象三岁小孩似的跟在我背后转？我不要你老呆在我身边。小孩子怎能老同大人在一起？这一点你给我记住！你自己去玩一个钟头。读点书，要末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让我安静一会儿！你这样跟着我转，这样一副讨厌的受气样子，弄得我心里烦死了。"

他终于把她的心里话掏出来了，她供认了！埃德加在微笑，相反，男爵和她现在显得很狼狈。她转过身去，正要走开，一边火自己不该向孩子泄露自己心里的不快。但埃德加却只是冷冷地说："爸爸不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到处乱逛。我答应过爸爸，一定小心，并且呆在你身边。"

他突出"爸爸"这个词，因为他上一回已经发觉，这个词具有某种作用，能使他们变得软弱无力。因此，他父亲一定也已经卷入到这件火热的秘密事情中去了。爸爸必定有某种能制服这两个人的神秘力量，只是他自己不知道是怎样的力量罢了，因为一

提到爸爸，就使他们害怕和不快。这一回他们也无言以对。他们投降了。母亲走在前面，男爵挨着她。埃德加跟在他们后面来了，但是他不再象一个仆人似的低三下四，而活象一个看守，冷酷，严厉，无情。他手握一条无形的郎当作响的铁链，他们要挣脱，但是砸不开。憎恨增强了孩子的力量，他，一个无知幼童，却比他们两个强大，因为秘密束缚住了他们的手脚。

撒谎者

时间紧迫。男爵呆不了几天了，必须抓紧利用。他们感到，同这个恼怒的孩子的顽固态度硬顶是毫无结果的，于是，他们采取了最后的，也是最卑劣的一招：逃跑，哪怕从这个暴君的统治下逃脱一、两个小时也好。

“把这两封挂号信送到邮局去，”母亲对埃德加说。他们站在前厅里，男爵在外面同一个出租马车夫说话。

埃德加怀疑地接过信来。他已经注意到，方才曾有一名侍者交给他母亲一封信。难道他们终于合谋对付我了吗？

他犹豫着。“你在哪儿等我？”

“这儿。”

“肯定吗？”

“肯定。”

“你可别走掉！你在这儿前厅里等到我回来，知道吗？”他由于怀着优越感，已经用命令的口吻同他母亲说话了。从前天起，发生了许多变化。

随后他拿着两封信走了。在门口他正撞上男爵。两天以来他头一回同他说话。

“我去发两封信。我妈妈等我回来。请您别先离开。”

男爵赶紧侧身让过去。“好，好，我们等着。”

埃德加一口气奔到邮局。他不得不等候。他前面的一位先生问了一大串无聊的问题。他终于办完手续，立刻拿着挂号邮件收据往回跑。他只赶上瞧见他母亲和男爵乘着出租马车从旁驶去。

他气愤得呆住了。他真想弯腰拣起一块石头向他们扔去。他们终于甩掉他逃走了，但是用了撒谎的办法，多卑劣，多下流！从昨天起他知道他母亲会撒谎。但是她竟会这样无耻，无视公开的诺言，这把他心中残存的信赖也给扯碎了。自从他看到，他曾经信以为真的话，原来只是些彩色气泡，膨胀起来，随后破裂，化为乌有，他不再理解这整个生活了。但是，这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可怕的秘密呢，竟然把成年人弄到这种地步，欺骗他，欺骗一个孩子，象罪犯似的偷偷溜掉？在他读过的书里，人们为了金钱、权力、王位才杀人和骗人。但是，这件事情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俩要干什么呢？他们为什么要躲开他？他们用无数谎言想要掩盖什么呢？他绞尽脑汁、苦苦思索。他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个秘密就是童年时代的门闩，拔开它，也就意味着成长了，终于，终于成为一个男子汉了。对，一定要懂得这个秘密！但是他方寸已乱。他们甩掉了他，使他怒火中烧，浓烟模糊了他的眼睛。

他跑到了外面的森林里，刚刚进入没有人会看到他的黑暗中，热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了。“撒谎的，狗东西，骗子，流氓！”——他非得把这些字眼大声喊出来不可，否则他会窒息的。这几天来，由于他同稚气作斗争，由于他幻想自己已经长大成人，因此，狂怒、焦躁、烦恼、新奇、束手无策和被人出卖，都被压制住了，如今炸开了他的胸膛，化为泪水。这是他童年时代最末一次哭泣，

最末一次大喊大哭，最末一次象女人似的用眼泪来求个痛快。在这失去控制的狂怒的时刻里，他把心中的一切都哭了出来，信赖、爱戴、信仰、尊敬——他的整个童年。

这孩子返回旅馆时，已成了另一个人。他镇定冷静，凡事三思而行。他先走进自己的房间，细心地洗脸和眼睛，不让他们两个看到泪痕并享受胜利的喜悦。随后打定主意准备同他们算账。耐心地，不慌不忙地等着。

当马车载着那两个逃亡者又停在旅馆门外时，前厅里宾客已相当不少了。几位先生在下棋，另几位在读报，太太们在聊天。他们中间曾文静地坐着一个有点苍白、目光颤颤的孩子。现在，他的母亲和男爵走进门来，猛一下见到他，不免稍有点难以为情，正要结结巴巴地把准备好在肚子里的托辞说出来时，只见他挺直身子、镇定自若地朝他们迎上去，挑战似的说道："男爵先生，我有话要对您讲。"

这一下男爵可尴尬了。他觉得自己象是被当场拿获似的。"好，好，待会儿，稍稍待会儿！"

但是埃德加提高了嗓门，尖锐而响亮地说得周围人人都能听见："不过我现在就想同您谈谈。您的行为卑鄙无耻。您骗了我。您明明知道我妈妈在等我，可是您……"

"埃德加！"母亲喊道，她把大家的目光都引到自己身上，并朝他冲去。

这孩子看到她想用叫喊声盖过自己所讲的话，便突然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我再次当着大家的面说一遍。您无耻地撒了谎，这是下流的，卑鄙的。"

男爵站着，脸色煞白，大家都目不转睛地瞧着，有几个人在

微笑。

母亲一把抓住这个激动得全身颤抖的孩子："马上回你的房间里去，否则我可要当着大家的面揍你了。"她声音都嘶哑了，口吃得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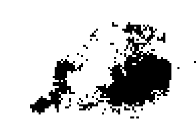
埃德加又镇静下来了。方才这么激动，他觉得很遗憾。他不满意自己，因为他本来打算冷冰冰地向男爵挑战；在最后一刹那间，他才变得怒不可遏。他镇静地、不慌不忙地转身向楼梯走去。

"请您原谅他的粗野无礼，男爵先生。他是个喜怒无常的孩子，这一点您是知道的，"她仍然结结巴巴，被周围盯着她瞧的人们有点幸灾乐祸的目光弄得不知所措。对她来说，世界上再没有比丑闻更可怕的了，她知道现在必须保持镇定。她没有立即逃之夭夭，而是先到门房那里问有没有信，还问了些无关紧要的事情，随后衣裙窸窣地上楼，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但是在她背后象留下一道船尾浪似的响起一片恼怒的窃窃私语声和压低了的洒笑声。

一路上她放慢了脚步。一遇上严重的情况她总是束手无策，并且本来就害怕这种冲突。她有过错，这一点她不能否认，因而她害怕这孩子的目光，害怕这使她无力而慌乱的新的、陌生的、如此奇特的目光。出于惧怕，她决心用温柔的态度去试一试。因为她知道，如果发生面对面的冲突，现在强者是这个孩子。

她轻轻扭动门把，推开房门。孩子坐在那儿，镇静，冷淡。他抬起来看着她的眼睛，毫无惧色，也没有一点好奇的表示。看来他胸有成竹。

"埃德加，"她开始尽可能以慈母的口吻说，"你想到哪儿去啦？我真替你害羞。你还是个孩子，怎能这样粗鲁无礼地对待一个大人！你赶紧去对男爵道歉。"



埃德加向窗外望去，嘴里的那个“不”字简直是对外面的树木讲的。

他的自信心开始使她感到诧异。

“埃德加，你怎么啦？你当真完全同以前不一样了？我完全认不出你来了。你以前是一个聪明、守规矩的孩子，样样事情都可以和你谈得通的。你突然变成了这样的态度，象是魔鬼附体似的。你为什么这样对待男爵？你原先可是非常喜欢他的呀。而他则始终那么喜爱你。”

“是的，因为他想认识你。”

这句话使她听了很尴尬。“胡说！你想些什么！你怎么能这样想？”

这时孩子恼火了。

“他是个骗子，一个伪君子。他所做的事情，都有自私的打算，手段卑劣。他想要认识你，他这才对我亲切友好，还答应送我一条狗。我不知道，他答应过你什么，他为什么要对你亲切友好，不过，他也想要你点什么，妈妈，肯定是这样的。否则他不会这样殷勤和友好。他是个坏人。他撒谎。你只要观察他一次就够了，他的目光始终是那么虚伪。噢，我恨他，这个卑鄙的满嘴谎言的家伙，这个流氓……”

“埃德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她不知所措了，不晓得怎么回答才好。她心里一动，觉得这孩子是对的。

“没错，他是个流氓，要劝我放弃这个看法是办不到的。你自己也必须看到这一点。他为什么害怕我？他为什么要避开我？因为他心里明白，我看透了他，我认出了他的嘴脸，这个流氓！”

“怎么能说这样的话，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她的头脑象是枯

竭了，唯有那没有血色的嘴唇启动着，结结巴巴地重复这两句话。她现在突然间开始感到十分害怕，而且不知道怕的是男爵还是这个孩子。

埃德加看到他的警告留下了印象、这吸引他进一步把她拉到自己一边来，使自己有一个同志，同仇敌忾地对付男爵。他温柔地向他母亲走去，抱住她，他的声音由于激动而变得象谄媚似的。

“妈妈，”他说，“你一定自己也发觉了他存心不良。他曾煽起你对我的恨，只是为了单独同你在一起。我不知道他对你许下过什么诺言。我只知道他是说话不算数的。你应当提防他。谁骗过一个人，也会骗其他人的。他是个坏人，不该相信他。”

这个声音，温柔，几乎浸在泪水里，好似发自她的内心。她心里本来就不安，这不安对她讲着同样的话，而且越来越有说服力。但是她羞于承认自己的孩子有理。于是就象许多人一样，用粗暴的话使自己摆脱由一种不寻常的感情所造成的窘迫。她挺直了身子。

“这种事情小孩子哪里懂得。你不该在这种事情上插嘴。你应该规规矩矩。别的少管。”

埃德加的脸又冷下来了。“随你的便，”他一步不让地说：“我可警告过你了。”

“这么说，你不想去道歉？”

“不。”

他们面对面僵在了那里。她感到这事关自己的威严。

“那末你就在这里吃饭。一个人。等你道了歉，再来跟我们同桌吃饭。我还要教你懂礼貌。在得到我允许以前，你不准离开房间一步。你听明白了吗？”

埃德加微微一笑。这种恶意的微笑仿佛已经同他的嘴唇长在一起了。他心里正在对自己发火。他真是蠢透了，心地又软下来了，还要警告她，这个撒谎的女人。

母亲衣裙窸窣地走出房门，没有再瞧他一眼。她害怕这双锐利的眼睛。自从她感觉到，他的眼睛睁着，而且恰恰对她说她不愿知道也不愿听的话，这孩子就变得叫她见了不愉快。使她心惊胆战的是，她看到一个内心的声音，她的良心，离开了她的躯壳，伪装成孩子，伪装成她的亲生儿子，围着她转，告诫她，嘲弄她。在这以前，这个孩子是附随着她的生活的，是一种装饰品，一种玩具，某种可亲可爱的东西，有时或者是一种累赘，但始终是在她的生活潮流中，以同样的节奏在流动的。如今，他头一回起而反抗，违抗她的意志。如今，她一想到自己的孩子，就怀有类似憎恨的感情。

尽管如此，当她现在，稍觉疲乏地下楼梯时，这孩子的声音却从她自己的胸中响了起来。"你应当提防他。"——这告诫声偏不让自己静下来。这时，她走过一面镜子，照亮了她，她询问似地朝镜子瞧去，越凑越近，直至镜子里的双唇启开，露出淡淡的微笑，随后又呈圆形，象是在说一个危险的字眼。那声音还一直在心中响着；但是，她高高地耸起肩膀，仿佛在把自己身上一切无形的顾虑抖落下来，并向镜子投去一道明亮的目光，提起裙子，走下楼去，那坚定的神态，活象一个把最后一枚金币丁当一声滚到了桌上的赌徒。

月 下 形 踪

侍者给埃德加把饭送进房间里来之后，便锁上了门。他背

后咔嗒一声响。这孩子勃然大怒，跳起身来。这显然是他母亲让干的，叫人把他象一头恶兽似的关起来。他顿生恶念。

“我被关在了此地，楼下呢，现在楼下在干什么？那两个人现在可能在商量些什么？现在终于要在那儿干秘密的事情了，难道我非错过了不成？噢，这个秘密呀，我在大人们中间时，不论在哪里，始终能隐隐约约感觉到它，他们夜里关上了门，把秘密埋藏在低声的谈话里，我要冷不防地走进去，几天以来，这个重大的秘密离我不远了，近在手边了，但是我始终还没能抓住它！为了抓住它，我什么法子没有用过呀！先前，我曾从爸爸的书桌里偷了书来读，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书里面全有，只是我读不懂。这个秘密上面一定贴着封条，揭掉了这封条，才找得到那秘密，或许在我身上，或许在别人身上。我问过女佣人，请她给我讲讲书里的这些段落，但是她放声笑了我一通。做个孩子，可真可怕呀，对什么都好奇，可又不能去问人，谁也问不得，在这些大人面前，总显得那么可笑，就象是个傻瓜，笨蛋。不过，我会知道这秘密的，我感觉到了，现在我快要知道它了。有一部分已经在我的手里了，我不全部掌握它决不罢休！”

他竖起耳朵听着有没有人来。窗外一阵微风吹过树木，把枝叶间月光呆板的镜面撞成千百滑稽可笑的碎片。

“那两个人打算干的不会是好事，否则他们不会用这样卑劣的谎言把我支使开去。没错，他们现在准在笑我，这两个该死的家伙，他们终于摆脱了我，但是，最后笑的将是我。我多蠢，让他们把我关在这儿，而不去盯牢他们，偷看他们的一举一动。我知道，大人们总很轻率，他们会暴露自己的。他们总以为我们还很小，一到夜里就睡觉，他们忘了孩子也会假装睡觉，一边偷听，忘了孩子也会装成傻瓜，其实非常聪明哩！不久前，我的姑妈生了

一个孩子，他们事先早就知道了，只是在我面前装成吃惊的样子，仿佛这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其实，我也早已知道了，因为在几个星期以前的一个晚上，我听到他们讲过这件事情，当时他们还以为我睡着了呢。这一回，我也要给他们来一个冷不防，这两个卑劣的家伙。要是我现在能够出门去侦察就好了，在他们自以为安全的时候，秘密地观察他们。我现在按铃不行吗？女招待听了铃声就会来开门，问我想要什么。我也可以敲门，可以打碎餐具，这样，他们也会来开门的。而我就可以趁机溜出去偷听他们了。不，我不这么干。不应该让任何人看到他们这样卑劣地对待我。我的自尊心不允许我这么干。我要明天报复他们。”

下面传来一个女人的笑声。埃德加一惊：这可能是他的母亲。她满可以笑他，讥嘲他，这个小子，他被锁在房间里了，毫无办法了，他让人讨厌的时候，可以把他象一堆湿衣裳似的扔在房间角落里。他小心翼翼地探身到窗外去。不是，不是她，是几个陌生的姑娘在取笑一个小伙子，开心得忘乎所以。

就在此刻，他发现窗户离地面原来并不很高。他刚发现，就产生了一个念头：跳出去，在他们自以为万无一失的时候去偷听他们。他为自己下了这样的决心而欣喜若狂。他感到，仿佛这样一来，童年时代了不起的、光芒闪耀的秘密已经掌握在他的手中了。“跳出去，跳出去，”这声音在他心中颤抖着。危险是不会有的。没有人走过，而他已经跳了下去。只有踩上鹅卵石的声音，很轻，没人听见。

在这两天内，偷听，窥伺，已经成为他生活的乐趣。当他蹑手蹑脚顺着旅馆潜行，小心翼翼地躲开灯火投出来的强烈反光时，他感到乐趣中又掺杂着一点微微的因害怕而引起的战栗。

他先是轻轻地将脸贴在玻璃上，望餐厅里瞧去。他们常坐的餐桌空着。他继续一扇窗一扇窗地往下侦察。他不敢走进旅馆，因为害怕自己会在过道上猝然撞见他们。可是哪儿也不见他们的人影。正在快绝望的时候，他瞥见从门里投出来两个人影——他往后一缩，蹲在黑暗里——，他的母亲同她那个如今是缺少不了的陪伴者出来了。这么说，他来得正是时候。他们在谈些什么？他听不清楚。他们小声说话，而树木间的风呼呼地太不安静。现在清晰地飘来一阵笑声，是他母亲的声音。他从来没有听她这样笑过，声音特别尖，象被人挠痒了刺激起来的神经质的笑声，使他觉得陌生，听了害怕。她在笑。这么说，不可能是什么危险的事，人家要瞒过他的，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非常的事情。埃德加有点失望了。

但是，他们为什么要离开旅馆呢？两个人在黑夜里要到哪儿去呢？天上的风鼓起巨翼飞掠而过，方才还是明月高照的夜空现在一片漆黑。无形的手扔来黑布，时而裹住了明月，于是夜沉沉，道路难见，继而明月又挣脱出来，重放光明。银辉似水，洒向大地。这光和影的戏嬉奥妙无穷，一如女人忽而袒露忽而遮羞似的具有刺激性。恰巧在此刻，大地又脱去衣裳，露出光洁的躯体，埃德加斜眼瞧见漫步在路上的两个，或者不如说是一个黑色身影，因为他们互相贴得那么紧，仿佛一种内心的恐惧把他们挤压在一起似的。但是他们，这两个人，现在上哪儿去呢？松树在低吟，林中传来忙碌的声息，好似阵亡英烈魂在掘洞。"我跟着他们，"埃德加想着，"风和树林在闹腾，他们不会听见我的脚步声的。"他们在下面宽阔、明亮的大路上徐徐走去，他在上面，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后面，从暗处跳到暗处。他坚毅顽强地紧随他们，感谢掩盖了他的脚步声的风，又咒骂它刮跑了他们的

话语。他要是能听到他们的一段谈话，肯定就能把秘密掌握在手里了。

那两个在下面走着，一点也没有察觉。单单呆在这无边无际的纷乱的黑夜里，他们就已感到幸福，内心越是兴奋激动，他们越发陶醉其中。他们丝毫没有察觉，在上面枝杈纵横的黑暗里，有人在步步紧跟，两只眼睛充满憎恨和好奇，象利爪似的用尽全力抓牢他们。

突然间他们站住了。埃德加也立即停下，紧贴在一棵树上。一阵剧烈的恐惧向他袭来。要是他们现在转身回去，并且比他先回到旅馆的话，要是他无法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而母亲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的话，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全功尽弃了，那他们就会知道他偷偷地在跟踪他们，而他再也别想从他们那里探听出秘密来了。但是那两个正在犹豫，显然意见不一。幸亏有月光，一举一动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男爵指着一条幽暗、狭窄的支路，向下通往山谷，那里的月亮不象此地大路上如宽阔的江流似的直泻下来，只是点点滴滴，极少的几道银光渗透过重重的阴影。"他为什么要到那下面去？"埃德加心里打了一个寒颤。他的母亲好象说了一个"不"字，但是他，另一个，却使劲怂恿她。埃德加可以从他的手势看出，他是在尽力说服。这孩子感到害怕。这个家伙想要他母亲干什么？他，这个流氓，为什么拚命想要拽她到黑暗里去？他突然联想到他的书本（他所知道的世界，便是这些书本里的世界），想到了月下的拐骗，黑暗里的犯罪。没错，他要谋杀她，因此他把他弄走，引诱她一个人到此地来。他该不该叫救命呢？杀人犯！这喊声已经到了他喉咙里了，但是他的嘴唇却是干的，没有发出声音来。由于紧张，他的神经全都绷紧了，他几乎站不住了，恐惧之下，他抓住了一个支撑

物——咔嚓一声，他手下一根树枝折断了。

那两个人吃了一惊，转过身来，直愣愣地望暗处瞧去。埃德加屏住呼吸，靠在树上，交臂抱胸，蜷缩小小的身子，蹲在黑影里。一片死寂。不过，看来他们确实吓了一跳。“我们回去吧，”他听见他母亲在说。可以听出她的嘴唇在哆嗦。男爵同意了，甚至连他也显然感到不安了。这两个紧贴着，慢慢地往回走去。他们内心的不安，使埃德加安然脱身。他贴着树根，连手带脚地爬到了森林的转弯处，双手全都划破出血了，他从那里拔腿飞奔，一直跑到旅馆，一越几级地跳上了楼，差点连气都喘不过来了。方才锁住他的钥匙幸亏还插在门外面，他一拧，冲进房里，一下子上了床。他不得不歇了几分钟，因为他的心狂乱地撞着他的胸口，就象钟舌敲着叮当作响的钟壁。

随后他才敢起来，倚在窗口，等待他们过来。时间真长哪！他们一定走得非常非常慢。他留神地从这周围一片漆黑的窗框里向外窥伺。现在他们徐缓地走过来了，月光洒在衣服上。在绿色月光下，他们的样子活象鬼怪，那甜蜜的恐惧又向他袭来，仿佛那人确实是一个谋杀犯，只是由于他在场，才使那十分可怕的事情未能发生。他清楚地看到了那两张石膏似发亮的脸。在他母亲的脸上，是一种欣喜若狂的表情，这是他从未见过的，那男的相反，恼怒地绷着脸。显然因为他的打算落了空。

他们已经离得很近了。到了旅馆门口，这两个身影才分开。他们会不会抬头往上瞧呢？没有，谁也没有往上瞧。“他们已经把我忘了，”男孩想道，怀着恶狠狠的敌意，怀着暗暗得意的胜利心情，“不过我没有忘记你们。你们一定在想，我早就睡了，甚而至于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是，你们会知道自己失算了。我要步步监视你们，直到从他，从那个流氓身上探出那个秘密来，

多可怕的秘密，弄得我睡不着觉。我要拆散你们的联盟。我不睡觉。”

那两个慢慢地走进大门。当他们一前一后走进去时，投下的黑影在地上蜿蜒了有一秒钟许，随后变成一条黑道消失在明亮的大门里。旅馆前的空地又在月光下闪亮，象白雪覆盖的一片草地。

袭 击

埃德加气喘吁吁地离开窗户。他恐惧不安。在他的生活中，还从来没有这样神秘莫测的事情离他这么近切。他那些书本是激动人心的、紧张惊险的世界，凶杀诈骗的世界，在他看来，始终只存在于童话里，梦里，以及不现实和不可能达到的地方。现在他仿佛突然陷入了这个可怖的世界，直接的接触使他的整个身心象发寒热似的颤抖着。这个家伙，这个神秘莫测、突然闯入她的安宁生活的家伙究竟是谁？他一直在寻找偏僻的地方，一直设法把他的母亲拖到黑暗的地方去，难道他当真是一个谋杀犯不成？可怕的事情看来就在眼前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明天，他一定得给他父亲写信或者发电报。但是，这可怕的、谜一般的坏事不可能现在就发生吗，不可能今天晚上就发生吗？在他的母亲还没有回到自己房间里来的时候，在她还同这个可恨的、捉摸不透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在里面的门和外面的、轻轻摇晃的裱糊门①之间是一个狭窄的隔间，并不比衣柜的容积大多少。他挤进这窄小的黑暗里

① 指与周围墙壁裱饰成同一格调的暗门。

去偷听他们在过道里的动静。因为他下决心一刻也不放过他们。现在是子夜前后，过道里空无一人，只亮着一盏灯，昏昏沉沉。

他觉得每一分钟都长得可怕。他终于听到小心翼翼走上楼来的脚步声。他屏息倾听。那不象进入自己房间时那样放开脚步急速行走，而是拖沓的、踌躇不前的、放得很慢的步子，象是在爬一个无穷障碍的陡坡。不时地停下来耳语一阵。埃德加紧张得直发抖。那末，是他们两个，他还一直同她在一起？耳语声离得太远了。但是，那脚步声，尽管还是那么犹犹豫豫的，却越来越近。现在他听到了男爵可恨的声音低低地、沙哑地说了些什么他不懂的话，接着便是他母亲的声音，急急忙忙地拒绝："不行，别在今天！不行。"

埃德加哆嗦着，他们越走越近了，他什么都能听到了。每向他走近一步，尽管很轻，却使他感到胸中一阵疼痛。随后，是那个可恶的家伙的声音，丑恶极了，这贪婪地追求着的、恶心的声音。

"您可不要这样残忍。今夜您多美啊！"另一个又说："不行，我不答应，我不能答应，您放开我，让我走！"

他母亲的声音里包含着恐惧，使这孩子吓了一跳。他要拿她怎样呢？她为什么害怕？他们越走越近了，现在一定就在他的门口了。他就站在他们后面，颤抖着，只有一层薄薄糊墙布挡着。现在近到连呼吸都听得到了。

"您来吧，马蒂尔德，您来吧！"他现在又听到他母亲在喘息，现在更软弱了，无力地在拒却。

但这是怎么回事呢？他们在黑暗里继续走去。他母亲没有进自己的房间，而是从旁走了过去！他把她拖到哪儿去呢？她为什么不再说话？是他塞了一个布团在她嘴里，还是他扼住了

她的喉咙？

这些念头使他发了狂。他用颤抖的手把门推开一条缝。现在他看见了黑暗的过道里那两个人。男爵一条胳膊搂着他母亲的腰，扶着看来已经让步的她轻轻向前走去。他现在停在了自己的房门前。“他要把她拽走，”这孩子被吓住了，“现在他要干那可怕的事情了。”

他猛地一颤，拉开门，冲出去，直扑他们两个。他母亲突然发觉黑暗里有什么东西向她冲来，惊呼一声，眼看软瘫了下去，但被男爵使劲扶住了。就在这一瞬间，男爵感到脸上被一只黑黝黝的小拳头揍了一下，他的嘴唇狠狠地撞在了牙齿上，还有什么东西，象爪子似的抓住了他的身体。他松开了那个吓得魂飞魄散的女人，那女人立即溜走了。男爵不知道他抵挡的是谁，盲目地挥拳还击。

那孩子知道自己是弱者，但是他并不让步。他久久盼望的时刻终于，终于到来了，他要拚命摆脱被出卖的爱，发泄积聚在心头的恨。他挥动小小的拳头，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打去，抿紧了嘴唇，愤怒得发了狂，完全失去了理智。男爵此刻也已经认出了他，并且恨死了这个几天来一再败了他的兴头、破坏这场赌博的暗探；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狠狠回击。埃德加被揍得直哼哼，但不松手，也不呼救。他们在午夜的过道里闷声不响地恶斗了一分钟之久。男爵慢慢觉得同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打架实在可笑，便一把抓住他，想把他甩出去。那孩子现在感到气力不支，并意识到自己马上要被打败，要挨揍了，他狂怒之下，一口咬住正要抓他后项的那只有力的大手。被咬的那个不自觉地发出了一声低沉的叫喊，并松了手——那孩子利用这一瞬间，逃进自己的房间，上了门闩。

这场午夜斗殴只持续了一分钟。左右无人听到。到处一片寂静，到处都在沉睡中。男爵用手帕擦着流血的手，不安地在黑暗里听听有无动静。没人在偷听。只有上方闪烁着仅剩的一盏不安的灯——他感得，这灯正在嘲笑他。

暴 风 雨

“是一场梦，一场危险的恶梦？”次日早晨埃德加这样问自己，他头发蓬乱，刚昏头昏脑地从恐惧中醒来。头脑嗡嗡作响，关节发木，他低头一看，吃了一惊，原来他连衣服都没脱。他一跃而起，踉踉跄跄地走到镜子前，吓得直往后退，因为他看到了自己苍白的、扭歪了的脸，额头上有一道红肿的血痕。他费力地集中思想，回忆昨夜的一切：在过道上的斗殴，逃回房里，随后，全身发烧，颤抖不止，并随时准备逃跑，便和衣倒在了床上。他准是在床上睡着了，一交跌进了这迷迷糊糊的睡梦里，随后这一切又在梦中重演了一遍，只是变了样，变得更加可怕，带着一股刚流出来的鲜血的潮味。

下面传来了踏在鹅卵石上沙沙的脚步声，人声象无形的鸟儿飞到了楼上，阳光已经深深地照进了房间里。准是快到中午了，他怯生生地看钟，时针指着午夜时分，昨天他太紧张，忘记上弦了。由于不知道时间，他更不安了，对于昨夜发生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更感到稀里糊涂了。他赶紧收拾整理，然后下楼，心中忐忑不安，暗暗感到内疚。

在餐厅里，他母亲独自一人坐在惯常坐的那张桌旁。埃德加松了一口气，他的仇敌不在，他用不着瞧昨天气愤之下挥拳打过的那张可憎的脸。可是，当他走到桌子旁边的时候，却感到不

安了："早安，"他问候道。

他母亲没有答理。她连一眼都没瞧他，而是奇怪地两眼发直，凝视远处的田野。她的脸色非常苍白，眼睛周围有淡淡的一圈晕，鼻翼神经质地颤动着，透露了她内心的激动。埃德加抿紧嘴唇。这种沉默使得他不知所措。他弄不清是不是自己昨天把男爵打坏了，也弄不清她究竟知不知道夜里的那场斗殴。他苦于弄不清一个究竟。可她的脸又是那么铁板，他根本不敢抬头瞧她，生怕那双低垂的眼睛会突然从垂下的眼皮底下跳出来，将他一把攫住。他变得静悄悄的，不敢出一点声响，小心翼翼地把杯子端起来又放下去，偷眼瞧他母亲非常神经质地摆弄着匙子的手指，那弯曲的形状似乎泄露了她内心的愤怒。他就这样坐了一刻钟之久，压抑得喘不过气，一边在期待着什么，但又期待不到。哪怕说一句话就可以把他从这种困境中解救出来了，但她一句话也不说。这时，他母亲站起身来，仍然象是没发现他就在眼前似的，他简直不知所措了：是一个人继续坐在这儿呢，还是跟她走呢？最后，他还是站了起来，忍声吞气地跟她走去，由于她始终存心装着看不见他，他觉得这样跟在她屁股后面实在丢人。他的脚步越放越小，落在她后面越来越远，而她呢，根本就不管他，只顾自己走进房间里去。埃德加终于走到房门口时，吃了一个闭门羹。

怎么回事？他可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昨天他身上的自信心已经消失。难道他昨天的袭击竟是干了桩错事吗？她是在准备惩罚他呢，还是又要羞辱他呢？一定会有什么名堂的，他感觉到了，马上就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好似暴风雨即将来临前的闷热天气，好似充了电的两极之间的电压，终将爆发出闪电来。这种预感象一个包袱，他扛着

它，拖着沉甸甸的脚步，孤单单地在房门口来来回回走了四个小时，直到这无形的重负折断了他那细细的孩子的脊梁，当他到桌旁去进午餐时，他已经完全变得低声下气了。

"日安，"他又说道。他一定要打破这沉默，这可怕地威胁着他的、象乌云似的悬在他头上的沉默。

母亲还是不答理，还是不瞧他。现在埃德加感觉到一股冷静地强压住的怒火，这是他有生以来还没有领教过的，使他产生了一种新的畏惧心理。到现在为止，她吵架骂人都只是神经质的一阵发作，而不是真正动感情的发怒，而且总是很快平息下去，并露出一丝微笑。但是这一次他觉察到，他从她的深心底下挖掘出了一种狂暴的感情，并且害怕这种象一不留神召唤来的妖魔似的狂暴的力。他几乎咽不下食物去。在他的喉咙里冒出了什么干巴巴的东西，快要把他憋死了。这一切他母亲仿佛一点也没有察觉。只是在她站起身来的时候，才象偶然地转过身来对他说："上楼来，埃德加，我有话对你讲。"

那口吻并不咄咄逼人，但却是冰冷冰冷的，使埃德加感到这些话使他不寒而栗，仿佛有人突然把一条铁链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他的倔强劲被踩在脚下，踏了个粉碎。他象一条挨了揍的狗，默默地跟她上楼，进入房间里。

她沉默了几分钟，延长折磨他的时间。在这几分钟内，他听到时钟滴答地响，外面一个孩子在笑，他自己的心在捶打胸膛。但是，她心里一定也非常不安，因为在她终于开口对他说话的时候，仍然不看着他，而是转过了身去。

"我不想再谈你昨天的行为。这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一想起来就感到羞愧。你是自作自受。我现在只想告诉你，这是最后一次让你同大人在一起。我方才给你爸爸写了封信，今后

要末给你请一位家庭教师，要末送你进寄宿学校去学习规矩礼貌。我也不必再为你生气了。"

埃德加低头站着。他听出来这只是一个引子，一种威胁，并镇静地等着她转到正题上去。

"你现在马上给男爵道歉。"

埃德加一耸肩，但是她不让他打断自己的话。

"男爵今天已经动身走了，你给他写一封信，我来口授。"

埃德加又扭了一下身子，但是他的母亲非常坚决。

"不要顶嘴。这儿是纸和墨水，你坐下来。"

埃德加抬起头来。她的目光十分坚决，表明她下定了决心，不可动摇。他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他母亲是这个样子，如此严厉，如此镇定。一阵恐惧向他袭来。他坐下来，拿起笔，但是低着头，脸冲着桌面。"上面写日期。写完了吗？抬头空一行！就这样。尊敬的男爵先生！惊叹号。再空一行。我方才遗憾地获悉——完了吗？——遗憾地获悉，您已经离开了塞默林——塞默林是两个"m"——，因此我不得不写信告诉您我个人本来打算做的事情，那就是——写快点，不必讲究书法！——请您原谅我昨天的行为。正如我妈妈对您讲过的那样，我重病之后正在恢复健康，非常容易动怒。因此我看到的事情经常是被夸大了的，事后马上就感到悔恨……"

弯在桌上的脊背一下子挺直了。埃德加转过身来，他的固执违抗的劲头又恢复了。

"这个我不写，这不是事实！"

"埃德加！"

她用声音来威胁。

"这不是事实。我做的事情没有要后悔的。我也没有做过

坏事，要我去道歉。我只是听到你呼救以后来救你的！”

她的嘴唇变得没了血色，鼻翼鼓起。

“我哪里呼救过？你疯了！”

埃德加火了。他一下子跳了起来。

“没错，你呼救了，在外面过道里，昨天夜里，他抓住你的时候。你喊过：您放开我，让我走！你叫得那么响，我在房间里都听见了。”

“你说谎，我没同男爵在这儿过道里呆过。他只是陪我到楼梯口……”

埃德加一听这明目张胆的谎言不禁愣住了，话也说不出来了，只是瞪着眼睛瞧她。

“你……没在……过道里？他……他没有拦住你？没有强行拥抱你？”

她笑了。一声单调的冷笑。

“你做了一场梦。”

这孩子可受不了了。他现在已经知道，大人都会骗人，他们会厚着脸皮推托，钻孔子撒谎，狡猾地把话说得含含糊糊。但是这样厚颜无耻、若无其事地当面否认使他气愤得发狂了。

“那末，这条伤痕也是梦里做出来的？”

“谁知道你同哪个打架了？我不需要同你商量，你必须服从，不谈这些了。你坐下来写！”

她脸色煞白，用尽最后的力量来控制内心的紧张。

但是在埃德加身上有什么东西破灭了，信仰的最后的火苗熄灭了。竟然可以象用脚踩灭燃着的火柴那样简单地来抹煞事实，这个他可是接受不了。在心中就象结了一块冰，他说的话也全变得尖刻恶毒、极不冷静。

“难道这些都是我在做梦？过道里的事情和这道伤痕？昨天你们两个月光下在那儿散步，他要领你走那条下山的路，这或许也是我在做梦？你以为我会象一个小孩子似的被你关在房间里！不，我不象你想象的那么蠢！我并不无知。”

他狂妄地盯着她的面孔，使她无力看她自己的孩子的脸，这张近在眼前、由于憎恨而扭歪了的脸。她勃然大怒。

“写下去，你马上给我写下去，要不……”

“要不怎样……？”他的腔调这时已经变成挑战似的狂妄无礼了。

“要不我就象揍小孩子似的把你揍一顿。”

埃德加走近一步，恶意地嘲笑着。她顺手给了他一个耳光。埃德加大叫一声。他耳里嗡嗡直响，眼里金星直冒，象一个伸手乱抓的快淹死的人那样，他盲目地挥拳还击。他感觉到自己打在了软绵绵的地方，这一下打在了脸上，并听到一声叫喊……

这声叫喊使他清醒过来。他突然看到了自己，并且意识到事情了不得，他打了自己的母亲。他顿时感到害怕、羞愧、惊愕，感到必须马上离开，钻到地下去，离开，离开，只要不呆在这双眼睛底下。他冲出门，奔下楼梯，穿过屋子到了街上，快跑，快跑，仿佛后面有一群狂叫的猎犬在追他。

初次开窍

他跑出很远去以后，终于在路边停了下来。他不得不靠在一棵树上，害怕，激动，四肢抖得那么厉害，胸膛起伏，大口大口地喘气。对自己所干事情的恐惧也已经追上来了，掐住了他的脖子，摇得他象发烧似的来回直晃。他现在该怎么办？往哪儿

逃？因为他现在在附近的森林里，在离他住的旅馆只有一刻钟路程的地方，就已经感到了孤寂。自从他孤立无援的时候起，仿佛一切都变了样，变得更加敌对、更加恶狠狠的。昨天还象兄弟般亲切地在他周围沙沙作响的树木，一下子聚成黑压压的一团，咄咄逼人。在他前面的一切，又将不熟悉和不习惯到怎样的程度呢？孤零零一个人面对这座生疏的大森林，使这个孩子头晕眼花。不成，这种现实他还承受不了，还不能独自去承受。那末，他该逃到谁那儿去呢？他害怕自己的父亲，他太容易激动，难以接近，并且会马上把他送回去的。他不愿回去，宁可走进这个不熟悉的危险的陌生世界里去；他感到，倘若见到他母亲的脸而不联想到自己曾经打过一拳，他似乎已经办不到了。

他猛然想起了自己的祖母，想起了这位善良、慈祥的老太太，从小就娇惯他，当他在家里眼看要受罚或者受冤屈时，总是护着他。他要躲到巴登她的家里去，直到怒火平息下去，再由那儿写信给他的父母，陪礼道歉。在这一刻钟的时间内，仅仅由于想到自己只身孤影而又毫无经验地站在这人世间，他就已经十分垂头丧气了，因此咒骂自己的高傲，由一个陌生人用谎言灌输进他的血液里去的愚不可及的高傲。他什么也不想当了，只想象从前那样当个孩子，听话，忍耐，一点也不自负，而他现在感觉到了自负过分是多么可笑。

但是怎么才能到巴登呢？怎么飞过这几小时的路程呢？他赶紧去摸随手带着的小皮钱包。上帝保佑，他的生日礼物，那块二十克朗的金币还在闪光。他从来下不了决心花掉它。但是几乎天天都要看看它在不在，看着它心里就高兴，感到自己很富有，随后怀着温柔的感激之情用手帕擦亮这枚金币，一直擦到它象一个小太阳似的金光熠熠。但是，这够吗？这个突如其来的

念头使他心里直打鼓。他有生以来经常乘火车，可是从来没有想过要付多少钱，换句话说，要多大花费，一克朗还是一百克朗。他第一次感觉到在生活中有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事情，他周围的许多东西，都被赋予特有的价值，特殊的重量。他现在感到，一个小时之前还自以为无所不晓的他，以前漫不经心地忽略掉了成千上万的秘密和问题，并且因为自己知识贫乏，刚迈上生活的第一个台阶就绊跌一跤而羞惭万分。他不稳的脚步越迈越迟疑，越迈越小，终于来到了火车站。过去他经常幻想这么一次逃跑，打算到人世间去闯一闯，当上个皇帝或者国王，士兵或者诗人，现在他却犹豫不决地瞧着这所明亮的小房子，只想着一件事：要到他祖母那儿去，这二十克朗究竟够不够。铁轨闪亮，伸向远方，车站荒凉，空空荡荡。埃德加怯生生地蹑手蹑脚走到售票处前，为了不让旁人听见，他悄悄地问道，去巴登的车票多少钱一张。昏暗的窗洞里一张惊讶的脸往外瞧着，眼镜后面的两只眼睛对着这个畏畏缩缩的孩子在微笑。

"一张全票吗？"

"是，"埃德加好不容易吐出这一个字来。没有丝毫骄傲的口气，有的只是害怕，害怕票价太贵。

"六克朗！"

"一张！"

他宽慰地把心爱的、闪光的钱币推进去，找回的钱丁当作响，埃德加一下子又感到自己富极了，现在他手里有了这张给他自由的褐色的硬纸片，口袋里是银币的压低了的音乐声。

火车要过二十分钟才到，这是火车时刻表教给他的。埃德加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月台上站着几个人，无所事事也无所用心。但是，这个心中忐忑不安的孩子却以为人家都在瞧他，都在

奇怪，怎么这样年纪的一个孩子就一个人乘火车出门了；他一个劲地往角落里退缩，仿佛他的额头上可以看到犯罪逃亡的字样。终于头一次从远处传来了火车的吼声，随后轰轰隆隆地驶近来了，他舒了口气。火车，将带他进入人世间的火车。上车时他才发现，他买的是三等车厢的票。以前，他总是乘坐头等车厢的。他感到了某种变化，他所遇到的事情同以往的有千差万别。他邻座的乘客都不同于往常。他对面是几个意大利工人，手粗，嗓门也粗，拿着铁锹铁铲，模糊的、郁郁寡欢的眼睛直视前方。他们显然在铁路上干了很累的活，因为他们中间有几个很累，尽管列车嘎拉嘎拉地行进，却仍靠在坚硬、肮脏的木把上张着嘴睡觉了。他们干活挣钱，埃德加想，但是挣多少，他还没法想得出来；他又体会到，钱不是总能有的东西，而一定要通过什么办法挣到手的。现在他第一次意识到，他过去不言而喻地居住在一个舒适的环境中，他的生活的左右是深渊，下面是他的目力永远不能穷尽的黑暗。他头一回隐隐约约地感到存在着职业和命运，以及在他的生活的周围有无数的秘密，近在咫尺，却从未被注意过。埃德加在他只身独处的这一个小时里学到了许多，他开始从这狭窄的车厢里通过窗户看到了四野的许多事物。从他那模糊的恐惧中开始暗暗地绽开出什么来，还不是幸福，但已是对生活的多样的惊异。他逃出了每秒钟都感到的害怕和胆怯，可是独立行动还是头一回，他体验到了过去忽略掉的现实中的某些东西。以前世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秘密，现在，他头一回成为他的母亲和父亲的难解的秘密。他往窗外观望的目光也不同了。他觉得自己仿佛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仿佛蒙住事物的纱幕已经落下，而今，各种事物让他看到了它们的内在目的，看到了它们的活动的神秘的经络。房屋象被风拽走似的从旁飞过，他情不

自禁地想到了房屋里住的人，想着他们是富是穷，是幸福还是不幸，他们是否也同他一样渴望知道一切，那里的孩子是否也玩他以前玩过的东西。手执招展的小旗站在铁道旁的守路员，在他眼里头一回不再象以往那样是些分散在各处的玩偶，是无生命的玩具，是随随便便碰巧放在那儿的什么东西，他懂得了，这是他们的命运，是他们同生活的斗争。车轮越转越快。火车驶出盘旋山路下到谷底，群山越来越平缓，越来越远，已是平原了。他再一次回首，群山已成绿色多荫，遥远，遥远，他觉得，仿佛在群山消融于雾天中的地方，躺卧着他的童年。

令人纷乱的黑暗

但是，到了巴登，列车停下，埃德加一人站在已经亮灯的月台上，红绿信号灯在远处闪烁，此时，眼前五光十色的景象猝然使他产生了对将临的夜的畏惧。白天他还心里踏实，因为四周有人，可以休息，坐在长凳上，或者站在商店前看橱窗。可是，现在人们四散回家了，各有自己的床铺，谈完天，然后过一个安稳的夜，而他，负疚思过，独自一人，四处徘徊在这陌生的孤寂中，这他怎么承受得了。呵，只愿马上有一个栖身处，一分钟也不再在这陌生、空荡的天底下呆着了——这是他唯一明确感觉到的。

他快步走上自己熟识的路，左右两旁一概不顾，终于到了他祖母居住的别墅前。房屋坐落在一条宽阔的大街旁，但不是一眼就能看到的，而是在一所精心培植的花园的藤蔓后面，绿烟后一片光泽，一所白色的古旧宜人的房屋。埃德加在铁栏杆外象一个陌生人似的往里窥探。里面没有动静，窗户紧闭，显然主人和客人都在后花园里。他已经摸到了冰凉的门把，奇怪的事情

发生了，两个小时以来他那么轻松、那么理所当然地想过的事情，他顿时间觉得是不可能的。他怎么进去呢？怎么问候他们？怎么承受和回答他们的问话呢？他不得不叙说自己如何偷偷离开他母亲逃走的这一时刻，他怎么忍受呢？怎么解说他干的那桩难以置信的事情呢，这连他自己都已经搞不清楚了！这时里面打开了一扇门。一种没头没脑的惧怕心理突然向他袭来，会有人来了，他赶紧跑开去，自己也不知道去哪里。

到了公园的门，他停住了脚步，因为他看到那里一片漆黑，估计不会有人。他也许能在那儿坐定下来，终于、终于能静静思考，休息，弄明白自己的命运。他怯生生地走进去。前方有几盏路灯，使鲜嫩的树叶呈现鬼火似的水汪汪的透明的绿色光泽；但是尽后面，在翻过一个小丘的地方，在提前降临的春夜的纷乱的黑暗里，那里的一切象昏沉沉、黑魆魆、正在蠢动的一堆东西。路灯照明范围内有几个人坐着聊天或阅读，埃德加羞答答地从他们身旁溜过去，他想一个人呆着。但是，小丘上没有灯光照明的小径上多荫的黑暗里也不安静。那里也充满着轻轻的、鬼鬼祟祟的话语声和树叶飘落声，夹杂着在柔顺的树叶间的风的呼吸、远处脚步的拖沓声、压低了嗓门的耳语，以及可能是由人、动物、未熟睡的自然同时发出的耽于情欲的、叹息连连、害怕地呻吟的声响。这是一种危险的不宁静，在此地有声有息，但又是隐伏着的、藏匿着的、谜一般令人害怕的，还有林中地下的挖掘声，这也许仅仅同春天的到来有关，但是这个走投无路的孩子却心悸万分。

他钻进这深渊般的黑暗里，紧贴在一条长凳上，试图考虑到家后怎么说法。但是千头万绪，他还来不及抓住，就滑跑了，他一直只是违心所愿地不得不倾听着，倾听着低沉的声响，那神秘

的黑暗之声。这黑暗多么可怕，多么令人纷乱，却又多么神秘美妙啊！是动物还是人，或者只是把所有这些沙沙、瑟瑟、营营、呼呼的声响编织在一起的风的幽灵般的手呢？他倾听着。这是风，不安地由树木间潜过，但是——现在他清楚地看到——也有人，搂抱在一起的情侣，他们是从下面，从明亮的城里来到此地，以他们谜一般的存在来活跃这黑暗。他们想来干什么呢？他不能理解。他们互相不说话，因为他听不到声音，只听到不安地在鹅卵石上沙沙响的脚步声，他见到林中的稀疏处或此或彼有他们的身形象幻影似的飘忽而过，但始终缠绵地合二而一，一如他那天所见到的她母亲同男爵的情状。这末说，这个秘密，这个很大的、使人眼花缭乱的、灾难性的秘密此地也有。这时他听到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也是一声压低了的笑声。他害怕走近过来的人会发现他，便缩到了黑暗深处去。但是那两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摸索着道路走上来的人看不见他。他们偎依着从旁走过，埃德加正松了一口气，他们的脚步突然停下了，就在他的长凳前。他们的脸贴在一起，埃德加看不真切，只听到女的嘴里叹息一声，男的呐呐地说了些热烈、虚妄的话，某种令人窒息的预感渗入他的害怕心理，带来一阵激起情欲的战栗。他们就这样停留了一分钟，随后鹅卵石又在他们继续蹓跶的脚下沙沙作响，不久就消失在了黑暗中。

埃德加浑身打战。现在血液又回到他的血管里，比先前更热更暖。他顿时感到孤单单一人在这令人纷乱的黑暗里无法忍受，他自发地产生了种种需要，需要亲切的声音、拥抱、明亮的房间、他所爱的人。他仿佛觉得这纷乱的夜的纷乱的黑暗全都降到了他的心中，炸碎了他的胸膛。他一跃而起。一心只想回家，回家，回到不论是哪儿的家里去，呆在温暖的、明亮的房间里，同

别人在一起，不论如何相处。他们将会拿他怎么样呢？自从他体验了这黑暗以及孤寂时的害怕以来，打他也罢，骂他也罢，他都不再害怕了。

他被推着前进，自己毫无感觉，突然又站在了别墅前，手又摸到了冰凉的门把。他看到，通明的窗户透过绿荫在闪耀，他想见了每扇明亮的玻璃窗后熟悉的房间和人。这种近在眼前的感觉已经使他幸福，这最初的、安抚着他的感觉，他贴近那些人了，他知道自己为他们所爱。如果说他还在犹豫的话，那也只是为了更深切地享受这种预感。

他背后喊起一声刺耳的尖叫：

"埃德加，他在这儿！"

他祖母的女仆看见了他，向他扑来，抓住他的手。里面有人打开了门，一条狗叫着朝他跳来，人们拿着灯从屋里出来，他听到欢呼和惊讶的声音在喊，叫喊声和脚步声欢乐地乱作一团，越来越近了，他看到身影了。头一个是他的祖母，张开臂膀，她后面——他以为在做梦——是他的母亲。他自己，哭红了眼睛，颤抖，胆怯，也设身在这过分激昂的感情的热烈爆发之中，不知该做什么，该说什么，甚至不清楚自己的感受是什么，是害怕还是幸福。

最后的梦

事情是这样的：人家在这里寻找他、等待他已经很久了。他的母亲，尽管愤怒已极，一见这个激动的孩子发狂似的跑了，也吓坏了，便派人在塞默林到处找他。一位先生传来了消息，说是临近三点钟在火车站售票处见到过这个孩子，当时紧张极了，

作了种种坏的猜测。接着，很快在火车站打听到，埃德加买了一张去巴登的火车票，她毫不迟疑，立即搭火车追去。拍到巴登以及维也纳他父亲那里的电报比她先到，两处都十分紧张，两个小时以来，动用了各种手段寻找这个逃跑的孩子。

如今她们紧紧地、但不是狠狠地抓住他。在一种压抑的胜利气氛中，他被领到房间里；但是，他觉得真奇怪，他们对他的严厉指责，他全无知觉，因为他在他们的眼睛里只看到欢乐和爱。甚至这种表面文章，这种假装出来的恼怒，也转瞬即过。随后，他祖母又流泪满面地拥抱他，没人再谈他的过错，他感到周围只有无微不至的关切。女仆替他脱下外套，换上一件更暖和的。祖母问他饿不饿，想要什么，旁人也都温柔体贴地围住他，连连问他，但她们马上发现他很拘束，便住了嘴。他快活地感到这种一度如此受到鄙视、却又必需的感情；他又完全成了孩子了，他对最近几天的自负感到羞惭，竟把这好端端的生活去换个人孤寂的骗人的乐趣。

隔壁电话铃响了。他听到他母亲的声音，听到了几个字："埃德加……回来了……来吧……下一趟车"，并且很惊讶，她没有对他发作，只是用奇怪地收敛的目光瞧着他。他心里越来越后悔了，他恨不能避开他祖母和姑妈的细心照料，走到隔壁房间里去请求她原谅，单独一人，毕恭毕敬地告诉她，他要重新变成一个孩子，听她的话。但是，当他轻轻站起来的时候，他祖母有点吃惊地说：

"你要到哪里去？"

他难为情地站着。她们一见他有动静就替他害怕。他已经把她们吓坏了，所以她们现在怕他又要逃跑。怎么能使她们明白，对于这样的逃跑，再没有别人比我更感到后悔了。

餐桌铺好，给他端来了赶着做好的晚餐。祖母坐在他身边，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她、姑妈和女仆默默地围住了他，他感到这种温暖使他心安。只是他母亲不到房里来，使他惘然。要是她能感到他是多么恭顺的话，她一定会来的！

外面哒哒地驶来了一辆汽车，停在了屋前。其他的人全都吓了一跳，使得埃德加也不安了。祖母走出去，人声在黑暗中此起彼落，他立即知道是他父亲来了。埃德加胆怯地发现他现在又一个人站在房间里了，甚至一个人呆上这么一会儿工夫，也使他不知所措。他父亲很严厉，是唯一使他真正畏惧的人。埃德加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他父亲看来很激动，说话声音很大，很恼火。这中间夹杂着他祖母和母亲的声音，在劝他，显然要他态度温和一些。但是他的声音仍然严厉，象他的脚步声一样，他走近来了，越来越近了，已经到了隔壁房间，到了门口，现在房门被打开了。

他父亲走进来，神经质地，看来当真发火了。他身材魁梧，在他面前，埃德加现在感到自己十分渺小。

“你这小子，你怎么想到要逃跑的？你怎能这样吓唬你的母亲？”

他说话气冲冲的，两手乱比划。现在母亲放轻了脚步在他后面走了进来。她脸色阴沉。

埃德加不回答。他感到必须说明自己有理；但是，人家欺骗他和打他的事情该怎么说呢？他父亲会理解吗？

“怎么，你不会说话了？怎么回事？你可以慢慢说！是冤屈了你吗？逃走总得有个理由！有谁伤害了你吗？”埃德加犹豫了。回忆又使他的怒火升上来了，他已经想诉说了。这时他见到——他的心顿时停止了跳动——他母亲在他父亲背后做了一

个特别的动作。他先不明白这个动作的意思。但是现在她瞧着他，在她的眼睛里流露出了哀求。她轻轻地，非常轻地把手指举到嘴边，暗示他沉默。

此刻，这孩子觉得一股暖流流遍全身，一种莫大的幸福感。他懂了，她要他保守秘密，他的孩子的小嘴一张，决定了某种命运。她信任他，这使他骄傲极了，全身心都沸腾起来。他突然产生了一种牺牲精神，下决心更加夸大自己的过错，以此表明，他多么可靠，多么象是一个大人了。他振作精神说：

“不，不，……没有别的原因。妈妈对我非常好，但是我不听话，做了不规矩的事……所以……所以我逃走了，因为我害怕。”

他父亲不知所措地瞧着他。他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料到他会这么说。他的怒火消了。

“好吧，要是你后悔了，那就好嘛！我今天不再谈这件事了。我相信你下一回就会自己好好考虑的。这样的事情别再干了。”

他站住了，瞧着他。他的声音现在温和了一些。

“你的脸色真苍白。不过我看你又长高了。我希望你今后别再干这种小孩子事情了；你已经不再是个孩子了，应该有头脑了！”

在这段时间里，埃德加只瞧着他的母亲。他觉得她的眼睛在闪烁。只是灯火的反光吗？不，她眼里湿亮湿亮的，嘴边挂着一丝微笑，在感激他。他们现在送他去上床睡觉，留下他一个人，但他并不因此而悲伤。他有那么多事情要回味，那么多丰富多采的事情。几日来所有的痛苦消失在对他这首次经历的莫大感受之中，他觉得自己被一种神秘的对未来秘密的预感所陶醉。外面是昏黑的夜，树木在黑暗中沙沙作响，但是他不再心悸。自从他懂得了生活是如何丰富以来，他对生活的厌烦已经

全数消失。他仿佛今天才第一次赤裸裸地看到了现实，它不再为童年时代千百种谎言所遮掩，而是显出了它的全部不可想象地危险的美。他从未想到过，几天之内竟会充满着如此莫测的苦乐的变换交替，而在他的前面，还有许多许多这样的日子，整个人生尚未展开，正等待着揭开帏幕，向他显示种种意料不到的惊异事，他想到这里，暗自欣喜。他已经初次领悟到了现实的丰富多样，现在他头一遭相信自己懂得了人的本质，他们互相需要，即使他们表面看来是相互敌对的，还有，被人们所爱是非常甜蜜的。他没有能力怀着憎恨去回忆某事或某人，没有一件事他对之感到后悔，甚至对于男爵，这个诱骗者，他的死敌，他也寻获了一种新的感激之情，因为他为他打开了通往最初的情感世界的大门。

如今在黑暗里回想这一切是非常甜蜜悦人的，这些回忆已经不知不觉地同梦中的幻境交织在一起了，他快要入睡了。他觉得门好象突然打开了，有什么东西轻轻地移向前来。他起先并不信以为真，而且已经昏昏欲睡，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这时，他感觉到头上的呼吸声，一张脸柔软、温暖、和蔼地贴在他的脸上，他知道，这是他的母亲，她现在在吻他，在抚摩他的头发。他感觉到了亲吻，感觉到了泪水，温柔地报以亲热的抚爱，并且只把这当作是和解，是对他的沉默所表示的感谢。日后，是啊，多年以后，他才懂得这无言的泪水中包含着这个行将衰老的女人的誓言，从此时此刻起，她愿只属于他，只属于她的孩子，这是对风流韵事的拒却书，是对一切自身欲念的告别。他不知道，她也感激他将她从一次无结果的艳遇中拯救出来，如今，为了他未来的生活，她借这拥抱把爱的既苦又甜的重负象一份遗产似的留给了他。所有这一切，这个孩子当时并不理解，但是他感觉

到了这样地被人所爱是非常幸福的，通过这种爱他已经被卷入了这个人世间的秘密之中。

随后，她松开了手，嘴唇离开了他的嘴唇，轻盈的身躯飘然而去，温暖却还留着，温暖的嘘气留在他的唇上。望今后常能接触如此柔软的嘴唇，常能如此温柔地被人拥抱，这渴念纷飞在他的脑际，在讨他的欢心，但是对这种如此向往的秘密的充满先兆的预感，已经被睡梦的阴影所笼罩。最后几小时内所有的画面又色彩绚丽地过了一遍，他青年时代的书又引人入胜地自行打开了。随后，这孩子入睡了，开始了他的人生的更深沉的梦。

（1914年）

涛 声 译

恐　惧

伊莲娜太太走下情人家的楼梯，那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又向她袭来。突然间一个黑色的陀螺在她眼前旋转起来，发出嗡嗡的响声，她的双膝一阵发冷，完全僵了。她赶紧抓住栏杆，免得一头栽下去。她大着胆子冒险前来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这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感她也并不陌生。不管她内心如何抵御，每次回家，她都免不了感到一阵荒唐可笑的害怕。来赴幽会的时候，可容易多了，她让车停在街角，头也不抬，急跑几步，来到房子的大门口，匆匆登上楼梯，她既害怕又心急如焚，进了房间，与情人紧紧拥抱在一起，那短暂的害怕转瞬即逝。可是，每当她要回家时，总是全身一阵发冷，那种神秘莫测的恐惧感涌上心头，恐惧之中夹杂着内疚和无端的幻觉，总以为街上的人一眼就能看出她从哪里来，她仿佛看见他们对她的慌乱报以狡黠的微笑。她在她情人身边的最后几分钟，就有了这种预感，内心越来越不安；她想离开他时，就神经质地焦急得双手发抖。她心不在焉，对他的话只听进去片言只语。他还想再表示热烈的情感，但她匆匆地摆手回绝。她要离开这里，离开他的住宅、他的房子，摆脱这种冒险的处境，返回她那安静的有产阶级的世界里去。接着，他说了最后几句安慰她的话，可她情绪激动，压根儿没有听进去。她在门后站了一秒钟，倾听有没有人上楼或下楼。恐惧已经站在门外，很不耐烦地抓住她，如此粗暴地压得她的心都不

跳了，致使她仿佛是无意识地下了那几级楼梯。

她闭上眼睛，站了一分钟，贪婪地呼吸着幽暗的楼梯间里清凉的空气。这时，上面哪层楼有一扇门砰地一声撞上了锁，她心头一惊，振作起来，匆忙走下楼梯，两只手不由自主地把厚厚的面纱拉得更紧。现在剩下最后、最危险的一关：从别人家的房子走到街上，真可怕。她象跳远运动员起跑那样低下头，下了个狠心，急速向半开的大门走去。

在门口，她和一个正往里走的女人撞了个满怀。她很窘地说了声“对不起，”就想从她身旁快步走过去。那个女人却堵住门口，怒气冲冲地盯着她，脸上露出嘲弄的神色。“我倒是抓住你了！”她粗声粗气地说，一点不管别人．“当然罗，你是个体面的女人，所谓的体面女人！你一个男人还不够，你有许多钱，你有了一切，还不够，还要从一个可怜的姑娘身上夺去她的情人……”

“天哪……你说什么……你搞错了……”伊莲娜太太断断续续地说，笨拙地想溜出去。但是，那个女人用肥胖的身体堵住门口，劈头盖脑地对她说：“我没有搞错……我认识你……你从爱德华那儿来，他是我的朋友……现在我终于抓住你了，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他最近没有时间和我在一起……原来就是由于你……你这个卑劣的……！”

“天哪！”伊莲娜太太轻声地打断她的话，“你别这么喊。”她一边说，一边不由自主地又退回到走廊里。那个女人冷眼看着她。伊莲娜太太声音颤抖，她害怕了。看得出来，她一筹莫展，这使那个女人心里痛快，并且非常自信、非常满意地微笑着打量她的牺牲品。这股卑劣的痛快劲儿使她的声音都变粗变宽了。

“她们就是这样，这些结了婚的女人，这些高贵文雅的女人，她们偷汉子的时候就是这副样子。蒙上面纱，当然要蒙上面纱，

这样日后才能到处扮演体面女人的角色……”

“你，你，你要我干什么？……我根本不认识你……我得走了……”

“走……当然罗，回到丈夫先生那里去……回到温暖的房间里，摆出高贵女人的派头，让佣人脱衣服……但是，我们这种人过得怎样，是否饿死，这些事跟这样一位高贵的女人有什么关系呢……这些体面的女人还要偷走我们这种人最后一点东西……”

伊莲娜下了个决心，象遵从某个模糊的灵感似的，把手伸进她的钱包，顺手拿出一叠钱票。“喏……你拿去吧……不过让我现在……我再也不到这儿来了……我向你发誓。”

那个女人恶狠狠地瞧了她一眼，收下了钱，喃喃地说了句“没良心的女人！”伊莲娜太太听了这话，全身一怔；但是，她看见对方不再堵住门，就屏住呼吸冲了出去，象自杀的人从塔上跳下来一样。她感到周围人的脸都象鬼脸似的从旁边闪过，她觉得自己在往前跑，两眼发黑，费了很大的劲才跑到一辆停在街角的汽车旁。她一屁股坐到车座上，全身发木，一动不动；后来，司机惊奇地问这位奇特的乘客去哪儿，她呆呆地望着他，过了好一会儿，她那发木的脑袋才明白他说的话。她急匆匆说了句“到南站，”突然，她想起那个女人会跟踪她，就说：“快，快，请您开快一点！”

途中，她才感到这次邂逅对她是多大的打击。她互摸自己的双手，僵硬冰凉，象死了的东西挂在躯体上，她一下子颤抖得身子左右摇晃。喉咙里有点什么苦的东西往上涌，她觉得想吐，同时又感到一种莫名的愤怒，象胸中起了一阵痉挛。她真想喊叫，发作一阵，拿拳头打什么，使自己摆脱这种回想的恐怖，方才

那件事已经象鱼钩那样牢牢勾住她的头脑，那张冷漠的脸，那嘲弄似的笑声，那股下层妇女呼吸时喷出来的下流气，那充满了仇恨、骂街似地冲她说了一通卑贱话的丑嘴巴，那对她进行威胁的高高举起的红拳头，都印在她脑海里。恶心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在喉咙里越来越往上涌，车开得飞快，把她颠得东倒西歪。她正想告诉司机开慢些，又忽然想起她带的钱也许不够付车费，刚才把所有的钞票都给了那个敲诈勒索的女人。她急忙给了个信号，让车停下，突然下了车，又一次使司机感到惊讶。幸好，剩下的钱还够。但是，下车的地方她不熟悉，周围的人你来我往，都很忙碌，他们的每句话，每个眼光都刺痛她。由于害怕，她的两条腿好象软瘫了，很不情愿地往前挪步。可是，她必须回家。她使出所有的力气，一条胡同一条胡同地往前走，步履非常艰难，仿佛在穿越沼泽或者齐膝深的雪地。她终于来到家门口，飞快地冲上楼梯，但马上又放慢脚步，免得别人注意到她的不安。

使女接过大衣，她听见她的小男孩和小女儿在隔壁玩耍，她静下了心，举目所见都是自家的东西，自家的财产，到了安全的地方了，这时她的外表重又恢复了镇定沉着，虽然激动的波涛还在她的心中汹涌起伏，使她感到痛苦。她摘下面纱。她要显得非常坦然，便用极大的毅力舒展眉眼，走进餐室。桌子上已经摆好晚餐用的餐具，她丈夫在桌旁看报。

“你回来晚了，亲爱的伊莲娜。”他略微带着责备的口吻向她打招呼，站起来亲她的脸颊，一阵羞愧之感在她心底油然而生。他们坐到桌旁，他一边看着报，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道：“你上哪儿去了，这么久？”

“我到……我到……到阿梅丽那里去了，她还要买点东西……我跟她一起去了。”她回答道，很快就觉得这个谎没有撒

好，对自己的粗心大意很恼火。以往，她都事先想好非常周密的、没有破绽的、经得起检验的谎言；今天可好，她一害怕，把这点给忘了，只好临时应付，回答得很不巧妙。她脑子里转开了，要是她丈夫象他们在剧院看过的戏里那样，给她打电话，询问……

她丈夫问道："你怎么啦？……你好象很不安，很慌乱……再说，干吗不摘下帽子。"她再次感到自己的窘态已经被人察觉了，大吃一惊。她急忙起身，走进自己的房间，摘下帽子，对着梳妆镜看了好一会儿自己那双不安的眼睛。慢慢地，她的眼神又变得镇静平稳。接着，她回到餐室。

使女端来晚餐。他们度过一个平平常常的夜晚，也许比平时话更少，更不投机。他们无精打采地交谈了几句，常常愣住了。她的思想不断地顺着刚才回家的路往回走，每当想起那个吓人的敲诈勒索的女人，她不免一惊。这时，为了获得安全感，她总抬起眼光，温柔地一件一件地扫过周围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作为纪念品或者由于重要而搬进这些房间里来的。她又稍许放心了些。墙上的挂钟不紧不慢地走着，跨过那沉默不语的时光，那均匀的、无忧无虑的嘀嗒嘀嗒的钟声不知不觉地传给她的心某种均衡可靠的节奏感。

第二天早晨，她丈夫去办公室，孩子们去学校，她一个人留在家里。上午阳光明媚，她事后仔细想了想，昨天那次可怕的相遇并不那么使人害怕。伊莲娜先想到的是，她的面纱很厚，那个女人不可能看清她的脸，以后也不可能再认出她来。接着，她思考着采取什么预防措施。她再不会到情人的家里去看他了，因而，这样一次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就排除了。剩下的就只有偶然再遇上那个女人的危险，而这种情况也不大可能。那天，她很快

钻进汽车走了，那个女人不可能跟踪她。那个女人不知道她的名字和住址，也不用担心她根据模糊的脸部特征就能很有把握地认出她来。不过，万一发生这种最坏的情况，伊莲娜太太也准备好了。到那时，她会马上打定主意，保持泰然自若的态度，一切都矢口否认，冷静地坚持说对方搞错了，在某种情况下，她还可以告对方勒索，因为不象在当时当地，对方几乎拿不出什么证据来证明她那次去过她情人家的事。她不愧是首都最著名的辩护律师之一的妻子，她听过自己的丈夫和同行们的许多谈话，知道只有毫不迟疑、非常冷酷才能使敲诈勒索不能得逞，被勒索的人稍一犹豫，稍微露出不安的神色，都只会助长对方的威风，增强对方的优势。

第一个措施是给情人写了一封短信，告诉他明天以及以后几天不能赴约。她痛苦地发现自己原来是接替了那个卑贱的女人去受她的情人的宠爱，这刺激了她的高傲感。她怀着更加憎恨的感情检查了一遍信上的话，渴望报复的心理使她对这种冷冰冰的写法感到高兴，她就这样暗示今后去不去在某种程度上要看她的心情是好是坏。

她是在某次晚会上认识这位青年的，一个颇有名气的钢琴家，并且很快，几乎是不知不觉地就成了他的情人。她想要得到他并非由于自己的气质，无论是感官上还是精神上，都没有什么东西把她和他结合在一起；她并不需要他，并没有追求他的强烈愿望，只是因为懒于反抗他的意志，出于某种不安的好奇心，她才倾心于他。从社会效用的意义上说，她生活在一位富裕的、精神上比她强的丈夫身边，本来是幸福的。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此外，呆在一个风平浪静的有产阶级的安乐窝里，她也感到舒适。她身上没有任何东西——既不是她那由于婚姻的幸福而

完全得到满足的性情，也不是妇女们常有的那种在精神兴趣方面正在枯萎下去的感觉——使她感到需要一位情人。但是，世界上也有某种百无聊赖的气氛，如同闷热和暴风雨一样使人感官兴奋，某种圆满和谐的幸福比不幸更有刺激性。饱食终日对人的刺激并不亚于饥肠辘辘；她的生活很有保障，毫无风险，正是这一点给了她去追求冒险的好奇心。

正当她感到这种心满意足的生活已是不言而喻的时刻，这位年青人闯进了她的有产阶级世界里来，在这个天地里，男人们跟她只是开开不痛不痒的玩笑，做些献殷勤的小动作，尊敬地恭维这位“漂亮的太太”，却并不真正把她当作为女性去追求，现在，这位青年一出现，她自从长成少女以来又一次感到内心深处受到了触动。他身上吸引她的不是别的，而是蒙在他那张五官布局有点太过有趣的脸上并烘托出这张脸来的一层淡淡的哀愁。对于感到自己被饱食终日的有产阶级的人们所包围的她来说，在这无名的哀愁中令人预感到那个更高的世界，她不由自主地把身子探过日常感情的藩篱去观察这个世界；但是，一个女人身上的好奇心总是不自觉地同情欲结合在一起的。在艺术家魅力的感染下，一句与其说是得体的不如说是有点太过热情的恭维话脱口而出，引得他从钢琴上抬起头来瞧这个女人，并且第一眼就抓住了她。她心头一惊，同时又感到担惊受怕的快意。他们交谈了几句，一切都象被地底的火焰照得通明炽热。这次谈话使她久久不能忘怀，使她的已经萌发的好奇心更加强烈，于是她没有回避在一次公开的音乐会上再次与他见面。此后，他们见面次数多了；很快，他们不再是偶然相遇。他多次对她说，她理解他这位真正的艺术家，能给他提出宝贵的意见，对他来说真是难得。她受宠若惊，心里美滋滋的。短短几个星期以后，当他

建议在他家里给她一个人演奏他的最新作品时，她不经思考就信了他的建议，答应了。从他的主观意图来说，他给她演奏新曲的许诺也许一半是真的；然而，许诺没有兑现，两人见面后热烈拥抱亲吻，末了，她突然抑制不住自己，把全身心都给了他。她的第一个感觉是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向性感的转变大为吃惊，笼罩着这种关系的心灵上的恐惧由于她生活中的这一突破被一扫而光，为这次并非出自本意的不贞节行为而感到的内疚，只是部分地被那种刺激情欲的虚荣心平息下去，那就是她自己——她自认为如此——第一次下决心否定了她在其中生活的有产阶级世界。但是，这种神秘的冲动只是在最初的时刻具有巨大的魅力。她的本能暗中抵御这个人，尤其是防备他身上最初诱发了她的好奇心的那种新的、另一类型的东西。使她陶醉于他的演奏的那股热情，待到他贴近她的身体时，却使她不安；她原本不喜欢这种突然的、粗暴的拥抱，她不由自主地把这种毫无顾忌的拥抱同她丈夫的在生活多年之后仍然那样腼腆而又充满敬意的热情加以比较。但她现在一经失节，便一次又一次地去看他，既不觉得幸福，也不觉得失望，而是出于某种义务感和已成习惯后的惰性。没过几个星期，她就把这个青年——她的情人——细心地安排进了她的生活，就象对待她的公婆一样，规定一星期见一次面，但她并不因为有了这种新关系而对旧的生活秩序有一丝一毫的放弃，她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给她的生活增加了一点内容。这位情人一点也没有改变她的生活的舒适格局，他只成了有节制的幸福的某种点缀，譬如第三个孩子或一辆小汽车。她很快就觉得这次冒险非常平淡无奇，犹如某种许可的享受。

现在，当她要为这桩风流韵事付出真正的代价，也就是要承担风险的时候，她才第一次斤斤计较地计算起它的价值来了。她

受命运的宠惯，家庭的溺爱，由于家境富裕而几乎无所追求，现在她第一次遇到的忧烦所带来的不快似乎太大了。精神上的无忧无虑她是丝毫也不放弃的，她不假思索就准备为自己的安逸舒适而牺牲她的情人。

她的情人大吃一惊，心乱如麻地草草写了一封信，当天下午就让信使转送给她。他在信中困惑地恳求、哀诉、抱怨，又动摇了她结束这次艳遇的决心。她的情人用非常恳切的言辞请求她至少再见一次面，如果他无意之中做了什么使她伤心的事，那也好借此机会澄清一下，这新的冒险刺激了她，她要继续生他的气，不说什么道理便拒绝到他家去见面，从而在他面前提高自己的身价。她约他到一家小吃店见面，她突然回想起自己还是个女孩子的时候，曾到那里去赴一位演员的约会，那次约会规规矩矩，无忧无虑，现在想来，实在幼稚可笑。她暗自一笑，真奇怪，生活中的罗曼蒂克自结婚以后已枯萎了多年，现在又重新绽开吐艳了。这么一想，对昨天与那个女人的意外遭遇，她内心里几乎觉得高兴，当时，她又感到了一种真正的感情，如此强烈，如此令人兴奋，使她往日很松弛的神经一直还在隐隐颤抖，这种情形已经很久没有发生过了。

这次她穿了一件深色的、不引人注意的衣服，换了一顶帽子，万一再遇见那个女人时，可以模糊她的回忆。为了不让人认出自己，她已经准备下一块面纱，但她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执拗劲，又把面纱撂下了。她，一位受人尊敬的体面的女人，难道因为害怕一个素不相识的人，连街也不敢上了吗？

她踏上街道的第一秒钟，一阵恐惧感在她身上倏忽掠过，一股透心的凉气引起一阵神经质的战栗，仿佛一个人下水之前先把脚尖伸进水去试探时的感觉。只在一秒钟内，这股凉气就透

过她的全身而消散了，一种罕有的、由自己心中产生的欢乐突然在她胸中荡漾，这是轻松、有力、又富弹性地迈步向前的兴头，如此矫健的步伐，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小吃店离得这么近，差一点使她感到遗憾了，因为某种意志这时有节奏地推动着她朝这艳遇的神秘的、磁石般的吸引力迎去。她约定跟他会面一个小时，这时间是短促的，她本能地满有把握地预计到，她的情人已经等在那里了，因此心中颇自在。她走进小吃店，但见他坐在一个角落里。他一跃而起，激动万分，这既使她觉得可爱迷人，又使她感到难堪。她不得不提醒他压低嗓门，因为他激动得乱了方寸，象从心底里冒出漩涡似的，急切地向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和责难。她不向他暗示自己不赴幽会的真实原因，只说些含混的话，暧昧不明，更惹得他六神无主。这一回，她不让他如愿以偿，踌躇着不作许诺，因为她感觉到，这样神秘地突然摆脱和回绝他，给他多大的刺激……经过半个小时十分紧张的交谈，她同他分手了，既没给他也没答应给他一丝一毫的温柔，此时，一种非常奇特的、仅仅在她还是个少女时才有过的感情，在她心中燃烧起来了。她似乎觉得心底深处有一个跳动着的小火苗在闪烁，只等一阵风把它煽成燎过她头顶的熊熊大火。她一边往前走，一边匆匆受领胡同里向她投过来的每一道目光。她赢得这许多男人的青睐，这意外的成功激起了她的好奇心，她多么想看一看自己的面孔，便突然在一家花店橱窗的镜子前停下，在红玫瑰和露珠晶莹的紫罗兰丛中端详自己的美。自从少女时期过后，她还从未感到过如此轻松，如此生气勃勃，无论是新婚后的朝朝夕夕，还是同情人的依偎拥抱，都没有在她身上产生过被火花刺激的感觉，因此，一想到现在就把这热血沸腾的甜蜜的颠狂浪费在安排好了的时间上，她便再也不能忍受了。她气恼地继

续往前走去。到了家门口，她又一次犹豫地站住了，再一次敞开胸怀，把这几个小时的火热的空气和颠狂迷乱深深地吸进去，直至感觉到它就在自己的心田边上——这次冒险的最后的、正在平息下去的波浪。

这时，有人碰了一下她的肩膀。她转过身去。“您……您又要我干什么？”当她突然看到这张苍白的脸时，大吃一惊，结结巴巴地说：她更加吃惊的是，听见自己说了这句不祥的话。她本来已经盘算过，万一再碰上这个女人，就装作不认识她，一切都矢口否认，和这个诈骗勒索者针锋相对……现在太晚了。

“我在这里已经等了您半个小时了，瓦格纳太太。”

伊莲娜全身一颤。这个女人知道她的姓、她的住址。现在什么都完了，已经落到她的手心里了，没救了。

“瓦格纳太太，我已经等了您半个小时了。”那个女人用威胁的口吻重复着她的话，象是在谴责。

“您要……您到底要我干什么？……”

“您自己清楚，瓦格纳太太。”伊莲娜听到自己的姓又惊颤了一下。“您十分清楚，我为什么来。”

“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他……请您别再缠着我……我再也不见他……再也……”

那个女人从容不迫地，直等到伊莲娜激动得再也说不下去的时候，才象对一个下属那样粗暴地说：

“别撒谎！我一直跟着您到了小吃店。”她看见伊莲娜后退了，就嘲弄地补充说：“我眼下没有工作。他们说人浮于事，又说时运不佳，便把我从店里解雇了。您看，谁都利用这种情况，这样，我们这种人也能散散步了……完全跟体面的女人一样。”

她说话时那种冷酷的恶意直刺进伊莲娜的心。这个卑鄙女

人毫不掩饰她的残忍，伊莲娜感到束手无策。她非常害怕这个女人又会提高嗓门，或者她的丈夫正巧从旁边走过，那样一切就都完了。这种恐惧心理使她越来越慌乱，她赶紧把手伸进暖手筒，打开钱包，把摸到的钱都掏了出来。

那个不要脸的女人不象上一回那样，一触到钱便谦卑地捏住，缩回手去，而是张开五指，象一个爪子，一动不动地停在空中。

“把那个钱包也给我，我的钱就不会丢掉了！”她说，讥消地歪着的嘴带着一丝假作亲切的微笑。

伊莲娜直视她的眼睛，但仅仅一秒钟。她无法忍受这种卑鄙无耻的嘲弄。她感到恶心，象一阵灼痛传遍全身。离开她，离开她，再也别看到这副嘴脸！她侧过身，动作迅速地把珍贵的钱包递给她，被恐惧驱赶着，奔上楼梯。

她的丈夫还没有回家，所以她可以躺倒在沙发上。她好象被锤子狠狠打了一下，一动不动地躺着。直到听见外面丈夫的声音，她才用尽全身力气挣扎着站起来，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另一间房间，动作机械、六神无主。

如今在家里她也被恐惧缠身，不任在哪间房间里。许许多多空虚的时光总是反反复复地把那次可怕遭遇的具体细节一浪又一浪地冲回到她的记忆中，这时，她十分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那个女人知道她的名字、她的住址，头两次尝试又非常成功，这样一来，她无疑会不择手段地利用她知情这一点，不断地向她敲诈勒索。以后若干年，那个女人都会象个恶梦似的压在她身上，不论她用多大力气，哪怕绝望挣扎也罢，都无法摆脱，因为她尽管富裕，丈夫也有财产，但是，如果要瞒住她丈夫，她就不可能拿出一笔可观的款项，使她一劳永逸地摆脱那个

女人的纠缠。此外，她从丈夫偶然的讲述和他所审理的案件中知道，这些如此狡猾、如此不知廉耻的人的条约和许诺是一文不值的。她估计着，一个月，也许两个月之内，还不会发生厄运，然后，她的外表体面的家庭幸福的大厦必将倒塌，到那时，她一定拉着勒索者同归于尽，这种想法给了她小小的一点安慰。

她现在清楚地感到，这场厄运无法逆转，无法逃脱，真可怕。那末，到底……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从早到晚，她都在想这个问题。也许有一天，她丈夫收到一封信，她简直已经看见他走进来，脸色苍白，目光阴沉，抓住她的胳膊，问她……接下去呢？……接着会发生什么事？他会做什么？突然，狂乱残暴的恐惧感袭来，她眼前一片昏黑，全部的想象都消失在这昏黑中。她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的推测昏昏沉沉地跌下无底深渊。但是，在这样胡思乱想中，她不安地认识到一点：她本来就捉摸不透她的丈夫，无法预测他会作出什么决定。她跟他结婚是父母之命，她没有反对，并且觉得合自己的心意，多少年后也没有失望，到现在，已经在他身边过了八年舒适的、幸福轻轻摇荡着的生活，给他生了孩子，有了一个家，有过无数个肉体上共同生活的时刻，但是现在，当她暗自发问，他可能采取什么态度的时候，她方才明白，原来她是那么不了解他，竟然如此陌生。现在她才开始根据他的各种特征忖度他的整个生活，这些特点会向她揭示他的性格。她的恐惧用小锤轻轻地敲出每一个细小的回忆，寻找进入他的心灵密室的通道。

于是，当他在电灯光的照明下，坐在圈手椅里读书的时候，她便从他的脸上去探听，因为他说的话从不泄露他的内心。她象看一个陌生人似的细细观察他的脸，试图从这些熟悉的、突然又变成陌生的特征中猜出他的性格之谜，而这性格是被他们八

年漠不关心的共同生活掩埋住了。前额明亮、高贵，象是由一种内在的强烈的精神活动塑造而成，嘴却显得严厉，毫不让步。在非常男性的特征中，一切都很严峻，显出精力和魄力：使她惊讶的是，竟在这张脸上发现了美，她怀着某种欣赏的心情，观察着他的气质中的这种一贯的严肃，这种明显的深沉。真正的秘密肯定隐藏在眼睛里，但是，他低头读书，使她无法观察。于是，她只能凝视他的侧脸，探听着，仿佛这条曲线就意味着那唯一一句表示宽恕或者诅咒的话；这张陌生的侧脸，其严峻使她害怕，但在其坚决果断中，她又第一次意识到一种奇特的美。她突然感到，她很喜欢看他，怀着乐趣，怀着骄傲。他从书上抬起头来。她赶紧退回到黑暗处，免得自己焦灼地探询的目光使他产生怀疑。

她三天没有出门，并且不愉快地觉察到，自己突然固守在家已经引起别人的注意，因为一般说来，象她这样好社交的女人，好多个小时，甚至几天不出家门，实在是很奇怪的。

首先察觉这种变化的是她的孩子，尤其是大男孩，他看见妈妈老在家，天真地感到诧异，并非常清楚地说了出来，相反，仆人们只是私下议论，和家庭女教师交换他们的猜测。她寻找各种借口，还想出了很巧妙的理由说明自己有必要留在家里，以此掩人耳目，但纯属徒劳，因为她总是越帮越忙，而且不论她插手到哪里，引起的只是怀疑。她要是机灵的话，就应该聪明地克制自己，譬如静悄悄地呆在一个房间里，或者看书，或者做事；可是，她内心的恐惧同任何一种比较强烈的感情一样，在她身上转变为神经过敏，驱使她在各个房间乱转。电话一响，门铃一响，她就心头一震，由于这种敏感，她开始预感到整个生活将要毁了。她感到在家庭这个监牢里度过的三天似乎比婚后的八年还长。

第三天晚上要去赴约，这是几星期前她和丈夫接受了的，

现在她不可能毫无充分的理由就突然回绝。如果她不想垮掉的话，毕竟得打破业已建起的、围绕她的生活的无形恐惧的铁栅栏。她需要人作伴，需要摆脱自己，摆脱这种自杀性的恐惧的孤寂，得到几个小时的休息。再说，还有什么地方比在朋友家更安全，更能使她摆脱处处缠着她的无形的跟踪？当她走出家门，当她自那次遭遇后第一次踏上街的时候，她战栗了，只有一秒钟，恰好一秒钟。她不由得抓住丈夫的胳膊，闭上眼睛，赶紧走完从人行道上到停着的汽车旁的那几步路。当她坐在车中，躲在丈夫身旁，穿过夜晚空荡荡的街道疾驶而去时，她内心的沉重负担落下来了，当她踏上那座陌生房子的楼梯时，她知道自己获救了。现在这几小时内，她又可以象以往多年之中那样地无忧无虑，那样地快活，只是还怀着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的欢乐，一个爬出牢房的高墙又回到阳光下的囚犯的欢乐。这里有一道防护墙，挡住了一切跟踪迫害，仇恨不能进入，这里只有爱她、尊重她、崇敬她的人们，只有珠光宝气、时髦阔绰、在轻浮之火的映照下泛起了淡淡红晕的人们，只有终于把她也卷了进去的享乐的轮舞。她步入客厅时，就从其他人的目光中感觉出了自己的漂亮，而有了这种明确意识到的又缺乏多日的感觉，她变得更漂亮了。

旁边音乐诱人，渗入到她火热的肌肤下面。开始跳舞，她不知不觉地已经置身于舞蹈者的漩涡中了。她象是活到现在还不曾跳过舞似的。快速的旋转把她身上沉重的负担全都甩了出去，节奏传进她的四肢，传遍她的全身，产生热情的动作。音乐一停，她何等痛苦地感到了这突如其来的寂静，因为在寂静中可以思想、回忆、“往那些事情上”回忆，烦躁不安的火焰顺着她战栗的肢体往上窜，随后，她象跳进游泳池，跳进使人清凉镇静、载人漂浮

的清水似的，又投入舞蹈的漩涡之中。她以往跳舞一向不多，太节制，太文静，动作太拘谨小心.但现在，这种获释后的欢乐使她陶醉，消除了身体上的一切拘束。她感到自己无休无止地、丝毫不剩地、幸福地溶解了。她感觉着搂抱她的手和胳膊，接触和脱离，说话的气息，逗人发痒的笑声，在血液中颤动的音乐，她的整个身体都紧张，非常紧张，使她觉得身上的衣服在燃烧，她无意识地恨不得脱去所有的衣服，赤身裸体地去深深感受这种醉意。

"伊莲娜，你怎么了？"——她转过身去，摇摇晃晃，眼睛在笑，方才舞伴搂抱的热气犹在。这时，她丈夫非常呆滞的目光冷冷地，严厉地射进她的心。她吓了一跳。难道她跳得太疯了？难道她的疯狂泄露了真情？

"什么……你说什么，弗里茨？"她结结巴巴地说，被他突然射来的目光弄得惊惶失措，这目光好象越来越深地渗入她的身体，现在，她已经感觉出它到了体内，到了她的心房边上。这双眼睛坚定地在她身上搜索，她真想大声喊出来。

"这真奇怪，"他终于嘟哝了一句。他的声音中含有一种暗暗的惊讶。她不敢问他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一声不响地走开了，她看着他的肩膀，宽大坚实，上面竖着铁硬的脖子，她不禁全身一阵寒栗。象一个杀人犯，这个念头闪电般地掠过她的脑海，须臾即逝。此刻，她仿佛是头一回见到她自己的丈夫，并且十分害怕地感到他既强壮又危险。

乐声又起。一位先生向她走来，她机械地抓住他的胳膊。现在，一切都变得沉重了，轻快的音乐再也抬不起她那僵硬的四肢。一种沉重感从心头传到脚上，每跳一步她都觉得疼痛。她不得不请求舞伴放开她。她往回走时不由自主地环视四周，看她丈夫是否在近旁。她大吃一惊。他就站在她身后，仿佛在等

她似的，他的目光又直视她的眼睛。他要干什么？他已经知道了什么？她不由得紧了紧衣服，好象她得在他面前保护自己袒露的胸脯。他的沉默和他的目光一样执拗。

“我们走吗？”她胆怯地问道。

“好。”他的声音听来生硬而不亲切。他走在前面。她又看见他那宽大、吓人的颈项。有人给她披上皮大衣，但她还发冷。他们并排坐在车里，沉默不语。她不敢说话。她隐隐约约地感到一种新的危险。现在，她是两面受敌了。

这天夜里她做了个压抑的梦。一曲陌生的音乐在回荡，一个大厅又高又亮，她走进去，许多人和颜色混合到她的动作中来，这时，一个青年向她挤过来，她好象认识他，又不能完全认出他来，他抓住她的胳膊，和她跳舞。她觉得自在轻柔，唯一一个音乐的波浪把她抬起，她不再触到地面，就这样，他们跳着舞，穿过许多大厅，那里有金色的灯，象星星似的悬在高处，小小的火苗闪烁，墙上有许多镜子，向她投来她自己的微笑，又通过无穷尽的反射把她的身影带到很远的地方。舞蹈越来越热烈，音乐愈来愈激越。她察觉到，那个青年越来越靠近她的身体，他的手嵌入她的袒露的手臂，她感到一种充满痛苦的快意，使她不得不呻吟起来，现在，当她的眼睛潜入他的眼睛时，她感到自己认出他来了。他好象是个演员，她还是个小姑娘时，曾经远远地热恋过他，她正要幸福地喊出他的名字，但他用一个热烈的亲吻堵住了她的轻声的喊叫。就这样，嘴唇贴着嘴唇，身体挨着身体，象驾着一阵清风，飞过一间又一间屋子。墙壁在一旁掠过，她不再感到飘浮着的天花板和流逝的时光，她身子轻盈，四肢关节都脱开了。突然，有人碰了一下她的肩。她停住，音乐也随之停止，灯

光熄灭，四周的墙壁黑压压地向她挤来，舞伴也不见了影踪。“把他给我，你这个女贼！”那个可怕的女人——这就是她——大喊一声，震得四壁嘎嘎作响，并用冰冷的手指捏住她的手腕。她起而反抗，听见自己喊了起来，一声嘶哑惊恐的狂叫。她们扭在一起，但是，那个女人比她有力，一把撕下她的珍珠项链，撕碎她的晚礼服，她的胸脯和手臂裸露出来了，上面只挂着些碎布片。突然间，周围又有了人，吵吵嚷嚷地从各个大厅涌来，用讥诮的眼睛凝视着她，这个半裸的女人，那个女人尖声喊道："她把他从我身边偷走了，这个偷汉子的婆娘，这个婊子！"她不知道该往哪里躲，她的眼睛该向哪里看，人们越来越走近前来，好奇的、叫骂着的面孔盯着她裸露的身体。现在，她的眩晕的目光左顾右盼，寻求援救，她突然看见她丈夫一动不动地站在昏暗的门框里，右手背在身后。她大叫一声，从他身边跑开，跑过许多房间，贪婪的人群在她身后汹涌而来，她感觉到自己的衣服越来越往下滑，她几乎抓不住了。这时，她前面的一扇门开了，她一头从楼梯上冲下去，希望能获救，可是，那个卑鄙的女人又已经等在下面了，她穿着毛料裙子，一双手象爪子。伊莲娜太太闪到一边，发疯似地向远处跑去，但是，另一个女人在后面紧紧追来，她们两人在黑夜里沿着沉寂的长街追逐着，街灯狞笑着向她们弯下身来。她始终听见那女人的木鞋在她身后作响，可是每当她跑到一个街角时，那女人就从街角跳将出来，到下一个街角又是这样，在每所房子后面，左面，右面，都有那女人躲着窥伺。每次她都跑到前头，拉开了距离，眼看那女人追不上了；可是，那女人又从前头跳了出来，向她扑来，她感到自己的腿不听使唤了。末了，到家门口了，她冲上去，但是，一开门，她的丈夫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把刀，用穿透性的目光死死盯着她。"你到哪里去了？"他用低

沉的声音问。“哪儿也没有去，”她听见自己这样说，身旁已经响起了一阵尖笑。“我看见了！我看见了！”那个女人突然又站在她身旁，面目狰狞地喊道，疯狂地大笑。这时，她丈夫举起刀。“救命！”她喊道，“救命！”

她惊醒了，受惊吓的目光遇到了丈夫的目光。这……这是怎么回事？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吊灯灯光微弱，她在家里，躺在自己的床上，只是做了一场梦。可是，她丈夫为什么坐在她的床沿上，象观察病人似的看着她？谁把灯开了？为什么他坐在那里，那么严肃，那么一动不动地呆着？她吓得全身战栗。她情不自禁地看了看他的手；没有，他手里没拿刀。睡梦中的昏迷和梦境的闪光慢慢消失。她一定做了个梦，在梦中叫喊，把他惊醒了。但是他为什么这么严肃地盯着她，目光这么锐利，严肃得这么无情？

她竭力露出微笑。“怎……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我想，我做了个恶梦。”——“是的，你大喊了一声。我在那间屋里都听见了。”

我喊了些什么？我泄露了什么？她害怕了，他已经知道了什么？她不敢再抬头看他的眼睛。然而，他却十分严肃地低头看着她，平静得出奇。

“你怎么了，伊莲娜？你心里一定有什么事。近日来你完全变了，你好象在发烧似的，容易激动，神情恍惚，睡梦里还喊救命。”

她又竭力露出微笑。“别这样，”他坚持说道，“你什么也不该对我隐瞒。你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心事？家里的人都发现你变了。你应该信任我，伊莲娜。”

他悄悄地挨近她，她感觉到他的手指触到她赤裸的胳膊，抚

摩着，他的眼里有一种奇特的光。她突然感到，她很想投入他的怀抱，紧紧地搂着他，把事情都坦白出来，让他在看见她受苦的时候原谅她，然后她才松手。

吊灯发出暗淡的光，照着她的脸，她感到羞愧。她害怕，难于启齿。

“别担心，弗里茨，”她竭力露出微笑说，同时，一个寒噤，从身上直凉到光着的脚指。“我只有点烦躁。很快就会过去的。”

他那已经搂住她的手一下抽了回去。当她看到在灯光下他脸色苍白，前额罩上一层苦苦思索的阴影时，她又打了个寒噤。他慢慢站起身。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这些天来你一直有什么事要对我说。只与你我有关的事。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伊莲娜。”

她躺着，一动不动，仿佛被他那严肃的、模棱两可的目光催眠了似的。她觉得，现在她只需说三个字，说一声“原谅我”，事情就了了，他也不会问为什么。但是，为什么亮着灯，这快嘴的、无耻的、偷听着的灯？她感到，要是在黑暗里她就有勇气说出那句话。亮光粉碎了她的力量。

“那么，你真的没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

这种诱惑多么可怕，他的声音多么柔软！她从来没有听见他这样说过话。可是，这亮光，这吊灯，这黄色的、贪婪的光！

她定了定心。“你想到哪里去了！”她笑着说，并为自己做作的声调而暗自吃惊。“难道我睡不好觉就有什么秘密？甚至有什么艳遇？”

这些话听起来多么虚假，多么不真实，她自己都心寒了，她简直害怕自己，每个毛孔都在战栗，她不由得掉转了目光。

“好吧……好好睡觉吧。”他冷冷地说，十分尖刻。声音完全

变了。象威胁，或者恶意的凶险的嘲讽。

他说完关了灯。她看着他灰白的身影在门口消失，没有一点声响，淡淡的，象夜间的鬼影，门关上时，她觉得象是棺材上了盖。她感到整个世界都死了，只有在她中空的、僵硬的躯体里，她自己的心脏很响地狂乱地撞击着胸膛，每一次跳动便是一阵痛苦。

第二天，他们共进午餐。两个孩子刚吵了架，费了好大劲才让他们安静下来。女佣人送进一封信，说是给太太的，送信人等着答覆。她惊异地看了看陌生的字迹，赶紧拆开信封，刚看第一行，她的脸煞白了。她猛地站起身来，当她从别人不约而同地表现出的惊异神色中发现自己考虑不慎、举动鲁莽时，她更怕了。

信很短。总共三行："请立即给送信人一百克朗。"没有署名，没有日期，笔迹显然是有意改变了的，只有这个可怕的咄咄逼人的命令。伊莲娜太太跑进自己的房间去取钱，可是箱子钥匙不知放哪里了，她手忙脚乱地把每个抽屉都翻遍了，最后终于找到了钥匙。她双手颤抖，把钞票叠好塞进一个信封，自己到门口交给等着的男佣人。她做这一切完全是无意识的，象是中了催眠术，根本没有想到有犹豫的可能。她离开还不到两分钟，便又回到了餐室。

一片沉默。她又怕又恼地坐下来，正想赶快找个借口，这时，她——她的手抖得厉害，不得不赶紧放下举起的杯子——惊恐万状地发现，方才被那突然袭击弄昏了头，竟把信摊开着放在她的盘子边上。她偷偷地把信揉成一团。当她把纸团塞进口袋时，她一抬头，正碰上她丈夫强烈的目光，这探究着的、严厉的、刺人的目光，是她前所未见的。近几天来，他才向她投去不信任

的目光，给了她一个个猝不及防的打击，震动了她的内心，使她不知如何招架才好。那天舞会上，他就用这种目光攫住她，那天夜里，象一把尖刀闪闪发光地悬在她的睡梦之上的，也是这样的目光。当她还在寻找什么话来打破这紧张的沉默时，她突然回想起一件久已遗忘的事情，那是她丈夫以前讲述的，他身为律师，开庭时站在调查法官对面，这位法官的策略，便是在审讯时用好象是近视的目光查阅着文件，到了真正关键性的问题上，他闪电般地抬起眼睛，象一把匕首似的向冷不防吃了一惊的被告撷去，他全神贯注，目光好似耀眼的闪电，使被告惊惶失措，软弱无力地放弃了精心炮制的谎言。难道他自己也要试一试这种险恶的计谋吗？她不由得害怕了，而且她知道，使他迷恋于他的职业的，是远远超过对律师要求的--种对于心理分析的巨大热情，想到这里，她更加不寒而栗了。为了侦破刑事案件，他可以废寝忘食，就象别人迷恋于赌博和女色那样。在这些进行心理侦察的日子里，他心里仿佛有一团火。他的神经高度紧张，常常半夜三更把早已被人遗忘了的案件判决又翻出来，外表上，却又变得象钢铁一般难以穿透，他吃得少，喝得少，只是一支接一支的抽烟，很少说话，仿佛要留待出庭的那几个小时才倾倒出来。她曾在法庭上看过他发表辩护演说，但再也不想看第二次了，她当时被他那种阴森的热情、演说时那种几乎是凶神恶煞的烈焰、脸上那种深沉，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表情吓呆了，现在，她突然又在他威胁似地展开的眉毛下那双逼视的眼睛里看到了他那天的表情。

所有这些遗忘了的回忆在这一秒钟内一齐涌了出来，把嘴边那些编得越来越笨拙的话堵回去。她沉默着，她越觉得这种沉默的危险，她的思绪就越乱。幸好，午餐很快就用完了，孩子

们跳起身，高兴地叫嚷着跑进隔壁房间，家庭女教师怎么也制止不住他们的忘乎所以。她丈夫也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踏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隔壁的房间。

他们刚走，她又掏出那封不祥的信。她又匆匆看了一遍："请立即给送信人一百克朗。"接着把信撕碎，揉成一团，正要往废纸篓里扔，又想到会有人把碎片拼在一起的，便又住了手向壁炉探过身去，把纸片扔进了很旺的炉火。白色的火焰顿时往上冲，吞噬了这一威胁，这才使她平静了些。

正在这时，她听见丈夫回来的脚步声已经到了门口。她立即直起身子，由于炉火的烘烤和自己被当场抓获，她满脸通红。炉门开着，这个告密者，她笨拙地想用身体去遮住。但他——好象并不留意地——只是走到桌旁，擦着一根火柴去点燃雪茄烟，当火焰挨近他的脸时，她相信自己看见了他的鼻翼抖动了一下，他的这个动作始终是告诉别人他在发火。现在他镇静地向这边看了一眼："我只想提醒你，你没有义务让我看你的信。如果你愿意对我保守什么秘密，这完全是你的自由。"她沉默不语，也不敢看他。他等了片刻，然后使劲吐了一口烟，脚步沉重地离开了房间。

现在，她什么也不愿去想，只想那么活着，麻醉自己，做些毫无内容、毫无意义的事情来填满她空虚的心。呆在家里，她受不了；她感到必须上街，到人群中去，免得由于害怕而变成精神失常。她希望用这一百克朗至少能从勒索者那里买来几天的自由，她决定再冒险出去散一次步，不只是置办些东西，最主要的还是想掩饰自己由于举止态度的变化而引起的家里人的注意。现在她已经有了一种固定的逃遁的方式。象从跳板上跳水那

样，她闭起眼睛，从大门口冲进街道上的人流。双脚刚踏上坚硬的石子路面，刚置身于温暖的人流中，她就急匆匆地盲目地往前走，那速度快到一位体面太太可以这样走而又不致引起别人注意的程度，她的眼睛盯着地面，生怕再遇见那凶险的目光。如果有人窥视她，她就只当不知道。但是，她感觉到自己别的事什么也没想，只是有人偶尔擦着她的身子时，她就免不了打个冷战。身后的每个声响，每个脚步声，从一旁闪过的每个影子，都使她的神经感到痛苦；只有坐在汽车里或在别人家里，她才能真正地呼吸。

一位先生跟她打招呼。她抬头一看，认出他是自己年轻时家里的一位朋友，灰胡子，和气健谈，平时她总要避开他，因为他有个毛病，逢人便要喋喋不休地诉说他身体上微不足道的、或许只是自己瞎想出来的病痛，使人心烦。她还了礼，没有请他作伴，事后却感到遗憾，因为要有个熟人陪着，那个勒索者就不可能突然来跟她搭话了。她犹豫了一会，想转过身去，正在这时，她似乎觉得有人从后面急速向她走来。她不加思索地、本能地赶紧往前走去。她因为害怕，感觉特别灵敏，她感到背后那个人似乎也加速了脚步，越来越近，于是她也越走越快，虽然她知道，最终她逃脱不了那个人的跟踪。她觉得后面的脚步越来越近，预感到那只手随时都会碰到她的肩膀，她的肩膀开始颤抖起来。她愈想加快脚步，两条腿愈加沉重。现在，她感到跟踪者近在咫尺。紧跟着，有人从后面喊了一声“伊莲娜！”声音十分急切，然而却很轻。这声音是谁，她得先想一想，但肯定不是那个可怕的女人，那个可怕的不幸使者。她松了一口气，转过身去，原来是她的情人；她突然一下子停住脚步，他几乎撞到她身上。他脸色苍白，眼神迷茫，情绪激动，看见她不知所措的样子，他显出羞愧

的表情。他迟疑地伸出手，看见她没有伸过她的手，他又把手放下了。她只是直愣愣地看着他，一秒钟，两秒钟，他的出现太出乎她的意料了。在这些恐惧的日子里，她忘记的恰好是他。但是现在，她从近处看着他那苍白的询问着的脸，见到那副茫然不知所措的空虚的表情和眼里种种不可捉摸的神情，她心中突然升起了一股怒火。她双唇颤抖，想说句什么话，脸上的激动显而易见，使他吃惊地只是结结巴巴地挤出一句："伊莲娜，你怎么了？"当他看见她很不耐烦的表情时，又完全意识到了自己的过错，便补充说："我到底做了什么对不住你的事情？"

她勉强压住怒气，盯着他。"您做了什么对不住我的事？"她嘲笑着说，"没有！什么事也没有！只有好事！只有愉快的事！"

他惊讶得半张着嘴，加上那失魂落魄的目光，使他的外表显得更呆笨更可笑了。"啊，伊莲娜！……伊莲娜！"

"别在这儿招惹别人的注意！"她粗暴地冲他说道，"您别对我演喜剧了。她肯定就在旁边偷看，您那位清白的女朋友，过后她又要来袭击我了……"

"谁？……你说的到底是谁？"

她恨不得一拳向他的脸上打去，这张呆滞可笑、扭歪了的脸。她已经感到自己的手紧紧攥住了阳伞。她还从未这样蔑视、憎恨过一个人。

"不过伊莲娜……伊莲娜，"他越发迷惘地结结巴巴地说，"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你突然就不来了……我日日夜夜等着你……今天，我已经在你家门前站了整整一天，等着能和你说一分钟话。"

"你在等……原来这样……你也在等！"她说了这么一句不清不楚的话，她感到这是愤怒。对准他的脸打去，真叫人痛快！

但是，她控制住自己，非常厌恶地看着他，仿佛在考虑，要不要痛骂他一句，把全部郁积在心头的怒火喷到他的脸上去。等了片刻，她突然转过身，头也不回，挤进了熙熙攘攘的人群。他还站在那里，恳求似的伸出手，直到街上的人流把他攫住，卷走，象流水带走了落叶，那树叶摇晃，打转，抗拒着，但终于不由自主地被冲走了。

但是，天意安排，她不该抱过多的好希望。第二天就来了一张条，又劈头打了她一鞭，惊起了她那已经麻木的恐惧感。这次要求二百克朗，她一点没有违抗就给了。勒索的金额直线上涨，真使她害怕，物质上她也感到承受不了，虽然她家境富裕，然而她不可能不惹人注目地筹集更大的款项。那怎么办呢？她知道，明天会要四百，很快就会提到一千，她给得越多，要得也越多，到得最后，一旦她拿不出钱时，就会来一封匿名信，彻底崩溃。她买来的只是时间，一个喘息的时机，两天，三天，也许一个星期的休息时间，但这是多么可怕的、毫无价值的、充满痛苦与紧张的时间啊！她内心的恐惧象恶魔似的追逐她，她书也看不进去，什么事也做不了。她觉得自己病了。有时，她突然心跳得厉害，不得不坐下，她全身到处都觉沉重，痛苦疲惫，却又毫无睡意。尽管心惊肉跳，却又得装出一副笑脸，做出很高兴的样子，不让别人感到她是费了多大的劲才装得这么开心，她每日每时毫无意义地折磨自己所浪费了的精力，可真是英雄的神力！

她觉得周围的人中间只有一个人好象感觉到一点在她心中翻腾着的可怕的事情，因为只有他在偷偷观察她。她觉察到了，她的丈夫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研究她，正象她也时刻在防备他一样，这迫使她不得不加倍小心。他们日日夜夜蹑手蹑脚地互相盯梢，好象互相在兜圈子，都想侦察出对方的秘密，而把自己的秘

密隐藏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她的丈夫也变了。最初那几天，他好比在宗教裁判所里，那种严厉实在吓人，现在，他变得关心体贴，使她不禁想起新婚时的情景。他把她当作病人对待，细心周到，这使她迷惑不解。她很奇特地浑身战栗着，感觉到了他有时向她递来解围的话，使她非常容易坦白认错，她理解他的意图，对他的好心既感激又高兴。她也感觉到，随着爱慕之情的复苏，她在他面前的羞愧之感也增加了，并且比原先她对他的不信任更使她难以说出真情。

在这些日子里，他和她面对面非常明确地谈了一次。她刚从外面回来，听见前厅有人大声说话，那是她丈夫的声音，又尖又响，还有家庭女教师吵架似的喋喋不休的声音，还夹杂着啼哭和抽泣声。她第一个感觉是惊吓。每当她听见家里有大声或者激动的喧闹时，她就会全身战栗。她对于一切不同寻常的事情的反应便是害怕，急于知道分晓的害怕，那封信已经来了？秘密已被揭露了？每当她打开家门，总用询问的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想要从这些脸上看出她不在家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没有，是不是灾难已经降临。这一次，她很快就听出只是孩子吵架，一次小规模的临时审讯，她便放了心。前几天，一个姨妈给男孩子带来一件玩具，一匹五彩的小马，小女孩得到的礼物小，便生了气。她要这小马，但争不到手，结果，她哥哥连摸也不让她摸，她先是气得大喊大叫，后来就沉下脸来，噘着嘴，沉默着，硬是一句话也不说。第二天早晨，那匹小马不翼而飞，怎么找也找不到，后来，有人偶然在炉子里发现了，已经拆坏了，木头部分被砸成了碎片，五彩的皮也给剥了下来，肚子里的东西全掏空了。怀疑自然落到小女孩身上；男孩子放声大哭，跑到父亲那里去告可恶的妹妹的状，审讯刚刚开始。

小规模的庭审很快就作出了裁决。起先，小女孩矢口否认，自然是胆怯地低垂着她的目光，声音颤抖，泄露了天机。女教师的证词对她不利；她听见小女孩在发火时威胁说要把马从窗口扔下去。小女孩竭力否认，然而没有用。她一阵伤心绝望，抽抽噎噎哭起来。伊莲娜只看着她的丈夫；她觉得，他似乎不是在审孩子，而是在审理她自己的命运，因为也许明天，她就会这样站在他面前，一样地颤抖着，声音同样忽高忽低地跳动着。起先，小女儿硬是坚持她编的谎言，她丈夫便严厉地盯着她，一字一句地追问她，打破她的防线，即使她不回答，他也不发火。随后，当她由抵赖变成结结巴巴地含糊其词时，他就和蔼地规劝她，论证这一行为有内在的必然性，在某种程度上原谅了她一怒之下考虑欠周，干出了这么一件叫人厌恶的事情，根本没想到这样做会伤她哥哥的心。他振振有词地给这女孩子讲了可以原谅的一面，接着又热情而恳切地对这个越来越没有主意的小女孩说明，这种行为既是可以理解的，又是应当受谴责的，讲得她终于掉下了眼泪，嚎啕大哭。不一会儿，在泪洪的遮掩下，她结结巴巴地承认了。

伊莲娜赶紧冲过去，搂住这哭泣的小女孩，但小女孩却愤怒地一把推开了她。她的丈夫也提醒她不要这样急急忙忙地表示同情，他不想对这件过错不加惩罚就马虎了事；于是，他宣判了处罚：不许女孩去参加明天的一项活动，而这是她几个星期以来就盼望着的，因此，处罚虽轻，这孩子却很在意。她一听这判决，便大声哭喊；男孩在一旁胜利地大声欢呼起来，可是，他这种为时过早的、恶意的讥诮随即也给他带来了惩罚，由于他幸灾乐祸，原来允许他去参加那个儿童庆祝活动，现在也不准了。两个孩子终于退下去了，他们都很伤心，唯一的安慰是两人都受了惩

罚。只剩下伊莲娜和她丈夫。

这时，她感到机会终于来了，可以借谈论女孩子的过失和认错来谈她自己了。她懂得，如果她给孩子说情而他能听得进去，那末，她也许就可以壮着胆子为自己说情了。“弗里茨，你说，”她开了口，“你真的不让孩子明天去参加吗？他们一定会非常伤心的，尤其是小女儿。她的过失其实并没有严重到这种地步。为什么要这样严厉地惩罚他们呢？你不替我们的小女儿感到难过吗？”

他看着她。

“你问我是不是替她难过？我的回答是，今天不会难过。事实上，她受了处罚反倒好受些。昨天，她才不幸哩，毁了那匹可怜的玩具马，塞在炉子里，全家人到处寻找，她白天黑夜都害怕，别人会发现，而且一定会发现的。恐惧比惩罚还糟，惩罚毕竟是某种确定的东西，或重或轻，总比极不确定的要好，总比没有尽头的骇怕紧张要好。一旦做错事的人愿受惩罚，他反倒轻松了。你不要被哭声所迷惑，只不过现在哭了出来罢了，以前是憋在心里。憋在心里比哭出来糟得多。”

她抬眼看他。她觉得他的每句话似乎都是对着她讲的。可是，他好象根本就没在注意她。

“确实是这样的，你可以相信我。我从法庭上，从调查中知道这个道理。被告最苦的是隐瞒，是在恐惧的逼迫下，对付千百个小小的、隐蔽的进攻，去自己的谎言辩护。看着被告闪烁其词，缩成一团，可真是害怕呀，因为要他吐出一个‘是’字来，人们就不得不象用铁钩钩东西那样，从他挣扎着的肉体里钩出来似的。有时，这个‘是’字已经到了喉咙口，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已经把它从里面挤到上面，他们哽住了，话就要脱口而出了，这

时，一股恶的力量向他们袭来，就是那种不可理解的抗拒与害怕的感情，于是他们又把话咽了下去。接着，这种斗争又重新开始。有时，法官比被告更加苦恼。然而，被告总是把法官看作敌人，而实际上法官是帮助他们的恩人。而我身为他们的辩护律师，本该警告我的委托人，老实说，也就是使他们的谎言不露破绽，但是，我内心里却往往不敢这样做，因为他们不认罪时受的苦比认罪并受应得的惩罚时受的苦还大。我始终不理解，有的人明知有危险，却偏要去干某件事，事后又没有勇气去承认。我认为，对认罪的恐惧毕竟小得多，比不上犯任何罪行时的恐惧。”

“你认为……阻止人们说出真情的……始终……只是害怕吗？难道不可能……难道不可能是羞惭……是羞于说出真情……羞于当众出丑？”

他诧异地抬起头来。平常他没有听她答复的习惯。可是这个字眼把他迷住了。

“羞惭，你说……这……这也只是一种惧怕……但稍好一些……不是惧怕惩罚，而是……啊，我懂了……”

他站起身，情绪异常激动，来回走着。这个想法好象击中了他心中的什么东西，它抽搐了一下，剧烈地动起来。他突然站住了。

“我承认这话不错……羞惭，在许多人面前，在陌生人面前感到羞惭……在流氓无赖面前，他们从报上读到别人的遭遇时，就象吞吃黄油面包那样……但是，至少可以在亲近的人面前承认么……”

“也许……”她不得不扭过脸去，因为他这样地紧盯着她，她感到自己的声音在颤抖，“也许……在最亲近的人面前，最感羞惭。”

他仿佛被某种内心的力量一把抓住似的突然停住了脚步。

“你是说……你是说……”他的声音突然变了，变得柔软而低沉，“你是说，海伦在别人面前会更容易认错……也许在女教师面前……她……”

“我坚信这一点……正好在你面前，她做了那么顽强的反抗……因为……因为对她说来，你的判决是最重要的……因为……因为……她……她最爱你……”

他又站住了。

“你……你也许是正确的……甚至肯定是正确的……这可真奇怪……偏偏这一点我从来没有想到过。不过你是对的，我不希望你以为我不会原谅人……我不愿这样……我正是希望你不要这样看，伊莲娜……”

他端详着她，她感到在他的目光下自己的脸红了。他这样说是有意还是巧合，阴险的巧合？她始终感到自己拿不定主意，实在可怕。

“判决无效，”现在，他脸上似乎露出一丝明朗的表情，“海伦自由了，我亲自去向她宣布。你现在该对我满意了吧？你还有什么愿望……你……你看……你看，我今天多么宽宏大量……也许因为我及时改正了一项不公正的判决而感到高兴。做这种事总让人感到轻松，伊莲娜，始终如此……”

她相信自己听懂了他这样强调的意思。她身不由己地走近他，她已经感到了那句话在往上冒；同时，他也向她走过来，仿佛要赶紧把压抑着她的东西从她手里接过来。这时，她看见他眼光里有一种渴望听到供认的欲念，刹那间，她的全部勇气都垮了。她疲乏地垂下手来，转过身去。她感到，这是徒劳的，她永远不会说出那句解脱的话，这句话在她内心燃烧着，搅得她不得

安宁。警告象近处的雷声隆隆地向她滚来，但是她知道，她躲不过这场暴风雨。在她心灵深处，她渴求的正是她迄今为止害怕的、使人解脱的闪电：败露。

看来，她的愿望要得到满足了，比她预料的要快。现在，斗争持续了十四天，伊莲娜感到自己的力量快耗尽了。那个女人已经有四天没来打扰了，恐惧已经侵入她的身体，溶化在她的血液中，只要门铃一响，她就一跃而起，赶在仆人前面，亲自去及时截住那个敲诈勒索的女人的信。每付一笔钱她就买到一晚上的安宁，买到和孩子们一起安静地呆上几小时，买到一次散步。

又是一阵铃声把她拽出房间来到门口；她打开门，第一眼就诧异地看到一位陌生太太，身穿一套新衣，头戴一顶时式帽子。接着，她大惊失色地倒退了几步，她认出了那个勒索者的可憎的面孔。

"啊哈，是您自己，瓦格纳太太，太好了。我有重要事跟您谈。"她不等伊莲娜回答，便进了门。伊莲娜用颤抖的手扶在门把上，吓呆了。那个女人放下伞，一把刺眼的红色阳伞，显然是用她勒索来的钱买的第一批赃物。她非常镇静自若地往里走，仿佛就在她自己的家里一样，她得意地、简直带着安详的感情观看华丽的陈设，主人没有请，她就继续向通往客厅的半开着的门走去。"这里进去，对吧？"她以抑制着嘲讽口吻问道。受惊的伊莲娜一直说不出话来，正想要挡住她，她却安慰似地补充说："要是您为难的话，我们可以很快就谈完的。"

伊莲娜太太跟着她，没说半个不字。勒索者就在自己的家里，并且这样肆无忌惮，而她自己却害怕得要死，想到这里，她完全懵了。她觉得自己仿佛在梦中遇到了这一切。

“您这里真不错，真美，”那个女人一边坐下，一边很惬意地赞赏着，“啊，坐在这里真舒服。还有这么多画。到这里一比，才发现我们这种人多么寒酸。您这里真美好，真美好，瓦格纳太太。”

现在，她看见这个女罪犯在自己的房间里这么舒服惬意，她的怒火终于爆发了。“您到底要干什么，敲竹杠的女人！一直跟到我家里来了！但是，我不会让您折磨死的。我会……！”

“您别说得那么响，”另一个用一种侮辱性的亲切口气打断她说，“门还开着呢，佣人们会听见的。我倒无所谓。我什么也不否认，我的上帝，即使坐牢也不比现在过的穷日子差。可是您，瓦格纳太太，倒该小心点。如果您真有必要发作一场的话，我想还是先把门关上的好。可是，话说在头里，咒骂对我不起任何作用。”

伊莲娜方才一怒之下得到的力量，由于这个女人毫不动摇，便又完全崩溃了。她象一个等着老师布置作业的孩子那样不安地站在那里，几乎是忍气吞声地。

“好吧，瓦格纳太太，恕我开门见山。我的处境不妙，这您知道。我早就和您说过。现在我需要钱付利息。这笔利息我早就该还了，另外还有些别的用场。我想终于该了结一下了。所以我来找您，请您帮个忙，拿个四百克朗。”

“我办不到，”伊莲娜结结巴巴地说，数目这么大，使她大吃一惊，她也确实没有这么多现金，“我现在真的没有这笔钱。这个月我已经给过您三百克朗了。我从哪儿去弄这么多钱？”

“嗐，您想一想就会有办法的。象您这样富裕的女人要多少就有多少。您必须得拿出来。瓦格纳太太，您想一想就会有办法的。”

“可是我真的没有这笔钱。我很愿意给您。可是这么多我实在没有。我能给您一点……也许一百克朗……”

“我说了，我需要四百克朗。”她象是被这个过分的要求伤害了感情，毫不客气地说了这句话。

“可是我没有，”伊莲娜绝望地喊道。她一边在想，要是她丈夫现在来了怎么办，他随时都会回来的。“我向您发誓，我没有那么多钱……”

“那您就想办法凑齐，人家会借给您的。”

“我没有办法。”

那个女人从上到下打量她，好象估量她的身价。

“好……譬如这个戒指……典了这个戒指不就行了。首饰我当然不懂行……我一件也不曾有过……不过我想，典四百克朗是不成问题的……”

“典戒指，”伊莲娜不禁脱口喊了出来。这是她的结婚戒指，镶有一块非常贵重而漂亮的宝石，使它价值连城，只有这枚戒指，她从来也没有摘下来过。

“喏，干吗不行？我把当票给您寄回来，您什么时候想去赎出来都可以。您一定会重新得到它的。我不会留着它。象我这样一个穷女人要这样贵重的戒指干什么？”

“您为什么要跟踪我？为什么折磨我？我不能给……我不能。您一定理解这一点！……您看，我能做的都做了。您一定得理解这一点。请您发发善心吧！”

“可有谁对我发过善心？他们险些让我饿死。干吗偏要我怜悯这样一个富贵太太？”

伊莲娜还想顶回去。这时她听到——她的血都停住不流了——外面有一扇门碰上了。准是她丈夫从办公室回来了。她

不加思索从手指上摘下戒指，递给等着的那个女人，她很快把戒指收了起来。

“您别害怕，我这就走。”那个女人点点头，她得意地看到了伊莲娜脸上不可言状的恐惧，以及如何紧张地侧耳倾听前厅的动静，那里清楚地传来了男人的脚步声。她打开门，向正往里走的伊莲娜的丈夫打了个招呼，他也抬头看了她一眼，似乎并没有特别注意她。一转眼她就走了。

那个女人身后的门刚碰上，伊莲娜用最后一点力气对丈夫解释说：“这位太太来打听点事。”挨过了最糟糕的一秒钟。她丈夫没有答理，一声不响地走进餐室，午饭已经摆好了。

伊莲娜感觉到，手指上原先被戒指的凉嗖嗖的金属环保护着的地方，仿佛被空气灼伤了，人人都会看伤疤似的看这块无遮掩的地方。吃饭时，她一直在藏这只手，她这么躲躲藏藏的时候，一种奇特的过度受刺激的感觉在耍弄她，她丈夫的目光不断地掠过她的手，似乎在跟踪那只手的每个动作。她费尽心机引开他的注意力，不断地向他提出问题，使谈话不间断。她不停地说话，同她的丈夫，同孩子们，同家庭女教师，一再地用小小的神经质的火焰点燃谈话，但她总是喘不过气来，一再话说半截就哽在了喉咙里。她竭力装得兴高采烈，也让别人快活，她逗弄孩子，挑动他们互相斗嘴，但是，两个孩子不吵也不笑，因为她自己也觉得，她的高兴有几分虚假，使别人下意识地感到有异样。她越装越糟。末了，她疲乏了，不作声了。

别的人也都一言不发；她只听见盘子的轻微声响，以及心中涌出的恐惧的声音。这时，她的丈夫突然说：“今天你的戒指到哪儿去了？”

她打了一个冷战。心里有个声音大声地说：完了！然而她

的下意识还在进行抵抗。她感到，现在她全身的力量又凝聚在一起了。再说一句话，说一个字。再编一次谎话，最后的一次谎话。

"我……我把戒指送去擦了。"

仿佛谎话给了她力量，她语气坚定地补充说："后天我去取回。"后天，现在她给捆住了。现在，她给自己定了期限，突然有一种新的感觉渗入到纷乱的恐惧中来，一种很快便要知道分晓的幸福感。有什么在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生的力量和死的力量。

上午，她烧毁书信，整理好各种小物件，但是，她避免见到她的孩子和心爱的一切。现在，她只想躲开生活，免得它带着乐趣和诱惑来贴近她，使她产生无谓的犹豫，增加她实现已下定的决心时的困难。随后，她再次上街、最末一回向命运挑战，准备着，甚至迫不及待地想遇上那个敲榨的女人。她又急匆匆地沿街走去，但不再有那种愈益紧张的感觉。她的身子已经渐觉疲乏了，她走啊走着，象是出于某种义务感，走了两个钟头。哪里也找不到那个女人。但是失望已不再使她痛苦。她几乎不再希望遇上那个女人了，只觉得自己全身无力。她瞧着人们的脸，全都是她陌生的，全都是死气沉沉的。一切都已经离她很遥远，都已经失去了，不再属于她的了。

她扳着手指数着到天黑还有几个小时，她大吃一惊，竟然还有那么多小时，真奇怪，告别原来只需要这么少的时间。一旦知道了所有东西都不能带走时，它们显得多么没有价值！好象是睡意又向她袭来了。她又机械地走到街上，任其所至，既不想也不看。在一个十字路口，一个马车夫在最后一刻勒住马，她只见

车辕已经横在自己的面前。车夫粗鲁地骂起来，她还没有转过身去心里就想，这倒是解救呢还是推迟。一个偶然事件就可以省去她自己去下决心了。她疲乏地继续往前走，因为这样倒也自在：什么也不想，只在心中迷乱地感到一种末日来临的模糊感觉，象一层雾，轻轻地、慢慢地降下来，笼罩了一切。

她偶然抬起头看看是什么街名时，不禁打了个冷颤，她迷迷糊糊地乱逛到她以前的情人的楼前来了。难道这是个信号？他也许能帮助她，他肯定知道那个女人的地址。她高兴得几乎双手颤抖起来。她怎么一直没想到这一点呢？这可是最简单的办法呀！他现在一定得跟她一起去找那个女人，永远了结这件事情。他一定得强迫她停止勒索，也许给她一笔钱，让她离开这个城市。她突然觉得很遗憾，她最近一段时间对这可怜人的态度太坏了，不过他会帮她的忙，这一点她很有把握。真奇怪，救星现在才来，现在，在这最后的时刻。

她急匆匆地走上楼梯，按了门铃。没人开门。她屏息静听，仿佛听见了门后有小心翼翼的脚步声。她又按了一次门铃。又是一片寂静。里面又一阵轻微的响动。她失去了耐心，便不停地按铃，这可是关系到她的性命啊！

门后终于有了响动，门锁咔嚓一声响，门开了一条窄缝。“是我，”她赶紧说。

这时，他象是吃了一惊，把门打开了。“是你……是您……尊敬的夫人，”他结结巴巴地说，显然很尴尬，“我……请您原谅……我丝毫没有想到……您会来访……请原谅我衣着不整。”他指了指衬衣袖子。他的衬衣半敞着，没有领子。

“我有急事和您谈……您一定得帮我忙，”她神经质地说，因为他还一直让她象一个乞丐似的站在过道里。她略带愠怒地补

了一句："您就不愿让我进去，听我说一分钟的话？"

"请进，"他窘迫地斜视着喃喃地说。"我现在只是……我不知道该……"

"您一定得听我说。原本就是您的错。您有责任帮助我……您一定得给我弄回戒指，您必须这样做。至少您得告诉我地址……她总在跟踪我，现在她却跑了……您必须，您听着，您必须……"

他呆呆地看着她。现在她才注意到，她气喘吁吁说出的话前言不搭后语。

"是这样的……您不知道……就是说，您的情人，您以前的情人，这个女人当时看见我离开您家，从此她就总缠着我不放，对我敲诈勒索……她要把我折磨死了……现在她已经把我的戒指拿走了，我，我一定得要回来。今天晚上我必须拿回戒指，我说了，今天晚上……您不想帮助我对付这个女人吗？"

"可是……可是我……"

"你愿不愿意？"

"您说的那个女人我确实不知道。我从来没有跟敲诈勒索的女人有过什么瓜葛。"他几乎粗暴地说。

"这样……您不认识她。那她是凭空捏造罗。她可是知道您的名字和我的住址。也许她敲诈勒索也不是真的。也许我只是在做梦。"

她尖声大笑。他觉得很不是味。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她可能疯了，瞧她的眼睛闪着这样的光。她神态错乱了，语无伦次。他胆怯地环视四周。

"请您安静一点……尊敬的夫人……我向你担保，您搞错了。完全不可能，必定是……不，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类女人我不认识。我可以很肯定地对您说，您一定搞错了……”

“这么说，您不愿帮助我？”

“当然愿意……只要我能够帮忙。”

“那末……请跟我来。我们一起去找她……”

“找谁……找谁去？”她抓住他的胳膊，他再次感到一阵害怕，她准是疯了。

“找她去……您究竟愿不愿意去？”

“当然……当然……”——她那样强烈地催迫他，使他更加怀疑她是疯了——“当然……当然……”

“那就来吧……这是关系到我的生死问题！”

他硬是不让自己笑出来。然后，他一下子板起面孔来。

“对不起，尊敬的夫人……眼下我不能去……我在上钢琴课……现在我不能中断……”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她冲着他的脸尖声大笑起来，“您是这样上钢琴课的……敞着衬衫……骗子！”她顿生一念，往前冲去。他设法挡住她。“难道她，那个女诈骗犯在您这里不成？原来你们是一伙的。她从我这里诈取到的钱，也许是你们两人分的。但是，我要抓住她。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她大声喊起来。他抓住她，但她同他扭打，挣脱开，向卧室的门冲去。

一个身影赶紧往后闪，显然刚才在门口偷听。伊莲娜失神地凝视着一个衣衫凌乱的陌生女人，那女人赶紧转过脸。她的情人跟着跑过来，想拦挡伊莲娜，避免发生什么不幸，他当她疯了，可是，她已经从房间里退出来了。“对不起，”她喃喃地说了一句。她完全胡涂了。她莫明其妙了，只感到恶心，恶心透顶，疲惫不堪。

"对不起，"当她看见他不安地目送她走时，她又说，"明天……明天您就会明白这一切……就是说，……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她象对一个陌生人似的对他说。没有丝毫东西能使她回忆起她一度属于这个男人，她连自己的身体都感觉不到了。现在，事情比以前更乱了，她只知道肯定有一个说的是谎话。但是她太累了，既不能想也不能看。她闭上眼睛，走下楼梯，象一名被判决的犯人走向断头台。

她走出房子，街上已经黑了。她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也许这个女刽子手现在在那边等着，也许到最后一刻还能得救。她觉得必须双手合十，向被遗忘了的上帝祈祷。噢，哪怕再能买到几个月的时间，再过几个月就到夏天，那时就到这个敲诈勒索的女人不可能到的地方去，在草地和庄稼地之间和和平平地度过一个夏天，那该多好啊。她贪婪地向已经黑暗的街道侦察。她似乎看见那边一幢楼房的门洞里有一个人影在窥视，而当她走近时，那人影已经缩回到过道里去了。有一瞬间，她好象发现那个人影与她丈夫有些相似。她突然在街上感到了他和他的目光，不禁害怕起来。今天这是第二次了。她犹豫着，没让自己去搞个明白。但那人影已消失在暗影中了。她心绪不宁地继续往前走，感到颈项上有一种异常紧张的感觉，好象后面有人用灼人的目光盯着她。她又回过身去。一个人也没有。

不远处就是药房。她微微一颤，走了进去。药剂师接过药方，开始配方。在这一分钟里，她把一切全收眼底：闪闪发光的秤，小巧精致的法码，小小的标签，上面柜子里一排贴着生疏的拉丁文名字的药物，她下意识地一个个字母地看了一遍。她听见时钟的嗒的嗒地响，嗅到了奇特的香味——又腻又甜味的药

味，她一下子回想起自己小时候总是请求母亲让她去抓药，她喜欢这种药味，喜欢看到许多闪闪发光的奇特药盘。这时，她突然想起自己没有向母亲告别，她觉得太对不起这个可怜的女人了。她知道了一定会大惊失色的，她想着，心中不免害怕，这时，药剂师已经从一个大肚容器里往一只蓝色小瓶里倒淡色的药水，一滴一滴数着。她呆呆地看着，死神如何从大容器流入小瓶，不久就要从这个小瓶流入她的血管里，她全身感到一阵冰冷。药剂师把瓶塞塞进装满药水的小瓶，在这个危险的圆形小瓶外贴上一张纸条。她盯着他正在操作的手指，昏昏沉沉，处在一种催眠状态中。这个可怕的想法使她所有的感官都麻木了、僵化了。

"请付两克朗，"药剂师说。她从呆滞麻木的状态中苏醒过来，陌生地环视四周。接着她机械地把手伸进口袋去掏钱。她好象还在做梦似的，眼睁睁地瞧着钱币，却没有立刻认出是钱，迟疑了许久才把钱数出来。

这时，她感到她的胳膊被推到了一边，听见钱扔进玻璃碗的清脆响声。一只手从她旁边向前伸过来，抓住了小药瓶。

她不由自主地回过头去。她的目光呆住了。站在她后面的是她的丈夫，双唇紧闭，脸色铁青，前额上汗珠闪亮。

她觉得快要晕过去了，只好靠在桌子上。她一下子明白过来，刚才在那幢楼房门洞里窥视的就是他；在那儿时她身上有什么东西已经预感到是他了，在这短暂的一秒钟里她乱糟糟地想了很多。

"来，"他用一种低沉的哽噎的声音说。她凝视着他，在她的意识的一个模糊而遥远的领域里，产生了一种惊异：她竟听从了他的话。她的两条腿跟着走了，她自己毫无知觉。

他们并排走过街道。谁也不看谁。那个小药瓶他还一直拿

在手里。有一会他停下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她也木然地、身不由己地跟着站住。但她不敢看他。谁也不说一句话，街上的嘈杂声在他们之间汹涌起伏。

到了楼梯口，他让她走在前头。他一不在她身旁，她就走不稳，摇晃了起来。她停下脚步，抓住楼梯栏杆。他去扶她的胳膊。他的手刚一碰到她，她就一颤，赶紧走上最后几级楼梯。

她走进房间。他跟在后面。墙壁在黑暗中闪光，屋里的家俱什物几乎都看不清。他们始终还没说一句话。他撕下贴在瓶外的纸，打开瓶盖，倒掉里面的药，接着，使劲把药瓶扔到角落里。砰的一声，她吓了一跳。

他们沉默又沉默。她感觉到他在克制自己，只是感觉到，没有抬头去看。他终于向她走过来。走近了，离得很近了。她能感到他的粗声呼吸，她那呆滞的、象是蒙了一层雾霭的目光看着他的眼睛的光芒在黑暗的房间里闪耀着向她逼近。她等着听他发怒，战栗着呆呆地瞧着他伸过来抓她的有力的手。她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只有神经象绷紧的琴弦那样在震动；她等着他责备惩罚，她几乎在渴望他发火。但他仍然一言不发，她非常诧异地感到，他是轻柔地走过来的。“伊莲娜，”他说，他的声音听起来异常柔软。“我们还要折磨自己多长时间？”

这时，她突如其来地、痉挛似地爆发出一声拚命的喊叫，象一声毫无意义的野兽的吼叫，几个星期来郁积在胸中、强压在心里的啜泣终于一下子迸发出来了。一只愤怒的手仿佛在她的体内抓住了她，猛烈地摇晃她，她象喝醉了酒似的晃动，要不是他扶住了她，她就摔倒了。

“伊莲娜，”他安慰她。“伊莲娜，伊莲娜，”他越来越轻，越来越温柔地叫着她的名字，仿佛他能用这越来越温柔的说话声音

平息她痉挛的神经的绝望骚动。但是，回答他的只有啜泣，号叫，在她全身翻腾着的痛苦的波涛。他搀着、扶着身体不停抽搐的伊莲娜到了沙发旁，让她躺下。但是，啜泣仍然不止。这痉挛性的哭泣象触电似的摇撼着她的四肢，一阵阵的颤栗和寒噤流遍她那备受折磨的身体。数周以来，她的神经紧张地等待着发生最不堪忍受的事情，现在，她的神经绷断了，内心的痛苦毫无约束地流遍她毫无感觉的身体。

他异常激动地扶着她的战栗的身体，抓着她冰凉的手，先是安慰地、尔后是怀着恐惧和激情狂乱地吻她的衣服，吻她的脖子，但是那瘫在沙发上的身子依然抽搐不止，那终于象开了闸似的啜泣的浪涛从体内滚滚涌出。他摸了摸她的脸，脸上冰凉，满面泪水，他感到了她太阳穴上砰砰跳动的血管。一种不可言状的惧怕向他袭来。他跪倒在地，贴近她的脸，和她说话。

"伊莲娜"，他一次又一次地抚摸她，"你为什么哭……现在……现在什么事情都过去了……你干吗折磨自己……你不用再害怕了……她再也不会来了，再也不会来了……"

她的身体又一阵抽搐，他用两只手按着她。他不断地吻她，结结巴巴地、前言不搭后语地说着道歉的话：

"不会了……再也不会了……我向你发誓……我没有想到你会如此害怕……我只是想喊你……喊你回来尽你的义务……只想让你离开他……永远离开他……回到我们身边来……我偶然听说这件事情以后，没有别的办法……我可不能当面跟你说……我想……我一直在想，你会回来的……因此我派她去，派这个可怜的女人，让她把你赶回来……她是个可怜的女人，一个女演员，被解雇了……她本来不愿干，可是我要这么办……我现在明白了，这样做不对……可是我想让你回来……我一再向你

表示，我准备……准备原谅你，我愿意原谅你，可是你没有理解我……可是这样……我本来没有想会把你弄成这样……我看着这些事情，比你还痛苦……你一举一动我都在观察……只是为了孩子，你知道，为了孩子，我不得不强迫你……不过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事情会变好的……"

她昏昏沉沉地听着他的话，好象远在天边又近在耳旁，她一点也听不懂。她脑袋里嗡嗡乱响，压倒了一切别的声音，各种思想纷至沓来，无法形成清晰的感觉。她感到他在抚摩她，吻她，亲她，她也感到自己的已经冷却的眼泪，但是，她又感到，体内热血在丁当作响，继而发出一种低沉的隆隆的声响，越来越强，最后象猛烈撞击的震耳欲聋的钟声。接着，她的感觉完全模糊了。她从昏迷中醒来，迷迷糊糊地感到有人给她脱衣服，她好象透过无数层云雾看见了她丈夫的面容，慈祥而忧虑。接着，她深深地坠落到黑暗中去，进入长期缺乏的、黑沉沉的、无梦的睡眠之中。

她第二天早晨睁开眼睛时，房间里已经大亮。她感到自己神志清爽了，云雾已经消散，血液也清了，象被一场暴风雨洗涮干净了。她试图回忆发生了什么事，但她仍然觉得一切都是一场梦。就象一个人在睡梦中飘浮着穿过一个个房间那样，她觉得这种朦胧的感觉不真实，轻飘飘的。她摸摸自己的手，看看自己是否真的醒着。

她大吃一惊：戒指在手指上闪闪发光。她一下子完全苏醒了。那些在半昏迷状态中听到的毫无条理的话，和一种隐隐的预感现在突然明确地联系到一起了。一下子她什么都明白了：丈夫的盘问，情人的惊讶，所有的网眼都展开了，她看见了自己曾经一度被卷在里面的可怕的网。她感到又恼怒又羞愧，她的

神经又开始颤抖，她几乎后悔不该从这种没有恶梦、没有恐惧的睡眠中苏醒过来。

这时，旁边屋里响起一阵笑声。两个孩子已经起床，吵吵闹闹象早晨唧唧喳喳的小鸟。她清清楚楚地听出了男孩子的声音，她第一次诧异地感到他的声音多么象他的父亲。一丝微笑飞到她的唇上，静静地在那里休憩。她闭着眼睛，深深地享受着这一切，这是她的生活，现在也是她的幸福。她心里还感到有一点轻微的痛楚，但是这是一种可望消失的痛苦，灼人，可是象完全结疤以前火辣辣的伤口。

（1920年）

赵登荣 译

马来狂人

一九一二年三月在那不勒斯的码头上正当一艘巨型远洋客轮卸货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不幸事件，各家报纸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导，可是都添枝加叶，渲染得神乎其神。我虽然也是“海洋号”上的乘客，可是和其他乘客一样，未能亲眼目睹这一离奇的事件，因为事件发生在深夜轮船装煤卸货的时候，我们为了避开嘈杂的声响，都下船登岸，到咖啡馆或者剧院消磨这段时光去了。尽管如此，我总认为，当时我未曾公开宣布的某些推测正好可以澄清那桩动人视听的事件，而且如今年代相隔久远，也使我可以利用当时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的材料，这次谈话是直接在那个离奇插曲之前进行的。

我准备乘“海洋号”返回欧洲。当我到加尔各答船舶代理处去订票的时候，办事员耸耸肩膀表示遗憾。他还不知道，是否可能给我保留一个舱位，现在正好是在雨季之前，船上的票子总是在澳大利亚就卖得一张不剩，他先得等新加坡发来的电报。使我欣慰的是，第二天他通知我，他还可以给我签一个舱位，当然，这只是一个不大舒适的舱位，在甲板底下，而且是在船的中部。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返回老家了，因此我并不多事犹豫，就叫他把这舱位签给我。

办事员给我说的情况一点不错。船上很挤，舱房很坏，是个

又窄又小靠近蒸汽机的正方形角落，只有一扇圆窗送来一点微弱的亮光。滞重混浊的空气散发出油腻和霉烂的臭味。电风扇象只发了疯的铁蝙蝠在头上呼呼地旋转，简直一刻也摆脱不了它。脚下不断传来机器格达格达的声音，就象有个运煤的小工喘着气一刻不停地在爬同一道铁梯。头上不断听见散步甲板上来来往往的拖沓的脚步声。所以我把皮箱往那灰色横栏构成的又霉又湿的坟墓里一塞，便赶紧逃回到甲板上来。甘美的和风掠过波面，从陆地上吹来，我从船舱里爬上来，象吸龙涎香似的痛吸了一口这甘美柔和的清风。

但是散步甲板上也拥挤不堪，骚乱不宁，到处是人，憋憋忽忽，五光十色。大家到了船上，无所事事，过分兴奋，便一面聊天，一面来回走动。女人们娇声娇气地嬉笑逗乐，人们不断地在甲板上狭窄的通道里兜着圈子，人群叽哩呱啦地闲聊，从甲板上的椅子前面乱哄哄地一涌而过，然后转回来再碰头，碰了头再去转。这一切不知怎么叫我很不舒服。我看见了一个新的天地，很多画面迅速地互相交融，一一映入我的眼帘。于是我想把这些刚刚看到的东西加以思索、分解、整理、重新塑造；然而在这拥挤的通道上没有一刻安宁。书上的字句随着从旁聊着天闪过的人影化成一片模糊。在这无遮无拦人来人往的轮船过道上简直不可能独处一隅。

足足三天之久，我试着独处一隅，无可奈何地望着人、望着海，但是大海始终是那副模样，一片澄蓝，空空荡荡，只有在日落的时候突然被泼上了各种色彩。经过七十二小时之后，船上的人我都看熟了。每一张脸我都熟而又熟，女人们的尖声大笑不再惹我心烦，身旁两位荷兰军官橐橐的靴声也不再使我冒火。那么只好逃走：但是船舱里又热又湿，大厅里又有那些英国姑娘

一个劲地用她们颇不高明的技巧在钢琴上弹奏着节奏生硬的圆舞曲。末了我只好毅然决然地把日夜颠倒过来，一到下午我就灌上几杯啤酒，喝得昏昏沉沉，然后钻进船舱，一觉睡到晚饭和舞会之后。

等我醒来，我那小棺材似的船舱里已经一片昏黑，闷得叫人难受。电风扇我已经关掉，空气又腻又潮，太阳穴象受着文火烧烤。我神志昏迷，过了好几分钟，我才弄清楚这是何时、我身在何地。反正午夜大概已经过去，因为我既没听见音乐，也没听见不停的拖沓的脚步声；只有机器，这条鳄鱼的搏动的心脏，正气喘吁吁地把这咯吱作响的船身送到举目难辨的地方。

我摸索着登上甲板。甲板上空无一人。我抬起头来望了一眼阴森森的烟囱高塔和幽灵似的微微闪光的桅杆，一片奇幻的光亮突然射进我的眼帘。夜空发亮。和天幕上晶光闪烁的星星相比，夜空自是昏暗的，可是不然，它也发光，仿佛天际有一幅天鹅绒的帷幕遮住了满天强烈的光芒，仿佛光华四射的群星只是天窗和缝隙，从那里泄出难以描模的光亮。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见过天空象那晚上那样湛蓝清冷，可是又燃烧着、满溢着从星月中泻下的光线，象是从神秘莫测的天庭深处燃烧出来似的。轮船的边缘涂着白漆，映着月光，在天鹅绒似的深色的海面上鲜明地显突出来。锚索、帆桁、一切窄长的、一切有棱有角的全都融化在这片漫溢的清光里。桅杆上的电灯，以及更高处了望台上的圆窗，都象悬空高挂在天际，人间这些昏黄的星星夹杂在天上光辉的星座之间。

那神奇的南十字星座正在我的头顶上，象是给人用闪闪发光的钻石钉子钉在浩渺的太空中，在天上轻轻浮荡，其实只是轮船在晃动。这个泅水的巨人微微地颤动着，吁着气，一上一下，

一上一下冲破黑浪前进。我站着抬头仰望，仿佛正在沐浴，温水从头顶上灌下，不过这不是水而是光，洁白微温的光冲洗着我的手，柔和地浇淋着我的肩和我的头，似乎一直沁入我的内心。因为我突然俗念顿消，神清气爽。我轻松舒畅地呼吸，唇上突然之间象碰到了一剂清凉的饮料，这是空气，夹着果子的芬芳和远方海岛的香气，柔和，清淳，使人微醉。我上船以来，第一次感到那神圣的梦幻的欢乐和另外一种更肉感的欢乐，那就是想把我的肉体投进我周围的温柔之中。我想躺下来，举目仰望那白色的象形文字。但是躺椅和沙发都搬走了，在这空旷的散步甲板上找不到一处供人休憩冥想的所在。

我于是摸索着往前走，渐渐地走到轮船的前部，光线似乎越来越猛地从各种物件上向我射来，使我两眼发花。这洁白刺目的星光简直叫我痛苦，我直想躲进一个荫蔽的所在，直挺挺地仰卧在一床草席上，身上照不到星光，它只能在我上方，映照在我身边的物件上面，我就象从暗室里眺望外面的景色。最后我终于磕磕绊绊地迈过锚索，绕过铁绞盘，一直走近龙骨，俯身下望，只见船头冲进一片浓黑，溶化在水里的月光向两边分开，泡沫飞溅。铁犁一个劲地在这翻滚的黑泥地上起伏，我感觉到这被征服的元素①的一切痛苦，也感觉到在这场耀眼的游戏中尘世威力的一切快乐。我看得出神，竟忘了时间的消逝。我这样站着已经一小时了呢，还是仅仅才几分钟。轮船象一只巨大的摇篮，一上一下地颠簸着我，使我忘记了时间的推移。我只觉得疲乏了，这种疲乏又象是一种快感。我直想睡觉，想做梦，可是又不愿离开这神奇的魔力，走进我的棺材。我不自觉地用脚去探身

---

① 指水、火、土、空气。

下的一堆锚索。我望了下去，双目紧闭，可是眼前并非完全黑暗，因为银色的清辉倾泻在我的眼上、身上。我觉得身下海水轻声作响，头上这个世界的银白清流发出难以听见的声音。这种响声逐渐涌入我的血液：我不再觉得自己的存在，我不知道这呼吸声是我自己发出的还是远远搏动的轮船的心脏发出的。我随波漂流，渐渐地迷失在这午夜的骚扰不宁的响声之中。

紧挨在我的身旁有人轻轻地干咳了一声，把我吓了一跳。我几乎已经沉入梦幻的境地，此刻不由得惊醒了。我先前一直双目紧闭，这时睁开眼睛四下探望，眼前的白光刺得我眼花。就在我紧对面，在船壁的阴影里有个东西一闪一闪，象是眼镜的反光。这时又有圆圆的一颗大火星一亮，一只烟斗。在我坐下来的时候，只是低头看了一下泡沫飞溅的船头，抬头望了一下南十字星座，显然没有看见这位邻人，他大概一直动也不动地坐在这里。我还有点神志恍惚，便不由自主地用德语说了声："对不起！"——"啊，哪里……"有人从暗处用德语回答了一声。

在黑暗里和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起，紧紧地挨着他，可是又看不见他，我简直难以形容，这有多么古怪，多么可怕。我不由地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仿佛这人在盯着我看，就象我正盯着看他一样。但是我们头上辉映涌流的月光很强，除了对方在阴影中的轮廓，谁也看不清谁。我觉得只听见他的呼吸声，和他吸烟斗的吱吱声。

这种沉默难以忍受。我恨不得马上走开。但是这又显得太粗暴，太唐突。窘迫之余我便取出一支香烟。火柴一亮，火光照亮这狭小的空间有一秒钟之久。我在眼镜后面看见一张陌生的面孔，无论是在吃饭的时候还是散步的时候，我在船上都没有看

见过。不知是因为突然的火光刺痛了我的眼睛，还是一阵幻觉，他的脸显得怪模怪样，又阴沉又可怕，不象人脸。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看清他的五官，那匆匆亮了一下的脸庞又被黑暗所吞噬。我只看见一个轮廓，黑魆魆的躲在暗处，时而还看见烟斗的一圈红光，嵌在空中。谁也不说话，这种沉默象赤道的空气一样郁闷憋人。

我终于忍受不住，便站起身来客气地说了一声："晚安。"

"晚安，"从黑暗里传来一声回答，声音沙哑生硬，好象嗓子长了锈似的。

我磕磕绊绊地往前走，穿过索具，绕过木柱，费了很大的劲。我身后响起一阵匆匆忙忙、跌跌撞撞的脚步声。我方才的邻人走来了。我不由自主地停住脚步。他并不挨近我，我透过黑暗从他的步态感觉到他心里有些恐惧和愁闷。

"对不起，"他急急忙忙地说道，"我有一件事情求您。我……我……"——他口吃起来，由于窘迫一时说不下去——"我……我完全因为私人的……纯粹是私人的原因，才躲在这里……一件伤心事……我避免和船上的人们来往……我这指的并不是您……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只想求您……别跟船上任何人说，您在这儿看见过我，那我就感激不尽了……都是些私人的原因，此刻阻止我和人们来往……是呀……可是……如果您对旁人谈起，有人夜里呆在这儿……我会感到很难堪的……我……"话说到这里又卡住了。我赶紧打消他的困惑，向他保证，一定满足他的愿望。我们握了握手。我便回到我的舱房里，昏昏沉沉地睡了一觉，做了很多离奇古怪、乱七八糟的梦。

我遵守诺言，对船上的任何人都没说起这次奇遇，尽管诱惑

并不小。因为在航海途中，一点小事情，例如地平线上出现了一角船帆，从海里跳出一只海豚，一段新发现的艳史，一句不甚高明的笑话，都会变成了不起的事件。同时好奇心又折磨着我，我酷想多知道一些关于这位不寻常的旅客的事情。我翻遍了旅客名册，寻找一个可能是他的名字，我打量船上的旅客，看他们是否可能和他有关系。整个白天我急躁难耐，原来我一心只在等待夜晚来临，不知是否还会再遇见他。谜一般的心理现象对我一向具有很大的威力，简直使我坐立不安，我总想弄清楚事物的内在关系，这种欲望使我血液奔流。我只要一看见怪人，就可能迸发出一种想了解他的激情，这和那种想占有女人的激情相差无几。白天我百无聊赖，时间空空地打发过去。我早早地上床睡觉，知道我会在午夜醒来，心事会把我叫醒。

果然不错，我在昨天同样的时刻醒来。夜光表面上，长短针重叠成一条发光的线。我急急忙忙地走出闷热的船舱，进入更加郁闷的黑夜。

群星象昨天一样辉耀，把漫天的清辉倾泻在颤动的船身上，南十字星座高悬天际，晶光闪耀。一切都和昨天一样——在赤道地带白天和黑夜比在我们的地区更象孪生姐妹——不过我的心里再没有昨天的那种柔情涌流、如痴如梦的恍惚之感。不晓得什么东西吸引着我，使我慌乱，我知道，它吸引我到哪里去：到船角那堆黑魆魆的船索旁去，不知道那个神秘的男人是否又呆呆地坐在那里。头上响起船上的钟声。这使我移步向前。我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心里既有反感，可是又受到吸引。我还没有走到船壁那里，突然有个东西在那儿亮了一下，象是一只火红的眼睛，那是烟斗。原来他已经坐在那儿了。

我不禁吓得倒退了几步，站住了身子。再过一刹那我可能

就走开了。这时在那边黑暗里有什么东西窸窸窣窣动了一下，站了起来，向前走了两步，猝然间我听见他的声音就在我的紧跟前，他压低了嗓子，声调很客气。

"对不起，"他说，"您显然是想回到您的老位子上去，我觉得您看见了我便退了回去。您请坐吧，我正要走了。"

我急忙对他说，他尽管留在这儿好了。我之所以退了回来，只是为了不打扰他。"您一点也不打扰我，"他说道，声调里透着一点愁苦，"相反，有个伴我反而快乐。十天以来我一句话也没有说过……其实好几年都没有说话了……真不好过，也许正因为什么事都得咽进肚里，几乎憋死我了……我在船舱里坐不下去，这个……这个棺材……我受不了啦……船上的人我也受不了，他们成天嘻嘻哈哈……我现在受不了这种笑声……我在船舱里都听见这种笑声，我堵起耳朵……当然，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是不知道，即使知道，这跟他们这些陌生人又有什么相干……"

他又停住了。可是突然又急急忙忙地说道："我不愿麻烦您……请您原谅我的唠叨！"

他鞠了个躬，打算走开。可是我急忙申辩："您丝毫也不麻烦我，能在这儿静静地听人说几句话，我也同样高兴……您抽支烟吧？"

他拿了一支烟。我给点上火。火光里，这张脸又从黝黑的船边上显突出来，可是现在是正对着我：镜片后面的一双眼睛正仔细地端详着我的脸，神情急切，有股疯狂的劲头。我不觉吃了一惊。我感觉到这个人有话想说，而且非说不可。我知道，为了帮助他，我得沉默静听。

我们又坐了下来。他那儿还有一把椅子，他请我坐下。我

们的香烟一闪一闪地发光，他的烟头骚动不安地在黑暗里颤动，我由此看出他的手在发抖。可是我不作声，他也不吭气。突然他轻声问我："您很累了吧？"

"不，一点不累。"

从暗处传来的声音又犹豫了一阵。"我有一点事情很想请教您……这就是说，我有一点事情想告诉您。我知道，我知道得很清楚，才遇见一个人，就向他吐露衷曲，这是多么荒谬。但是……我此刻……我此刻正处在一种可怕的心理状态中……我现在非跟什么人谈谈不可……否则我就毁了……您一定会理解这点，要是我……要是我刚才跟您说……我知道，您帮不了我的忙……但是我已经沉默得生起病来了……而在旁人看来，一个病人总是可笑的……"

我打断他的话，请他不要折磨自己。有什么话尽管跟我说。……我当然不可能应承他什么事情，但是人人都有义务表示乐于助人。倘若看见有人陷于困境，自然就有义务予以帮助……

"有义务……表示乐于助人……有义务，设法帮助别人……那么说，您也认为，您也认为人人有义务……有义务表示乐于助人。"

这句话他一连说了三次。这种迟钝地固执地重复的语气，我听了很厌恶。这人是不是发疯了？是不是喝醉了？

可是，仿佛我把心里的这种推测大声嚷了出来似的，他突然用一种截然不同的声调说道："您也许会把我当作疯子或者醉汉。不是，我不是疯子——现在还不是。只是您方才说的那句话很奇怪地打动了我的心，……很奇怪，因为此刻折磨着我的，正就是这句话：是否人人有义务……有义务……"

他又口吃起来。于是他干脆住口，振作一下又开始说道：

“我是一个医生。对于医生来说常常有一些情况，一些可怕的情况……就说是边缘情况吧，碰到这类情况，一个人简直不知道自己是否有一种笼统的义务……因为，不仅有一种对旁人的义务，还有一种对自己的义务，一种对国家的义务，一种对科学的义务。医生应该帮助别人，当然，医生的存在可不就是为了助人……但是这种信条终究是理论上的……到底帮助别人应该帮到什么地步？……您是一个陌生人，我跟您素昧平生，我请求您不要告诉别人，您曾看见过我……好，您守口如瓶，您尽了义务……我请求您和我说几句话，因为我沉默得快要死了……您愿意听我说……好……但是，尽这些义务是容易的……可是万一我请求您，把我抓起来扔到海里去……那么您的殷勤好意，您的助人愿望便到头了。反正迟早有个尽头……只要一牵连到自己的生命，牵连到自己的责任，那就完了……迟早非有个尽头不可……迟早这种义务要停止的……难道说恰恰在医生身上不该停止吗？难道仅仅因为他有一张拉丁文的文凭就非是一个拯救普天下苍生的救世主不成？要是有一个女……有一个人跑来，要求他做一个高贵的人，热心助人而又心地善良，难道他就的确非抛弃他的生命，非变成一个心无杂念的人不可？是啊，义务总有个限度，在力不从心的时候，恰好在这时候……”

他又顿住了，振作了一下。

“请您原谅……我一说就激动起来……可是我并没有喝醉……还没有喝醉……我老实告诉您，我现在也常常醉酒，在这难堪的寂寞之中……请您想一想，足足七年之久，我几乎纯粹生活在土人和野兽当中……简直不会心平气和地说话了。一开口，话语就夺口而出……请您等一等……好，我想起来了……我

方才想请问您，想告诉您一件事，请教您一下，在那种情况下，人究竟有没有助人的义务……象天使那样纯洁无邪地助人，人究竟……可是我怕，这一说就话长了。您真的不累吗？”

“不累，一点不累。”

“我……我感谢您……您不喝点吗？”

他伸手到身后暗处去摸索了一阵。什么东西撞在一起，发出叮咚的响声，那是他搁在身边的两三个、好几个酒瓶。他递给我一杯威士忌，我略微抿了一口，他却举起杯来一饮而尽。我们沉默了一会儿。钟响了：十二点半。

“好吧……我想向您叙述一件事情。请您假设，有一个医生，在一座小城市里……或者根本就在乡下……一个医生，他……一个医生……他……”

他又顿住了。然后他突然把他的椅子往我身边挪了一下。“这样说不成。我得把一切事情直截了当地告诉您，从头说起，否则您不会明白……这件事不能打比方，不能抽象地谈……我必须把我的具体事情说给您听。不该那么羞羞答答、藏头露尾地讲……人家在我的面前也是脱得赤条条一丝不挂的，把他们身上的癣、大小便给我看……要想得到医治，不可含糊其词，不可有任何隐瞒……所以我不跟您说一个虚无飘渺的医生的事情……我脱得赤条条地对您说：我……在这该死的寂寞之中，在这可诅咒的国度里我已经忘记了害羞是怎么回事。这个可诅咒的国度吞噬人的灵魂，吸尽人的骨髓。”

我大概作了一个什么动作，因为他又住口不说了。

“啊，您表示抗议……我明白，您看见印度欣喜若狂，神庙，棕榈树，为期两个月的旅行中所看到的全部罗曼蒂克的风光，这

一切您都非常喜欢。不错，热带风光是富有魔力的，要是您望着火车、汽车或者人力车驶过热带地区的话：七年前我初到印度的时候，感觉也是如此。什么事情我都梦想着去做，我要学当地的语言，用原文阅读那些经典，研究地方病，进行科学研究。调查土人的心理状况——或者象欧洲人的俗话所说的——做一个传播人道和文明的传教士。到这里来的人都有着同样的梦想。可是在这座看不见的玻璃房子里，人的力量渐渐耗尽，无论吞服多少奎宁，还是要得热病。热病一直侵入骨髓，人就变得虚弱懒散，软弱无力，成了水母。如果欧洲人离开了大城市，来到一个该死的罪恶的小镇，不知怎地，就会判若两人，迟早都会受到损害，有的酗酒，有的抽鸦片，有的打人，变成野兽——每个人都会沾上一种毛病。他们都向往着欧洲，梦想着有朝一日又能在一条大街上漫步，在一间豁亮的石头房间里和白种人坐在一起。他们年复一年地这样梦想着，可是等到休假的时候来到，人已经变得过于懒惰，不愿动身。他们知道自己在大洋彼岸已为人所遗忘，无亲无故，就象这大海中人人踩踏的贝壳。于是他们便留下来，呆在这炎热潮湿的森林里潦倒颓丧。我把自己出卖给这座烂泥窝的那一天，真该诅咒……

"话说回来，我这样做也并非完全出于自愿。我在德国学过医，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医学士，一个高明的医生，甚至在莱比锡医院里谋得一个职位。一本业已湮没无闻的某一年的医学杂志当时曾经为一种新的针剂大吹大擂，而第一个研制出这种针剂的就是我。这时我堕入了情网。我在医院里认识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把她的情人折磨到发狂的地步，结果她的情人竟开枪打她。不久我也变得和那个情人一样的疯狂。这个女人神态高傲，冷若冰霜，把我弄得神魂颠倒。我总是受那些惯于颐指

气使的、厚颜无耻的女人的辖治。而这一个呢，把我收拾得服服帖帖，我简直对她百依百顺。我——咳，有什么不可讲的呢，事情都过去七年了——我为了她的缘故挪用了医院里的公款。事情败露之后，可就闹得天翻地覆。我的一个叔叔暗中打点，事态总算没有扩大，可是我的前程就此断送。当时我正好听说，荷兰政府招募医生到殖民地去，并且预支给应招者一笔钱。我当时立刻想到，这必定不会是什么好差使，所以才预先给钱。我知道，在这些热病蔓延的种植园里，死人坟墓上十字架数目的增长比我们这儿快三倍。可是一个人年轻的时候，总以为热病和死神只会光顾别人。再说我当时也没有多事选择的余地。我就乘车前往鹿特丹，签了十年的合同，拿了一大叠钞票。一半我寄回家去给我叔叔，还有一半在那儿的码头区叫一个女人给弄走了。这个女人把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骗个精光，就因为她跟那条该死的母狗长得一模一样，我就这样腰无分文、没有怀表、不抱幻想地从欧洲扬帆远航。我们的船驶出港口的时候，我也并不特别忧伤。于是我就坐在甲板上，跟您一样，望着南十字星座和棕榈树，心胸开阔起来——啊，树林，孤寂，宁静，我梦想着！好——寂寞我可是领略了个够。人家没有把我安插到贝塔维亚或者泗水去，没有安插到有人、有俱乐部、有高尔夫球、有书、有报的城市里去而是——咳，地名和正题无关——调到一个小镇上，离开最近的一个城市也有两天的路程。有那么几个既无聊又干瘦的官员，几个欧亚混血儿，我成天就跟这些人厮混，除此之外，远近只有树林、种植园、丛莽和沼泽。

"起先日子还过得去。我进行各式各样的研究活动；有一次，副总督在驱车出巡的时候翻车压断了腿，我在没有助手的情况下给他做了手术，人们对此哄传了好一阵；我收集当地土人的

毒药和武器；我从事成百件小事，使自己不致于萎靡不振。可是从欧洲带来的力气还没有耗完的时候，这样做还行：不久我就萎顿了。仅有的几个欧洲人叫我看了厌烦，我和他们断绝了来往，我没事就喝酒，胡思乱想。只要再熬它三年，合同期满，我将拿到一笔退休金，就可以返回欧洲，重新开始新的生活。其实我本来就无所事事地等待着，等待着。要是她……要是这件事情不发生的话，我到今天还这么坐着干等呢。"

黑暗中说话的声音停住了。烟斗的火光也不亮了。周围一片寂静，我一下子又听见海水拍击龙骨泡沫飞溅的声音，和轮机的遥远而低沉的心脏的搏动。我很想再点起一支香烟，可是我怕火柴猛的一亮，照在他的脸上。他一个劲地沉默不语。我不知道，他是说完了，迷糊了，还是睡着了，他的沉默是如此的深沉。

这时船上的大钟干脆有力地敲了一下：一点钟。他悚然一惊：我又听见玻璃杯碰击的声音。显然他又伸手到脚下去摸威士忌。轻轻地咕嘟一声，他喝了一口——突然又响起了他的声音，可是这声音现在似乎变得更加紧张急切，更加热情激越。

"是啊……请您等一等……是啊，情况就是这样。我就这样干坐在我那该诅咒的小窝里，就象一只蜘蛛呆在蛛网里，好几个月，一动也不动。雨季刚过去，已经一连几个星期，雨水拍打着屋顶，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欧洲人来过，成天价坐在屋里和我的黄皮肤的女仆们作伴，喝我的上等威士忌。我当时恰好情绪低落，日夜思念欧洲；我只要在哪本小说里读到阳光普照的大街和白皮肤的女人，我的手指就激动得抖个不住。我没法向你完全描述我当时的情况，这是一种热带病，一种时而袭来的猛烈

的、寒热病似的、却又无力的怀乡病。我记得我当时正坐着看一张地图，梦想着进行种种旅行。这时有人使劲地敲门。站在外面的一个听差和一个女仆，都惊讶得瞪大了眼睛：他们比手划脚地说：有位太太来了，是位夫人，是个白种女人。

“我霍地站起。方才我没听见有汽车开过来的声响。一个白种女人到这个丛莽世界里来？

“我想到楼下去，可是刚举步又猛地退了回来。我向镜子里瞥了一眼，匆匆忙忙地整理了一下我的衣服。我心烦意乱、焦灼不安，为不愉快的预感所折磨，因为我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会有人出于友好的动机前来看我。我终于走下楼去。

有位太太在前厅等候，看见我就快步迎了上来。一张厚厚的乘汽车用的防尘面纱遮住了她的脸。我想向她问好，可是她很快地就接过话头。‘您好，大夫，’她用英语十分流畅地说道——我觉得有点过于流畅，就象是事先练好的——，‘请原谅我这个不速之客。我们刚才正巧在镇上，我们的汽车就停在那儿，’——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一个念头，干吗她不把汽车一直开到门口——‘我突然想起，您就住在这儿。我已经听人谈起很多您的事。您上次给副总督动手术，真是妙手回春，现在他的腿已完好如初，他跟从前一样玩高尔夫球了。是啊，我们还一直在谈论这件事呢，我们宁愿不要我们那里所有的怨气冲天的外科医生和另外两个大夫，换您到我们那儿去。说真的，您怎么老不在城里露面，您过的日子活象个苦行僧……’

“她就这样叽哩呱啦地说个没完，越说越急，根本不让我有接口的余地。她喋喋不休地说了这番傻话，我听出她有些心烦意乱、心神不定，我自己也不觉烦躁不安起来。我心里问我自己，她干吗说个没完没了，干吗不把面纱摘了？她在发烧吗？她

病了吗？她是不是疯了？我变得越来越不安了，因为我发现我这样一声不响地站在她的面前，听凭她劈头盖脑地给我浇上一场倾盆大雨似的废话，显得非常可笑。最后她终于稍稍停顿了一下，我才能请她到楼上去。她对听差一摆手，让他留下，然后走在我的前面，迈步上楼。

"'您这儿真美，'她一面在我屋里四下环顾，一面说道。'啊，这么多漂亮的书！这些书我都想读它一遍！'她走到书架跟前，仔细端详着书名。自从我迎上前去接待她以来，她这是第一次有那么一分钟没吭声。

"'我可以给您沏杯茶吗？'我问道。

"她也不转过身来，还是一个劲地只看书名。'不用，谢谢您，大夫……我们马上又得继续上路……我没多少时间……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远足……啊，您这儿还有福楼拜，这个作家我喜欢极了……妙极了，真是妙不可言，这本《情感教育》……我发现，您还读法文书呢……您懂的东西真多啊！……不错，德国人，德国人在学校里什么都学了……掌握那么多外语，真了不起！……副总督对您的本事坚信不疑，他老是说，只有您一个人给他做手术，他信得过。……我们城里那位好心的外科医生只能陪着打打桥牌……话说回来，您知道吗……'——一直到现在她还背冲着我——，'今天我自己脑子里也闪过这么个念头，我得找您请教请教……刚才我们恰好从这儿路过，我就想……我看您现在大概正忙着吧……那我宁可下次再来！'

"'你干脆把牌亮出来吧！'我心里当时暗暗思忖。可是我不动声色，只是对她说，现在还是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她愿意，为她效劳对我来说都是三生有幸的事。

"'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她说着把身子转过一半来，同时

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随便翻看着。‘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病……小毛病……妇女的病象……头晕、昏厥。今天早上我们的汽车拐了个弯，我就突然栽倒了，昏死过去……听差不得不在汽车里扶着我，取水给我喝……咳，说不定司机开得太快了，您说呢，大夫？’

“‘我没法这样随便判断。您经常这样昏倒吗？’

“‘不，……啊，是的……近来老是这样……恰好在最近一段时间，……是的……老是这样晕眩恶心。’

“她又站在书架子前面，把书塞回去，另外抽出一本，翻阅着。真奇怪，她干吗翻书的时候老是这么……这么心烦意乱啊，干吗她不把面纱掀起来看人啊？我故意一声不吭，让她等着，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最后她终于又开口了，还是她那喋喋不休、满不在乎的口气。

“‘这不是什么严重的病吧，大夫，是不是？不是热带病……不是什么危险的病……’

“‘我先得看看，您有没有发烧。请让我按按您的脉……’

“我向她走去。她稍稍地往旁边躲了一下。

“‘不用，不用，我没有发烧……肯定没有发烧……自从出现这种昏厥现象以后，我每天自己量热度。从来没发烧，一点问题也没有，总是三十六度四。我的胃也没病。’

“我迟疑了一会儿。整个这段时间里，我心里总有这么一个疑团：我感觉到，这个女人有求于我，人家到这个丛莽里来，总不是来谈福楼拜的吧。我让她静等了一两分钟，然后我直截了当地说道：‘请您原谅，我可以非常坦率地提几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大夫！您是大夫嘛！’她回答道，可是说着她又转过身去，背冲着我，摆弄起书来了。

“‘您生过孩子吗?’

“‘生过,有个儿子。’

“‘您过去……您以前……我是说,您生孩子以前,您有过类似的情形吗?’

“‘有过。’

“她的声音现在完全变了。变得清清楚楚,十分肯定,不再是喋喋不休的神经质的语气。‘请您原谅我提这个问题……您现在是不是可能又处在类似的情形之中了呢?’

“‘是的。’

“她这两个字说得斩钉截铁,象小刀一样锋利。她转过去的头,丝毫也不颤动。

“‘夫人,也许最好让我给您进行一次全身检查……请您到另一间屋子里去,好吗?’

“这时她猛地转过身来。我透过面纱,感觉到一股冷森森的、坚决的目光向我直射过来。

“‘不了……这没有必要……我对自己的情况心里完全有数。’”

那声音迟疑了一会儿。斟满酒的杯子在黑暗里又闪了一下。

“好吧,请您接着听吧……不过,请您首先花片刻时间,设法把这事好好考虑一下。一个男子在孤寂之中消沉下去,冷不防地有个女人闯到他的跟前,几年来这是第一个白种女人踏进他的房间……突然之间我感觉到,屋里有了什么不祥的东西,有一种危险。我感到一阵寒噤:这个女人的钢铁般的坚定使我毛骨悚然。她走进屋来,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接着一下子就提出她的要求,就象拔出一把匕首一样。因为她所要求于我的事,我已

经知道，我马上就知道了——女人们要求我做这样的事，这并不是第一次。不过她们来的时候都是另外一副模样，要么羞惭满面，要么苦苦哀求，她们是流着眼泪来求我的。可是这一位……是啊，这一位却是钢铁般的男子汉似的坚决……我从第一秒钟起就感觉到，这个女人比我坚强……她要我屈服，就能使我屈服于她的意志，可是……可是……我心里也有一些恶的东西，我心里的男子汉在抵抗，有那么一股子怒火，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从第一秒钟起，是啊，我还没看见这个女人，我就觉得她是个敌人。

“我先保持沉默，沉默得执拗而顽固。我感到，她隔着面纱盯着我，目不转睛，带着挑战的神气，想逼我说话。可是我并不那么轻易就屈服。我开始说话，可是……说得拐弯抹角……我无意识地也模仿起她那种喋喋不休、漫不经心的口气。我假装不明白她的意思，因为——我不知道，您是否能够体会这点——我要逼得她把态度放明朗点，我不愿意自己凑上去，而是要……人家来央求我……尤其要她来求我，因为她是这样的专横倨傲……因为我知道，就是女人的这种骄矜傲慢、冷若冰霜的态度使我觉得自愧不如，低她们一头。

“于是我信口胡诌，说这不是什么严重的病，这种昏厥是妇女正常的生活现象，非但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它几乎还保证健康发育。我广为引证医学杂志上登载的病例……我一个劲地说啊说啊，随随便便，轻描淡写，始终把她的情况看成是无足轻重的小事一桩……我一直等着她来打断我的话头。我知道，我这么说她是受不了的。

“果然她插嘴了，口气很尖利，还做了个手势，仿佛要把这些安慰人的空话全都抹掉似的。

"'大夫，使我不安的不是这个。在我生我儿子的那会儿，我的身体比较好……可是现在我的身体不是那么allright（英文：好）……我的心脏有病……'

"'啊，心脏有病'，我重复了一遍，假装焦虑不安的样子，'那我得马上检查一下'。我动了一下，象是想站起来去取听诊器似的。

"可是她马上就插嘴了。她的声音现在是又尖利又坚决——就象在下命令。

"'我的心脏有病，大夫，我必须请您相信我跟您说的话。我不愿意进行体格检查浪费许多时间——我认为，您可以对我表示更大的信任。我至少已经向您表示了足够的信任。'

"现在战斗打响了，这是公开的挑战。我接受了她的挑战。

"'信任的前提是坦率，无保留的坦率。请您把话说清楚，我是个大夫。首先请您把面纱摘了，坐下来，别去摸那些书，别绕圈子。没有人戴着面纱去瞧病的。'

"她盯着我，身体挺得笔直，神情高傲。她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坐下来，撩起面纱。我看见了一张脸，就象我所害怕的那样，是张看不透的脸，表情严峻，不露声色，具有一种不受年龄影响的美，长着一双灰色的英国人的眼睛，看上去异常平静，实际上在这双眼睛背后可以想象出各式各样热烈的情欲。这张嘴唇极薄、抿得很紧的嘴，如果自己不愿意说，是不会泄露任何秘密的。我们互相盯着看了一分钟之久——她的眼睛里既含有命令，同时又含有询问的神气，一种冷酷的、钢铁般的残忍的表情，我忍受不住，情不自禁地把眼光移到旁边。

"她用手指的关节轻轻地敲着桌子。这么说她也心烦意乱。然后她突然很快地说道：'大夫，您知道我找您干什么吗，还是

说，您并不知道？'

"'我想我是知道的。可是让我们摊开来明说吧。您想结束您目前的状况……您要我使您摆脱昏厥和恶心，办法是……把病根彻底清除。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就象刑斧坠落，咔嚓一响，这两个字吐了出来。

"'您是否也知道，这样的尝试是危险的……对我们双方都危险？'

"'知道。'

"'法律是不许我这样干的？'

"'有那么一些情况，非但不禁止这么干，反而还认为有必要这么干呢。'

"'可那是要有一份医生的诊断书的。'

"'您会找到这份诊断书的。您是医生。'

"她说这话的时候，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目光明亮，眼睛眨也不眨。这是一道命令，我这个软骨头浑身颤抖，对她意志的这种魔鬼似的专横跋扈暗自钦佩。可是我还在挣扎，我不愿意表示出自己已经被踩得粉碎。——'千万别让步得太快！多添点麻烦！逼得她来求你，'一种莫名的欲望在我心里一闪。

"'这事并不永远取决于大夫的主观意愿。可是我准备和医院里的一位同事……'

"'我不要您的同事……我是来找您的。'

"'我可以问一下吗，干吗偏偏找我？'

她冷冷地看我一眼。

"'我并不怕把实话对您说。因为您住在偏僻的地方，您并不认得我，——因为您是个医术高明的大夫，因为您……'说到

这里她第一次迟疑了一下——'大概不会在这个地区再呆多久，特别是您……如果您能带一大笔钱回家去的话。'

"我感到浑身一阵寒噤。这样精确的盘算，这种铁一样的生意眼使我震惊晕眩。到现在为止，她还没有开口央求过我——可是一切早已计算得清清楚楚，首先对我进行多方侦察，然后一下把我抓住。我觉得她的这种魔鬼般的意志咄咄逼人，可是我凭着全部的怒火奋起抵抗。我再一次强迫我自己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几乎是嘲讽的态度。

"'而这一大笔钱您打算……打算给我支配？'

"'为了酬谢您的帮助，也为了让您立即动身。'

"'您知道吗，这样一来我的退休金可就吹了？'

"'我将赔偿您的损失。'

"'您的意思非常清楚……不过我要求您更明确些。您打算提出多大一笔款子作为酬金？'

"'一万两千盾，阿姆斯特丹银行兑现的现金支票。'

"我浑身哆嗦……我浑身发抖，因为愤怒……也因为赞佩。她什么都计算好了，这么一大笔款子，还有支付的方式，这样我就被迫动身离境，她还不认识我，就已经掂了我的份量，把我给收买了，她的意志早已预先在支配我了。我恨不得搧她两个嘴巴……可是我，我浑身哆嗦地站了起来——她也站了起来——四只眼睛互相逼视着，我看到这张不肯央求的紧闭的嘴，和她那不肯屈服的傲气凛然的额头，这时我突然产生……一种……一种残暴的欲念。她想必也有所感觉，因为她扬起了眉毛，就象人家想撵走一个讨厌的家伙似的。我们两人之间的仇恨突然赤裸裸地表现出来了。我知道，她恨我，因为她需要我，而我恨她，因为……因为她不肯央求我。这一秒钟的沉默实际上是我们两人

第一次真正开诚佈公地交谈。然后象条爬虫咬了我一口似的，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就对她说……对她说……

“可是请您等一等，要不然您会错误理解我干的事情……我说的话的……我得先向您解释一下……这个疯狂的念头是怎么在我脑子里出现的……”

黑暗里玻璃杯又轻轻地碰击了一下。那人的声音更激动了。

“我并不是想宽恕我自己，为我自己辩护，洗刷我自己……可是要不然您不会明白的……我不知道我以往的为人是否善良，不过……我想，我一直是乐于助人的……在那儿生活糟得不行，能够用学到的那么点科学知识救人一命，是唯一的快乐，是一种莫大的乐趣……的确是这样，我最美好的时刻乃是，一个黄皮肤的小伙子跑来，吓得脸色青里透白，脚上给蛇咬了一口，肿得老高，哭着号着，求我别把他的腿锯掉，而我终于成功地救了他。要是有一个女人发着高烧卧病在床，我会驱车一小时去出诊——就是象这个女人要求我做的事，我也帮过忙，我还在欧洲的医院里工作的时候，就帮过这种忙。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你至少觉得，这个人是需要你的，你至少知道，你救了某人一命，或者使某人免于绝望——这种别人需要你的感觉，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也需要这种感觉。

“可是这个女人——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向你描绘我的心情——她激怒了我，她象逛大街似的蹓蹓跶跶地走进屋来，从这一瞬间起，她那傲气十足的架势就激起我的反抗——我该怎么说才好呢——她把我身上一切被压抑着的、一切隐蔽着的、一切恶的东西都激发起来进行抵抗。她到这儿来要贵妇人的派头，

冷若冰霜，不可接近，把性命攸关的事情，当作一笔买卖，这简直使我怒不可遏……再说……再说……话说到底，总不是因为打打高尔夫球就把肚子给弄大的吧……我知道……这就是说……我突然一下子——我当时就闪过了这么一个念头——说不定非常清楚地想起，这个淡漠的女人，这个高傲的女人，这个冷若冰霜的女人，我只要在看她的时候，带点抵御的神气，稍微有点拒绝的样子，她那铁灰色的眼睛上面，眉毛便笔直地竖了起来，可是在两三个月之前，她曾经跟一个男人在床上滚来滚去，象畜生似的赤条条一丝不挂，说不定浪得兴起，淫声艳语不绝，两个身体汇成一体，就象两个嘴唇交吻。在她神情高傲、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神气，活象一个英国军官那样地盯着我看的时候，我脑海里闪过的就是这个火烧火燎的念头……于是我心里的一切都紧张了起来……我一心只想凌辱她……从这一瞬间起，我透过她的衣服，看见她赤裸裸的肉体，从这一瞬间起，我活着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把她占有，从她那倔强的嘴唇里挤出一声呻吟，象那个、象另外那一个我不认识的男子那样，在销魂荡魄之际触摸一下这个冷淡高傲的女人的肉体。这点……这点我想向您解释一下。我这个人不论有多么堕落，可我作为医生从来没有试图乘人之危……但是这一次，并不是因为欲火，并不是因为性欲，的的确确不是这样……要是这样，我会承认的……这一次只是强烈地渴望煞煞这股傲气……作为一个男人来煞这股傲气……我想，我已经跟您说过，神气高傲、近乎冷漠的女人一向对我具有某种威力……可是现在又加上在这儿生活了七年没有和一个白种女人在一起，我简直一点抵抗力也没有了……因为本地的姑娘，这些叽叽喳喳纤小秀气的鸟儿，只要有个白人，有个'洋老爷'要她们，她们就毕恭毕敬地浑身哆嗦，低三下

四地委身相从，她们对你总是张开怀抱的，总是准备咯咯地轻声娇笑着来侍候你……可是恰好是她们的驯从和奴性使你败兴……现在你明白了吧，要是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女人，傲气十足，满腔仇恨，从头到脚包得严严实实的，连手指尖都深藏不露，可是同时又闪耀着神秘的光采，蕴藏着往日的激情……这样一个女人突然大胆放肆地走进一个男人、一个孤寂饥馁、与世隔绝的人形野兽的笼子里来，你明白了吧，这会对我产生什么样令人晕眩的影响。这一点……我说出这一点，只是为了好让您明白随后发生的事。于是……我满怀着某种邪恶的贪欲，想到她赤身裸体、娇媚肉感、恣意销魂的情景，心里如醉如痴，我仿佛全身振奋了起来，外表上却装出无动于衷的样子。我神情冷漠地说道：'一万两千盾？……不干，为这么点钱我是不会干这件事的。'

"她凝视着我，脸色有些发白了。她大概已经感觉到，我这样反抗并不是出于贪财。可是她还是问了一句：'那么您要什么呢？'

"我不再用冷漠的口气说话。'咱们干脆把牌亮开来吧！我不是生意人……我不是《罗米欧和朱丽叶》里的那个可怜的药剂师，为了一点 corrupted gold（英文：昧良心的贿金）出卖他的毒药……我也许跟生意人正好相反……您会发现，通过这条途径您的愿望是不能实现的。'

"'这么说您不愿意干？'

"'给钱不干。'

"霎时间我们两人当中出现了一片寂静，静到了我第一次听见她呼吸的声音。

"'此外您还能希望得到什么别的东西呢？'

“这下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我首先希望您……您别象跟个小贩似的而是要象跟一个人似的跟我说话，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别一上来就搬出您的那些可耻的钱来，而是请求……我这个人去帮助您这个人……我不仅仅是个医生，我不单单只有看病的时间……我也有别的时间……也许您正好是在这样一种时间里来到我这里……’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她的嘴轻轻一撇，微微颤抖了一下，很快地说道：

“‘这么说，要是我求您……您就会干这事的罗？’

“‘您马上又想做笔交易了——您只有在我先答应您的情况下，您才肯请求。可是您先得央求我——然后我才会答复您。’她把头一昂，就象匹桀骜不驯的马一样。她怒容满面地直视着我。

“‘不——我不会求您的，宁死也不求您！’

“这时候一股怒火涌上我的心头，一股炽热的毫无道理的怒火。

“‘您不愿意央求，那我就自己提出要求。我想，我不必明确说出口来了吧——您知道，我希望从您那儿得到什么。然后——然后我就会帮助您。’

“她目不转睛地瞪了我一会儿。然后——啊，我没法，我没法说，这有多么可怕——然后她的脸一绷，猛的一下子笑了起来……她用一种无可名状的轻蔑神气冲着我的脸哈哈大笑……这种轻蔑神气，使我无地自容……同时又使我心醉神迷。这种轻蔑的笑声犹如一声爆炸，来得那么突然，可说是骤然发作，被一股巨大的力强烈地触发了出来，我……是啊，我简直要匍匐在地，去吻她的脚。前后不过一秒钟之久……就象是一道霹雳，我

觉得浑身在着火……这时她已经扭转身子，快步向门口走去。

我身不由己地想追上去……向她道歉……苦苦求她……我的力气已经完全瓦解了……她又一次扭过头来说道……不，是下达命令：

"'您千万不要冒险跟踪我或者钉我的梢……您这样做要后悔的。'

"说罢呼的一下关上了房门。"

说到这里他不迟疑了，又沉默了……又只听见哗哗的水声，仿佛月亮的清辉一泻千里。接着终于又响起了他的声音。

"房门呼的一声给关上了……可是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我似乎被她的那道命令给催眠了……我听见她走下楼梯，关上大门……我听见了一切，我一心只想追上去，我不知道，是想把她叫回来，还是想打她或者掐死她，反正想追上她，追上她……可是我动弹不得，我的四肢象触了电似的全都麻痹了……我被这道目光的专横的闪电击中了，一直击中我的骨髓……我知道，这是无法解释的，无法叙述的……这话也许听上去很可笑，可我确实就那么站着，呆若木鸡……过了好几分钟，也许是五分钟，说不定是十分钟，这才从原地挪动了脚步……

"可是我刚挪动第一只脚，就急不可奈地快跑起来……我一下子飞奔下楼，……她可能只走完那条通向镇里去的马路……我冲到车棚去取自行车，发现忘了带钥匙，于是我使劲扳开竹子编的棚门，弄得劈拍乱响，折断了好些竹子……我纵身跳上自行车，飞快地向她追去……我必须……我必须趁她还没走到小轿车跟前，就追上她。我非跟她谈谈不可……

"马路从我身旁掠过……现在我才发现，我刚才在楼上木鸡

似的呆呆地站了有多久……因为我发现她已经到了树林那儿拐弯的地方，就在镇子口上，听差陪着她，她正迈着直挺挺的僵硬步伐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去……可是她大概也看见了我，因为她跟听差说了几句话，听差就停步留了下来，她一个人继续往前走。……她想干吗？……她干吗要把听差留下？……她想和我谈话，不让他听见？……我拚命蹬我自行车的踏脚……突然之间有样东西从马路边上向我扑了过来……是那个听差……我刚来得及把车往边上一拐，就一下摔了出去……

"我骂骂咧咧地爬起来……情不自禁地举起拳头，想给这个蠢货一下，可是他跳开了……我扶起自行车，想重新上车……可是这个混蛋又跳过来一把抓住自行车，用他那蹩脚的英语说道：'you remain here'（英文：您呆在这儿）。

"您没在热带地区呆过……您不知道，这样一个黄种混蛋抓住一个白人'老爷'的自行车，还命令这位'老爷'呆在那儿不许动，在那儿是怎样的放肆行为。我非但不予回答，反而照着他的脸一拳打去……他晃了几晃，可是抓住自行车不放……他那双眼睛，那双胆怯的小眼睛睁得大大的，流露出奴性十足的恐怖神情，可是他的手紧紧抓住车把，死也不放……'you remain here.'他又嗫嚅了一遍。幸亏我身边没带手枪。要不然我会一枪把他打死的。'滚开，你这个流氓！'我只吼了一声。他缩着脖子，盯着我看，可是他的手抓着车把不放。我又照着他的脑袋打了一拳，他还是不松手。这下我可火冒三丈了……我发现她已经走了，说不定已经溜掉了……于是我用真正拳击的方式，在他下巴颏上猛击一拳，他象一阵旋风似的倒了下去。现在自行车又到了我的手里……可是等我跳上去，车子却骑不动……刚才使劲把车子夺来夺去，钢丝拧弯了……我两手哆哆嗦嗦地，企

图把钢丝扳直……可是不行……我就把车扔在道上，就扔在那个无赖身边，他流着血从地上爬起来，赶紧往旁边一闪……然后，啊不，您没法体会，在那儿大庭广众之下，这是多么可笑，一个欧洲人……咳，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跟着她，追上她……于是我就跑，活象个疯子沿着马路往前飞跑，两边的茅屋里那些黄皮肤的贱民十分惊讶地挤在门口，看一个白种人，看这个医生在那儿猛跑。

“我汗水淋漓地赶到镇上……我第一句话就问：小轿车在哪儿？……刚刚开走……大家都非常惊异地望着我：我在他们眼里，大概活象个疯子，满身尘土，一头的汗，人还没站住，就大叫大嚷地在发问……我看见马路那头汽车风驰电掣而去，卷起一股白烟……她逃跑成功了……成功了，就象她那坚定的盘算，坚定到残忍地步的盘算的一切细节都必然成功一样。

“可是逃跑对她也无济于事……在热带地方欧洲人当中是没有秘密可言的……大家彼此全都认识，事无巨细都会引人注目……她的司机在镇公所的平房里不是白白地呆了一小时的……几分钟之后，什么情况我全都知道了……我知道了，她是谁，……她住在城里……住在首府，从这儿坐火车去要八小时的路程……她是，咱们就这么说吧，她是一个大商人的妻子，家资万贯，出身高贵，是个英国女人，我知道，她丈夫到美国去了五个月，过几天就要回来，接她一起回欧洲去……可是她——这个念头象毒药似的烧灼着我周身的血液——她目前的状况至多只能再维持两三个月……

“到此为止，所有发生的一切事情，我还能使您明白……之所以能使您明白，大概只是因为到这一瞬间为止，我还能理解我自己……我还能作为医生对我自己的状况作出诊断。可是从此

刻起，我就象发了高烧似的……我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这就是说，我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多么荒诞不经，可是我已控制不住我自己……我已经不再理解我自己……我象着了魔似的，奔向我的目标，一个劲地往前跑……您且等一等……说不定我还是能使您理解……您知道马来狂是怎么回事吗？”

“马来狂？……我好象记得……这是在马来人当中流行的一种癫狂症……”

“不仅是癫狂……这是一种疯病，一种人得的狂犬病……一种狂暴的、荒诞的偏执狂的发作，任何哪一种酒精中毒都无法跟它相提并论……我住在当地的时候曾经亲自研究过几个病例——一个人看别人的情况总是非常聪明非常冷静的——可是并没有揭示出这种疯病起源的可怕的秘密……反正无论如何总是和气候有点关系，和这种郁闷的压抑的气氛有关，就象一阵暴风雨压迫着人的神经，直到神经崩裂……所以说马来狂……是啊，马来狂……就是这样：一个马来人，随便那一个，非常普通，非常和善，慢慢地啜饮着自己家酿的酒类……就这么坐在那儿，神情呆滞，样子冷漠，有气无力……就象我坐在自己的房间里那样……突然猛的一下子他跳起身来，抓了一把匕首便跑上街去……他笔直地往前跑，一个劲地往前跑……自己也不知道往哪儿跑……不论是人还是畜生，如果拦住他的去路，他就用马来匕首把他捅倒在地，这种嗜血的醉意只有使他更加激昂暴烈……他一面狂奔，一面口吐白沫，象个疯子一样地号叫……可是他不断地跑呀跑呀……不东张西望，不左顾右盼，就是一个劲地尖声号叫，握着血淋淋的匕首，笔直往前狂奔猛跑，叫人看了毛骨悚然……村里的人都知道，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拦住一个马来狂人……所以只要有个狂人跑来，大家都高声喊叫，互相警告：

'马来狂！马来狂！'大家都四下奔逃……可是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就是一个劲的跑，见人捅人，见什么捅什么……一直等到人家把他象条疯狗似的一枪打死，或者他自己口吐白沫倒地身亡。

"我有一次从我那平房的窗口看到了这么一幕……真叫人毛骨悚然……可是只因为我看见过这种场面，我才理解自己那些日子的行为……因为我恰好就是这样，可怕的眼光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既不左顾右盼，又不东张西望，就这样着了魔似的奔了出去……去追这个女人……我已经记不清楚，这一切事情我是怎么干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狂奔疯跑之中以快到荒唐的速度从我身边一掠而过……我知道了这个女人的一切事情之后，知道了她的姓名，她的住宅，她的命运之后，不出十分钟，不，五分钟，不，不出两分钟，我就骑上一辆迅速借来的自行车冲回家去，扔了一套衣服在箱子里，取了点钱，坐了一辆汽车赶到火车站……就乘上火车走了，也没向镇上的官员请假，也没找个人来代替我行医，屋子也没上锁，就扔在那儿不管了……仆人们围着我，那些女佣人一脸惊奇，连连发问……我一句话也不回答，头也不回……就乘车到火车站，坐下一班车到城里去……这个女人踏进我的房间不过一个小时，我就把我的全部生活抛在身后，象个马来狂人似的奔到一片空虚之中……

"我笔直地向前跑，用我的脑袋去撞墙壁……晚上六点钟我到达城里……六点十分我赶到她的家里，让佣人给我通报……您可以理解，这是我所能做的最荒唐，最愚蠢的事情……可是马来狂人在狂奔的时候是睁眼瞎，他看不见自己在往那儿跑……几分钟之后佣人出来了，彬彬有礼，冷淡地说……夫人有点不舒服，不能见客。

"我踉踉跄跄地走出大门……还绕着这幢房子转了一个小

时，着了魔似的还抱着这样一种荒诞的希望：她说不定会来找我……最后我才在海滨饭店要了个房间，带着两瓶威士忌到房里去……这两瓶酒和双倍剂量的安眠药帮了我的忙……我终于沉入梦乡……这昏昏沉沉的睡眠是我在生死之间狂奔时唯一的休息。”

船钟敲响了。有力地敲了两下，那饱满的声音仍在象一池死水似的几乎静止不动的空气里振动，然后消失在龙骨下不断溅起的轻柔的水声之中，这水声一直执拗地伴着这个人情绪激烈的说话的声音。黑暗中坐在我对面的这个人想必吓了一跳，他的话戛然而止。我又听见他的手伸去摸酒瓶，又听见轻轻的咕嘟咕嘟的声音。然后他仿佛平静了下来，声音更加坚定地又开始说道：

“从这一瞬间开始，以后的时间我没法向您叙述。今天回想起来，我当时一定在发烧，反正我非常激动亢奋，近乎疯狂——就象我刚才跟您描绘的那样，是个马来狂人。但是请您不要忘记，我到达城里的时间是星期二夜间，而到星期六——我在城里才听说——她丈夫就要乘‘伊比利亚半岛及东方航运公司’的轮船从横滨来，所以说只剩下三天时间，只剩下短短的三天时间来下决心，找人帮忙了。请您理解这一点：我知道，我必须立即帮助她，可我连跟她说句话都不可能。我急于想要为我可笑而又疯狂的举止向她陪不是，恰好就是这种迫切愿望，驱使我继续向前。我知道每秒钟都非常宝贵，我知道这对她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可是我连接近她，那怕只跟她耳朵边上说句话，给她做个手势的可能也没有，因为恰好就是我穷追不舍的激烈蠢笨的神气把她吓了一跳。就仿佛……啊，您等等，……就仿佛一个人

追在别人身后，想警告那人有凶手想杀害他，可是被追的人反而把警告的人当成了凶手，继续向前跑，直到毁灭为止……她只把我看作一个马来狂人，紧紧地追着她，想使她受到屈辱，而我呢……可怕的矛盾恰好就在这里——我根本已经不再想那桩事了……我已经心力交瘁，我只想帮助她，只想为她效劳……为了帮助她，我简直可以去杀人，去犯罪……可是她，她对此一无所知。我第二天早上一醒过来，就马上跑到她家里去，听差站在门口，就是脸上给我揍了一拳的那个听差，他远远地看见了我——他大概是在那儿等我——马上一闪身溜进门去。说不定他只是进去悄悄地为我通报……说不定……啊，这样让人捉摸不透，真折磨得我好苦啊……说不定他们已经作好了一切准备来接待我……可是我一看见那个听差，就想起了我的耻辱，于是我不敢再去访问这个女人……我的双膝不住地哆嗦。走到门坎前我又扭转身走了开去……我走开了，而她也许正在同样的痛苦的煎熬之中一个劲地等着我呢。

“我不知道我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还有什么事情好做，这个城市在我的脚下象火焰燃烧似的发烫……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马上叫了一辆汽车，去见副总督，就是当年我在我们镇上抢救过的那一位，我让仆人给我通报求见……我的外表上想必已经带上一点使人感到惊愕的东西，因为他看见我的时候，目光里露出一些惊讶，他那彬彬有礼的举止也含有若干不安，……说不定他已经看出我是个马来狂人。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我请求调到城里来工作，我在原来的岗位上已经再也活不下去了……我必须马上换换地方……他瞅着我……我没法向您形容，他瞅我时的那副神气……就象大夫在打量一个病人……‘神经崩溃，亲爱的大夫，’他于是说道，‘这种情况我非常了解。好吧，这

事可以安排；不过请您稍为等一等……咱们就说稍等四个星期吧。……我先得找个人来接替您的工作。'——'我等不及了，我一天也等不了，'我回答道。他又用那种奇特的眼光注视了我一下。'非这么办不可啊，大夫，'他神情严肃地说道，'那个镇上总不能没有大夫啊。不过我答应您，我今天就开始办理这件事情。'我咬紧牙关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第一次清楚地感觉到，我是一个被人出钱买来的人，是个奴隶。我全身细胞都奋起反抗，可是这位圆滑老练的副总督抢在我的前头说，'您已经长久不和人们交往，大夫，长此以往是要得病的。我们大家都不胜惊讶，您从不进城，从不休假。您需要更多的社交活动，更多的兴奋刺激。您至少今天晚上得来，我们今天在政府大楼里举行招待会。您将看到全区的头面人物，有些人早就想认识您了，他们常常问起您，希望您到城里来。'

"最后一句话使我精神为之一振。问起过我？莫非是她问起过我？我突然之间变了个人：我立即极有礼貌地感谢他的邀请，保证一定准时前来。我也的确到得非常准时，实在太准时了。我先得跟您说，我心急如火，头一个来到政府大楼宽敞的大厅里，四周全是默不作声的黄皮肤的仆人，他们光着脚一颠一颠地跑来跑去并且——我心烦意乱地感觉到——在背后偷偷地笑话我。在他们悄无声息地进行准备的时候，足足有一刻钟的功夫，我是唯一的欧洲人，孤零零地就我一人，连我背心口袋里装的怀表发出的的答声都听到了。接着，终于来了几个政府官员，携带着他们的家眷。最后总督也来了，他跟我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谈话，我认为，我对答得热忱而又巧妙，直到……直到后来，我突然感到一阵神秘的烦躁，一点灵性也没有了，说话也结结巴巴起来。尽管我是背冲着大厅的门，但我一下子感觉到她

进入了大厅，她一定在大厅里了：我没法向您说清楚，为什么这种突然产生的确信这样使我惶惑迷惘，我还在和总督交谈，他的声音还在我耳边震响的时候，我已经感到她就站在我背后什么地方。幸亏总督一会儿就结束了和我的谈话——我相信，要不然我会猛地扭转身去的，我神经的这种神秘的抽动是如此的强烈，而我的欲念给撩拨得如此的炽烈。果然，等我转过身去，发现她正好就站在刚才我的感觉无意识地预感到她站的那个地方。她穿一身黄色的跳舞服装，裸露着瘦削、纯净的双肩，象象牙似的发出黯淡的光泽，站在一群人中间谈天说地。她笑容满面，可是我觉得，她脸上表情有些紧张。我走近她的身边——她不可能看见我或者不愿意看见我——注视着她薄薄的嘴唇四周漾起的讨人喜欢的、彬彬有礼的微笑。这笑靥又重新使我心醉神迷，因为它……唉，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这是谎言，这是高超的技艺，这是出色的装假的本事。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今天是星期三，星期六她丈夫就要乘船来了……她怎么还能这样微笑……这样胸有成竹，这样无忧无虑，怎么还能懒洋洋地在手里摆弄她的扇子，而不是恐慌之余，把扇子使劲搓揉，捏得粉碎？我……我这个陌生人尚且两天来一直在为那个时刻而心惊胆战……我这个陌生人尚且感情极度紧张地分担着她的惧怕、她的惊恐……而她却来参加舞会，并且微笑着，微笑着，微笑着……

“我们身后奏起了音乐，舞会开始了。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军官向她求舞，她向正在闲聊的这群人道个歉，便离开了他们，挽着那个军官的胳臂到另一间大厅里去，正好从我身边走过。她一眼瞥见我，脸上的肌肉便猛的一下子绷紧了。……但这只不过是一秒钟的时间，然后象是认出了我，便象对一个有一面之缘

的熟人那样点头致意（我还没来得及下决心究竟跟不跟她打招呼），说了声：‘晚上好，大夫，’就过去了。谁也猜不出来，在这灰绿色的眼神里究竟深藏着什么，而我呢，我自己也不知道。她为什么打招呼？……她为什么一下子又认得我了呢？……这究竟是摈斥，还是接近，还是说这仅仅不过是因为出乎意外而发窘？我没法向您形容，我当时呆在那儿，心情是多么激动，我内心的激情全都被挑逗起来，压缩在我的心头，随时有可能一触即发，我瞥见她懒洋洋地偎依着这位军官跳着华尔兹舞，额头上闪烁着无忧无虑的冷漠清光，而我明明知道，她……她跟我一样心里只有那件事……在这儿就我们两个人共有着一个可怕的秘密……她却跳着华尔兹，……在这几秒钟内，我的恐惧，我的贪欲和我的赞佩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仔细端详着我，但是可以肯定，她在掩盖，我在暴露，我的举止使我的暴露远远超过她的掩盖——我根本不可能去看另一个方向，我必须……是啊，我必须目不转睛地望着她，我远远地吸，远远地抓她那张难以接近的脸，看看这张面具是否会有一秒钟落下来。她想必也很不舒服地感觉到了我的这道凝神注视的目光。她挽着她的舞伴的胳臂走回来的时候，飞快地瞟了我一眼，象是严厉地对我发号施令，又象是挥手把我撵走；在她的额头上又显出了那道小皱纹，表示出高傲的愤怒，这道皱纹我在第一次和她见面时就看见过的。

“可是……可是……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犯了马来狂，我既不左顾右盼，也不东张西望。我马上就明白了她的意思——这目光是说：别引人注目！克制一点！我知道，她……我该怎么说才好呢？……她要求我在这大庭广众之下检点举止态度……我懂得，如果我现在回家去，明天肯定会受到她的接待，她只希

望现在，只希望现在避免受到我的这种引人注目的亲昵态度的威胁，她担心——这担心是多么有道理啊——由于我的笨拙闹出一场戏来……您瞧，我什么都明白，我懂得了这道命令式的灰色目光的含义，但是……我内心的冲动过于强烈，我非跟她说话不可。于是我摇摇晃晃地向那群人走去，她就站在他们当中闲谈，尽管在场的人我只认得几个，我还是往这个松散的圈子凑过去，只是渴望着听听她说话，可总是那么象条挨了揍的狗似的心惊肉跳地缩着脖子怕见她的目光，这目光有时冷冰冰地从我身上扫过，仿佛我是我挨着的那些布门帘里的一条，或是轻轻流动的空气。可是我站着，渴望着听她跟我说句话，渴望着她能做出一个默契的暗示，我眼睛直楞楞地站在这群闲谈的人们当中，活象一块石头。我那神气想必已经变得够引人注目的了，因为谁也不跟我说一句话，我这可笑的模样摆在那儿，她一定受罪死了。

"我不知道，我这样地在那儿站了有多少时间，好象站了一辈子……我没法摆脱这种意志的魔力。恰好是我这股疯劲的顽固性使我浑身麻痹……可是她再也受不了啦……她突然以优美绝伦的轻盈姿态转向在场的先生们，说道：'我有点累了……我想今天早点上床休息……晚安！'……说着她就一点头——这是社交场上少见的——从我身边飘然而去……我眼前还看见她额上那条直竖的皱纹，然后只看见她的背脊，那雪白的、冷漠的、赤裸的背脊。足足过了一秒钟我才理解到她已经走了，今天晚上，这救命的最后一天晚上，我再也不能看见她，再也不能跟她说话了……我还直挺挺地站了一会儿，我这才理解到……于是……于是……

"不过请您等一等……请等一等……否则您无法理解我干的事情的荒唐和愚蠢……我首先得向您描述一下那整个房

间……这是政府大厦的宏伟的大厅，给灯光照得如同白昼，宽大无比的大厅几乎是空荡荡的……男男女女都成双成对地跳舞去了，男人们赌钱去了……只有在角落里散立着几小堆人在那儿谈天……所以说大厅是空荡荡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引人注目，并且被刺眼的灯光照得一清二楚……她摆动高佻的身躯，迈着缓慢而轻盈的步伐走过这宽敞的大厅，不时用她那难以形容的姿态回答人家的致意，她身上那股优美、冷峻，尊严、安详的神气使我心醉。……我呢，我留在原地，我已经跟您说过了，在我弄明白她已经走了之前，我仿佛瘫了似的，……等我弄明白，她已经走到大厅的那一头，快到门口了……于是……啊，今天回想起来，我还羞惭得无地自容……我突然心里一惊，我就跑—— 您听听：我跑……我不是走，而是穿着咯咯直响的皮鞋，引起很大的回声，跑过大厅去追她……我听见我自己的脚步声，我看见众人的目光都不胜惊讶地注视着我……我羞愧得简直可以马上死去……我一面跑，一面就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这种举动的疯狂；可是我已经……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我在门口追上了她……她转过身来……她的眼睛象一把灰色的钢刀扎进我的心窝，她的鼻翼气得不住地搧动……我刚想结结巴巴地开口说话……她……她突然扬声大笑起来……笑得清脆响亮，无忧无虑，发自内心，并且大声说道……声音大得大家都能听见……'啊，大夫，您到现在才想起给我儿子开的药方啊……您们这些搞科学的先生们真是……'几个站在近处的人都好心好意地跟着笑了起来……我领会了她的意思，她无比巧妙地挽救了这一局面，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伸手到皮夹子里，从处方本上撕下一张空白的方子，她懒洋洋地接了过去，然后……再一次冷冷地微笑致谢……翩然而去……我在最初一秒钟感到心里轻松……我发

现，她无比巧妙地弥补了我的疯狂，控制了局势，但是我也立刻明白，对我来说，全都完了，这个女人由于我干了这件发昏的傻事，一定恨我，一定把我恨之入骨……我现在那怕上百次上千次地登门求见，她也会把我象条狗似的撵走。

“我踉踉跄跄地走过大厅……我注意到，人们都在瞅我……我想必看上去非常奇怪……我走到饮酒的柜台前面，一连灌了三四杯白兰地下去……我这才免于晕倒在地……我的神经再也支持不住，它们好象都扯断了……然后我从一道旁门悄悄地溜了出去，象个罪犯似的。……不论把世界上那个王国赏给我，我也不愿意再一次穿过她那刺耳的笑声还在四壁萦绕的那座大厅……我往前走……我已经说不上我往那儿走……进了几家小酒店，喝得烂醉如泥……就象一个想借酒浇愁的人一样，只求一醉……但是我……并没有完全麻木……她的笑声一直在我耳边，尖利而又凶狠……这笑声，这该死的笑声我怎么也压不下去……后来我又在码头上踯躅了半天……我的手枪留在家里了，要不然我会一枪把我自己打死的。我的脑子里别的什么也不想，就只想着抽屉左边的木匣子里放着的手枪……我就只想着这一件事，我走回家去。

“我后来之所以没有自杀……我向您发誓，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扳动一下上了膛的枪的冰凉的扳机，本来对我倒是一种解脱。……可是我该怎么向您解释才好呢……我觉得我还得尽一个义务……是啊，助人的义务，该死的义务……她可能还需要我，她需要我，这个念头使我发狂……等我回到家里，已经是星期四的清晨了，而星期六……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星期六船就到了，而这个女人，这个心性高傲，目无下尘的女人在她丈夫面前，在众人面前，忍受不了这样的羞辱，绝对活不下去，这我是一清

二楚的。……我毫无意义地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荒唐冒失的行为使得我根本无法对她及时地进行任何帮助，啊，想到这些，我痛苦不堪……一连几个小时，是啊，我向您发誓，一连几个小时我在房间里团团乱转，走来走去，绞尽脑汁在想，怎么才能接近她，怎么才能弥补我的一切过错，怎么才能帮助她……因为她再也不会让我迈进她的门槛，这点我是心里有数的。……我的每一根神经还感觉到她的笑声，和她的鼻翼愤怒的抽动……一连几小时，的确一连几小时，我就这样在狭小的斗室里来回跑来跑去，老是那么三米距离……天已经亮了，已经是上午了。……

"突然我念头一转，向桌子猛扑过去……我抽出一叠信纸，动笔给她写信，……什么都写出来……写一封象狗一样摇尾乞怜的信，我在信里请求她的宽恕，把我自己骂成一个疯子，一个罪犯……我苦苦哀求她充分信赖我……我发誓，下个钟头就走，离开这座城市，离开这个殖民地，只要她愿意，我就离开这个世界……只不过她得宽恕我，信任我．在这最后一小时，在这最后的时刻，让我帮助她……我就这样一口气飞快地写了二十页信纸……这封信想必疯疯癫癫，没法形容，活象热昏时的呓语，胡话连篇，等我从桌边站起，早已浑身是汗……房间在我眼前左右摇晃，我不得不喝下一杯凉水……然后我才试图把信再读一遍……可是读了开头几句我就感到不寒而栗……我哆哆嗦嗦地把信折好，摸到一个信封，……突然我又闪过一个念头。我一下子明白了那句真正举足轻重的话。我再一次抓起钢笔，在最后一页添了这么一句：'我在海滨饭店等候着一句宽恕的话。要是到七点我还得不到任何回音，我就开枪自杀。'

"然后我就封好信封，打铃叫来一个侍者，让他把这封信送去。终于把该说的话都说了——全都说了！"

在我们身边响起玻璃瓶碰地和滚动的声音。他的动作太猛，一下子把威士忌酒瓶碰倒在地。我听见他的手在地上乱摸，找那酒瓶，然后突然一把抓住了瓶子：他猛地一扬手，把喝空了的酒瓶扔出甲板。他的声音沉默了几分钟，然后又象说胡话似地往下说，比先前说得更加激动、更加匆忙。

“我已经不再是虔诚的基督徒了……对我来说，既无天堂也无地狱。……要是真有一个地狱，我也不怕它了，因为地狱也不可能比那天上午直到傍晚我度过的那几个钟头更加难熬。……请您设想一下吧，一间斗室在中午如火的烈日之下，给晒得又闷又热，……一间小屋，只有桌子，椅子和床……桌上除了一只怀表和一把手枪外别无它物，桌子旁边坐着一个人……这个人什么事也不干，只是直愣愣地瞪着桌子，瞪着怀表的秒针……这个人不吃不喝不抽烟，一动不动……这个人老是……您听着：一连三小时之久，老是目不转睛地盯着白色的圆形表面，盯着那根小小的秒针，它正滴答滴答响着直转圈子……我就这样……就这样度过了这一天，等着、等着、一个劲地等着……可是就象一个马来狂人干事似的，我的等待是毫无意义的、带着兽性的、疯狂的执拗劲，一味死等。

“算了，我不给您描绘这些时刻了……这是没法描绘的……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一个人怎么可能经历了这样的事情居然没有发疯……于是……到三点二十二分……这时间我记得很清楚，我的眼睛是瞪着怀表的……突然有人敲门……我霍地跳起身来……象老虎捕食似地跳了起来，一下子奔过整个房间跑到门口，一把拉开房门……一个胆战心惊的中国小男孩站在门外，手里拿着一张折好的纸条，我贪婪地把纸条一把抓在手里，那

孩子已经一溜烟跑掉了，跑得无影无踪。我打开纸条想看看内容……可是我读不下去。……我眼前红红绿绿的一片，旋转个不停……请您设想一下我内心的痛苦，我终于收到了她写的字句……可是这些字句在我眼前不住地抖动，欢蹦乱跳……我把脑袋浸在冷水里……这样我的神志才清醒一些……我再把纸条拿来，看到上面写着：'太晚了！不过请在家里等着！也许我还会叫您！'

"这张皱成一团的纸不晓得是从那张广告纸上撕下来的，纸上没有签名，铅笔写的字迹潦草杂乱，看得出来，这字体本来是很稳健有力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这张纸条这样使我内心受到震动……纸条上带有一丝恐怖和秘密，好象是在逃亡中写的，站在窗龛边，或者坐在向前行驶的车子里写的……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害怕、匆忙、惊讶的成份从这张秘密纸条里冷飕飕地袭入我的灵魂……可是……可是我还是很高兴：她写信给我了，我还用不着死，我还可以帮助她……说不定……我还可以……啊，我沉溺在最最荒诞不经的推测和希望之中，完全忘乎所以了……我千百次地把这纸条读了又读，吻了又吻，翻来覆去地仔细研究，看有没有一个被人遗忘，没有读到的字……我的梦幻变得越来越深沉，越来越混乱，这是一种睁眼做梦的奇妙无比的状态……一种麻痹状态，介乎沉睡和清醒之间的一种既滞重又灵活的状态，也许只延续了十几分钟，也许延续了几个小时……

"我猛地惊醒过来……不是有人在敲门吗？……我屏住呼吸……一分钟，两分钟毫无动静，静寂无声……接着又听见一阵轻微的声响，好象有只老鼠在挠门，一阵轻微的，然而激烈的敲门声……我跳起身来，脑袋还有点眩晕，一把把门打开——门口站着那个听差，她的听差，就是那会儿被我打得满嘴鲜血的那个

听差……他那褐色的脸象死人一样灰白，他那慌乱的眼神预示着不幸……我立刻感到心惊肉跳……'出了……出了什么事了?'我只能嗫嚅地说出这么一句话。'Come quickly!'（英文：快来吧！）他说道……其他什么话也没说……我立刻发疯似的冲下楼梯，他紧跟着我……一辆小轿车等在门口，我们上来……'出了什么事了?'我问他。……他浑身哆嗦地凝视着我，咬紧嘴唇，一声不吭。……我又问他一遍——他死不开口……我恨不得照他脸上又给他一拳，可是……恰好是他对他女主人的那种义犬似的忠心感动了我……我就不再发问了……小汽车风驰电掣般穿街过巷，行人慌忙向两边散开，咒骂之声不绝。小车离开了坐落在海滨的欧洲人聚居地区，进入下城，继续向前，一直进入中国人住的地区的那些人声嘈杂、弯曲狭窄的街道。……最后我们终于开进一条窄巷，在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汽车在一幢低矮的房子前面停下……这幢房子肮脏不堪，似乎缩成一团，门前上着排门，点着一支蜡烛……就是那种暗藏着烟纸窝和妓院的小破房之一，不是贼窝就是窝主的家……听差匆匆忙忙地敲门……门缝后面有个人悄声说话，盘问再三……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便从车座上一跃而起，撞开虚掩着的大门……一个中国老太婆尖叫一声，往里面逃去……听差跟在我的身后，引着我穿过走廊……打开另外一扇门……这扇门通向一间里屋，里面弥漫着烧酒和凝结的鲜血的臭味……有什么东西在屋里哼哼……我摸索着走进屋去……"

他的声音又顿住了。等他再开口的时候，与其说是说话，毋宁说是啜泣。

"我……我摸索着走进屋里……在那儿……在一张肮脏的

席子上……躺着一个不住呻吟的人……痛得缩成一团……那躺着的人就是她……

“在黑暗中我没法看见她的脸……我的眼睛还没习惯屋里的黑暗……所以我只好用手摸过去……她的手……很热……热得发烫……她在发烧，发着高烧……我感到一阵寒噤……我马上什么都明白了……她为了躲开我，逃到这里来……让一个龌里龌龊的中国老太婆把她的身体任意宰割，就只是因为她希望在这儿能更好地保守秘密……她宁可让一个魔鬼似的老巫婆把她谋杀，也不肯依赖我……就只是因为我这个疯子……我没有照顾她的自尊心，没有马上帮助她……因为她怕我比怕死还厉害……

“我大叫点灯。听差跳了起来，那可恶的中国女人两手哆哆嗦嗦地端来一盏直冒黑烟的煤油灯……我得压住满腔怒火，不然我会跳上去掐住那个黄皮肤无赖的脖子……他们把灯放在桌上……油灯把明亮的黄色的灯光投到那备受苦楚的肉体上面……突然之间我杂念顿消，全部苦闷，全部愤怒，所有淤积在心的情欲的污水脓血全都没了……我又只是一个医生，一个助人为业、感觉敏锐、富有经验的人……我忘记了我自己……我头脑清醒、感觉清晰地和那可怕的事情进行斗争……我梦里贪求的她那赤裸裸的肉体，我现在摸上去，只把它当作……我该怎么说才好呢……当作物质，当作器官……我感觉到的不是她，而只是在和死神抗争的一条生命，只是那个在极度痛苦中蜷缩抽搐的人……她的鲜血，她那神圣的热血流得我两只手上全是，可是我感觉到她的鲜血，既不感到快乐，也不感到恐怖……我只是个医生……我只看到她的痛苦……并且发现……

“并且立刻发现，一切全都完了，除非发生一个奇迹……那

个该死的老婆子笨手笨脚地已经把她弄伤了，流血过多已经半死了……在这发出阵阵臭气的小屋里，我连一点止血的药也没有，甚至干净的水也不可得……我摸上去，所有的东西都脏得要命。……

"'我们必须马上去医院，'我说道。可是我刚说完，这个备受折磨的肉体立刻痉挛地挣扎着撑了起来。'不……不去……宁可死也不去……别让人家知道……谁也不让知道……回家……回家……'

"我明白了……她现在只为这个秘密，只为她的名誉在搏斗，而不是为她的生命……于是——我服从了……听差抬来一乘轿子……我们把她安置在里面……就象她已经是一具死尸，浑身无力，发着高烧……我们抬着她穿过黑夜……回家……佣人们大吃一惊，七嘴八舌地问东问西，我们把他们驱散……象小偷似地把她抬进她自己的房间，闩上房门……然后开始和死神展开斗争，展开一场漫长的斗争……"

突然之间有一只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我又惊又痛，几乎叫出声来。这张脸在黑暗中突然一下子象鬼脸似的凑得很近，我看见他的白牙在他突然发火的时候露了出来，看见他的两个镜片在幽微的月光反射之下象两只巨大的猫眼在微微地发光。他现在不再说话了——他被一阵号哭的愤怒所震撼，大声吼叫：

"您这个陌生人，懒洋洋地在这儿坐在一张甲板上的椅子里，您这个周游全球的陌生人，您可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您可曾亲自见过死人的场面？您看见过没有，身体如何拱起来，发青的指甲如何向空中乱抓，喉咙口如何呼呼痰喘，手脚如何抽搐，每一个手指都在使劲抵抗那可怕的事情，眼睛又如何在一种非语言所能形容的恐怖之中瞪出，这些您都看见过没有？您这个

无所事事的大闲人，您这个周游世界的旅行家，您在这儿侈谈助人，把它当作一种义务，您可曾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我作为医生常常看见死人，把这当作是临床病例，看作是事实……对这进行了所谓的研究——可是亲身经历一个人死却只有一次，就在那天夜里我自己经历了，我自己也跟着死去了……在那个可怕的夜晚，我坐在那里，绞尽脑汁，想尽办法，想找到一点什么东西，发明一点什么东西，来止住那不停地流着的鲜血，来把高烧压下去，这高烧在我眼皮底下把她活活烧死，想发明一点什么东西来抵抗那越逼越近的死神，我竟无法把它从床边驱走。您知道吗，身为医生，自以为无所不晓，能治百病，象您所如此明智地说的——自以为有义务救人助人——结果竟坐在一个垂死的女人的床头，无能为力，明知她要死，却束手无策……只知道这一点，这件可怕的事，那就是即使把自己身上的每根血管切开，也帮不了她的忙……眼睁睁地看着这个亲爱的肉体可怜地流血过多而死，受尽痛苦的折磨，摸摸脉搏，跳得飞快，同时脉息越来越弱……就在你的手指底下，脉息渐渐消失……身为医生，却一筹莫展，毫无办法……只能呆呆地坐着，象教堂里的干瘪老太婆，嘴里念念有词地诵经祈祷，然后又握紧了拳头，向着可怜的上帝发狠，心里明明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上帝……您明白吗？您懂吗？……我只有一点不明白，那就是怎么搞的，在这样的时刻，为什么别人不跟着死去……为什么别人睡了一觉第二天又起来，刷牙洗脸，系上领带……为什么人家也经历了我所感到的一切居然还能再生活下去，我感觉到，她的呼吸渐渐微弱，我为之搏斗，为之斗争的这第一个人，我使出我心灵的全部力量想要保住的这第一个人……她渐渐地从我手底下溜走了……不知道溜到那里去……一分钟一分钟地，越溜越快，而我热昏的脑子竟

想不出一点办法来留住这个人……

另外，为了使我的痛苦变得加倍的剧烈，还有……我就这样呆呆地坐在她的床边——为了减轻她的痛苦，我已经给她打了吗啡，我看见她躺着，双颊滚烫，脸色灰白——是啊，我就这样呆呆地坐着，我觉得背后有两只眼睛，带着一种可怕的紧张的神情，直盯着我……那个听差坐在我背后的地板上，缩成一团，嘴里喃喃低语，在念什么祈祷词……要是我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相遇，那么，……啊不，我没法形容这个……在他那狗一样的目光里总流露出一些乞求……一些感激的神情……与此同时，他向我举起他的双手，仿佛想求我，救救她……您明白吗！他向我举起他的双手，就象我是个上帝，而我这无能为力的可怜虫，心里清楚知道，一切全都完了……我在这儿就跟在地板上满处乱爬的一只蚂蚁一样，毫无用处。啊，这个眼光折磨得我好苦，这种对我的医术所抱的狂热的、粗野的希望……使我痛苦不堪，我简直要冲着他大喊大叫，拿脚踢他……可是我感觉到，通过我们两人共同的对她的爱，……通过这个秘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他坐在我背后，缩成一团，象头潜伏着的野兽，象个黑魆魆的线圈，……我刚说要什么东西，他就马上跳起来，赤着脚，悄没声地，哆哆嗦嗦地满怀希望地把东西递给我，仿佛这就是救命的药，这就是救星……我知道，为了救她的命，他可以把自己的血管切开……这个女人就是这样，她对人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而我却连救活她一滴鲜血的力量也没有。……啊，这一夜，这可怕的一夜，这在生死之间飘摇不定的漫长无边的黑夜！

"天快亮的时候她又醒了过来……她睁开眼睛……现在这双眼睛再也没有高傲、冷峻的神情……这双眼睛在屋子里四下环，顾仿佛感到陌生，眼睛水汪汪地，一看便知道在发烧……然

后她凝视着我：她似乎在沉思，想回忆起我的脸……突然……我看出来……她想起来了……因为她脸上显出一种恐惧，拒绝的神气，……有一股敌意，有些害怕，……她使劲地挪动她的两臂拚命挣扎，仿佛她想逃走……远远地、远远地躲开我……我发现，她想起了那件事……想起了当初那个时刻……可是接着她又转念一想……她望着我，平静了一些，沉重地呼吸着……我感觉到，她想说话，想说什么……她的双手又开始使劲握了起来……她想撑起身子，可是她太虚弱了……我安慰她，我向她俯下身子……于是她痛苦地，久久地望着我……她的嘴唇微微地动了几动……她说的话只不过是最后一些行将消逝的声音……

"'谁也不会知道吧？……不会知道吧？'

"'不会，'我说话的时候，拚命带有说服力，'我向您保证。'

"但是她的眼睛还流露出不安的神色……她用发烧的嘴唇，含糊不清地吐出一句话，'您向我发誓……谁也不会知道……发誓！'我举起我的手指，好象指天发誓。她凝视着我……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眼神……这眼神柔和、温暖，充满了感激……是的，的确，的确充满了感激……她还想说点什么，但是她太虚弱，说不出话。她直挺挺地躺在那里，因为使劲，浑身虚脱，双目紧闭。然后那可怕的事情开始了……她还整整搏斗了一个钟头，一小时沉重的时刻：一直到早晨她才完了……"

他沉默了很久。一直到中甲板上船钟在寂静中当、当、当，敲了三下，三点钟了，我才发现，他好长时间没有说话了。月色更加惨淡无光，可是另外一种黄色的光线已经骚动不安地在空气中颤抖，海风不时轻轻掠过，象是微风吹拂。过半小时，再过半小时，天就要亮了，在明亮的天光照耀下，这些恐惧就会消散。

他脸上的轮廓，我现在看得更加清楚了，因为我们这个角落里，阴影已经不是这么浓密、黝黑——他摘掉了头上的便帽，在他光秃的头颅底下，他那受苦受难的脸显得更加阴森可怕。可是那对闪闪发光的镜片又冲着我，他振作了起来，他的嗓音带着一种嘲讽的尖刻的口气。

“这下子她是完了——可是我还没完。我独自一人守着尸体——可我是独自一人在一幢陌生的房子里，独自一人在一座不知秘密为何物的城市里，而我……却得去保守这个秘密……是啊，请您设想一下当时整个的情形吧：这个殖民地上流社会的一位太太，身体健康，前一天晚上还在政府大厦的舞会上跳舞，现在突然躺在床上死了……有个陌生的医生守着她，据说是她佣人找来的。……屋里谁也没有看见，他什么时候来的，从哪儿来的……他们夜里用一乘轿子把她抬了进来，然后关上房门……等到早上她就死了……等人死了才把佣人都叫了来，突然之间房子里哭声震天。……邻居一下子就知道了，全城都知道了……只有一个人在那儿，他应该把一切解释清楚……这就是我这个陌生人，从偏远的小镇上来的医生，……这可真是个令人愉快的处境，是不是？

“我知道，我还面临着什么样的考验。幸亏那个听差在我身边，那个好样的小伙子，他从我的眼色里看出每一个暗示——这个迟钝的黄皮肤的动物也明白，这儿还有一场恶仗要打。我只给他说了一句：‘太太希望，谁也不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用他那狗一样水汪汪的、但是坚决果断的目光直视着我的眼睛说：‘yes sir!’（英文：是，先生！）再无别的话了。可是他把地板上的血迹拭擦干净，把一切都收拾得整整齐齐——正是他的果断坚决也使我重新变得果断坚决了。

"我知道，在我的一生中，精力这样的充沛旺盛，我还从来也没有过，而且今后也永远不会再有。当一个人一切全都失去了的时候，他会象一个绝望的人一样，为最后的那点东西拚命战斗的。这最后的东西便是她的遗嘱，便是这个秘密。我十分平静地接待一切来客，把同样的一个编造出来的故事说给他们听，诸如这个女人派她的听差去请医生，路上碰巧遇到了我。可是我一面似乎冷静地在谈，一面却在等……一直等着决定性的一着……等着那位验尸的法医，得等他来了以后，我们才能把她收殓，把这秘密随同她装进棺材……请您别忘了，这天已经是星期四，而星期六她丈夫就来了……

"到九点钟我终于听人通报，法医来了。我叫人请他进来——从职位上来讲，他是我的上司，同时又是我的敌手，她当时非常轻蔑地谈到过的，正是这个医生，此人显然已经知道我想调动工作。我第一眼就已经感觉到：他对我怀有敌意。可是恰好是这一点，使我振作起精神。

"还在前厅里他就开口问道：'某某太太，'他说了她的姓名——'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早上六点钟。'

"'她什么时候派人去找您的？'

"'昨晚十一点钟。'

"'您知道吗，我是她的私人医生？'

"'知道，但是事情紧迫，……而且……死者明确表示要找我诊治。她不许人另找别的医生。'

"他眼睛死盯着我：在他那脸色苍白、有些虚胖的脸上泛起了一阵红晕，我感觉到，他冒火了。可是我正好需要他冒火——我身上全部精力都亢奋起来，迫切希望速战速决，因为我感觉

到，时间一长，我的神经是支持不住的。他本想回敬几句含有敌意的话，结果只是满不在乎地说道：'您刚才认为，可以用不着我，可是我的职务使我有责任证实她确已死去，以及……她是如何致死的。'

"我没有回答，让他走在我的前面。然后我退回去，锁上房门，把钥匙放在桌上。他十分惊讶地扬起眉毛：'这是什么意思。'

"我神色安详地走到他的面前：

"'这里的问题不是确定致死的原因，而是——另找一个原因。这位太太把我叫来，是因为她做了一次失败的手术，叫我给她治疗这次手术的后果。……我已经无法挽救她的性命，但是我答应她，挽救她的名誉，这我是一定要办到的。因此我请您帮助我！'

"他惊讶得双目圆睁。'要我这么一个官方医生在这儿掩盖一桩罪行？'他嗫嚅地说道，'您说的话总不是这个意思吧！'

"'不错，是这个意思，我不得不希望您这么办。'

"'叫我为您的罪行……'

"'我已经跟您说过了，这位太太的身体我碰也没有碰过，要不然……要不然我此刻不会站在您的面前，要不然我早已把我自己给结果了。她已经补偿了她的过失——如果您愿意这么说的话——别人用不着知道这事。我不能容忍，这位太太的名誉现在还毫无必要地受到玷污。'

"我的这种斩钉截铁的语气只有使他更加恼火。'您不能容忍……好啊……现在您倒成了我的上级……或者您至少以为已经是我的上级了……您倒试试对我发号施令吧……我一开头就想到了，要是把您从您那个犄角里叫来，准有什么肮脏的勾当……您可真是开了个光明正大的好诊所，这就是个好样

品……不过现在我要检查，我，你尽可放心，我签字的这份记录，将是正确无误的。我不会在谎言上签上我的名字的。'

"我的神气泰然自若。

"'不过——这次您可是非签不可。因为不签您是走不出这个房间的。'

"说着我把手伸进口袋——我身边并没有带手枪。可是他吓得一哆嗦。我向他面前跨了一步，直瞪着他。

"'您听着，我要跟您说几句……免得走极端。我对我自己的这条命毫不在乎……对别人的命也不在乎——我反正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在乎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遵守我的诺言，对这次死亡的方式保密……您听我说：我用人格担保，只要您签署了死亡证明书，说这位太太是死于……就说是死于一个偶然的原因，那我在本周之内就离开这个城市，离开印度……只要您要我死，那么只要一旦棺材入土，我确有把握，没有人……您懂吗：没有人——再会去追查这件事，我就拿起我的手枪，把我自己打死。这样做大概会使您满足了吧——这也应该使您满足了。'

"我的嗓音想必含有一些威胁，一些危险的东西，因为当我不由自主地向他逼近的时候，他就直往后躲，双目圆睁，满脸惊恐，就象……就象人们看见马来狂人手里挥舞着匕首发疯似的飞奔而来，吓得四处逃散时的那副神气。……一下子他的态度就变了……不晓得怎么搞的象是矮了一截，全身瘫痪了。他那强硬的态度终于彻底垮了。他还叽里咕噜说了几句，进行一次最后的非常软弱的反抗：'我活了一辈子，这可是第一次签署一份假的死亡证明书……反正总会找到一种方式……人们也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总不能这么随随便便地……'

"'当然不能随随便便地干，'我顺水推舟，给他打气——(我

的太阳穴象针扎似的催我：'快点！快点！'）——'不过现在既然您已经知道，您要是不干，只能侮辱一个活人，而使一个死者蒙受可怕的伤害，那您肯定不会犹豫不决了。'

"他点点头。我们走到桌边。几分钟以后证明书写好了（后来又在报上发表，令人信服地描绘了一场心脏麻痹）。完事之后他站起来，凝视着我：

"'您这个星期就动身，是不是？'

"'人格担保。'

"他又瞅了我一眼。我感觉到，他想装出严厉、冷淡的神气。'我马上去弄棺材，'他说道，为了掩盖他的窘迫。可是我心里有什么东西，使我难过得……这么……这么厉害——突然他把手伸给我，以一种骤发的亲切友好的态度跟我握手。'愿您好自为之，'他说道——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莫非我病了？还是……疯了？我陪他到房门口，打开房门——可是我最后只有一点力气，在他背后关上房门。接着太阳穴又开始针扎起来，我感到天旋地转：恰好在她的床前，我瘫倒在地……就象……就象马来狂人跑到最后，神经崩裂，仆倒地上，神智昏迷。"

他又顿住了。我身上感到有些寒意：莫非这是此刻轻轻地从船上呼啸而过的晨风带来的第一阵骤寒？可是这张受尽折磨的脸——此刻已经被晨光的反照映得清晰可辨——又振作起来：

"我这样在席子上躺了多少时间，我不知道。有人碰碰我的身体。我一惊而起。是那个听差畏畏缩缩地站在我的面前，还是那副卑躬屈膝的样子，神色不安地注视着我的眼睛。

"'有人想进来……想看看她。'

"'谁也不许进来。'

“‘是……可是……’

“他的眼睛里满是惊恐的神气。他想说什么，可是又不敢说。这头忠实的动物不知怎地在忍受着一种痛苦。

“‘是谁呀？’

“他浑身哆嗦地凝视着我，好象怕我揍他似的。然后他说道——他没有提名道姓……这样一个低下的生物，一下子怎么会那么懂事？有些时候，一种难以形容的机警使非常鲁钝的人也变得心思巧黠，这是怎么搞的？……然后他非常……非常胆战心惊地说道……‘就是他。’

“我一跃而起，立刻全都明白了，并且立刻如饥似渴、迫不及待地想见见这个陌生男人。您瞧，真是怪事……在所有这些痛苦之中，又是渴望、又是惊恐、又是忙乱的热昏之中，我竟然整个儿的把‘他’给忘了……我忘记了，还有一个男人参与了这件事情……这个女人爱过他，并且把她不愿给我的东西，热情奔放地奉献给了他……十二小时、二十四小时以前我可能还恨他，还会把他撕成碎片……可是现在……我、我没法向您描述，我是如何迫切地希望看见他……爱他，因为她爱过他。

“我一步就跳到门口。一个年轻的、非常年轻的金发军官站在门外，举止异常笨拙，身材极其瘦削，脸色非常苍白。看上去活象个孩子，真是……真是年轻已极……同时使我受到难以名状的震动的，乃是他拚命想装出一副大丈夫的样子，拚命想维持他的仪表……掩盖他内心的激动……他举手敬礼的时候，我立刻发现，他的手在发抖。……我恨不得跟他拥抱……因为他完全符合我的愿望，我希望，占有这个女人的男子不要是一个勾引妇女的能手，不要是傲气冲天的家伙……不是这样，她是委身给一个半大的孩子，一个纯洁的、温柔的男人。

“这个年轻人非常拘束地站在我的面前。我那贪婪的目光，我热情欢迎的姿态，只有使他更加慌乱。他嘴唇上面的小胡子不时抽动，泄露了他内心的骚动……这位年轻的军官，这个孩子不得不使劲控制自己，免得失声痛哭。

“‘请原谅，’他终于开口说道，‘我很希望能……再见一见……太太。’

“我无意识地，完全不由自主地，伸出我的手臂，搂着他，搂着这个陌生人的肩膀，象搀扶一个病人似的扶着他走。他不胜惊讶地望着我，眼睛里充满了无限的温暖和感激……在这一瞬间，我们两人都明白了，我们之间有某种共同的东西……我们走去看死者……她躺在那里，盖着雪白的亚麻布，浑身洁白……我感觉到，我在他身边，使他感到压抑……所以我退后几步，让他单独跟死者呆在一起。他慢慢地走过去……拖着脚步，一步步向前挪……我从他的肩膀看出，他心如刀绞，肝肠寸断……他走着，就象一个人顶着猛烈的风暴，一步步向前走……突然，在她的床前，他跪倒在地……正如就象我先前晕倒一样。

“我马上跳上前去，把他搀起来，扶到一张沙发上去坐下。他不再害臊，失声痛哭，倾吐他心里的痛苦。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无意识地用手抚摩他那象孩子的头发一样柔软的金发。他抓住我的手……非常温柔，可是有些心惊胆战……我突然发现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请您把实话告诉我，大夫，’他结结巴巴地说道，‘她是自杀的吗？’

“‘不是，’我说道。

“‘这么说是人家……我的意思是……是别人害得她死去的？’

"'不是,'我又说道,虽然我喉咙里堵得厉害,真想冲着他大叫:'害死她的是我!是我!是我!……还有你!……是我们两个!再就是她的倔强,她那不幸的倔强!'可是我忍住了。我又重复一遍:'不是……谁也没有过错……这是厄运!'

"'我没法相信,'他呻唤道,'我没法相信这件事情。前天她还参加舞会,笑容满面,跟我打招呼;这怎么可能,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给他编了很长的一篇谎话。即使在他面前,我也没有泄露那个秘密。以后这几天,我们在一起谈心,就象两个兄弟,仿佛被那种把我们连结起来的感情笼罩着,我们彼此之间并不互相披露这种感情;但是我们彼此都感觉到,我们整个的生命都连系在这个女人身上……有时候话都已经涌到我的嘴边,但是我又咬紧牙关忍住了——他从来也不知道,这个女人怀了他的孩子……她要我打掉这个孩子,他的孩子,最后她和这个孩子一起堕入了深渊。可是我躲在他那儿的那几天,我们只是谈她……因为——我刚才忘了跟您说了,人家在到处找我……她的丈夫回来了,那时棺材已经盖上……他不愿意相信检查结果……人们议论纷纷……她的丈夫派人找我……叫我见他,我受不了,我知道,她在这个丈夫身边受了不少罪……我藏了起来……四天四夜我足不逾户,我们两个都没离开他的寓所……她的情人给我改名换姓在船上弄到一个舱位,让我逃走……我象个贼似的半夜三更溜上甲板,免得有人认出我来,……我把我所拥有的一切全都丢下……我的房子,里面有我七年来的全部科研成果……我的财产,全部家当……全都敞开地搁在那里,谁想拿都可以去拿……政府里的先生们大概早已把我除名,因为我没有请假,擅自离开职守……可是我不能再生活在这房子里,在这城

市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使我回忆起她……我象个小偷连夜出逃……只想躲开她……只想忘却一切。……

"可是……等我半夜里……一上船……我的朋友陪我在一起……这时候……这时候他们恰好用起重机把什么东西拉上来……四四方方的，黑黝黝的……她的棺材……您听着：是她的棺材……她一直追我到这儿，就象我以前老是跟踪追她一样……我只好站在一边，假装是个陌生人，因为她的丈夫也上了船……他护送灵柩到英国去……说不定到了英国他会叫人开棺验尸……他又把她夺了过去……现在她又属于他了……不再属于我们……我们……我们两个……可是我还在这儿……我将跟着一起去，直到最后的时刻……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的，永远也不得让他知道……我会捍卫她的秘密的，我会抵御任何尝试……抵御这个恶棍，就是因为害怕这个恶棍，她走上了死路……他什么也不会知道……她的秘密属于我，就归我一人所有……

"现在您懂了吧……现在您明白了吧……为什么我不能看见船上的人……不能听见他们调情交媾时的笑声……因为在那下面，在货舱里，在一包包的茶叶和巴西胡桃当中，安放着她的棺材……那儿我去不了，底舱锁上了……但是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每时每刻都知道，她在那里……尽管人家在这儿演奏华尔兹和探戈舞曲……我这想法也是够痴的，大海汹涌澎湃，席卷了千百万死人，我们脚踩的每一尺土地底下，都有一具尸体在腐烂……可是我受不了，如果人们在这儿举行假面舞会，淫荡地嬉笑，我受不了……我感觉到这个死者，我知道，她要我干什么……我知道，我还得再尽一个义务……我的事还没有完……她的秘密还没有得救……她还没有放过我……"

从船的中部传来拖沓的脚步声，和墩布击地的劈拍声：水手们开始打扫甲板。他猛的一惊，好象受到意外的袭击：他那紧张的脸上带有一股子惊慌失措的神情。他站起身来，嘴里喃喃自语："我走了……我走了。"

看见他这副模样，真叫人难过：他那失魂落魄的眼神，一双眼皮虚肿的眼睛，不知是因为喝酒还是流泪，两眼发红。他回避我对他的关心：我从他弯腰曲背的样子看出他的羞惭，无限的羞惭，竟然把内心的隐私泄露给我，泄露给这茫茫的黑夜。我不由自主地说道：

"我也许今天下午到您的船舱去看望您，可以吗？"

他凝视着我——一股嘲讽、倔强、玩世不恭的神气在他嘴角泛起，他用一种恶毒的神气吐出每一个字。

"啊哈……您那绝妙的助人为乐的义务……啊哈……您就是用这条格言撺掇得我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不过谢谢，我的先生，我敬谢不敏。您别以为，我把五脏六腑乃至肚肠里的屎粪都抖搂在您的面前以后，此刻我心里会轻松一点。谁也没法把我那残破不堪的一生再重新拼凑补全……我是白白地给尊敬的荷兰政府服务了一场……退休金是吹了，我回到欧洲去，又是条可怜的狗，一条跟在棺材后面呜呜啜泣的狗……发马来狂的人是不可能长时间不受惩罚的，到头来总会倒地身死，我希望，我不久也到头了……不敢当，我的先生，您的好意的拜访，我谢谢啦……我在船舱里自有我自己的伙伴……好几瓶陈年威士忌，有时安慰安慰我……还有我以前的老朋友，我那诚实的白朗宁手枪，可惜我没有及时找它帮忙……归根到底，它帮起忙来比一切空话更为有效……请您别再费心了……一个人剩下的唯一的人权不就是：爱怎么死就怎么死吗？……同时不受别人帮助的骚

挠。”

他又带着嘲讽的神气，甚至可以说带有挑衅的意味瞥了我一眼，但是我感觉到，这不过是羞惭，无限的羞惭。然后他缩起肩膀，也没打招呼，就转过身去，奇怪地迈着斜步，拖拖沓沓地走过已经被天光照亮的甲板，向船舱走去。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当天夜里和第二天夜里我都到原来的地方去找他，可是白费力气。他消失得无影无踪，要不是在旅客当中有另外一个人引起了我的注意，我简直会以为做了一场梦，或者看见了一个奇异的幻像。此人手臂上系了一块黑纱，是个荷兰大商人，人家向我证实，他的妻子刚刚死于一场热带病。我看见他神气严肃、表情痛苦地远离别人，踱来踱去，想到我竟然知道他最隐秘的忧愁，使我产生一种神秘的羞怯：每次他从旁走过，我都闪到一边，为的是别一眼泄露，我对他的命运竟比他自己知道得还多。

随后，在那不勒斯港口发生了那个奇怪的不幸事件，我认为在那个陌生人叙述的故事里，可以找到这个事件的解释。那天晚上大部分乘客都离船登岸，我自己上歌剧院听歌剧去了，后来又到罗马大街的一家露天咖啡馆去坐了一会儿。当我们坐着一只划子返回轮船的时候，我注意到，有几只小船打着火把和电石灯正围着大船找什么东西，上面黑洞洞的甲板上意大利警察和宪兵走来走去，景象神秘。我问一个水手，出了什么事。他避而不答，我立刻看出，上面有命令，叫他们保密，等到第二天，海船又安然如故，丝毫没有发生意外事故的痕迹，向着热那亚继续驶去，这时，船上也听不到任何消息。直到后来，我才在意大利的报纸上，读到那不勒斯码头上发生的那次所谓的不幸事件的报导，当然加了浪漫主义的花草。根据记者报导，说是为了不惊扰

旅客，荷兰殖民地的一位高贵的太太的灵柩，选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刻，从轮船上卸到小船上去。人们当着这位丈夫的面把棺材顺着绳梯往下放，这时从高处的甲板上突然有样沉重的东西摔了下来，连同正在一起往下放棺材的扛夫和丈夫全都一起掉进海里。有家报纸说，是个疯子从梯子上跌下去，摔在绳梯上，另一家报纸掩饰道，绳梯因为负荷过重，是自行断裂的；反正看来轮船公司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掩盖详细的真实情况。人们颇为费劲地用小艇从水里救起扛夫和死者的丈夫，而铅棺则径直沉入海底，无法打捞。至于同时在另一条消息里简短地提了一笔，说是在码头上漂起了一个约莫四十岁左右的男尸，这对公众来说，似乎和那个用浪漫主义的笔触报导的不幸事件毫无关系；可我刚一读了这行仓促的报导，我就仿佛觉得透过报纸，有一张象月亮一样苍白的脸、架着两块闪闪发光的眼镜片，突然又一次鬼气森森地凝视着我。

（1922年）

张玉书 译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著名小说家R·到山里去进行了一次为时三天的郊游之后，这天清晨返回维也纳，在火车站买了一份报纸。他看了一眼日期，突然想起，今天是他的生日。“四十一岁了，”这个念头很快地在他脑子里一闪，他心里既不高兴也不难过。他随意地翻阅一下沙沙作响的报纸的篇页，便乘坐小轿车回到他的寓所。仆人告诉他，在他离家期间有两位客人来访，有几个人打来电话，然后用一个托盘把收集起来的邮件交给他。他懒洋洋地看了一眼，有几封信的寄信人引起他的兴趣，他就拆开信封看看；有一封信字迹陌生，摸上去挺厚，他就先把它搁在一边。这时仆人端上茶来，他就舒舒服服地往靠背椅上一靠，再一次信手翻阅一下报纸和几份印刷品；然后点上一支雪茄，这才伸手去把那封搁在一边的信拿过来。

这封信大约有二三十页，是个陌生女人的笔迹，写得非常潦草，与其说是一封信，勿宁说是一份手稿。他不由自主地再一次去摸摸信封，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附件没取出来，可是信封是空的。无论信封还是信纸都没写上寄信人的地址，甚至连个签名也没有。他心想：“真怪”，又把信拿到手里来看。“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这句话写在顶头，算是称呼，算是标题。他不胜惊讶地停了下来；这是指的他呢，还是指的一个想象中的人呢？他的好奇心突然被激起。他开始往下念：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为了这条幼小娇弱的生命，我和死神搏斗了三天三夜，我在他的床边足足坐了四十个小时，当时流感袭击着他，他发着高烧，可怜的身子烧得滚烫。我把冷毛巾放在他发烫的额头上，成天成夜地把他那双不时抽动的小手握在我的手里。到第三天晚上我自己垮了。我的眼睛再也支持不住，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眼皮就合上了。我坐在一把硬椅子上睡了三四个钟头，就在这时候，死神把他夺走了。这个温柔的可怜的孩子此刻就躺在那儿，躺在他那窄小的儿童床上，就和他死去的时候一样；他的眼睛，他那双聪明的黑眼睛，刚刚给合上了，他的双手也给合拢来，搁在他的白衬衫上面，床的四角高高地燃着四支蜡烛。我不敢往床上看，我动也不敢动，因为烛光一闪，影子就会从他脸上和他紧闭着的嘴上掠过，于是看上去，就仿佛他脸上的肌肉在动，我就会以为，他没有死，他还会醒过来，还会用他那清脆的嗓子给我说些孩子气的温柔的话儿。可是我知道，他死了，我不愿意往床上看，免得再一次心存希望，免得再一次遭到失望。我知道，我知道，我的儿子昨天死了——现在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而你对我一无所知，你正在寻欢作乐，什么也不知道，或者正在跟人家嬉笑调情。我只有你，你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而我却始终爱着你。

我把第五支蜡烛取来放在这张桌子上，我就在这张桌子上写信给你。我怎能孤单单地守着我死了的孩子，而不向人倾吐我心底的衷情呢？而在这可怕的时刻，不跟你说又叫我去跟谁说呢？你过去是我的一切，现在也是我的一切啊！也许我没法跟你说得清清楚楚，也许你也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的脑袋现在完全发木，两个太阳穴在抽动，象有人用槌子在敲，我的四肢

都在发疼。我想我在发烧，说不定也得了流感，此刻流感正在挨家挨户地蔓延扩散。要是得了流感倒好了，那我就可以和我的孩子一起去了，省得我自己动手来了结我的残生。有时候我眼前一片漆黑，也许我连这封信都写不完——可是我一定要竭尽我的全力，振作起来，和你谈一次，就谈这一次，你啊，我的亲爱的，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啊！

我要和你单独谈谈，第一次把一切都告诉你；我要让你知道我整个的一生，我的一生一直是属于你的，而你对我的一生却始终一无所知。可是只有我死了，你再也用不着回答我了，此刻使我四肢忽冷忽热的疾病确实意味着我的生命即将终结，那我才让你知道我的秘密。要是我还得再活下去，我就把这封信撕掉，我将继续保持沉默，就象我过去一直沉默一样。可是如果你手里拿着这封信，那你就知道，是个已死的女人在这里向你诉说她的身世，诉说她的生活，从她有意识的时候起，一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为止，她的生命始终是属于你的。看到我这些话你不要害怕；一个死者别无企求，她既不要求别人的爱，也不要求同情和慰藉。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请你相信我那向你吐露隐衷的痛苦的心所告诉你的一切。请你相信我说的一切，这是我对你的唯一的请求：一个人在自己的独生子死去的时刻是不会说谎的。

我要把我整个的一生都向你倾诉，我这一生实在说起来是从我认识你的那一天才开始的。在这以前，我的生活只是阴惨惨、乱糟糟的一团，我再也不会想起它来，它就象是一个地窖，堆满了尘封霉湿的人和物，上面还结着蛛网，对于这些，我的心早已非常淡漠。你在我生活中出现的时候，我十三岁，就住在你现在住的那幢房子里，此刻你就在这幢房子里，手里拿着这封信，

我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和你住在同一层楼，正好门对着门。你肯定再也想不起我们，想不起那个寒酸的会计员的寡妇（她总是穿着孝服）和她那尚未长成的瘦小的女儿——我们深居简出，不声不响，仿佛沉浸在我们小资产阶级的穷酸气氛之中——，你也许从来也没有听见过我们的姓名，因为在我们的门上没有挂牌子，没有人来看望我们，没有人来打听我们。况且事情也已经过了好久了，都有十五六年了，你一定什么也不知道，我的亲爱的。可是我呢，啊，我热烈地回忆起每一个细节，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听人家说起你，第一次看到你的那一天，不，那一小时，就象发生在今天，我又怎么能不记得呢？因为就是那时候世界才为我而开始啊。耐心点，亲爱的，等我把一切都从头说起，我求你，听我谈自己谈一刻钟，别厌倦，我爱了你一辈子也没有厌倦啊！

在你搬进来以前，你那屋子里住的人丑恶凶狠，吵架成性。他们自己穷得要命，却特别嫌恶邻居的贫穷，他们恨我们，因为我们不愿意染上他们那种破落的无产者的粗野。这家的丈夫是个酒鬼，老是揍老婆；我们常常睡到半夜被椅子倒地、盘子摔碎的声音惊醒，有一次那老婆给打得头破血流，披头散发地逃到楼梯上面，那个酒鬼在她身后粗声大叫，最后大家都开门出来，威胁他要去叫警察，风波才算平息。我母亲从一开始就避免和这家人有任何来往，禁止我和这家的孩子一块儿玩，他们于是一有机会就在我身上找碴出气。他们要是在大街上碰到我，就在我身后嚷些脏话，有一次他们用挺硬的雪球扔我，扔得我额头流血。全楼的人怀着一种共同的本能，都恨这家人，突然有一天出了事，我记得，那个男人偷东西给抓了起来，那个老婆只好带着她那点家当搬出去，这下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招租的条子在大门上贴了几天，后来又给揭下来了，从门房那里很快传开了

消息，说是有个作家，一位单身的文静的先生租了这个住宅。当时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姓名。

几天之后，油漆匠、粉刷匠、清洁工、裱糊匠就来打扫收拾屋子，给原来的那家人住过，屋子脏极了。于是楼里只听见一阵叮叮当当的敲打声、拖地声、刮墙声，可是我母亲倒很满意，她说，这一来对面讨厌的那一家子总算再也不会和我们为邻了。而你本人呢，即使在搬家的时候我也还没见到你的面；搬迁的全部工作都是你的仆人照料的，这个小个子的男仆，神态严肃，头发灰白，总是轻声轻气地、十分冷静地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神气指挥着全部工作。他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首先在我们这幢坐落在郊区的房子里，上等男仆可是一件十分新颖的事物，其次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客气得要命，可是又不因此而降低身分，把自己混同于一般的仆役，和他们亲密无间地谈天说地。他从第一天起就毕恭毕敬地和我母亲打招呼，把她当作一位有身分的太太；甚至对我这个小毛丫头，他也总是态度和蔼、神情严肃。他一提起你的名字，总是带着一种尊敬的神气，一种特别的敬意——别人马上就看出，他和你的关系，远远超出一般主仆之间的关系。为此我是多么喜欢他啊！这个善良的老约翰，尽管我心里暗暗地忌妒他，能够老是呆在你的身边，老是可以侍候你。

我把这一切都告诉你，亲爱的，把这一切琐碎的简直可笑的事情喋喋不休地说给你听，为了让你明白，你从一开始就对我这个生性腼腆、胆怯羞涩的女孩子具有这样巨大的力量。你自己还没有进入我的生活，你的身边就出现了一个光圈，一种富有、奇特、神秘的氛围——我们住在这幢郊区房子里的人一直非常好奇地、焦灼不耐地等你搬进来住（生活在狭小天地里的人们，对门口发生的一切新鲜事儿总是非常好奇的）。有一天下午，我放

学回家，看见搬运车停在楼前，这时我心里对你的好奇心大大地增涨起来。大部分家具，凡是笨重的大件，搬运夫早已把它们抬上楼去了；还有一些零星小件正在往上拿。我站在门口，惊奇地望着一切，因为你所有的东西都很奇特，都是那么别致，我从来也没有见过；有印度的佛像，意大利的雕刻，色彩鲜艳刺目的巨幅油画，末了又搬来好些书，好看极了，我从来没想到过，书会这么好看。这些书都码在门口，你的仆人把它们拿起来，用掸子仔细地把每本书上的灰尘都掸掉。我好奇心切，轻手轻脚地围着那堆越码越高的书堆，边走边看，你的仆人既不把我撵走，也不鼓励我走近；所以我一本书也不敢碰，尽管我心里真想摸摸有些书的软皮封面。我只是怯生生地从旁边看看书的标题：这里有法文书、英文书，还有些书究竟是什么文写的，我也不认得。我想，我真会一连几小时傻看下去的，可是我母亲把我叫回去了。

整个晚上我都不由自主地老想着你，而我当时还不认识你呢。我自己只有十几本书，价钱都很便宜，都是用破烂的硬纸做的封面，这些书我爱若至宝，读了又读。这时我就寻思，这个人有那么多漂亮的书，这些书他都读过，他还懂那么多文字，那么有钱，同时又那么有学问，这个人该长成一副什么模样呢？一想到这么多书，我心里不由的产生一种超凡脱俗的敬畏之情。我试图想象你的模样：你是个戴眼镜的老先生，蓄着长长的白胡子，就象我们的地理老师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你更和善，更漂亮，更温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当时就确有把握地认为，你准长得漂亮，因为我当时想象中的你还是个老头呢。在那天夜里，我还不认识你，我就第一次做梦梦见了你。

第二天你搬进来住了，可是我尽管拚命侦察，还是没能见你的面——这只有使我更加好奇。最后，到第三天，我才看见你。

你的模样和我的想象完全不同，跟我那孩子气的想象中的老爷爷的形象毫不沾边，我感到非常意外，深受震惊。我梦见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和蔼可亲的老年人，可你一出现，——原来你的模样跟你今天的样子完全相似，原来你这个人始终没有变化，尽管岁月在你身上缓缓地流逝！你穿着一身浅褐色的迷人的运动服，上楼的时候总是两级一步，步伐轻捷，活泼灵敏，显得十分潇洒。你把帽子拿在手里，所以我一眼就看见了你的容光焕发、表情生动的脸，长了一头光泽年轻的头发，我的惊讶简直难以形容：的确，你是那样的年轻、漂亮，身材颀长，动作灵巧，英俊潇洒，我真的吓了一跳。你说这事不是很奇怪吗，在这最初的瞬间我就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你所具有的独特之处，不仅是我，凡是和你认识的人都怀着一种意外的心情在你身上一再感觉到：你是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既是一个轻浮、贪玩、喜欢奇遇的热情少年，同时又是一个在你从事的那门艺术方面无比严肃、认真负责、极为渊博、很有学问的长者。我当时无意识地感觉到了后来每个人在你身上都得到的那种印象：你过着一种双重生活，既有对外界开放的光亮的一面，另外还有十分阴暗的一面，这一面只有你一个人知道——这种最深藏的两面性是你一生的秘密，我这个十三岁的姑娘，第一眼就感觉到了你身上的这种两重性，当时象着了魔似的被你吸引住了。

你现在明白了吧，亲爱的，你当时对我这个孩子该是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奇迹，一个多么诱人的谜啊！这是一位大家尊敬的人物，因为他写了好些书，因为他在另一个大世界里声名卓著，可是现在突然发现这个人年轻潇洒，是个性格开朗的二十五岁的青年！还要我对你说吗，从这天起，在我们这所房子里，在我整个可怜的儿童世界里，除了你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使我

感到兴趣；我本着一个十三岁的女孩的全部傻劲儿，全部追根究底的执拗劲头，只对你的生活、只对你的存在感兴趣！我仔细地观察你，观察你的出入起居，观察那些来找你的人，所有这一切，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增强了我对你这个人的好奇心，因为来看你的人形形色色，各不相同，这就表现出了你性格中的两重性。有时来了一帮年轻人，是你的同学，一批不修边幅的大学生，你跟他们一起高声大笑、发疯胡闹，有时候又有些太太们乘着小轿车来，有一次歌剧院经理来了，那个伟大的指挥家，我只有满怀敬意地从远处看见他站在乐谱架前，再就是一些还在上商业学校的姑娘们，她们很不好意思地一闪身就溜进门去，来的女人很多，多极了。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有一天早上我上学去的时候，看见有位太太脸上蒙着厚厚的面纱从你屋里出来，我也不觉得这有什么特别——我那时才十三岁，怀着一种热烈的好奇心，刺探你的行踪，偷看你的举动，我还是个孩子，不知道这种好奇心就已经是爱情了。可是我还清楚记得，亲爱的，我整个地爱上你，永远迷上你的那一天，那个时刻。那天，我跟一个女同学去散了一会儿步，我们俩站在大门口闲聊。这时驰来一辆小汽车，车刚停下，你就以你那种急迫不耐的、轻捷灵巧的方式从车上一跃而下，这样子至今还叫我动心。你下了车想走进门去，我情不自禁地给你把门打开，这样我就挡了你的道，我俩差点撞在一起。你看了我一眼，那眼光温暖、柔和、深情，活象是对我的爱抚，你冲着我微微一笑，我没法形容，只好说：含情脉脉地冲我一笑，用一种非常轻柔的、简直可说是亲昵的声音对我说："多谢，小姐。"

全部经过就是这样，亲爱的；可是从我接触到你那充满柔情蜜意的眼光之时起，我就完全属于你了。我后来、我不久之后就知道，你的这道目光好象把对方拥抱起来，吸引到你身边，既脉

脉含情，又荡人心魄，这是一个天生的诱惑者的眼光，你向每一个从你身边走过的女人都投以这样的目光，向每一个卖东西给你的女店员，向每一个给你开门的使女都投以这样的目光。这种眼光在你身上并不是有意识地表示多情和爱慕，而是你对女人怀有的柔情使你一看见她们，你的眼光便不知不觉地变得温柔起来。可是我这个十三岁的孩子对此一无所知：我的心里象着了火似的。我以为，你的柔情蜜意只针对我，是给我一个人的。就在这一瞬间，我这个还没有成年的姑娘一下子就成长为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从此永远属于你了。

"这人是谁啊？"我的女同学问道。我一下子答不上来。你的名字我怎么着也说不出口：就在这一秒钟，在这唯一的一秒钟里，你的名字在我心目中变得无比神圣，成了我心里的秘密。"唉，住在我们楼里的一位先生呗！"我结结巴巴笨嘴拙腮地说道。"那他看你一眼，你干吗脸涨得通红啊！"我的女同学以一个好管闲事的女孩子的阴坏神气，连嘲带讽地说道。可是恰巧因为我感觉到她的讽刺正好捅着了我心里的秘密，血就更往我的脸颊上涌。窘迫之余我就生气了。我恶狠狠地说了她一句："蠢丫头！"我当时真恨不得把她活活勒死。可是她笑得更欢，嘲讽的神气更加厉害，末了我发现，我火得没法，眼睛里都噙满了眼泪。我不理她，一口气跑上楼去了。

从这一秒钟起，我就爱上了你。我知道，女人们经常向你这个娇纵惯了的人说这句话。可是请相信我，没有一个女人象我这样死心塌地地、这样舍身忘己地爱过你，我对你从不变心，过去是这样，一直是这样，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的不为人所觉察的爱情，因为这种爱情不抱希望，低声下气，曲意逢迎，委身屈从，热情奔放，这和一个成年妇

女的那种欲火炽烈、不知不觉中贪求无餍的爱情完全不同。只有孤独的孩子才能把全部热情集聚起来，其他的人在社交活动中早已滥用了自己的感情，和人亲切交往中早已把感情消磨殆尽，他们经常听人谈论爱情，在小说里常常读到爱情，他们知道，爱情乃是人们共同的命运。他们玩弄爱情，就象摆弄一个玩具，他们夸耀自己恋爱的经历，就象男孩抽了第一支香烟而洋洋得意。可我身边没有别人，我没法向别人诉说我的心事，没有人指点我、提醒我，我毫无阅历，毫无思想准备：我一头栽进我的命运，就象跌进一个深渊。我心里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你，我睡梦中也只看见你，我把你视为知音：我的父亲早已去世，我的母亲成天心情压抑，郁郁不乐，靠养老金生活，总是胆小怕事，所以和我也不贴心；那些多少有点变坏的女同学叫我反感，她们轻佻地把爱情看成儿戏，而在我的心目中，爱情却是我至高无上的激情——所以我把原来分散零乱的全部感情，把我整个紧缩起来而又一再急切向外迸涌的心灵都奉献给你。我该怎么对你说才好呢？任何比喻都嫌不足，你是我的一切，是我整个的生命。世上万物因为和你有关才存在，我生活中的一切只有和你连在一起才有意义。你使我整个生活变了样。我原来在学校里学习一直平平常常，不好不坏，现在突然一跃而成为全班第一，我如饥似渴地念了好些书，常常念到深夜，因为我知道，你喜欢书本；我突然以一种近乎倔强的毅力练起钢琴来了，使我母亲不胜惊讶，因为我想，你是热爱音乐的。我把我的衣服刷了又刷，缝了又缝，就是为了在你面前显得干干净净，讨人喜欢。我那条旧的校服罩裙（是我母亲穿的一件家常便服改的）的左侧打了个四四方方的补钉，我觉得讨厌极了。我怕你会看见这个补钉，于是看不起我，所以我跑上楼梯的时候，总把书包盖着那个地方，我害

怕得浑身哆嗦，唯恐你会看见那个补钉。可是这是多么傻气啊！你在那次以后从来也没有、几乎从来也没有正眼看过我一眼。

而我呢，我可以说整天什么也不干，就是在等着你，在窥探你的一举一动。在我们家的房门上面有一个小小的黄铜窥视孔，透过这个圆形小窗孔一直可以看到你的房门。这个窥视孔就是我伸向世界的眼睛——啊，亲爱的，你可别笑，我那几个月，那几年，手里拿着一本书，一下午一下午地就坐在小窗孔跟前，坐在冰冷的门道里守候着你，提心吊胆地生怕母亲疑心，我的心紧张得象根琴弦，你一出现，它就颤个不停。直到今天想到这些时候，我都并不害臊。我的心始终为你而紧张，为你而颤动；可是你对此毫无感觉，就象你口袋里装了怀表，你对它的绷紧的发条没有感觉一样。这根发条在暗中耐心地数着你的钟点，计算着你的时间，以它听不见的心跳陪着你东奔西走，而你在它那滴答不停的几百万秒当中，只有一次向它匆匆瞥了一眼。你的什么事情我都知道，我知道你的每一个生活习惯，认得你的每一根领带、每一套衣服，认得你的一个一个的朋友，并且不久就能把他们加以区分，把他们分成我喜欢的和我讨厌的两类：我从十三岁到十六岁，每一小时都是在你身上度过的。啊，我干了多少傻事啊！我亲吻你的手摸过的门把，我偷了一个你进门之前扔掉的雪茄烟头，这个烟头我视若圣物，因为你的嘴唇接触过它。晚上我上百次地借故跑下楼去，到胡同里去看看你哪间屋里还亮着灯光，用这样的办法来感觉你那看不见的存在，在想象中亲近你。你出门旅行的那些礼拜里——我一看见那善良的约翰把你的黄色旅行袋提下楼去，我的心便吓得停止了跳动——那些礼拜里我虽生犹死，活着没有一点意思。我心情恶劣，百无聊赖，茫茫然不知所从，我得十分小心，别让我母亲从我哭肿了的眼睛

看出我绝望的心绪。

我知道，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些事都是滑稽可笑的荒唐行径，孩子气的蠢事。我应该为这些事而感到羞耻，可是我并不这样，因为我对你的爱从来也没有象在这种天真的感情流露中表现得更纯洁更热烈的了。要我说，我简直可以一连几小时，一连几天几夜地跟你说，我当时是如何和你一起生活的，而你呢几乎都没跟我打过一个照面，因为每次我在楼梯上遇见你，躲也躲不开了，我就一低头从你身边跑上楼去，为了怕见你那火辣辣的眼光，就象一个人怕火烧着，而纵身跳水投河一样。要我讲，我可以一连几小时，一连几天几夜地跟你讲你早已忘却的那些岁月，我可以给你展开一份你整个一生的全部日历；可是我不愿使你无聊，不愿使你难受。我只想把我童年时代最美好的一个经历再告诉你，我求你别嘲笑我，因为这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一桩，而对我这个孩子来说，这可是了不起的一件大事。大概是个星期天，你出门旅行去了，你的仆人把他拍打干净的笨重地毯从敞开着的房门拖进屋去。这个好心人干这个活非常吃力，我不晓得从哪儿来的一股勇气，便走了过去，问他要不要我帮他的忙。他很惊讶，可还是让我帮了他一把，于是我就看见了你的寓所的内部——我实在没法告诉你，我当时怀着何等敬畏甚至虔诚的心情！我看见了你的天地，你的书桌，你经常坐在这张书桌旁边，桌上供了一个蓝色的水晶花瓶，瓶里插着几朵鲜花，我看见了你的柜子，你的画，你的书。我只是匆匆忙忙地向你的生活偷偷地望了一眼，因为你的忠仆约翰一定不会让我仔细观看的，可是就这么一眼我就把你屋里的整个气氛都吸收进来，使我无论醒着还是睡着都有足够的营养供我神思梦想。

就这匆匆而逝的一分钟是我童年时代最幸福的时刻。我要

把这个时刻告诉你，是为了让你——你这个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人啊——终于开始感到，有一个生命依恋着你，并且为你而憔悴。我要把这个最幸福的时刻告诉你，同时我要把那最可怕的时刻也告诉你，可惜这二者竟挨得如此之近！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为了你的缘故，我什么都忘了，我没有注意我的母亲，我对谁也不关心。我没有发现，有个上了年纪的男人，一位因斯布鲁克地方的商人和我母亲沾着远亲，这时经常来作客，一呆就是好长时间；是啊，这只有使我高兴，因为他有时带我母亲去看戏，这样我就可以一个人呆在家里，想你，守着看你回来，这可是我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幸福啊！结果有一天我母亲把我叫到她房里去，唠唠叨叨说了好些，说是要和我严肃地谈谈。我的脸刷的一下发白了，我的心突然怦怦直跳：莫非她预感到了什么，猜到了什么不成？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你，想到我的秘密，它是我和外界发生联系的纽带。可是我妈自己倒显得非常忸怩，她温柔地吻了我一两下，（平时她是从来也不吻我的），把我拉到沙发上坐在她的身边，然后吞吞吐吐、羞羞答答地开始说道，她的亲戚是个死了妻子的单身汉，现在向她求婚，而她主要是为我着想，决定接受他的请求。一股热血涌到我的心里，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想到你。"那咱们还住在这儿吧？"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这么一句话。"不，我们搬到因斯布鲁克去住，斐迪南在那儿有座漂亮的别墅。"她说的别的话我都没有听见。我突然眼前一黑。后来我听说，我当时晕过去了。我听见我母亲对我那位等在门背后的继父低声说，我突然伸开双手向后一仰，就象铅块似的跌到地上。以后几天发生过什么事情，我这么一个无权自主的孩子又怎样抵抗过他们压倒一切的意志，这一切我都没法向你形容；直到现在，我一想到当时，我这握笔的手就抖了起来。我

真正的秘密我又不能泄露，结果我的反对在他们看来就纯粹是脾气倔强、固执己见、心眼狠毒的表现。谁也不再答理我，一切都背着我进行。他们利用我上学的时间搬运东西：等我放学回家，总有一件家俱搬走了或者卖掉了。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家搬空了，我的生活也随之毁掉了。有一次我回家吃午饭，搬运工人正在包装家俱，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放着收拾停当的箱子以及给我母亲和我准备的两张行军床：我们还得在这儿过一夜，最后一夜，明天就乘车到因斯布鲁克去。

在这最后一天我突然果断地感觉到，不在你的身边，我就没法活下去。除了你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救星。我一辈子也说不清楚，我当时是怎么想的，在这绝望的时刻，我是否真正能够头脑清醒地进行思考，可是突然——我妈不在家——我站起身来，身上穿着校服，走到对面去找你。不，我不是走过去的：一种内在的力量象磁铁，把我僵手僵脚地、四肢哆嗦地吸到你的门前。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自己也不明白，我到底打算怎么样：我想跪倒在你的脚下，求你收留我做你的丫头，做你的奴隶。我怕你会取笑一个十五岁的女孩子的这种纯洁无邪的狂热之情，可是亲爱的，要是你知道，我当时如何站在门外冷气彻骨的走廊里，吓得浑身僵直，可是又被一股难以捉摸的力量所驱使，移步向前，我如何使了大劲儿，挪动抖个不住的胳臂，伸出手去——这场斗争经过了可怕的几秒钟，真象是永恒一样的漫长——用指头去按你的门铃，要是你知道了这一切，你就不会取笑了。刺耳的铃声至今还在我耳边震响，接下来是一片寂静，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周身的鲜血也凝结不动，我凝神静听，看你是否走来开门。

可是你没有来。谁也没有来。那天下午你显然不在家里，

约翰大概出去办事了，所以我只好摇摇晃晃地拖着脚步回到我们搬空了家具、残破不堪的寓所，门铃的响声还依然在我耳际萦绕，我精疲力竭地倒在一床旅行毯上，从你的门口到我家一共四步路，走得我疲惫不堪，就仿佛我在深深的雪地里跋涉了几个小时似的。可是尽管精疲力尽，我想在他们把我拖走之前看你一眼，和你说说话的决心依然没有泯灭。我向你发誓，这里面丝毫也不掺杂情欲的念头，我当时还是个天真无邪的姑娘，除了你以外实在别无所想：我一心只想看见你，再见你一面，紧紧地依偎在你的身上。于是整整一夜，这可怕的漫长的一夜，亲爱的，我一直等着你。我妈刚躺下睡着，我就轻手轻脚地溜到门道里，尖起耳朵倾听，你什么时候回家。我整夜都等着你，这可是个严寒冷冻的一月之夜啊。我疲惫困倦，四肢酸疼，门道里已经没有椅子可坐，我就趴在地上，从门底下透过来阵阵寒风。我穿着单薄的衣裳躺在冰冷的使人浑身作疼的硬地板上，我没拿毯子，我不想让自己暖和，唯恐一暖和就会睡着，听不见你的脚步声。躺在那里浑身都疼，我的两脚抽筋，蜷缩起来，我的两臂索索直抖：我只好一次次地站起身来，在这可怕的黑古隆冬的门道里实在冷得要命。可是我等着，等着，等着你，就象等待我的命运。

终于——大概是在凌晨两三点钟吧——我听见楼下有人用钥匙打开大门，然后有脚步声顺着楼梯上来。刹那间我觉得寒意顿消，浑身发热，我轻轻地打开房门，想冲到你的跟前，扑在你的脚下。……啊，我真不知道，我这个傻姑娘当时会干出什么事来。脚步声越来越近，蜡烛光晃晃悠悠地从楼梯照了上来。我握着门把，浑身哆嗦。上楼来的，真是你吗？

是的，上来的是你，亲爱的——可是你不是一个人回来的。我听到一阵娇媚的轻笑，绸衣拖地的窸窣声和你低声说话的声

音——你是和一个女人一起回来的。

我不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熬过来的。第二天早上八点钟他们把我拖到因斯布鲁克去了；我已经一点反抗的力气也没有了。

我的儿子昨天夜里死了——如果现在我果真还得继续活下去的话，我又要孤零零地一个人生活了。明天他们要来，那些黝黑、粗笨的陌生男人，带口棺材来，我将把我可怜的唯一的孩子装到棺材里去。也许朋友们也会来，带来些花圈，可是鲜花放在棺材上又有什么用？他们会来安慰我，给我说些什么话；可是他们能帮我什么忙呢？我知道，事后我又得独自一人生活。世界上再也没有比置身于人群之中却又孤独生活更可怕的了。我当时，在因斯布鲁克度过的漫无止境的两年时间里，体会到了这一点。从我十六岁到十八岁的那两年，我简直象个囚犯，象个遭到屏弃的人似的，生活在我的家人中间。我的继父是个性情平和、沉默寡言的男子，他对我很好，我母亲似乎为了补赎一个无意中犯的过错，对我总是百依百顺；年轻人围着我，讨好我；可是我执拗地拒他们于千里之外。离开了你，我不愿意高高兴兴、心满意足地生活，我沉湎于我那阴郁的小天地里，自己折磨自己，孤独寂寥地生活。他们给我买的花花绿绿的新衣服，我穿也不穿；我拒绝去听音乐会，拒绝去看戏，拒绝跟人家一起快快活活地出去远足郊游。我几乎足不逾户，很少上街：亲爱的，你相信吗，我在这座小城市里住了两年之久，认识的街道还不到十条？我成天悲愁，一心只想悲愁；我看不见你，也就什么不想要，只想从中得到某种陶醉。再说，我只是热切地想要在心灵深处和你单独呆在一起，我不愿意使我分心。我一个人坐在家里，一坐几小时，一坐一整天，什么事也不做，就是想你，把成百件细小的往事翻

来覆去想个不停，回想起每一次和你见面，每一次等候你的情形，我把这些小小的插曲想了又想，就象看戏一样。因为我把往日的每一秒钟都重复了无数次，所以我整个童年时代都记得一清二楚，过去这些年每一分钟对我都是那样的生动、具体，仿佛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我当时心思完全集中在你的身上。我把你写的书都买了来；只要你的名字一登在报上，这天就成了我的节日。你相信吗，你的书我念了又念，不知念了多少遍，你书中每一行我都背得出来？要是有人半夜里把我从睡梦中唤醒，从你的书里孤零零地给我念上一行，我今天，时隔十三年，我今天还能接着往下背，就象在做梦一样：你写的每一句话，对我来说都是福音书和祷告词啊。整个世界只是因为和你有关才存在：我在维也纳的报纸上查看音乐会和戏剧首次公演的广告，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什么演出会使你感到兴趣，一到晚上，我就在远方陪伴着你：此刻他走进剧院大厅了，此刻他坐下了。这样的事情我梦见了不下一千次，因为我曾经有一次亲眼在音乐会上看见过你。

可是干吗说这些事情呢，干吗要把一个孤独的孩子的这种疯狂的、自己折磨自己的、如此悲惨、如此绝望的狂热之情告诉一个对此毫无所感、一无所知的人呢？可是我当时难道还是个孩子吗？我已经十七岁，转眼就满十八岁了——年轻人开始在大街上扭过头来看我了，可是他们只是使我生气发火。因为要我在脑子里想着和别人恋爱，而不是爱你，哪怕仅仅是闹着玩的，这种念头我都觉得难以理解、难以想象地陌生，稍稍动心在我看来就已经是在犯罪了。我对你的激情仍然一如既往，只不过随着我身体的发育，随着我情欲的觉醒而和过去有所不同，它变得更加炽烈、更加含有肉体的成份，更加具有女性的气息。当

年潜伏在那个不懂事的女孩子的下意识里、驱使她去拉你的门铃的那个朦朦胧胧的愿望，现在却成了我唯一的思想：把我奉献给你，完全委身于你。

我周围的人认为我腼腆，说我害羞脸嫩，我咬紧牙关，不把我的秘密告诉任何人。可是在我心里却产生了一个钢铁般的意志。我一心一意只想着一件事：回到维也纳，回到你的身边。经过努力，我的意志得以如愿以偿，不管它在别人看来，是何等荒谬绝伦，何等难以理解。我的继父很有资财，他把我看作他自己亲生的女儿。可是我一个劲儿地顽固坚持，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最后我终于达到了目的，前往维也纳去投奔一个亲戚，在一家规模很大的服装店里当了个职员。难道还要我对你说，在一个雾气迷濛的秋日傍晚我终于！终于！来到了维也纳，我首先是到哪儿去的吗？我把箱子存在火车站，跳上一辆电车，——我觉得这电车开得多么慢啊，它每停一站我就心里冒火——跑到那幢房子跟前。你的窗户还亮着灯光，我整个心怦怦直跳。到这时候，这座城市，这座对我来说如此陌生，如此毫无意义地在我身边喧嚣轰响的城市，才获得了生气，到这时候，我才重新复活，因为我感觉到了你的存在，你，我的永恒的梦。我没有想到，我对你的心灵来说，无论是相隔无数的山川峡谷，还是说在你和我那抬头仰望的目光之间只相隔你窗户的一层玻璃，其实都是同样的遥远。我抬头看啊，看啊：那儿有灯光，那儿是房子，那儿是你，那儿就是我的天地。两年来我一直朝思暮想着这一时刻，如今总算盼到了。这个漫长的夜晚，天气温和，夜雾弥漫，我一直站在你的窗下，直到灯光熄灭。然后我才去寻找我的住处。

以后每天晚上我都这样站在你的房前。我在店里干活一直干到六点，活很重，很累人，可是我很喜欢这个活，因为工作一

忙，就使我不致于那么痛切地感到我自己内心的骚乱。等到铁制的卷帘式的百叶窗哗的一下在我身后落下，我就径直奔向我心爱的目的地。我心里唯一的心愿就是，只想看你一眼，只想和你见一次面，只想远远地用我的目光搂抱你的脸！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我终于遇见你了，而且恰好是在我没有料想到的一瞬间：我正抬头窥视你的窗口，你突然穿过马路走了过来。我一下子又成了那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我觉得热血涌向我的面颊；我违背了我内心强烈的、渴望看见你眼睛的欲望，不由自主地一低头，象身后有追兵似的，飞快地从你旁边跑了过去。事后我为这种女学生似的羞怯畏缩的逃跑行为感到害臊，因为现在我不是已经打定主意了吗：我一心只想遇见你，我在找你，经过这些好不容易熬过来的岁月，我希望你认出我是谁，希望你注意我，希望为你所爱。

可是你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注意到我，尽管我每天晚上都站在你的胡同里，即使风雪交加，维也纳凛冽刺骨的寒风吹个不停，也不例外。有时候我白白地等了几个小时，有时候我等了半天，你终于和朋友一起从家里走了出来，有两次我还看见你和女人在一起，——我看见一个陌生女人和你手挽着手紧紧依偎着往外走，我的心猛地一下抽缩起来，把我的灵魂撕裂，这时我突然感到我已长大成人，感到心里有种新的异样的感觉。我并不觉得意外，我从童年时代起就知道老有女人来访问你，可是现在突然一下子我感到一阵肉体上的痛苦，我心里感情起伏，恨你和另外一个女人这样明显地表示出肉体上的亲昵，可同时自己也渴望着能得到这种亲昵。出于一种幼稚的自尊心，我一整天没到你房子前面去，我以往就有这种幼稚的自尊心，说不定我今天还依然是这样。可是这个倔强赌气的夜晚变得非常空虚，这一

晚多么可怕啊！第二天晚上我又忍气吞声地站在你的房前，等啊等啊，命运注定，我一生就这样站在你紧闭着的生活前面等着。

有一天晚上，你终于注意到我了。我早已看见你远远地走来，我赶忙振作精神，别到时候又躲开你。事情也真凑巧，恰好有辆卡车停在街上卸货，把马路弄得很窄，你只好擦着我的身边走过去。你那漫不经心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向我身上一扫而过，它刚和我专注的目光一接触，立刻又变成了那种专门对付女人的目光——勾起往事，我大吃一惊！——又成了那种充满柔情蜜意的目光，既脉脉含情，同时又荡人心魄，又成了那种把对方紧紧拥抱起来的勾魂摄魄的目光，这种目光从前第一次把我唤醒，使我一下子从孩子变成了女人，变成了恋人。你的目光和我的目光就这样接触了一秒钟、两秒钟，我的目光没法和你的目光分开，也不愿意和它分开——接着你就从我身边过去了。我的心跳个不停：我身不由己地不得不放慢脚步，一种难以克服的好奇心驱使我扭过头去，看见你停住了脚步，正回过头来看我。你非常好奇、极感兴趣地仔细观察我，我从你的神气立刻看出，你没有认出我来。

你没有认出我来，当时没有认出我，也从来没有认出过我。亲爱的，我该怎么向你形容我那一瞬间失望的心情呢。当时我是第一次遭受这种命运，这种不为你所认出的命运，我一辈子都忍受着这种命运，随着这种命运而死；没有被你认出来，一直没有被你认出来。叫我怎么向你描绘这种的失望心情呢！因为你瞧，在因斯布鲁克的这两年，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你，我什么也不干，就在设想我们在维也纳的重逢该是什么情景，我随着自己情绪的好坏，想象出最幸福的和最恶劣的可能性。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是在梦里把这一切都过了一遍；在我心情阴郁的时

刻我设想过：你会把我拒之于门外，会看不起我，因为我太低贱，太丑陋，太讨厌。你的憎恶、冷酷、淡漠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式，我在热烈活跃的想象出来的幻境里都经历过了——可是这点，就这一点，即使我心情再阴沉，自卑感再严重，我也不敢考虑，这是最可怕的一点：那就是你根本没有注意到有我这么一个人存在。今天我懂得了——唉，是你教我明白的！——对于一个男人来说，一个少女、一个女人的脸想必是变化多端的东西，因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一面镜子，时而是炽热激情之镜，时而是天真烂漫之镜，时而又是疲劳困倦之镜，正如镜中的人影一样转瞬即逝，那么一个男子也就更容易忘却一个女人的容貌，因为年龄会在她的脸上投下光线，或者布满阴影，而服装又会把它时而这样时而那样地加以衬托。只有伤心失意的女人才会真正懂得这个中的奥秘。可我当时还是个少女，我还不能理解你的健忘，我自己毫无节制没完没了地想你，结果我竟产生了错觉，以为你一定也常常在想我，常常在等我；要是我确切知道，我在你心目中什么也不是，你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一丝一毫，我又怎么活得下去呢！你的目光告诉我，你一点也认不得我，你一点也想不起来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有细如蛛丝的联系：你的这种目光使我如梦初醒，使我第一次跌到现实之中，第一次预感到我的命运。

你当时没有认出我是谁。两天之后我们又一次邂逅，你的目光以某种亲昵的神气拥抱我，这时你又没有认出，我是那个曾经爱过你的、被你唤醒的姑娘，你只认出，我是两天之前在同一个地方和你对面相遇的那个十八岁的美丽姑娘。你亲切地看我一眼，神情不胜惊讶，嘴角泛起一丝淡淡的微笑。你又和我擦肩而过，又马上放慢脚步：我浑身战栗，我心里欢呼，我暗中祈祷，你会走来跟我打招呼。我感到，我第一次为你而活跃起来：我也

放慢了脚步，我不躲着你。突然我头也没回，便感觉到你就在我的身后，我知道，这下子我就要第一次听到你用我喜欢的声音跟我说话了。我这种期待的心情，使我四肢酥麻，我正担心，我不得不停住脚步，心简直象小鹿似的狂奔猛跳——这时你走到我旁边来了。你跟我攀谈，一副高高兴兴的神气，就仿佛我们是老朋友似的——唉，你对我一点预感也没有，你对我的生活从来也没有任何预感！——你跟我攀谈起来，是那样落落大方，富有魅力，甚至使我也能回答你的话。我们一起走完了整个的一条胡同。然后你就问我，是否愿意和你一起去吃晚饭。我说好吧。我又怎么敢拒不接受你的邀请？

我们一起在一家小饭馆里吃饭——你还记得吗，这饭馆在哪儿？一定记不得了，这样的晚饭对你一定有的是，你肯定分不清了，因为我对你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是几百个女人当中的一个，只不过是连绵不断的一系列艳遇中的一桩而已。又有什么事情会使你回忆起我来呢：我话说得很少，因为在你身边，听你说话已经使我幸福到了极点。我不愿意因为提个问题，说句蠢话而浪费一秒钟的时间。你给了我这一小时，我对你非常感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时间。你的举止使我感到，我对你怀有的那种热情的敬意完全应该，你的态度是那样的温文尔雅，恰当得体，丝毫没有急迫逼人之势，丝毫不想匆匆表示温柔缠绵，从一开始就是那种稳重亲切，一见如故的神气。我是早就决定把我整个的意志和生命都奉献给你了，即使原来没有这种想法，你当时的态度也会赢得我的心的。唉，你是不知道，我痴痴地等了你五年！你没使我失望，我心里是多么喜不自胜啊！

天色已晚，我们离开饭馆。走到饭馆门口，你问我是否急于回家，是否还有一点时间。我事实上已经早有准备，这我怎么能

瞒着你！我就说，我还有时间。你稍微迟疑了一会儿，然后问我，是否愿意到你家去坐一会，随便谈谈。我觉得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就脱口而出说了句："好吧！"我立刻发现，我答应得这么快，你感到难过或者感到愉快，反正你显然是深感意外的。今天我明白了，为什么你感到惊愕；现在我才知道，女人通常总要装出毫无准备的样子，假装惊吓万状，或者怒不可遏，即使她们实际上迫不及待地急于委身于人，一定要等到男人哀求再三，谎话连篇，发誓赌咒，作出种种诺言，这才转嗔为喜，半推半就。我知道，说不定只有以卖笑为职业的女人，只有妓女才会毫无保留地欣然接受这样的邀请，要不然就只有天真烂漫、还没有长大成人的女孩子才会这样。而在我的心里——这你又怎么料想得到——只不过是化为言语的意志，经过千百个日日夜夜的集聚而今迸涌开来的相思啊。反正当时的情况是这样：你吃了一惊，我开始使你对我感起兴趣来了。我发现，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你一面和我说话，一面略带惊讶地在旁边偷偷地打量我。你的感觉在觉察人的种种感情时总象具有魔法似的确有把握，你此刻立即感到，在这个小鸟依人似的美丽的姑娘身上有些不同寻常的东西，有着一个秘密。于是你顿时好奇心大发，你绕着圈子试探性地提出许多问题，我从中觉察到，你一心想要探听这个秘密。可是我避开了：我宁可在你面前显得有些傻气，也不愿向你泄露我的秘密。我们一起上楼到你的寓所里去。原谅我，亲爱的，要是我对你说，你不能明白，这条走廊，这道楼梯对我意味着什么，我感到什么样的陶醉、什么样的迷惘、什么样的疯狂的、痛苦的、几乎是致命的幸福。直到现在，我一想起这一切，不能不潸然泪下，可是我的眼泪已经流干了。我感觉到，那里的每一件东西都渗透了我的激情，都是我的童年时代的相思的象征：在

这个大门口我千百次地等待过你，在这座楼梯上我总是偷听你的脚步声，在那儿我第一次看见你，透过这个窥视孔我几乎看得灵魂出窍，我曾经有一次跪在你门前的小地毯上，听到你房门的钥匙咯嘞一响，我从我躲着的地方吃惊地跳起。我整个童年，我全部激情都寓于这几米长的空间之中，我整个的一生都在这里，如今一切都如愿以偿，我和你走在一起，和你一起，在你的楼里，在我们的楼里，我的过去的生活犹如一股洪流向我劈头盖脑地冲了下来。你想想吧，——我这话听起来也许很俗气，可是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说法——一直到你的房门口为止，一切都是现实的、沉闷的、平凡的世界，在你房门口，便开始了儿童的魔法世界，阿拉丁①的王国；你想想吧，我千百次望眼欲穿地盯着你的房门口，现在我如醉如痴地迈步走了进去，你想象不到——充其量只能模糊地感到，永远也不会完全知道，我的亲爱的！——这迅速流逝的一分钟从我的生活中究竟带走了什么。

那天晚上，我整夜呆在你的身边。你没有想到，在这之前，还从来没有一个男人亲近过我，还没有一个男人接触过或者看见过我的身体。可是你又怎么会想到这个呢，亲爱的，因为我对你一点也不抗拒，我忍住了因为害羞而产生的任何迟疑不决，只是为了别让你猜出我对你的爱情的秘密，这个秘密准会叫你吓一跳的——因为你只喜欢轻松愉快、游戏人生、无牵无挂。你深怕干预别人的命运。你愿意滥用你的感情，用在大家身上，用在所有的人身上，可是不愿意作出任何牺牲。我现在对你说，我委身于你时，还是个处女，我求你，千万别误解我！我不是责怪你！你并没有勾引我，欺骗我，引诱我——是我自己挤到你的跟前，

① 阿拉丁，《一千零一夜》中的人物。

扑到你的怀里，一头栽进我的命运之中。我永远永远也不会责怪你，不会的，我只会永远感谢你，因为这一夜对我来说真是无比的欢娱、极度的幸福！我在黑暗里一睁开眼睛，感到你在我的身边，我不觉感到奇怪，怎么群星不在我的头上闪烁，因为我感到身子已经上了天庭。不，我的亲爱的，我从来也没有后悔过，从来也没有因为这一时刻而后悔过。我还记得，你睡熟了，我听见你的呼吸，摸到你的身体，感到我自己这么紧挨着你，我幸福得在黑暗中哭了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急着要走。我得到店里去上班，我也想在你仆人进来以前就离去，别让他看见我。我穿戴完毕站在你的面前，你把我搂在怀里，久久地凝视着我；莫非是一阵模糊而遥远的回忆在你心头翻滚，还是说你只不过觉得我当时容光焕发、美丽动人呢？然后你就在我的唇上吻了一下。我轻轻地挣脱身子，想要走了。这时你问我："你不想带几朵花走吗？"我说好吧。你就从书桌上供的那只蓝色的水晶花瓶里（唉，我小时候那次偷偷地看了你房里一眼，从此就认得这个花瓶了）取出四朵白玫瑰来给了我。后来一连几天我还吻着这些花儿。

在这之前，我们约好了某个晚上见面。我去了，那天晚上又是那么销魂，那么甜蜜。你又和我一起过了第三夜。然后你就对我说，你要动身出门去了——啊，我从童年时代起就对你出门旅行恨得要死！——你答应我，一回来就通知我。我给了你一个留局待取的地址——我的姓名我不愿告诉你。我把我的秘密锁在我的心底。你又给了我几朵玫瑰作为临别纪念，——作为临别纪念。

这两个月里我每天去问……别说了，何必跟你描绘这种由于期待、绝望而引起的地狱般的折磨。我不责怪你，我爱你这个

人就爱你这个样子，感情热烈而生性健忘，一往情深而爱不专一。我就爱你是这么个人，只爱你是这么个人，你过去一直是这样，现在依然还是这样。我从你灯火通明的窗口看出，你早已出门回家，可是你没有写信给我。在我一生最后的时刻我也没有收到过你一行手迹，我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你了，可是我没收到过你一封信。我等啊，等啊，象个绝望的女人似地等啊。可是你没有来叫我，你一封信也没有写给我……一个字也没写……

我的儿子昨天死了——这也是你的儿子，亲爱的，这是那三夜销魂荡魄缱绻柔情的结晶，我向你发誓，人在死神的阴影笼罩之下是不会撒谎的。他是我俩的孩子，我向你发誓，因为自从我委身于你之后，一直到孩子离开我的身体，没有一个男子碰过我的身体。被你接触之后，我自己也觉得我的身体是神圣的，我怎么能把我的身体同时分赠给你和别的男人呢？你是我的一切，而别的男人只不过是我的生活中匆匆来去的过客。他是我俩的孩子，亲爱的，是我那心甘情愿的爱情和你那无忧无虑的、任意挥霍的、几乎是无意识的缱绻柔情的结晶，他是我俩的孩子，我们的儿子，我们唯一的孩子。你于是要问了——也许大吃一惊，也许只不过有些诧异——你要问了，亲爱的，这么多年漫长的岁月，我为什么一直把这孩子的事情瞒着你，直到今天才告诉你呢？此刻他躺在这里，在黑暗中沉睡，永远沉睡，准备离去，永远也不回来，永不回来！可是你叫我怎么能告诉你呢？象我这样一个女人，心甘情愿地和你过了三夜，不加反抗，可说是满心渴望地向你张开了我的怀抱，象我这样一个匆匆邂逅的无名女人，你是永远、永远也不会相信，她会对你，对你这么一个不忠实的男人坚贞不渝的，你是永远也不会坦然无疑地承认这孩子是

你的亲生之子的！即使我的话使你觉得这事似真非假，你也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隐蔽的怀疑：我见你有钱，企图把另一笔风流帐转嫁在你的身上，硬说他是你的儿子。你会对我疑心，在你我之间会存在一片阴影，一片淡淡的怀疑的阴影。我不愿意这样。再说，我了解你；我对你十分了解，你自己对自己还没了解到这种地步；我知道你在恋爱之中只喜欢轻松愉快，无忧无虑，欢娱游戏，突然一下子当上了父亲，突然一下子得对另一个人的命运负责，你一定觉得不是滋味。你这个只有在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情况下才能呼吸生活的人，一定会觉得和我有了某种牵连。你一定会因为这种牵连而恨我——我知道，你会恨我的，会违背你自己清醒的意志恨我的。也许只不过几个小时，也许只不过短短的几分钟，你会觉得我讨厌，觉得我可恨——而我是有自尊心的，我要你一辈子想到我的时候，心里没有忧愁。我宁可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也不愿变成你的一个累赘。我希望你想起我来，总是怀着爱情，怀着感激，在这点上，我愿意在你结交的所有的女人当中，成为独一无二的一个。可是当然罗，你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你已经把我忘得一干二净。

我不是责怪你，我的亲爱的，我不责怪你。如果有时候从我的笔端流露出一丝怨尤，那么请你原谅我吧！——我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死了，在摇曳不定的烛光映照下躺在那里；我冲着天主，握紧了拳头，管天主叫凶手，我心情悲愁，感觉昏乱。请原谅我的怨诉，原谅我吧！我也知道，你心地善良，打心眼里乐于助人。你帮助每一个人，即便是素不相识的人来求你，你也给予帮助。可是你的善心好意是如此的奇特，它公开亮在每个人的面前，人人可取，要取多少取多少，你的善心好意广大无边，可是，请原谅，它是不爽快的。它要人家提醒，要人家自己去拿。你只

有在人家向你求援，向你恳求的时候，你才帮助别人，你帮助人家是出于害羞，出于软弱，而不是出于心愿。让我坦率地跟你说吧，在你眼里，困厄苦难中的人们，不见得比你快乐幸福中的兄弟更加可爱。象你这种类型的人，即使是其中心地最善良的人，求他们帮助也是很难的。有一次，我还是个孩子，我通过窥视孔看见有个乞丐拉你的门铃，你给了他一些钱。他还没开口，你就很快把钱给了他，可是你给他钱的时候，有某种害怕的神气，而且相当匆忙，巴不得他马上就走，仿佛你怕正视他的眼睛似的。你帮助人家的时候表现出来的惶惶不安、羞怯腼腆、怕人感谢的样子，我永远也忘不了。所以我从来也不去找你。不错，我知道，你当时是会帮助我的，即使不能确定，这是你的孩子，你也会帮助我的。你会安慰我，给我钱，给我一大笔钱，可是总会带着那种暗暗的焦躁不耐的情绪，想把这桩麻烦事情从身边推开。是啊，我相信，你甚至于会劝我及时把孩子打掉。我最害怕的莫过于此了——因为只要你要求，我什么事情不会去干呢！我怎么可能拒绝你的任何请求呢！而这孩子可是我的命根子，因为他是你的骨肉啊，他又是你，又不再是你。你这个幸福的无忧无虑的人，我一直不能把你留住，我想，现在你永远交给我了，禁锢在我的身体里，和我的生命连在一起。这下子我终于把你抓住了，我可以在我的血管里感觉到你在生长，你的生命在生长，我可以哺育你，喂养你，爱抚你，亲吻你，只要我的心灵有这样的渴望。你瞧，亲爱的，正因为如此，我一知道我怀了一个你的孩子，我便感到如此的幸福，正因为如此，我才把这件事瞒着你：这下你再也不会从我身边溜走了。

当然，亲爱的，这些日子并不是象我脑子里预先感觉的那样，尽是些幸福的时光，也有几个月充满了恐怖和苦难，充满了

对人们的卑劣的憎恶。我的日子很不好过。临产前几个月我不能再到店里去上班，要不然会引起亲戚们的注意，把这事告诉我家。我不想向我母亲要钱——所以我便靠变卖手头有的那点首饰来维持我直到临产时的那段时间的生活。产前一个礼拜，我最后的几枚金币被一个洗衣妇从柜子里偷走了，我只好到一个产科医院去生孩子，只有一贫如洗的女人，被人遗弃遭人遗忘的女人万不得已才到那儿去，就在这些穷困潦倒的社会渣滓当中，孩子、你的孩子呱呱堕地了。那儿真叫人活不下去：陌生、陌生，一切全都陌生，我们躺在那儿的那些人，互不相识，孤独苦寂，互相仇视，只是被穷困、被同样的苦痛驱赶到这间抑郁沉闷的、充满了哥罗仿和鲜血的气味、充满了喊叫和呻唤的病房里来。穷人不得不遭受的凌侮，精神上和肉体上的耻辱，我在那儿都受到了。我忍受着和娼妓之类的病人朝夕相处之苦，她们卑鄙地欺侮着命运相同的病友；我忍受着年轻医生的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脸上挂着讥讽的微笑，把盖在这些没有抵抗能力的女人身上的被单掀起来，带着一种虚假的科学态度在她们身上摸来摸去；我忍受着女管理员的无餍的贪欲——啊，在那里，一个人的羞耻心被人们的目光钉在十字架上，备受他们的毒言恶语的鞭笞。只有写着病人姓名的那块牌子还算是她，因为床上躺着的只不过是一块抽搐颤动的肉，让好奇的人东摸西摸，只不过是观看和研究的一个对象而已——啊，那些在自己家里为自己温柔地等待着的丈夫生孩子的妇女不会知道，孤立无援，无力自卫，仿佛在实验桌上生孩子是怎么回事！我要是在哪本书里念到地狱这个词，直到今天我还会突然不由自主地想到那间挤得满满的、水气弥漫的、充满了呻唤声、笑语声和惨叫声的病房，我就在那里吃足了苦头，我会想到这座使羞耻心备受凌迟的屠宰场。

原谅我，请原谅我说了这些事。可是也就是这一次，我才谈到这些事，以后永远也不再说了。我对此整整沉默了十一年，不久我就要默不作声直到地老天荒：总得有这么一次，让我嚷一嚷，让我说出来，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才得到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是我的全部幸福，如今他躺在那里，已经停止了呼吸。我看见孩子的微笑，听见他的声音，我在幸福陶醉之中早已把那些苦难的时刻忘得一干二净；可是现在，孩子死了，这些痛苦又历历如在眼前，我这一次、就是这一次，不得不从心眼里把它们叫喊出来。可是我并不抱怨你，我只怨天主，是天主使这痛苦变得如此无谓。我不怪你，我向你发誓，我从来也没有对你生过气、发过火。即使在我的身体因为阵痛扭作一团的时刻，即使在痛苦把我的灵魂撕裂的瞬间，我也没有在天主面前控告过你；我从来没有后悔过那几夜，从来没有谴责过我对你的爱情。我始终爱你，一直赞美着你我相遇的那个时刻。要是我还得再去一次这样的地狱，并且事先知道，我将受到什么样的折磨，我也不惜再受一次，我的亲爱的，再受一次，再受千百次！

我的孩子昨天死了——你从来没有见过他。你从来也没有在旁边走过时扫过一眼这个俊美的小人儿、你的孩子，你连和他出于偶然匆匆相遇的机会也没有。我生了这个孩子之后，就隐居起来，很长时间不和你见面；我对你的相思不象原来那样痛苦了，我觉得，我对你的爱也不象原来那样热狂了，自从上天把他赐给我以后，我为我的爱情受的苦至少不象原来那样厉害了。我不愿把自己一分为二，一半给你，一半给他，所以我就全力照看孩子，不再管你这个幸运儿，你没有我也活得很自在，可是孩子需要我，我得抚养他，我可以吻他，可以把他搂在怀里。我似乎

已经摆脱了对你朝思暮想的焦躁心情，摆脱了我的厄运，似乎由于你的另一个你、实际上是我的另一个你而得救了——只是在难得的、非常难得的情况下，我的心里才会产生低三下四地到你房前去的念头。我只干一件事：每逢你的生日，总要给你送去一束白玫瑰，和你在我们恩爱的第一夜之后送给我的那些花一模一样。在这十年、在这十一年之间你有没有问过一次，是谁送来的花？也许你曾经回忆起你从前赠过这种玫瑰花的那个女人？我不知道、我也不会知道你的回答。我只是从暗地里把花递给你，一年一次，唤醒你对那一时刻的回忆——这样对我来说，于愿已足。

你从来没有见过他，没有见过我们可怜的孩子——今天我埋怨我自己，不该不让你见他，因为你要是见了他，你会爱他的。你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可怜的男孩，没有看过他微笑，没有见他轻轻地抬起眼睑，然后用他那聪明的黑眼睛——你的眼睛！——向我、向全世界投来一道明亮而欢快的光芒。啊，他是多么开朗、多么可爱啊：你性格中全部轻佻的成分在他身上天真地重演了，你的迅速的活跃的想象力在他身上得到再现：他可以一连几小时着迷似的玩着玩具，就象你游戏人生一样，然后又扬起眉毛，一本正经地坐着看书。他变得越来越象你；在他身上，你特有的那种严肃认真和玩笑戏谑兼而有之的两重性也已经开始明显地发展起来。他越象你，我越爱他。他学习很好，说起法文来，就象个小喜鹊滔滔不绝，他的作业本是全班最整洁的，他的相貌多么漂亮，穿着他的黑丝绒的衣服或者白色的水兵服显得多么英俊。他无论走到那儿，总是最时髦的；每次我带着他在格拉多① 的

① 格拉多，意大利格尔茨省的一个城市，位于亚德里亚海滨，是个著名的海滨浴场。

海滩上散步，妇女们都站住脚步，摸摸他金色的长发，他在塞默林滑雪橇玩，人们都扭过头来欣赏他。他是这样的漂亮，这样的娇嫩，这样的可人意儿；去年他进了德莱瑟中学的寄宿学校[1]，穿上制服，佩了短剑，看上去活象十八世纪宫廷的侍童！——可是他现在身上除了一件小衬衫一无所有，可怜的孩子，他躺在那儿，嘴唇苍白，双手合在一起。

你说不定要问我，我怎么可能让孩子在富裕的环境里受到教育呢，怎么可能使他过一种上流社会的光明、快乐的生活呢。我最心爱的人儿，我是在黑暗中跟你说话；我没有羞耻感，我要把这件事告诉你，可是别害怕，亲爱的——我卖身了。我倒没有变成人们称之为街头野鸡的那种人，没有变成妓女，可是我卖身了。我有一些有钱的男朋友，阔气的情人：最初是我去找他们，后来他们就来找我，因为我——这一点你可曾注意到？——长得非常之美。每一个我委身相与的男子都喜欢我，他们大家都感谢我，都依恋我，都爱我，只有你，只有你不是这样，我的亲爱的！

我告诉你，我卖身了，你会因此鄙视我吗？不会，我知道，你不会鄙视我。我知道，你一切全都明白，你也会明白，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另一个自我，为了你的孩子。我在产科医院的那间病房里接触到贫穷的可怕，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穷人总是遭人践踏、受人凌辱的，总是牺牲品。我不愿意、我绝不愿意你的孩子、你的聪明美丽的孩子注定了要在这深深的底层，在陋巷的垃圾堆中，在霉烂、卑下的环境之中，在一间后屋的龌

[1] 德莱瑟中学系维也纳的一所贵族子弟学校，附属于德莱瑟学院，该学院为奥地利女皇玛丽亚·德莱瑟于一七四六年所创建。

龊的空气中长大成人。不能让他那娇嫩的嘴唇去说那些粗俚的语言，不能让他那白净的身体去穿穷人家的发霉的皱缩的衣衫——你的孩子应该拥有一切，应该享有人间一切财富，一切轻松愉快，他应该也上升到你的高度，进入你的生活圈子。

因此，只是因为这个缘故，我的爱人，我卖身了。这对我来说也不算什么牺牲，因为人家一般称之为名誉、耻辱的东西，对我来说纯粹是空洞的概念；我的身体只属于你一个人，既然你不爱我，那么我的身体怎么着了我也觉得无所谓。我对男人们的爱抚，甚至于他们最深沉的激情，全都无动于衷，尽管我对他们当中有些人不得不深表敬意，他们的爱情得不到报答，我很同情，这也使我回忆起我自己的命运，因而常常使我深受震动。我认得的这些男人，对我都很体贴，他们大家都宠我、惯我、尊重我。尤其是那位帝国伯爵，一个年岁较大的鳏夫，他为了让这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你的儿子能上德莱瑟中学学习，到处奔走，托人说情——他象爱女儿那样地爱我。他向我求婚，求了三四次——我要是答应了，今天可能已经当上了伯爵夫人，成为提罗尔地方一座美妙无比的府邸的女主人，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因为孩子将会有一个温柔可亲的父亲，把他看成掌上明珠，而我身边将会有一个性情平和、性格高贵、心地善良的丈夫——不论他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催逼我，不论我的拒绝如何伤他的心，我始终没有答应他。也许我拒绝他是愚蠢的，因为要不然我此刻便会在什么地方安静地生活，并且受到保护，而这招人疼爱的孩子便会和我在一起，可是——我干吗不向你承认这一点呢——我不愿意拴住自己的手脚，我要随时为你保持自由。在我内心深处，在我的潜意识里，我往日的孩子的梦还没有破灭；说不定你还会再一次把我叫到你的身边，哪怕只是叫去一个小时也好。为了这可

能有的一小时的相会，我拒绝了所有的人的求婚，好一听到你的呼唤，就能应召而去。自从我从童年觉醒过来以后，我这整个的一生无非就是等待，等待着你的意志！

而这个时刻的确来到了。可是你并不知道，你并没有感到，我的亲爱的！就是在这个时刻，你也没有认出我来——你永远、永远、永远也没有认出我来！在这之前我已多次遇见过你，在剧院里，在音乐会上，在普拉特尔[1]，在马路上——每次我的心都猛的一抽，可是你的眼光从我身上滑了过去：从外表看来，我已经完全变了模样，我从一个腼腆的小姑娘，变成了一个女人，就象他们说的，妩媚娇美，打扮得艳丽动人，为一群倾慕者簇拥着：你怎么能想象，我就是在你卧室的昏暗灯光照耀下的那个羞怯的少女呢？有时候，和我走在一起的先生们当中有一个向你问好。你回答了他的问候，抬眼看我；可是你的目光是客气的陌生的，表示出赞赏的神气，却从来表示出你认出我来了，陌生，可怕的陌生啊。你老是认不出我是谁，我对此几乎习以为常，可是我还记得，有一次这简直使我痛苦不堪：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坐在歌剧院的一个包厢里，隔壁的包厢里坐着你。演奏序曲的时候灯光熄灭了，我看不见你的脸，只感到你的呼吸就在我的身边，就跟那天夜里一样的近，你的手支在我们这个包厢的铺着天鹅绒的栏杆上，你那秀气的、纤细的手。我不由得产生一阵阵强烈的欲望，想俯下身去谦卑地亲吻一下这只陌生的、我如此心爱的手，我从前曾经受到过这只手的温柔的拥抱啊。耳边乐声靡靡，撩人心弦，我的那种欲望变得越来越炽烈，我不得不使劲挣扎，拚命挺起身子，因为有股力量如此强烈地把我的嘴

[1] 维也纳的公园，参看第3页注①。

唇吸引到你那亲爱的手上去。第一幕演完，我求我的朋友和我一起离开剧院。在黑暗里你对我这样陌生，可是又挨我这么近，我简直受不了。

可是这时刻来到了，又一次来到了，在我这浪费掉的一生中这是最后一次。差不多正好是在一年之前，在你生日的第二天。真奇怪：我每时每刻都想念着你，因为你的生日我总象一个节日一样地庆祝。一大清早我就出门去买了一些白玫瑰花，象以往每年一样，派人给你送去，以纪念你已经忘却的那个时刻。下午我和孩子一起乘车出去，我带他到戴默尔点心铺[①]去，晚上带他上剧院。我希望，孩子从小也能感到这个日子是个神秘的纪念日，虽然他并不知道它的意义。第二天我就和我当时的情人呆在一起，他是布律恩地方一个年轻的富有的工厂主，我和他已经同居了两年。他娇纵我，对我体贴入微，和别人一样，他也想和我结婚，而我也象对待别人一样，似乎无缘无故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尽管他给我和孩子送了许多礼物，而且本人也很亲切可爱。他这人心肠极好，虽说有些呆板，对我有些低三下四。我们一起去听音乐会，在那儿遇到了一些寻欢作乐的朋友，然后在环城路的一家饭馆里吃晚饭。席间，在笑语闲聊之中，我建议再到一家舞厅去玩。这种灯红酒绿花天酒地的舞厅，我一向十分厌恶，平时要是有人建议到那儿去，我一定反对，可是这一次——简直象有一股难以捉摸的魔术般的力量在我心里驱使我突然不知不觉地作出这样一个建议，在座的人十分兴奋，立即高兴地表示赞同——可是这一次我却突然感到有一种难以解释的强烈愿望，仿佛在那儿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等着我似的。他们大

① “戴默尔点心铺”，维也纳的高级点心店。

家都习惯于对我百依百顺，便迅速地站起身来。我们到舞厅去，喝着香槟酒，我心里突然一下子产生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非常疯狂的、近乎痛苦的高兴劲儿。我喝了一杯又喝一杯，跟着他们一起唱些撩人心怀的歌曲，心里简直可说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欲望，想跳舞，想欢呼。可是突然——我仿佛觉得有一样冰凉的或者火烫的东西猛的一下子落在我的心上——我挺起身子：你和几个朋友坐在邻桌，你用赞赏的渴慕的目光看着我，就用你那一向撩拨得我心摇神荡的目光看着我。十年来第一次，你又以你全部不自觉的激烈的威力盯着看我。我颤抖起来。举起的杯子几乎失手跌落。幸亏同桌的人没有注意到我的心慌意乱：它消失在哄笑和音乐的喧闹声中。

你的目光变得越来越火烧火燎，使我浑身发烧，坐立不安。我不知道，是你终于、终于认出我来了呢，还是你把我当作新欢，当作另外一个女人，当作一个陌生女人在追求？热血一下子涌上我的双颊，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着同桌的人跟我说的话。你想必注意到，我被你的目光搞得多么心神不安。你不让别人觉察，微微地摆动一下脑袋向我示意，要我到前厅去一会儿。接着你故意用明显的动作付帐，跟你的伙伴们告别，走了出去，行前再一次向我暗示，你在外面等我。我浑身哆嗦，好象发冷，又好象发烧，我没法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也没法控制我周身沸腾奔流的热血。恰好这时有一对黑人舞蹈家脚后跟踩得劈拍乱响，嘴里尖声大叫，跳起一种古里古怪的新式舞蹈来：大家都在注视着他们，我便利用了这一瞬间。我站了起来，对我的男朋友说，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就尾随你走了出去。

你就站在外面前厅里，衣帽间旁边，等着我。我一出来，你的眼睛就发亮了。你微笑着快步迎了上来；我立即看出，你没有

认出我来，没有认出当年的那个小姑娘，也没有认出后来的那个少女，你又一次把我当作一个新相遇的女人，当作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来追求。“您可不可以也给我一小时时间呢？”你用亲切的语气问我——从你那确有把握的样子我感觉到，你把我当作一个夜间卖笑的女人。“好吧，”我说道。十多年前那个少女在幽暗的马路上就用这同一个声音抖颤、可是自然而然地表示赞同的“好吧”回答你的。“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见面呢？”你问道。“您什么时候想见我都行，”我回答道——我在你面前是没有羞耻感的。你稍微有些惊讶地凝视着我，惊讶之中含有怀疑、好奇的成份，就和从前你见我很快接受你的请求时表示惊诧不止一样。“现在行吗？”你问道，口气有些迟疑。“行，”我说，“咱们走吧。”我想到衣帽间去取我的大衣。

我突然想起，衣帽票在我男朋友手里，我们的大衣是一起存放的。回去向他要票，势必要唠唠叨叨地解释一番，另一方面，和你呆在一起的时候，是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要我放弃，我也不愿意。所以我一秒钟也不迟疑；我只取了一块围巾披在晚礼服上，就走到夜雾弥漫、潮湿阴冷的黑夜里去，撇开我的大衣不顾，撇开那个温柔多情的好心人不顾，这些年来就是他养活我的，而我却当着他朋友的面，丢他的脸，使他变成一个可笑的傻瓜：供养了几年的情妇遇到一个陌生男子一招手就会跟着跑掉。啊，我内心深处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对一个诚实的朋友干了多么卑鄙恶劣、多么忘恩负义、多么下作无耻的事情，我感觉到，我的行为是可笑的，我由于疯狂，使一个善良的人永远蒙受致命的创伤，我感觉到，我已把我的生活彻底毁掉——可是我急不可耐地想再一次亲吻一下你的嘴唇，想再一次听你温柔地对我说话，与之相比，友谊对我又算得了什么，我的存在又算得了什么？我

就是这样爱你的，如今一切都已消逝，一切都已过去，我可以把这话告诉你了。我相信只要你叫我，我就是已经躺在尸床上，也会突然拥来一股力量，使我站起身来，跟着你走。

门口停着一辆轿车，我们驱车到你的寓所。我又听见你的声音，我又感到你温存地呆在我的身边，我又和从前一样如醉如痴，又和从前一样感到天真的幸福。相隔十多年，我第一次又登上你的楼梯，我的心情——不说了，不说了，我没法向你描绘，在那几秒钟里我是如何对于一切都有双重的感觉，既感到逝去的岁月，也感到眼前的时光，而在一切和一切之中，我只感觉到你。你的房间没有多少变化，多了几张画，多了几本书，有的地方多了几件新的家具，可是一切在我看来还是那么亲切。书桌上供着花瓶，里面插着玫瑰花——我的玫瑰花，是我前一天你生日派人给你送来的，以此纪念一个你记不得了的女人，即使此刻，她就近在你的眼前，手握着手，嘴唇紧贴着嘴唇，你也认不出她来。可是，我还是很高兴，你供着这些鲜花；毕竟还有我的一点气息、我的爱情的一缕呼吸包围着你。

你把我搂在怀里。我又在你那里度过了一个销魂之夜。可是即使我脱去衣服赤身露体，你也没有认出我是谁。我幸福地接受你那熟练的温存和爱抚，我发现，你的激情对一位情人和一个妓女是一样看待，不加区别的。你放纵你的情欲，毫不节制，不加思索地挥霍你的感情。你对我，对于一个从夜总会里带来的女人是这样的温柔，这样的高尚，这样的亲切而又充满敬意，同时在享受女人方面又是那样的充满激情；我在陶醉于过去的幸福之中，又一次感觉到你本质的这独特的两重性，在肉欲的激情之中含有智慧的精神的激情，这在当年使我这个小姑娘都成了你的奴隶。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男人在温存抚爱之际这样

贪图享受片刻的欢娱，这样放纵自己的感情，把内心深处披露无遗——而事后竟然烟消云散，全都归于遗忘，简直遗忘得不近人情。可我自己也忘乎所以了：在黑暗中躺在你身边的我究竟是谁啊？是从前那个心急如火的小姑娘吗，是你孩子的母亲，还是一个陌生女人？啊，在这激情之夜，一切是如此的亲切，如此的熟悉，可一切又是如此异乎寻常的新鲜。我祷告上苍，但愿这一夜永远延续下去。

可是黎明还是来临了，我们起得很晚，你请我和你一同进早餐。有一个没有露面的佣人很谨慎地在餐室里摆好了早点，我们一起喝茶，闲聊。你又用你那坦率诚挚的亲昵态度和我说话，绝不提任何不得体的问题，绝不对我这个人表示任何好奇心。你不问我叫什么名字，也不问我住在那里：我对你来说，又不过只是一次艳遇，一个无名的女人，一段热情的时光，最后在遗忘的烟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你告诉我，你现在又要出远门到北非去，去两三个月；我在幸福之中又战栗起来，因为在我的耳边又轰轰地响起这样的声音：完了，完了，忘了！我恨不得扑倒在你的脚下，喊道："带我去吧，这样你终于会认出我来，过了这么多年，你终于会认出我是谁！"可是我在你的面前是如此羞怯，胆小，奴性十足，性格软弱。我只能说一句："多遗憾啊！"你微笑着望着我说："你真的觉得遗憾吗？"

这时候一股突发的野劲儿抓住了我。我站起来，长时间目不转睛地盯着你看。然后我说道："我爱的那个男人也老是出门到外地去。"我凝视着你，直视着你眼睛里的瞳仁。"现在，现在他要认出我来了！"我身上每一根神经都颤抖起来。可是你冲着我微笑，安慰我："他会回来的。"——"是的，"我回答道，"会回来的，可是回来就什么都忘了。"

我说这话的腔调里一定有一种特殊的激烈的东西。因为你也站起来，注视着我，态度不胜惊讶，非常亲切。你抓住我的双肩，说道：“美好的东西是忘不了的，我是不会忘记你的，”你说着，你的目光一直射进我的心灵深处，仿佛想把我的形象牢牢记住似的。我感到你的目光一直进入我的身体，在里面探索、感觉、吮吸着我整个的生命，这时我相信，盲人终于重见光明。他要认出我来了，他要认出我来了！这个念头使我整个灵魂都颤抖起来。

可是你没有认出我来。没有，你没有认出我是谁，我对你来说，从来也没有象这一瞬间那样的陌生，因为要不然——你绝不会干出几分钟之后干的事情。你吻我，又一次热狂地吻我。头发给弄乱了，我只好再梳理一下，我正好站在镜子前面，从镜子里我看到——我简直又羞又惊，都要跌倒在地了——我看到你非常谨慎地把几张大钞票塞进我的暖手筒。我在这一瞬间怎么会没有叫出声来，没有扇你一个嘴巴呢！——我从小就爱你，并且是你儿子的母亲，可你却为了这一夜付钱给我！我对你来说只不过是夜总会的一个妓女而已，不是别的。你竟然付钱给我！被你遗忘还不够，我还得受到这样的侮辱。

我急忙收拾我的东西。我要走，赶快离开。我心里太痛苦了。我抓起我的帽子，帽子就搁在书桌上，靠近那只插着白玫瑰、我的玫瑰的那只花瓶。我心里又产生一个强烈的愿望，不可抗拒的愿望：我想再尝试一次来提醒你：“你愿意给我一朵你的白玫瑰吗？”——“当然乐意，”你说着马上就取了一朵。“可是这些花也许是一个女人、一个爱你的女人送给你的吧？”我说道。“也许是，”你说，“我不知道，是人家送给我的，我不知道是谁送的；所以我才这么喜欢它们。”我盯着看你。“也许是一个被你遗

忘的女人送的!”你脸上露出一副惊愕的神气。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你:“认出我来,认出我来吧!”我的目光叫道。可是你的眼睛微笑着,亲切然而一无所知。你又吻了我一下。可是你没有认出我来。

我快步向门口走去,因为我感觉到,我的眼泪就要夺眶而出,可不能叫你看见我落泪。在前屋我几乎和你的仆人约翰撞个满怀,我出去时走得太急了。他胆怯地赶快跳到一边,一把拉开通向走廊的门,让我出去,就在这一秒钟,你听见了吗?——就在我正面看他、噙着眼泪看这形容苍老的老人的这一刹那,他的眼睛突然一亮。就在这一秒钟,你听见了吗?就在这一瞬间老人认出我来了,可他从我童年时代起就没有看见过我呢。为了他认出我,我恨不得跪倒在他面前,吻他的双手。我只是把你用来鞭笞我的钞票匆忙地从暖手筒里掏出来,塞在他的手里。他哆嗦着,惊慌失措地抬眼看我——他在这一秒钟里对我的了解比你一辈子对我的了解还多。所有的人都娇纵我,宠爱我,大家对我都好——只有你,只有你把我忘得干干净净,只有你,只有你从来也没认出我!

我的孩子昨天死了,我们的孩子——现在我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别的人可以爱,只除了你。可是你是我的什么人呢,你从来也没有认出我是谁,你从我身边走过,犹如从一道河边走过,你碰到我的身上犹如碰在一块石头身上,你总是走啊,走啊,不断向前走啊,可是叫我永远等着。曾经有一度我以为把你抓住了,在孩子身上抓住了你,你这飘忽不定的人儿。可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夜之间他就残忍地撇开我走了,一去永不复回。我又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孤苦伶仃,我一无所

有，你身上的东西我一无所有——再也没有孩子了，没有一句话，没有一行字，没有一丝回忆，要是有人在你面前提到我的名字，你也会象陌生人似的充耳不闻。既然我对你来说虽生犹死，我又何必不乐于死去，既然你已离我而去，我又何必不远远走开？不，亲爱的，我不是埋怨你，我不想把我的悲苦抛进你欢乐的生活。不要担心我会继续逼着你——请原谅我，此时此刻，我的孩子死了，躺在那里，没人理睬，总得让我一吐我心里的积蕴。就这一次我得和你说说，然后我再默默地回到我的黑暗中去，就象这些年来我一直默默地呆在你的身边一样。可是只要我活着，你永远也听不到我这呼喊——只有等我死去，你才会收到我的这份遗嘱，收到一个女人的遗嘱，她爱你胜过所有的人，而你从来也没认出她来，她始终在等着你，而你从来也不去叫她。也许说不定你在这以后会来叫我，而我将第一次对你不忠，我已经死了，再也不会听见你的呼唤：我没有给你留下一张照片，没有给你留下一个印记，就象你也什么都没给我留下一样；今后你将永远也认不出我，永远也认不出我。我活着命运如此，我死后命运也将依然如此。我不想叫你在我最后的时刻来看我，我走了，你并不知道我的姓名，也不知道我的相貌。我死得很轻松，因为你在远处并不感到我死。要是我的死会使你痛苦，那我就咽不下最后一口气。

我再也写不下去了……我的头晕得厉害……我的四肢疼痛，我在发烧，……我想我得马上躺下去。也许一会儿这劲头就会过去，也许命运对我开一次恩，我用不着亲眼看着他们如何把孩子抬走。……我实在写不下去了。别了，亲爱的，别了，我感谢你……过去那样，就很好，不管怎么着，很好……我要为此感谢你，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我心里很舒服：要说的我都跟你说

了，你现在知道了，不，你只是感觉到，我是多么地爱你，而你从这爱情不会受到任何牵累。我不会使你若有所失——这使我很安慰。你的美好光明的生活里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改变……我的死并不给你增添痛苦，……这使我很安慰，你啊，我的亲爱的。

可是谁……谁还会在你的生日老给你送白玫瑰呢？啊，花瓶将要空空地供在那里，一年一度在你四周吹拂的微弱的气息，我的轻微的呼吸，也将就此消散！亲爱的，听我说，我求求你……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请求……为了让我高兴高兴，每年你过生日的时候，——过生日的那天，每个人总想到他自己——去买些玫瑰花，插在花瓶里。照我说的去做吧，亲爱的，就象别人一年一度为一个亲爱的死者做一台弥撒一样。可我已经不相信天主，不要人家给我做弥撒，我只相信你，我只爱你，只愿在你身上还继续活下去……唉，一年就只活那么一天，只是默默地，完全是不声不响地活那么一天，就象我从前活在你的身边一样……我求你，照我说的去做，亲爱的……这是我对你的第一个请求，也是最后一个请求……我感谢你……我爱你，我爱你……永别了……

他两手哆嗦，把信放下。然后他长时间地凝神沉思。他模模糊糊地回忆起一个邻家的小姑娘，一个少女，一个夜总会的女人，可是这些回忆，朦胧不清，混乱不堪，就象哗哗流淌的河水底下的一块石头，闪烁不定，变幻莫测。阴影不时涌来，又倏忽散去，终于构不成一个图形。他感觉到一些感情上的蛛丝马迹，可是怎么也回想不起来。他仿佛觉得，所有这些形象他都梦见过，常常在深沉的梦里见到过，然而也只是梦见过而已。

他的目光忽然落到他面前书桌上的那只蓝花瓶上。瓶里是

空的，这些年来第一次在他生日这一天花瓶是空的，没有插花。他悚然一惊：仿佛觉得有一扇看不见的门突然被打开了，阴冷的穿堂风从另外一个世界吹进了他寂静的房间。他感觉到死亡，感觉到不朽的爱情：百感千愁一时涌上他的心头，他隐约想起了那个看不见的女人，她飘浮不定，然而热烈奔放，犹如远方传来的一阵乐声。

（1922年）

张玉书 译

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

战争爆发[①]前十年，我有一回在里维埃拉[②]度假期，住在一所小公寓里。一天，饭桌上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渐渐转变成忿怒的争吵，几乎闹到结怨动武的地步，这真是万没料到的。世上的人大多数想象力十分迟钝，不论什么事情，若不直接牵涉到自己，若不象尖刺般狠狠地扎进头脑里，他们决不会昂奋激动的；可是，一旦有点什么，哪怕十分微不足道，只要是明摆在眼前，直截了当地触动感觉，便立刻会使他们大动感情，往往超出应有的限度。于是他们一反平日少管闲事的习惯，趁着机会大大发泄一通。

那一次，我们这群十足有产阶级的餐友所表现的，正是这种情形。平常时，大家在饭桌上一团和气，偶尔来一场 Small talk（英文：闲谈），彼此开开不痛不痒的小玩笑，多半总是吃罢饭马上分道扬镳：德国人夫妇俩外出游览访胜摄影，胖笃笃的丹麦人忙着去干他那无聊的钓鱼玩艺，娴雅的英国太太回到她的书堆里，那对意大利夫妇急急赶往蒙特卡洛[③]，我呢，或者躺进花园中的藤椅里消磨时辰，或者立刻开始工作。可是这一回起了一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

② 欧洲南部法、意两国接壤处地中海海滨地区的总称。

③ 世界有名的赌城，在地中海滨摩纳哥公国境内。

场很不痛快的争论，把我们这群人紧紧纠缠在一处，无法分开了。要是有谁一跃而起，那决不是要象平时那样彬彬有礼地表示告退，而是由于脑袋发热心中恼恨，这恼恨，我在上面说过，已经化为忿怒了。

将我们一桌人套上缰索羁缠得难解难分的那桩事，说起来委实离奇。我们七个人寄居的那所公寓，外面看着确象一座单独的别墅，——啊，从窗口遥望海边嶙岩嶙嶙，景致多么美妙！——实际上它却是“皇宫大饭店”收费较廉的分部，中间连着一座花园，我们这些住客与大饭店的客人们经常彼此来往。前一天，大饭店里出了一桩不容置疑的风化案。原来，有一位年轻的法国人，搭乘午班火车，于十二点二十分来到这里（我不得不把准确的时间记下来，因为这对案情本身、对那场激烈争论中的症结问题，同样十分重要），他租下了一间靠海的房间：这说明他是相当阔绰的。可是，使他在人前产生好印象的不只是他的气派高雅，尤其还在于他的异常动人的俊美：一副容长的少女型的脸，热情的嘴唇上生着柔丝般晶莹的短髭，洁白的前额上摇曳着棕黄色轻柔的波形卷发，盈盈的双眼亲切抚人——处处显得柔媚倩巧，丰姿楚楚，而又丝毫不矫揉造作。远远里乍一望见他，会使人联想到大时装店橱窗里昂然作态的玫瑰色蜡人：握着华贵的手杖，代表着理想的男性美。然而，近看之下却绝无半点浮薄气，因为（实在罕见！）他的可爱之处确是天然生成，恰象是从肌肤里面长出来的。打从我们面前经过时，他对大家逐一点头挨个问好，神情谦抑而又恳挚，他的随处涌现的潇洒风度，每一回都表露得毫不勉强，教人瞧着着实愉快。见到某位女太太走向存衣室，他就赶紧上前代她接过大衣；对于个个小孩，他都要报以和蔼的一瞥，或说一句逗趣的话，显得既长于交际又明白

分寸，——简单说，看来他正是那种幸运人，这种人既年轻又美貌，仗了这点魅力就足以取悦于人，从屡验不爽的感觉里生出自信，而自信心又给他增添了新的魅力。在饭店里许多年老或有病的客人之间，他的出现竟仿佛给大家施了恩惠似的，他的每一个胜利的青春步态，每一阵活泼清新的生命力的表现，都使很多人心旷神怡，他不容抗拒地在人人心上赚取了最大的同情。他来了不过两小时，便同着十二岁的安纳特和十三岁的勃朗希打起网球来了，她俩是那位里昂来的有钱的胖工厂主的女儿，母亲亨丽哀太太是一位秀丽、纤弱、不爱接近人的女人，她微微含笑地站在一边，看着两个小鸟般的女儿如何不自觉地卖弄风情，竞相讨好这个年轻的陌生人。黄昏时，他在我们的棋桌旁待了一小时，一边看棋，一边悠闲地讲了两个有趣的小故事，然后又陪着亨丽哀太太在海边平台上来回踱了很久，她的丈夫象平时一样，正同一个生意上的朋友在玩骨牌。晚上，我又注意到他在办公室里，在蒙眬的灯影下跟饭店的女秘书促膝谈心，亲密得令人生疑。第二天早上，他陪着我那位丹麦同伴出去钓鱼，显出他对这方面的知识丰富得令人惊羡；随后，他又跟那位里昂来的工厂老板谈了半天政治，他在这方面也同样地证实自己很是在行，因为大家听出，胖子先生的朗朗大笑竟压过了海涛的声响。午饭后——我这么详尽地依次按时记述他的行动，对于明了实际情况是完全必要的——，他又一次独自陪着亨丽哀太太喝黑咖啡，在花园里坐了一小时。这之后，他再跟她的女儿们在一起打了一场网球，还同那对德国夫妇在客厅里闲聊了一阵。六点钟左右，我出去寄信，在火车站那儿又遇见了他。他急忙走过来告诉我，说他必须向我告辞，因为有朋友突然来信要他去，不过，两天后他还要回来的。果然，黄昏时餐厅里不再见到他了，不过，这

也只是就他的形体来说罢了，因为，所有的饭桌上异口同声都在谈论着他，都在啧啧称道他的快乐舒坦的生活态度。

半夜里，约莫十一点钟光景，我正坐在自己房间里，打算读完一本书，忽然听见花园里有急迫的嚷叫声从开着的窗子外面传来，又看到对面大饭店里人影忙乱。我惊惶不安，倒不一定为了好奇，马上匆匆地跨过这五十步路程，赶到饭店那边，发现所有的客人和工作人员都慌慌张张乱成了一团。原来亨丽哀太太当丈夫按照习惯准时陪着拉穆尔来的朋友玩骨牌的时候，独自前往海边平台去作每晚例行的散步，这时还不见回来，大家担心她遭了意外。那位胖丈夫，平日懒得动的，这时活象一头野牛，一再奔向海岸，朝着夜空高声喊叫"亨丽哀！亨丽哀！"由于慌乱，声音都变了，听来很是可怕，象是原始时代某种巨兽临死前的哀号。侍役们和小厮们也都张皇失措，一会儿跑上楼，一会儿跑下楼，全部客人都被惊醒，给警察局也打过了电话。可是那位胖子丈夫，只穿一件敞开的背心，还在一刻不停地来回踉跄着、蹭蹬着，朝着夜空一边抽噎一边叫嚷，木然地喊着"亨丽哀！亨丽哀！"楼上两个女孩这时也被吵醒了，都穿着睡衣站在窗口，对着楼下叫母亲；那位父亲又急忙赶上楼去安慰她们。

接着出现了怵目惊心的一幕，简直无法描述，因为人遇打击过重难以承受时，那一瞬间所产生的非常强烈的紧张情绪，从旁看来极富悲剧意味，具有着迅雷似的力量；不论图画或文字，都不能按照原样将它重绘出来。那个胖丈夫突然迈着那在他足下呻吟不绝的梯级走下楼来，脸也变了，神色倦怠而凶狞，手里拿着一封信。"您叫大家回来吧！"他对工作人员的领班说，声音几乎听不见。"请您把所有的人都叫回来吧，用不着四处寻找了。我的太太已经撇下我走掉啦。"

这个受了致命打击的人，性格里存在着超过常人的坚忍，使他当着许多人还能竭力自持。所有的人由于好奇，都围拢来看他，此刻个个吃惊，面子上不好意思，脑子里满是疑团，又纷纷离开了他。他还有着足够的自制力，能够悠悠晃晃目不旁视地走过我们身边，踅进阅览室随手关掉了电灯。随后我们听见他的笨重庞大的躯体倒进靠椅时发出的沉响，紧跟着便听到一阵野兽狂嗥似的哭声，只有从来不曾哭泣过的人才会这样哭。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即使是最鄙陋的人，这种发于自然的哀伤都有着某种带麻醉性的力量。那些侍役，那些怀着好奇心悄悄走来的客人，谁都不敢吐出一声轻笑，也不敢说出一句惋惜的话。大家默默无言，对着这场粉碎一切的情感迸泻，我们似乎感到羞愧，只得一个跟着一个，分别溜回自己屋里，留下这个被击倒的人，在那间黑魆魆的屋子里独自啜泣。最后，整座楼里的灯光相继熄灭，才渐渐地透出喁喁唧唧的议论声。

不用说，这么一桩奇事，闪电一般自天而降，近在眼前触动感觉，自然会使平日只惯闲散优游的那班人受到强烈的刺激。不过，我们饭桌上猛然爆发、闹得几乎动武的热烈争论，虽然起因于这桩惊人奇案，实质上却可以说是一场关系着原则问题的论辩，是一场牵涉着不相容的人生观的忿怒冲突。那位万念俱灰的丈夫，由于忿恨，一时神智昏乱地将手里的信揉成一团扔在地上，给一个女仆看到了，她这人不知谨慎泄露了内情，马上弄得无人不晓。原来亨丽哀太太不是单独一人出走，而是跟了年轻的法国人去的(这一来，许多人原先对那位法国人的赞赏顿时化为乌有了)。乍一看来不难明白，总是这位小小的包法利夫人存心要抛弃掉肥胖土俗的丈夫，另换一位风流年少的美男子。可是，那位工厂主、他的两个女儿、还有亨丽哀太太本人，过去都不

曾跟这位花花公子会过面，但凭黄昏时平台上一次两小时的交谈，再加上一小时在花园里同喝咖啡，就足以教一个三十三岁上下、声誉清白的女人动了热情，一夜之间变了心，撇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跟随一个素不相识的登徒子远走天涯么，这种特殊情形不免使人人感到疑惑。终于，我们全桌的人一致断定，这些表面上的公开事实不足为凭，那只是这对情人为掩人耳目而故弄玄虚；亨丽哀太太跟那个年轻人准是暗中早有来往，迷魂精这次来到仅仅为了商定逃走的最后细节而已，因为——大家推断说——，一位极有身分的太太，跟别人认识了不过两小时，听到一声呼哨立刻相随情奔，这是决不可能的事。大家说到这里，我忽然觉得，试提一个相反的看法倒也十分有趣，便竭力为另一种可能性，甚至为它的可靠性，作辩护。我说，有一种女人，多年来对婚后生活深感失望，内心里因而已有准备，逢到任何有力的进攻就会立刻委身相从。我一提出这个出人意料的反面意见，马上掀起了普遍的争论，在座的两对夫妇尤其激动，这两位德国人和两位意大利人同声拒斥，竟表示出令人难堪的侮蔑态度，他们说，若认为世间真有coup de foudre（法文：电击，意即一见钟情）未免太愚蠢，那原只是低级小说里面的无聊幻想。

这场桌上纠纷从上汤时开始，直闹到吃完布丁为止，其间种种狂风急雨，没有必要在这儿详细追述；只有长年在公寓里吃饭的人才会是嘴灵舌快，平常人一时昂奋偶生争执，所持的议论多半内容空泛，都只是急忙中胡乱拣来的陈腔滥调而已。我们这次的争论何以竟会急转直下有了恶声相向的形势，这也是难以解释清楚的；我相信，开始动意气是由于那两位作丈夫的情不自禁，急于要将自己的太太划在一边，不让她们也被算在这种浅薄危险的可能性里面。可惜的是，这两人找不出有力的论据来反

驳我，只是宣称，唯有单凭一件很偶然的、极下流的、独身男子骗取爱情的例子来判断妇女心理的人，才会说出那样的话。这种论调已经使我多少有些着恼，那位德国太太却还接着开火，教训口气十足地加重斥责说，世上固然有着正派女人，另一方面也还有些"天生的娼妓"，照她看来亨丽哀太太准是这类人。这一来我可完全忍耐不住了，便立刻采取了攻势。我指出，一个女人一生里确有许多时刻，会使她屈服于某种神秘莫测的力量之下，既违反本来的心意，又不自知其所以然，这种情形实际上明明存在着；硬不承认这种事实，不过是惧怕自己的本能和我们天性中的邪魔成分，想要掩盖内心的恐惧罢了。而且，许多人觉着这么做很可自慰，要这样才感到自己比"易受诱惑的人"更坚强、更道德、更纯洁。按我个人的看法，一个女人与其象一般常见的那样，偎在丈夫怀里闭着眼睛撒谎，不如光明磊落地顺从自己的本能，那倒诚实得多。我所说的大致都是这一类的话，这时谈话渐带火性，而别人越是诋毁可怜的亨丽哀太太，我为她辩护得越热切（其实已远远超出了我内心的真正感情）。对于那两对夫妇，我这么慷慨激昂无异是——象大学生们常说的——吹起了战斗号角，他们四个人仿佛一组不很谐和的四重奏，忿恨切齿地向我大肆反击。那位丹麦老头一直满脸含笑坐在一边，象个握着马表的足球赛裁判员似的，每当形势不妙，他就用手指节在桌面上敲几下表示警告："Gentlemen, please(英文：先生们，算了吧)！"结果也总只能安静一会儿。一位先生面红耳赤，已经从桌上跳起来三回了，他的太太好不费劲才按住了他，——简单说，再过十来分钟，我们的争论就会以大打出手收场，幸亏C太太说话了，象是加了一滴润滑油，这场口舌之争才逐渐平静了。

C太太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娴静高雅的英国籍老妇人，我们

大家一向默认她为全桌的主席。她端庄地坐在那里，对个个人都同样和蔼可亲，她很少说话，不过对别人的讲话总显出兴味盎然的样子，单是她的神情体态就给人一个爽心悦目的印象：她那雍容高贵的仪表流耀出一种心敛意宁的奇妙丰采。她对所有的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同时又很巧妙地让人人觉得跟她特别亲近：大部分时间她坐在花园里看书，常常弹奏钢琴，很少见她跟别人同在一处，或者热切地参加我们的谈话。我们都不怎么留意她，然而她自有一种奇特的力量笼罩着所有的人。譬如此刻，她刚刚加入论辩，大家马上获得一个痛苦的感觉，一致感到争吵得过了分。

当时正是德国先生猛然跳起身来，接着又被按在桌边重坐下去的当儿，C太太就趁着这一个令人难受的间歇加入了谈话。她出我意料地抬起一双晶亮的灰色眼睛，迟疑地对我望了一会儿，然后才以冷静客观的口吻开始发言，想要一下抓住主要问题。

"这么说，如果我了解正确的话，您真的相信亨丽哀太太，相信一个女人，会完全无辜地被卷进一场突如其来的冒险，会作出一小时以前她自己认为决不可能作出的事，而且作了以后也不一定该受指责么？"

"我绝对这样相信，尊贵的太太。"

"这么一来，任何道德评判都是毫无意义的了，任何伤风败俗的事都是于理有据的了。如果您真的认为法国人所说的Crime passionel（法文：热情造成的罪行）算不得什么 Crime（法文：罪行），国家的司法机关还有什么用处呢？一切就该凭着并不多见的好意来判断了——您的好意却是多得惊人，"她轻轻一笑补充一句说，——"这样，才能在每一桩犯罪行为里找出热情，

根据热情就可以宽恕一切了。”

她说话时那种清晰而又几乎很愉快的声调，我听来感到分外舒适，于是我也不自禁地模仿着她的冷静口吻，同样半说笑半严肃地回答道：“判断这类事情，司法机关当然比我严厉得多，毫不徇情地维护一般的风俗习惯，那是它们的职责；它们必须作的是判决，而不是宽恕。可是我，作为一个平民，却看不出为什么非要自动担任检察官的职务不可；我宁愿当一个辩护人。我个人最感兴味的是了解别人，而不是审判别人。”

C太太睁大晶亮的灰色眼睛，直瞪瞪地对我逼视了好一会，显得很是犹疑。我担心她没有听明白我的话，打算用英语再重说一遍。突然，她又接着发问了，态度非常严肃，简直象个考官。

“一位太太撇下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随随便便跟人走了，根本不知道那人是否值得她爱，这样的事您不觉得可鄙或可厌么？一个女人，已经不算很年轻了，为孩子们着想也该自己尊重，却作出如此不知检点的事，难道您真的能够原谅她？”

“我再说一遍，尊贵的太太，”我坚持道，“遇着这类事我既不愿审问，也不愿判决。在您面前，我可以平心静气地承认，我先前的话有点过甚其词，——这位可怜的亨丽哀太太自然算不上女中豪杰，既不是天生的浪漫人物，更不是什么 grande amoureuse（法文：伟大的情人）。她在我的眼里，据我所见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平庸而又软弱的女人，我对她多少怀着敬意，那是因为她勇敢地随顺了自己的意愿，可是我对她怀着更多的怜悯，因为她明天，如果不是在今天，一定会深深陷入不幸。她的举动也许很愚蠢，失于轻率，却决不能称为卑劣下流，我始终极力争辩的是：谁也没有权利鄙薄这个可怜的、不幸的女人。”

“您自己呢？到现在还对她怀着同样的敬意么？前天是一

位跟您同在一处的可敬的女人，昨天成了一位跟随素昧生平的男人私奔的女人，对这两种女人，您完全不加区别么？”

“完全不。一点区别也没有，半点也没有。”

“Is that so（英文：真的么）?”她不自禁地说起英语来了：这些话显然使她想着什么了。她沉吟了片刻，然后抬起清亮的眼睛，带着追问的神情又一次望着我。

“要是明天，假定说在尼斯，您又遇着亨丽哀太太正跟那个年轻人挽着手，您还会上前向她问好么？”

“当然。”

“还会跟她攀谈么？”

“当然。”

“您会不会——如果您……如果您结了婚，——将一个这样的女人介绍给您的太太，而且在介绍的时候，对她过去的行为只当并无其事？”

“当然。”

“Would you really（英文：你真会这样做么）?”她又说起英语来了，满是疑惑诧异的样子。

“Surely I would（英文：我一定这样做），”我不由得也用英语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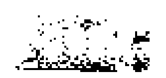
C太太不说话了。她似乎越来越沉于深思中。突然，她好象发觉自己太无顾忌而有些失惊了，一边望着我，一边说：“I don't know, if I would. Perhaps I might do it also.”（英文：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那样。说不定我也要那样做的。）随后，她以一种形容不出的稳重姿态站起身亲切地向我伸出手来，只有英国人才懂得用这种方式表示谈话结束，毫不显得唐突失礼。完全由于她的影响，饭厅里才终于恢复和平，人人心上都很感激她，

正是因为她，我们这些刚才还是势不两立的人，此刻都微带歉意恭恭敬敬地互相致礼了，讲一两句轻松的趣话，紧张到了危险程度的空气就缓和下来了。

我们的纷争虽说最后收场倒也高尚大方，一度被激发的那点恼恨却留下了痕迹，使得我的对手们对我略有疏远之意。德国夫妇从此不多开口，意大利夫妇接连几天老是含讥带讽，问我有没有打听到"cara signora Henriett（意大利文：尊贵的亨丽哀太太）"的下落。在形式上我们大家一味守礼，一桌人从前相见以诚不拘形迹，如今似乎有点什么已被破坏难于挽回了。

那次争论过后，C太太竟对我表示出特殊的亲切，对照起来，更让我体味到那几位死对头的讥刺和冷淡。C太太一向非常矜重，在吃饭时间以外更不爱找人聊天，现在却常常趁着机会在花园里跟我谈话，并且——我几乎可以这么说：她确是对我格外垂青，正因为她平日分外矜重，一次单独交谈就足以教人觉得是特殊的荣宠了。真的，讲得直率些我还必须说：她简直是故意找上我，借了各种因由走来跟我说话，每次作得用意显明，幸亏她是一位萧萧白发的老太太，不然真会让我想入非非了。可是，谈着谈着，我们的话题不可避免地总要回头，老是落到一个论点上，落到亨丽哀太太的问题上：她象是感到一种非常玄妙的兴味似的，谈起这事就对那个忘掉自身责任的女人大加非议，极力谴责别人心志不坚。然而就在同时，看见我始终如一，对那位纤弱秀丽的女人不改同情之心，任什么也难使我放弃原意，她又似乎深觉快慰。她一再将我们的谈话拉往这个方向，到后来弄得我莫名其妙，对于这种古怪的、几乎象是忧郁症造成的执拗不知道该怎样想才好。

象这样过了好几天——大约五、六天，这种方式的谈话在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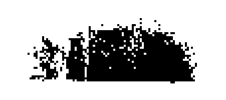
说来为什么很关重要，她却不曾有一言半语泄露秘密。不过，其中一定别有缘故，在一次散步的时候我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我偶然提起，我的假期已满，准备再过一天就要离开了。立刻，她的素来静如止水的脸上突然露出异样的紧张表情，恰象一片云翳天外飞来，罩住了她那双灰碧似海的眼睛："多么可惜！我还有许多话要跟您谈哩。"从这一霎开始，她现出一种迷离恍惚的神情，显而易见，她说这话时那桩时刻忘怀不了的事又在脑子里升起来了。最后，她自己蓦地惊觉，沉默了半晌，这才出其不意地向我伸出手来说：

"看来，我想要对您说的话是难于口述明白的。我宁愿写信告诉您。"一说完她就急急转身走回公寓，步伐匆忙，完全不是我平日习见的那样。

果然，当天傍晚快要开饭的时候，我在自己房间里发现了一封信，正是她的有力而爽朗的笔迹。遗憾得很，我年轻时对待文件书信相当随便，因此没法在这儿引录原文，只记得信上曾经问我，能不能听她叙述一件她自己的人生经历。她在信里说，那段小插曲如今已成陈迹，跟她现在的生活是没有什么牵连的了，而且我是再过一天即将远去的人，把二十多年来埋藏心底的苦恼事对我倾诉一回，作来也还不算太难。因此，如果我对这样一次谈话并不感到冒昧，她很想求我给予她一小时的时间。

以上只是那封信里的主要内容，原信在当时异乎寻常地感动了我：信是用英文写的，单是这一点就赋予了它极度明晰而果决的力量。可是在我这一面，回信万难措词，我起了三次稿都终于撕毁，最后才这样回答：

"您对我这么信任，我实在深引为荣。如果您认为必要，我可以保证严守秘密。凡不是您愿意吐露的事，我自然不敢强求。



唯愿您叙述时，能够对己对人处处牢守真实。您对我的信托，我全当是特殊的荣宠，您可以相信我这话决非虚套。"

晚上，我将这封短信送到她的房间里，第二天早晨我又发现了一封回信：

"您完全正确：一半真实毫无价值，有意义的永远只在全部真实。我将竭尽全力，作到无所隐讳，以免违背了我的本意，辜负了您的期望。请您饭后来我屋里——我已是六十七岁的老人，用不着避谗防闲了。因为在花园里或人多的处所，我难于从容谈讲。您总能相信，在我说来下此决心不是一桩容易的事。"

那天中午，我们在饭桌上还见过面，神色自若地谈了几句不关紧要的话。可是，吃罢饭来到花园里，她遇着我却慌忙闪避了，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竟会羞羞怯怯如同少女，一转身溜进了松荫夹道中，我看着不禁深为痛苦，同时觉得大受感动。

到了晚上约定的时间，我在她的门前敲了两下，房门立刻应声开启：里面灯光微弱，平时原很阴暗的房间里此刻只点着一盏台灯，在桌上投射下一圈黄影。C太太一点也不局促畏缩，她走过来迎接我，让我在一只圈椅上坐下，然后自己也面对着我坐下了：这些动作，我注意到，每一项都是她预先暗自排定了的。然而，这之后却还是出现了一个相对无语的场面，一次显然非她所愿的静默——迟迟难下决心的静默，竟至愈延愈久，而我也不敢轻发一言打开这个僵局，因为我看出，一个坚强的意愿正在努力挣扎，要战胜一种顽强的抗拒心情。楼下客厅里不时地隐约传来华尔兹舞曲的断续乐声，我屏息敛气，仿佛想要减轻一点这场静默的沉重压力。C太太也似乎感到这种不自然的紧张局面很难受，她突然振作精神，象是要纵身跳跃似的，马上开始说话了：

"最难说出的只是第一句话。两天以来我早有准备，要讲得

完全明白而又真实：但愿我能作到。您现在也许还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要向您，向一位不很熟识的人，讲述这一切。可是，从来没有一天，甚至没有一小时，我不曾想到过这桩往事。我这个老女人的话您不妨认真相信：一个人对于自己生命中唯一的一点，对于其中唯一的一天，全神贯注地凝望了整整一生，这实在是不堪忍受。因为，我打算讲给您听的事，全部经过只占去我这六十七年生命里一段二十四小时的时间，而我曾经反复宽解自己，几乎到了神经错乱的地步。我对自己说：一生里既只有一霎时糊涂过一次，那又算得了什么。然而，一般人用一个很不确定的名词称之为良心的那点什么，是无法逃避得了的。上回听到您十分冷静地评论亨丽哀太太的事件，我曾经暗自思忖：如果我能够下一次决心，找到一个什么人，将我一生里那一天的经历对着他痛快地叙说出来，这样也许能结束我这种毫无意义的空自追忆和纠缠不已的自怨自艾。我信奉的要不是英国国教，而是天主教，我会早已得到忏罪的机会，说出一切，以求解脱独自隐忍的苦楚，——这种安慰在我们是无分的了，因此我今天试用这个离奇的方法，借着向您叙述来自求解脱。我知道，我这一切非常荒诞，可是，您既已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请求，我得要向您表示感谢。

“正是，我已经说过，我打算向您叙述的仅仅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天——其余的一切在我想来全无意义，别人听来也很乏味。我四十二岁以前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步步不离常轨。我的父母是苏格兰有钱的乡绅世家，开着几座工厂，还有许多田产。我们过着乡间贵族式的生活，一年里大部分时间住在自己田庄上，夏季上伦敦去歇暑。我十八岁时在一次宴会上认识了我的丈夫，他是名门世族R家的第二个儿子，在驻印度的英国军队里服

务过十年。我们很快就结了婚，婚后在朋友圈里过着欢乐无忧的生活，一年中三个月留在伦敦，三个月消磨在自家的田庄上，剩下的时间到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去旅行。我们的婚姻非常美满，从不曾蒙上过半点阴影，我们所生的两个儿子如今也早已成人。在我四十岁上，我的丈夫突然去世了。他从前在热带地方的长年生活使他得了肝脏病，这次旧病复发为时不过两星期，捱过这段可怕的时间我就永远丧失了他。我的大儿子当时正在军队里服役，小儿子在大学里念书，这一来我突然陷入了空虚寂寞中，象我这样惯受温存体贴的人，一旦孤单独处实在痛苦不堪。那所凄凉的宅院处处令我触景伤情，念念难忘失去了亲爱的丈夫的悲痛损失，我只觉得在这所房子里再多待一天也不可能了，于是我决定，在我的儿子们成家以前，尽量将那几年时光用来旅行以遣愁怀。

“对于自己从此以后的生活，我基本上将它看作是完全没有意义、没有用处的了。二十三年来与我形伴影随心同意合的人已经亡故，孩子们并不需要我，我也担心自己悒郁寡欢会破坏他们的青春之乐——为自身计我倒是无所希求、无可贪恋了。最初，我移住在巴黎，烦闷时出去逛逛商店和博物馆；可是，那座城市和周围景物入眼生疏少趣，那地方的人我也不愿接近，我不高兴受到他们因见我服丧而表示礼貌的怜惜眼色。这几个月昏沉恍惚东飘西荡，那种日子究竟怎样度过的，我自己也很茫然；我仅仅记得，当时我始终怀着一死了结此生的愿望，只是缺乏勇气，自己不能促成这一苦痛的心愿。

“在我居孀的第二年，也就是我四十二岁那一年，还是因为别无安顿，只好照旧四处流走，混过这一段已经失去价值、令人恹闷欲绝却又不能速死的时期，于是，我在三月末来到了蒙特卡

洛。实在说，我到蒙特卡洛来是由于孤寂无聊，由于那种令人难受的、象是一阵胀塞胸臆的恶心似的内在空虚，这种内心空虚至少得要找点外来的琐屑刺激填补一下。我自己越是失情少绪心冷意沉，却越是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我推往一处人生巨轮旋转得最为迅速的地方：对于缺乏人生体验的人，欣赏别人情感激荡倒不失为一种神经感受，戏剧和音乐就有这类作用。

"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也就常常观光赌馆①。在那儿可以冷眼旁观，看那些人时而喜不自禁、时而错愕失色，无数张脸瞬息万变幻化无穷，这种惊涛险浪也同时在我身内震撼起伏，使我因而目眩神迷。另外，我的丈夫从前也爱光顾赌馆，偶尔入局从不逞性，对于他往日的这个习惯，我仍怀有某种无意的虔敬之心，继续受着它的导引。正是在这个地方，开始了我一生中的那二十四小时，回肠荡气远胜一切赌戏，从此我的运命长年永受困扰。

"那天中午，我跟封·M公爵夫人，我家的一位亲戚，在一道用午餐，直到后来吃罢晚饭，我还觉着没有累到能够安睡的程度。因此我就去往赌馆，自己并不下注，只绕着许多赌台来回闲蹓，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暗自观赏一堆堆围聚一处的赌客。我说'特殊的方法'，那正是我去世的丈夫教给我的，因为我曾经向他抱怨，认为久看令人厌倦。从前我曾感到兴味索然，不愿意老盯着一些同样的面孔，一些坐在弹簧椅里隔几小时才敢下一回注的干瘪老太婆，一些刁猾的赌痞，一些玩着纸牌的妓女——所有这班人都是极可怀疑、良莠不齐的，他们，您知道，在拙劣的小说里总是被描绘得有声有色，仿佛全是 Fleur d'élégance（法文：高

① 原文为"Kasino"，是蒙特卡洛一处规模相当大的游乐馆，里面主要的设备是许多赌厅。

雅的花朵，意即上流人士）和欧洲贵族，实际看来，绚烂生动罗曼谛克的情调却大为减低。不过，跟今天比较起来，二十年前的赌馆吸引人的地方可多得太多了，从前滚来滚去的还都是动人遐想的耀眼的金子，无数簌簌响的新钞票、无数金晃晃的拿破仑[1]、无数厚实的五法郎银币，而今天在现代式新建的豪华赌宫里，只见一帮平民气息的过路游客，拿着一把毫无特色的筹码，无精打采地随手扔光便算完事。我当初在那批千篇一律、索然无趣的面孔上所发现的兴味实在太少，因此我的丈夫——他本人对手相术，即揣摹手部意义，有着强烈的爱好——教给我一个非常别致的欣赏方法，比懒懒散散四面呆站确实有趣得多，确实更为令人激动紧张。这方法就是：不看任何一个人的面部，专注视桌子的四角，在桌子四周又只盯着许多人的手，只留神那些手的特殊动作。我不知道您是否也偶尔有过一回，眼里只注意到绿呢台面，只凝望着那一片绿色的方围之地。在它的正中央滚动着一个圆球，活象醉汉似地跌跌撞撞，一个码子一个码子地往前跳，许多钞票，许多圆溜溜的银币金币，接连不断地落到方围内，好似播种一般，马上，管台子的挥动手里的耙竿，割麦似地揽尽全部收获，或者把它们推到赢家面前。象这样放眼静察就能看到，唯一摆晃不宁的只有那些手——绿呢台面四周许许多多的手，都在闪闪发亮，都在跃跃欲伸，都在伺机思动。所有这些手各在一只袖筒口窥探着，都象是一跃即出的猛兽，形状不一颜色各异，有的光溜溜，有的拴着指环和丁令有声的镯链，有的多毛如野兽，有的湿腻盘曲如鳗鱼，却都同样紧张战栗，极度急迫不耐。见到这般景象，我总是不觉地联想到赛马场，在赛马

[1] 十九世纪法国钱币之一种。

场的起赛线上，得要使劲勒住昂奋待发的马匹，不让它们抢先窜步：那些马也正是这样全身颤栗、扬头竖颈、前足高举。根据这些手，只消观察它们等待、攫取和踌躇的样式，就可教人识透一切：贪婪者的手抓搔不已，挥霍者的手肌肉松弛，老谋深算的人两手安静，思前虑后的人关节跳弹；百般性格都在抓钱的手式里表露无遗，这一位把钞票揉成一团，那一位神经过敏竟要把它们搓成碎纸，也有人筋疲力尽，双手摊放，一局赌中动静全无。我知道有一句老话：赌博见人品；可是我要说：赌博者的手更能流露心性。因为，所有的赌徒，或者说，差不多所有的赌徒，很快就能学到一种本领，会驾驭自己的面部表情——他们都会在衬衣硬领以上挂起一幅冷漠的假面，装出一派 Impassibilité（法文：无动于衷）的神色——，他们能抑制住嘴角的纹缕，咬紧牙关压下心头的惶乱，镇定眼神不露显著的迫急，他们能把自己脸上棱棱突暴的筋肉拉平下来，扮成满不在乎的模样，真不愧技术高妙。然而，恰恰因为他们痉挛不已地全力控制面部，不使暴露心意，却正好忘了两只手，更忘了会有人只是观察他们的手，他们强带欢笑的嘴唇和故作镇静的目光所想掩盖的本性，早被别人从手式里全部猜透了。而且，在泄露隐秘上，手的表现最无顾忌。因为，无可避免地，必然会有一个瞬间，所有这些竭力约制似有睡意的手指会因一时疏忽一齐脱出束缚：那就是在转轮里的圆球落进码盘、管台子的报出彩门惊心夺魄的那一秒钟，就在这一秒钟，一百只手或五百只手不由自主纷纷有所动作，因人而异各具个性，种种潜在的本能全都表露无遗。谁要是象我这样习以为常（我是由于我丈夫有此癖好而获得传授的），爱观看这个手的舞台，他一定会感到，永远千般百样、意外突发的手姿暴露出永远千差百异的情性的这种表演，比较戏剧音乐更能荡人

心弦：这种手的表情究竟怎样千般百样，我简直没法给您描述。每一只手都仿佛是野性难驯的凶兽，只是生着形形色色的指头，有的钩曲多毛，攫钱时无异蜘蛛，有的神经颤栗指甲灰白，不敢放胆抓取，高尚的、卑鄙的、残暴的、猥琐的、诡诈奸巧的、如怨如诉的，无不应有尽有——给人的印象却是各各不同，因为，每一双手就反映出一种独特的人生，只有四、五双管台子的人的手算是例外。管台子的人的手全象是一些机器，动作精确，作买卖似地按部就班执行着职务，对一切概不过问，跟那些生动活跳的手对照起来，恰象计算机上嘎嘎响转的钢齿。可是，这几双冷静的手，正因为跟那些昂扬兴奋的同类成了对照，却又大可鉴赏：他们（我可以这么说）好似群众暴动时街上的警察，武装齐整地稳站在汹涌奋激的人潮当中。除了这些，我个人还能享受一项乐趣：接连看了几天，我竟跟某些手成了知己，它们的种种习惯和脾性我都一见如故；几天以后我就能够从许多手里识别一些老朋友，我把它们当作人一样分成两类，一类投我心意，一类可厌如仇。不少的手贪婪无比，在我看来非常可憎，我总是避开眼睛不加注意，只当遇着邪事。台子上忽然出现一只新手，那可就增添了我的感受和好奇，我往往忘了抬眼看看那人的脸貌，总觉得不过是一幅冰冷世故的假面，呆呆地插在一件扣到脖子的礼服或珠光宝气的胸部上面而已。

"那天晚上我走进赌馆，有两只台子已经围满了人，我绕着走向第三只台子，摸出几个金币预备下注，忽然迎面传来一阵非常奇怪的声响，使我吃了一惊。那时正当人人定睛个个紧张、心神似乎都被静默镇慑住了的一霎，每逢圆球奔跑得疲惫无力只在最后两个码盘上颠踬着时，就会出现这样的一霎。此刻我竟听到一阵咯咯喳喳的响声，象是骨节折裂。我不自主地向对面望了

一眼，立刻见到——真的，我吓呆了！——两只我从没见过的手，一只右手一只左手，象两匹暴戾的猛兽互相扭缠，在疯狂的对搏中你揪我压，使得指节间发出轧碎核桃一般的脆声。那两只手美丽得少见，秀窄修长，却又丰润白皙，指甲放着青光、甲尖柔圆而带珠泽。那晚上我一直盯着这双手——这双超群出众得简直可以说是世间唯一的手，的确令我痴痴发怔了——尤其使我惊骇不已的是手上所表现的激情，是那种狂热的感情，那样抽搐痉挛地互相扭结彼此揪缠。我一见就意识到，这儿有一个情感充沛的人，正把自己的全部激情一齐驱上手指，免得留存体内胀裂了心胸。突然，在圆球发着轻微的脆响落进码盘、管台子的唱出彩门的那一秒钟，这双手顿时解开了，象两只猛兽被一颗枪弹同时击中似的。两只手一齐瘫倒，不仅显得筋弛力懈，真可说是已经死了，它们瘫在那儿象是塑雕一般，表现出的是沉睡、是绝望、是受了电击、是永逝，我实在无法形容。因为，在这以前和自此以后，我从没有见到过这么含义无穷的一双手了，每根筋肉都在倾诉，所有的毛孔几乎全都渗发激情动人心魄。这两只手象被浪潮掀上海滩的水母似的，在绿呢台面上死寂地平躺了一会。然后，其中的一只，右边那一只，从指尖开始又慢慢儿倦乏无力地抬起来了，它战抖着，闪缩了一下，转动了一下，颤颤悠悠，摸索回旋，最后神经震栗地抓起一个筹码，用拇指和食指捏着，迟疑不决地念着，象是玩弄一个小轮子。忽然，这只手猛一下拱起背部活象一头野豹，接着飞快地一弹，仿佛啐了一口唾沫，把那个一百法郎的筹码掷到下注的黑圈里面。那只静卧不动的左手这时如闻警声，马上也惊惶不宁了；它直竖起来，慢慢滑动，真象是在偷偷爬行，挨拢那只瑟瑟发抖、仿佛已被刚才的一掷耗尽了精力的右手，于是，两只手惶惶悚悚地靠在一处，两只肘腕在台面上

无声地连连碰击，恰象上下牙打寒战一样——我没有，从来还没有，见到过一双能这样传达表情的手，能用这么一种痉挛的方式表露激动与紧张。望着这双颤抖喘息急不及待的手，看着它寒栗悚惧的神情，我突然觉得整座大厅里其他一切全都死灭僵凝了。尽管四周营营扰扰，管台子的喊声象小贩叫卖，人来人往川流不息，转轮里的圆球循回滚动，终于高起低落、跳进它那坦平的圆形牢笼——所有这些动荡嘤嗡冲袭神经的纷乱景象对我全不存在，我紧紧盯着平生难遇的这双手，竟被它迷住了。

“可是最后，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我一定要看看这个人，看看与这双具有无限魔力的手相关连的那张脸，于是，我提心吊胆地——的确，真是提心吊胆地，因为，那双手早已经教我心惊胆战了！——慢慢儿移动目光，顺着衣袖向上探溯，掠过两只瘦窄的肩膀。这一次又令我全身猛震了：这张脸竟跟那双手一样，倾吐着同一种惶乱的语言，脱出羁束、驰骋幻境中的语言；一付固执倔拗的神情，跟它那几乎象是女人般的俊美同样使人惊奇。我从来还没有见到过这样一张脸，一张如此出神入化忘形一切的脸，它使我有了充分的机会，将它当作一副面具，当作一尊缺少眼珠的雕像来仔细观赏。那一对着了魔的眸子从无瞬息转动，决不顾盼左右：漆黑的瞳仁凝定着，象两粒没有生命的玻璃珠，嵌在睁大着的眼睑下，仿佛两面镜子，反映着那个桃花心木的、在转轮里癫头傻脑地起劲滚动落进码盘的圆球。我要再说一遍：我从来没见过一张如此急切紧张、如此惊心动魄的脸。那是一个二十四岁左右的年轻人的脸，狭窄秀俊，稍嫌纤长，然而极富表情。它正象那双手，完全不是男子气派，倒更象是在游戏中兴会淋漓的孩子的脸——不过，这些都是我后来才注意到的，在当时，这张脸完全隐蔽在一幅激情和狂乱的神色后面了。窄窄

的嘴焦渴地微张着，露出一半牙齿，让人十步以外就能看到它们在打寒战，两唇始终呆呆地张开着。额头上黏着一绺湿漉漉的淡黄头发，往前边搭拉着，象跌过一跤那样，两只鼻翅不住地一张一翕，仿佛皮肤底下有一阵无形的激浪在汹涌翻腾。他一直伸探着头，不自觉地越来越朝前倾，使人感到他似乎想全身投进轮盘追着圆球旋转。这时我才懂得为什么那双手那么痉挛抽搐：只有仗着这种抗力，仗着这样的撑拒，才可以使已失重心的身躯保持平衡。

"我从来还没有——我定要反复这么说——看见过一张脸，会这么公开地、这么兽性毕现地、这么恬不知羞地表露激情，我紧盯着它，紧盯着这张脸……，对于他的如痴如醉的神情我心荡意迷目难旁移，正象他的两眼对于滚转跳弹的圆球那样。从这一秒钟起，大厅里旁的一切全不在我眼里，跟这张脸上熊熊的烈焰一比，一切显得蒙眬黯淡模糊不清了。大约整整一个钟头，我隔着人丛只注视着这一个人，不放过他的每一姿态：当管台子的终于满足一次他的急于攫取的欲念，将二十个金币推到他的面前，那双眼睛倾泻出多么辉煌的光耀啊，两只手象是受到炮弹震撼，痉挛虬结的筋肉顿时松解，抖抖索索的手指一齐张开了。在这一秒钟里，他的脸忽然容光焕发变得非常年轻，平滑润泽不见皱纹，眼睛开始有了神采，俯斜的身子精神抖擞轻快自如地挺直起来——他居然也坐下一回了，安安稳稳象是骑在马上，眉飞色舞满露得胜之感。他将那些圆圆的金币揽过来，昂然得意地用指头弹着它们，使它们彼此碰击，弄得它们丁当乱响。然后，他又静静地转动着脑袋，对绿呢台面扫视了一周，恰象一头小猎狗伸出鼻子嗅查着要找出准确的路线。蓦地他抓起一把金币向前一扔，全投到一个角落上。马上，又开始了那种急切盼待，又开始

了那种紧张不安。嘴角上又起了那种触电似的抽搐，两只手重新痉挛不已，孩子气的神情完全消失，罩上了贪婪的期待神色，直到最后，这种抽抽搐搐的焦灼紧张猛然崩溃，爆炸了似地化成失望：刚才兴奋得象孩子一般的脸孔突然憔悴不堪，变得灰白苍老了，眼神呆钝失了光辉——这一切全在一秒钟之内出现，就在转轮里的圆球落进他不曾猜中的号码里去的那一秒钟。他输了：他瞪眼望着前面过了几秒钟，目光近似痴呆，仿佛不明了发生了什么事；可是，管台子的刚一高声喊叫，他立刻伸手一攫，又抓起了几个金币。然而，信心已经消失，他先将那几块钱押在一门上，随后又改变主意，挪到了另一门上，圆球已经开始滚动，他猛地一俯身，举起战栗栗的手来一扬，飞快地又丢出两张捏成一团的钞票，押在同一门上。

"象这样一会儿输一会儿赢，忽胜忽败从不歇手，过了大约一小时。这一小时里，我一直盯着那张变化莫测的脸和那双魔力无边的手，没有放过片刻，直看得目迷神眩。那张脸上布满激情，潮汐一般一时陡涨一时猛退。那双手根根筋肉如象喷泉，一时突起一时降落，塑雕式地表现出情绪回荡的节奏。即使在剧院里，我也不曾这么心弦紧张地注视过一位演员的面部，也不曾在一张脸上见到这样无穷色调和情绪的变幻，霎时改换刻刻不停，好似阳光和阴影改变着一片自然风景。从来在看戏的时候，我不曾有过一回，象这样如经其事如历其境，让别人的忧喜悲欢映入我心。谁要是那晚上看到了我，会认为我那么目定眼呆准是受了催眠，我当时全然神识昏迷，那状态确也象是受了催眠——那张脸表情万分生动，我的两眼实在无法移开。大厅里的其他一切，许多灯光、许多笑声，无数人影，无数眼色，全都迷蒙暗淡混杂交织，只仿佛四周浮着一团浑黄的烟雾，雾里唯有那

张脸灼灼闪烁，简直是烈焰中的烈焰。我耳无所闻目无所视，身边的人挤进挤出我全然不觉，另外许多只手触须似地突然伸进来，或者扔钱或者攫取，我都不加注意；转轮里的圆球我既不瞥一眼，管台子的连声叫喊我也全没听见。然而，那双手恰象两面凹镜，它的激动和兴奋能够显示一切，我如同身在梦中，台子上发生的事我无不历历如见。因为，圆球落进红门或是黑门①，正在滚动还是已经停止，要知道这些我用不着看转轮；那张满布激情的脸神经敏锐表情灵活，每霎时如焰似火的变化反映出每一情况，能说明赢输得失，有无希望。

“可是，一个令人震骇的瞬间终于出现了——我心中模模糊糊一直担念着会有这样的瞬间，它一直象即将来临的风暴预悬在我的紧张不安的神经之上，此刻果真突然降临了。转轮里的圆球又发出轻微的脆声向后倒滚，又到了两百张嘴停住呼吸的那一秒钟，只见管台子的一边高声唱报——这一回报的是：‘空门’——，一边急忙挥动耙竿，将许多哗琅琅的金币银币和簌簌响的大小钞票全部搅光。就在这一瞬间，那两只手作出一个分外惊人的动作，它们猛然跳向半空，仿佛要抓住一件看不见的东西，随即跌落下来，落时全不用劲，只凭本身重量，力尽气绝似地掉在桌上。可是后来，它们忽地一下又活转过来，离开了桌面，象发高热一般逃回自己的身上，象野猫一般在身上爬来爬去，忽上忽下、忽左忽右，神经发作似地窜遍了所有的衣袋，想在什么地方发现一个被遗忘的金币。然而，它们搜来搜去始终空无所获，这种毫无意义、毫无结果的搜寻却一遍又一遍地不断重复着，越来越急切，这当儿轮盘已经重新旋转，别人都在继续赌赛，

---

① 轮盘赌每一号码分为红、黑两门，赢输有所不同。

钱币丁当乱响，椅子纷纷摇动，百样杂声嗡嗡营营，合成一董閙声充塞了整座大厅。这一幕可怕的情景使我震栗，我不禁全身发抖：我自然而然十分清楚地有了同样的感觉，似乎那些就是我自己的手指，迫切绝望地掏摸着个个衣袋，抓捏着衣服上每一褶裥，要找出一个金币来。突然，我对面这个人蓦地站起身——完全象个猛然感到不爽的人，站起来以免窒息；他背后的椅子巴达一声倒在地上。他却没有回顾一眼，也不注意身边的人，拖着步子离开了赌台，别人对这个晃晃欲倒的人既惊且惧慌忙避让。

“这霎间我仿佛全身僵化了。因为，我当时立刻明白这个人要上哪儿去：他是要走向死亡。谁要是这样子站起身，决不会是走回旅馆，也不是去到酒店，去找一个女人，去搭火车，或是去另换一种生活，而会是直截了当地投入那座黑渊。在这间地狱般的大厅里，即使是最冷酷的人也一定看得出来，知道这个人不会再在什么地方与家人团聚，不会再在银行里或亲戚那儿得到支援了，他明明是带着最后一笔钱，带着他的生命，到这儿坐下来孤注一掷的，现在他踉跄着离开了，是要走出这个地方，同时也无疑是要走出生命。我一直胆战心惊，从第一眼起始就象遇着魔法似地有了一个感觉，只感到在这场赌赛中有点什么，远超出赢输得失之上，然而此刻，我看见生命从他的眼里突然逃遁，这张刚才还那么灵活的脸竟被死亡罩上一层灰白，我只觉得那点什么象一阵黑魆魆的电击，猛力打在我的身上。当这个人从座位上忽然抽身蹒跚着走开时，我不由自主——他那种塑雕式的身姿给我的感印太深刻了——，非要用手抵住桌子不可，因为，那种蹒跚的情状现在也从他的步态里传到我的身上来了，正象在这以前他的昂奋紧张感染我的血脉和神经一样。可是后来，我还是被带走了，我一定得要跟随着他：一点也不是出于自

愿，我的脚步开始移动了。这一切完全是不自觉地发生的，并不是我自己在行动，而是行动来到我的身上，我对任谁不加理睬，对自己也毫无感觉，径直向着通往门外的过道跑去。

“他在存衣处那儿站住了，管衣帽的替他取出了大衣。可是，他的手臂转动不灵了，殷勤的侍役帮他穿上大衣，费了好大的劲，象是帮助一个手臂折断了的人。我看见他把手伸进背心口袋里，机械地摸索着，想要赏给侍役一点小费，可是，抽出来的还是一只空手。马上，他象是突然间记起了一切，喃喃着十分狼狈地向侍役说了一句什么，便又象刚才那样蓦地一下转过身去走开了，趺趺跄跄跨下赌馆门前的石阶，完全象个醉酒的人，那位侍役对他身后望了一会，作出轻蔑的样子，随后又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他的这些动作非常令人感动，我在一旁看着很难为情。我不自主地站开了，不好意思象在剧院的舞台前那样，把一个陌生人的失望情状看进眼里，——可是后来，那点莫名其妙的惴惴不安又突然推动了我，使我跟上前去。我匆匆忙忙叫侍役取过我的外衣，脑子里一无主意，十分机械地、十分被动地走向黑地里，急急追赶这个素不相识的人。”

* * *

C太太讲到这儿停了一会。她一直保持着她那种独有的安详冷静，稳重沉着地坐在我的对面，娓娓叙述几乎毫无间断，只有内心早有准备、对情节仔细整理过一番的人才会这样。此刻她第一次默不作声显得有点踌躇，然后，她忽然中止了叙述，抬起头来看着我：

“我向您、也向自己作过保证，”她略现不安地开始说，“要极

其坦率地讲出全部事实。可是，我现在必须请求您，希望您能够完全信任我的坦率，不要以为我那时的举动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即使真有那样的动机，今天我也不会羞于承认的，然而，如果认为在当时的情形下必定有那样的动机，却实在是妄作猜测。所以，我必须着重说明，当我跟着这个希望破灭了的人追到街上，我对这位青年丝毫没有什么爱恋之意——我脑子里根本不曾想到他是一个男人，——我那时已经是四十多岁的女人了，自从丈夫去世以后，事实上我从来没再正眼注视过任何男子。那些事在我已是无所动心的了：我向您说得这么干脆，而且非要说明这一点不可，因为，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末，随后的全部经过何以非常可怕，在您听来就会难以理解了。真的，另一方面说来我也极感困难，没有办法给予当时我的那种情感一个名称，它竟能那么急迫地推动我去追赶那个不幸的人。那种情感里面有着好奇心的成分，可是，最主要的还是一种恐怖不安的忧虑，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对于某种恐怖的忧虑。从头一秒钟起，我就隐隐地感到有点非常恐怖的什么，一团阴云似地笼罩着那个年轻人。然而，这类感觉是谁也分析剖解不了的，尤其因为它错综复杂，来得过于急遽，过于迅速，过于突兀了，——谁要是在街上看到一个孩子有被汽车辗死的危险，会马上跑过去一把将他拉开，当时我所作的很可能正是这种急于救人的本能行动。或者，换个比喻也许更能说明：有些人自己不会游泳，看见别人吃醉了酒掉进河里，就立刻从桥上跳下水去。这些人来不及考虑决定，不问自己甘冒生命之险的一时豪勇究竟有无意义，只象着了魔受了牵引，被一股意志的力量推动着便跳下去了。我那次正是这样，不加任何思索，意识里没存着任何清醒的顾虑，立刻跟着那个不幸的人走出赌厅来到过道里，又从过道里一直追到临街的露台

上。

“我相信，不论是您，或是别个双目清醒感觉敏锐的人，也会受到这种忧急焦虑的好奇心理的牵引，因为，看到那个最多不过二十四岁的青年，步履艰难竟如老人，四肢松懈无力，醉汉似地悠悠晃晃走下石阶，蹭蹬着来到临街露台上，这般凄楚的情景不容人再有思索的余地了。他走到那儿象一只草袋似的倒在一张长凳上面。这个动作又一次使我不胜惊恐地看出：这个人已经完了。只有一个失去生命的人，或者一个全身筋肉了无生意的人，才会这样沉重地坠倒。他的头偏斜着向后悬在长凳的靠背上，两只手臂软软地吊垂着，在煤气街灯惨淡昏暗的亮光里，任何过路的都会以为这是一个自杀了的人。他的形状的确象一个自杀了的人——我弄不明白，为什么我会忽然有了这样的印象，可是，它突然呈现在我眼前，象雕像似的触摸得到，真实得令人栗栗恐惧——在这一秒钟里，我两眼望着他，心上不由得不肯定地相信：他身边带着手枪，明天早上别人将发现这个人已经四肢僵硬，气息断绝鲜血淋漓地躺在这一张或另一张长凳上了。我确信不疑，因为我看出，他那样倒向靠凳，完全象是一块巨石坠下深谷，不落到谷底决难停止。象这样的体态动作，充分表示倦怠绝望，我还从来不曾见到过。

“您现在试想想我当时的情境：我离他二十或三十步远，站在那张长凳后面，那上边躺着一个毫不动弹、希望破灭了的人，我万分茫然，不知道该怎么办，单凭着意愿的驱使，极想援助别人，而因袭成习的羞怯心理又令我畏缩不前，不敢去跟大街上一个不认识的男人说话。街灯幽光微闪，天上阴云密布，往来行人异常稀少，已近午夜了，我几乎是孑然一身站在临街的花园里，独对着这个象是自杀了的人。接连五次、十次，我一再鼓起勇

气，走近他的身边，却总是感到羞惭，依旧退了回来，也许这只是一种本能吧，因为我深心里存着畏惧，害怕踉跄失足的人会带着上前扶救的人一同摔倒，——我这样忽进忽退，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处境十分可笑。然而，我还是既不敢开口说话，又不敢转身离开，我不能一事不作将他撇下不再过问。要是我告诉您，我在那儿迟疑不决徘徊了大约一个小时，绵长无尽的一小时，我希望您能相信我的话。那一小时的时间是随着一片无形的大海上面千起万伏的轻涛细浪点点消逝的；一个虚寂幻灭的人的形影，竟是这么有力地令我震动，使我无法脱身。

"可是，我始终找不出说一句话、作一件事的勇气，我会整整半晚那样站着等待下去，或者，我最后也许会清醒过来顾念自己，离开他转回家去；的确，我甚至相信自己已经下了决心，准备撇开眼前的凄惨景象，就让他那么晕厥过去，——可是，一股外来的强大威力，终于改变了我这种左右为难的境况：那当儿忽然下起雨来了。那天黄昏时一直刮着海风，吹聚起满天浓厚潮润的春云，早使人肺腔里和心胸间窒闷阻塞，直感到整个天空沉沉降落了。这时突然掉下一滴雨点，接着风声紧促，催来一阵暴雨，水丝沉重密集，淅淅沥沥来势异常猛急。我不由自主，慌忙逃到一座茶亭的前檐下边，虽然撑开了手中的伞，狂风骤雨仍旧摇撼着我的衣衫。噼噼啪啪的雨点打着地面，激起冰凉带泥的水沫，溅在我的脸上和手上。

"可是，——这一霎令人惊骇无比，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我回忆起来仍不免喉管发紧，——任是急雨滂沱，那个不幸的人却还坐在凳上毫无动静。所有的檐霤水沟大水汩汩泛流，市内车声隆隆遥遥可闻，人人撩起外衣纷纷奔跑；一切有生命的都在畏缩避走，都要躲藏起来，不论什么地方，不论人或牲畜，在猛烈冲击的

骤雨下张皇恐惧的情状显然可见—— 唯有那儿长凳上面漆黑一团的那个人，却始终不曾动弹一下。我先前对您说过，这个人象是有着魔力，能用姿态动作将自己的每一情绪塑雕式地表露出来；可是现在，他在疾雨中安然不动，静静坐着全无感觉，世界上决难有一座塑雕，能够这么令人震骇地表达出内心的绝望和完全的自弃，能够这么生动地表现死境；他显得疲惫已达极点，再也无力站起来走动几步躲向一处檐下了，自己究竟存在与否，在他也已是极端地无足轻重。我只觉得，任何一位雕塑家，任何一位诗人，米开朗基罗也罢，但丁也罢，也塑造不出人世间极度绝望、极度凄伤的形象，能象这个活生生的人这么惊心夺魄深深感人，他听任雨水在身上浇洒淌流，自己已经力尽气竭，难再移动躲避了。

“我再也不能等待下去了，我没有别的办法了。我猛然纵身，冒着鞭阵一般的疾雨，跑过去推了一下长凳上那个湿淋淋的年轻人。‘跟我来！’我抓起了他的手臂。他的改了样的眼睛非常吃力地向上瞪望着。好象有点什么在他身上渐渐苏醒，可是他还没有听懂我的话。‘跟我来！’我又拉了一下那只湿淋淋的衣袖，这一次我几乎有点生气了。他缓缓地站了起来，摇摇晃晃不知所措。‘您要我上哪儿？’他问，我一时回答不出，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带他上哪儿去：仅只是要他不再听任冷雨浇洒，不再这样昏迷不醒地坐在那儿深陷绝望自寻死路。我紧紧抓着他的手臂，拉着这个完全心无所属的人往前走，将他带到茶亭边，这般雨横风狂，一角飞檐总还能够多少替他遮挡一些。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一点也不知道，我没有任何打算。我所要作的只是将这个人领进一个没有雨水的地方，拉到一处屋檐下；以后的事我根本不曾考虑。

"我们两人就这么并肩站在一个狭窄的干处，背靠着锁着门的茶亭墙壁，头上只有极小的一片檐角，没休没歇的急雨不时偷袭进来，阵阵狂风吹来冰凉的雨水，扫击着我们的衣衫和头脸。这种境况无法久耐。我不能老是那么站着，陪着一个水淋淋的陌生人。可是另一方面，我既已将他强拉过来，又不能什么话也不说就将他一人撇在那儿。真得要设法改变一下这种情况才好；我慢慢儿强制着自己，要清醒地思索一下。我当时想到，最好是雇一辆马车让他坐着回家，然后我自己也转回家去：到了明天他会知道怎样挽救自己的。于是，我问身旁这个呆瞪瞪凝视着夜空的人：'您住在哪儿？'

"'我没有住处……我今天下午才从尼斯来到这儿……要上我那儿去是办不到的。'

"最后这句话我没有立刻了解。后来我才明白，这个人竟将我看作……看作一个妓女了。每天晚上，总有成群的女人在赌馆附近流连逡巡，希望能从走运的赌徒或醺醉的酒客身上发点利市，我竟被看作是这样的女人了。归根结蒂，他又怎样会有别的想法呢。我自己也只是到了现在，当我讲给您听的时候，才体会到我当时的行径完全教人无法相信，简直是荒唐妄诞。我将他从凳上拖了起来，拉着他一同走，全不象是高尚女人应有的举动，那又教他怎能对我别有想法呢。可是，我没有立刻意识到这些。只在过了一会以后，直到已经太迟了，我才发觉这个骇人的误会，我才了解他将我看作了什么样的人。因为，如果我当时早一些理解到这一点，决不至于接着又说出一句更为加深他的错误想法的话来。我说：'找一处旅馆要一个房间吧。您不能老待在这儿。必须马上找个地方安歇才好。'

"立刻，我突然明白了他这种教我痛心的误会，因为，他并不

转过身来向着我，只用一种颇含讥讽的语调表示拒绝道：'不用了，我不需要房间，什么都不需要。你别找麻烦啦，从我这儿什么也弄不到手的。你找错了人，我已经身无分文了。'

"他说话时还是那样令人惊恐，还是那样意冷心灰令人震骇；这么一个心志精力俱已枯竭的人，遍身湿透，昏昏沉沉靠着墙站在那儿，直教我震恐不已，全然不暇顾及自己所受到的那点虽然轻微却很难堪的侮辱。我这时唯一的感觉，还和我看见他蹒跚着走出赌厅那一霎、以及在恍同幻境的这一小时里的感觉一样：这个人，一个年轻的、还活着的、还有呼吸的人，正站在死亡的边缘，我一定要挽救他。我挨近了他的身旁。

"'不用愁没钱，您跟我来吧！您不能老站在这儿，我会替您找个安顿的地方。什么全不用犯愁，只管跟我走吧！'

"他扭过头来了。四周雨声闷沉，檐霤里水漫滔滔，这时我才见到，他在暗黑中第一次尽力想要看清我的面貌。他的全身也仿佛渐渐儿从昏迷中醒转来了。

"'好吧，就依着你，'他表示让步了。'在我什么全都一样……究竟，那会有什么不一样呢？走吧。'我撑开了伞，他靠近我，挽起了我的手臂。这种突然表现的亲昵使我很不舒服，简直令我惊惧，我深心里感到害怕了。可是，我没有勇气阻止他；因为，如果这时我推开了他，他会立刻掉进深渊，我所一直企求的就会全部落空。我们朝着赌馆那边走了几步。这时我才想起来，我还不知道怎样安顿他。我很快地考虑了一下，最好的办法是领着他找到一处旅店，然后塞给他一点钱，让他能在那儿过夜，明天早上能够搭车回家：此外我就没再想到什么了。正有几辆马车在赌馆门前匆匆驶过，我叫来一辆，我们坐进了车里。赶车的询问地址，我一点也不知道怎样回答。可是我忽然想到，带

着这么个遍身水淋的人，高级旅馆是不会接待的，——而且另一方面，我确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女人，全没想到会引起什么不好的猜疑，于是我对赶车的叫道：'随便找一处普通的旅馆！'

"赶车的漫不在意地冒着大雨赶动了马匹。我身旁那位陌生人始终默默不语，车轮轧轧滚动，雨势猛急，车窗玻璃被扫击得劈拍有声；我坐在漆黑的、棺匣般的车厢里心绪万分低沉，只仿佛陪送着一具死尸。我极力思索，想要找出一句话来，改变一下这种共坐不语的离奇可怖的局面，结果竟想不出有什么话好说。过了几分钟，马车停住了。我先下车付了车费，那位陌生人恍恍惚惚地跟着走下，关上了车门。我们这时站在一处从没到过的小旅店门前，门上有一个玻璃拱檐，小小一片檐盖替我们挡着雨水，四外单调的雨声使人厌烦，雨丝纷披搅碎了一望无尽的黑夜。

"那个陌生人全身沉重难以支持，他不由自主地靠向墙壁，他的湿透的帽子和皱缩的衣衫还在淋淋漓漓滴落雨水。他站在那儿，象个刚被人从河里救上岸来、还没有完全恢复知觉的醉汉，墙上他所倚靠的那片地方水流如注渍痕显明。可是，他不曾微微使出一点力气摇抖一次衣衫、甩动一下帽子，却让水滴不停地顺着前额和脸颊向下淌流。他站在那儿对一切全不理会，我没有办法向您说明，这种心灰形毁的情状多么使我震动。

"这时，我必须作点什么了。我从衣袋里掏出了钱：'这是一百法郎，'我说，'您拿去吧，去要一个房间，明天早晨搭车回尼斯。'

"他失惊地抬起头来望着我。

"'我在赌馆里看到了您的情形，'我见他有些迟疑，便催促着他说：'我知道您已经输得精光，我担心您会走上绝路作出蠢

事。接受别人的援助不算失了体面……拿去吧！’

“然而，他却推开了我的手，我没料到他竟还有这样的力气。‘你这人心地很好，’他说，‘可是，别白白糟塌你的钱吧。我已经是没法援助的了。这一夜我睡觉也好，不睡也好，完全不关紧要。明天早上反正一切都完了。对我是援助不了的。’

“‘不，您一定得拿着，’我逼着他说，‘明天您就会有不同的想法。现在先到里面去吧，好好儿睡一觉就会忘掉一切。白天里一切自会另是一种面貌。’

“我再一次将钱递了过去，他仍旧推开了我的手，几乎推得很猛。‘算了吧，’他又低沉地重复道，‘那是毫无意义的。我最好还是死在外面，免得给人家的屋子染上血污。一百法郎救不了我，就是一千法郎也没有用。哪怕身边只剩几个法郎，天一亮我又会走进赌场，不到全部输光不会歇手的。何必重头再来一回呢，我已经受够了。’

“您一定估量不出，那个低沉的声音多么深刻地刺进了我的灵魂；可是您自己设想一下：离您面前不过两英寸远，站着一个年轻、俊秀、还有生命、还有呼吸的人，您心里明白，如果不用尽全力牢牢拉住他，两小时以内这个能思想、会说话、有气息的青春生命就会变成一堆死骸。而想要战胜他的毫无理智的拒抗，当时在我无异一阵狂乱、一场忿怒。我抓住了他的手臂：‘别再说这些傻话！您现在一定得要进里面去，给自己要一个房间，明天早晨我来送您上车站。您必须离开这个地方，明天必须搭车回家，我不看着您拿着车票跨进火车决不罢休。不论是谁，年纪轻轻的，决不能只因为输掉一两百或一千法郎，就要抛弃自己的生命。那是懦弱，是气愤懊伤之下一时糊涂发疯。明天您会觉得我说的没有错！’

“‘明天!’他着重地重复着说，声调奇特，凄恻而带嘲讽。‘明天! 您能知道明天我在哪儿才好哩! 如果我自己也能知道，我倒是真有点愿意知道。不，你回家去吧，我的宝贝，不用枉费心机了，不用糟蹋你的钱了。’

“我却不肯退让。我象是发了疯病。我使劲地抓着他的手，把钞票硬塞在他的手里。‘您拿着钱马上进去!’我十分坚决地走过去拉了一下门铃。‘您瞧，我已经拉过了铃，管门的马上就要来了，您进去吧，立刻上床睡觉。明天早上九点钟我在门外等您，带您去车站。一切事您都不用担心，我自会作好必要的安排，让您能回到家里。可是现在，快上床去吧，好好地睡一觉，什么也别再想了!’

“就在这时，里面发出门锁开动的响声，管门的拉开了大门。

“‘进来!’他突然说道，声音粗暴、坚决而有恨意，我忽然觉出，他的钢铁一般的手指牢牢攥住了我的手。我猛吃一惊……我惊骇无比，我全身瘫软，我象受了电击，我毫无知觉了……我想抵抗，我要逃脱……可是，我的意志麻痹了……我……您能了解……我……我羞愧极了：管门的站在一旁等得不耐烦，我却在跟一个陌生的人揪扯挣扎。于是……于是，我一下子进到旅馆里面去了；我想要说话，可是，喉咙里堵塞了……他的手沉重地、强迫地压在我的臂腕上……我懵懵地感到，我已不自觉地被那只手拉着走上了楼梯……一只门锁响了一声……

“就这样突如其来，我竟跟这个不认识的人独在一处，在一个不认识的房间里，在一处旅店里，旅店的名字我到今天还不知道。”

• • •

C太太讲到这儿又停住了，她蓦地站起身，象是忽然暗哑了。她走向窗口，默默不语地望着外面过了几分钟，也许，她并没有看望外面，只是把额头放在冰凉的玻璃上贴了一会，——我没有勇气仔细注意她，因为，注意观察一位老太太的激动情状，会要使我感到痛苦。因此我只静静地坐着，不发问，不出声，一直等到她轻悄地重新走回来，又在我的对面坐下。

“好啦，——最难叙述的已经叙述过了。我希望您能相信我，我现在还要再一次向您保证：直到最后一秒钟，我脑子里丝毫不曾想到，会跟这个不认识的人发生什么……什么关系，我可以用一切在我是神圣的东西——用我的名誉和我的孩子来发誓，我的确不曾有过任何清醒的意愿，完全没有一点意识，就那么突如其来地，象是在坦平的人生路途上失足跌进地窟，一下子陷入了那样的境地。我在心上立过誓，要对您、也对自己诚实不欺，因此我要向您再说一遍：我落进了这场悲剧性的冒险，仅仅由于一种差不多是急切过度的、想要救人的心意，不带任何别的个人情感，因而没存着半点私念，也不曾有过什么预感。

“那天晚上那间屋子里发生的事，请您容许我不讲了吧；我自己从不曾忘掉过那一夜的每一秒钟，以后也不会忘却。因为，那一夜我是在跟一个人搏斗，要想挽救他的生命；因为，我再说一遍，那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斗争。我身上每根神经都有感觉，万分确切地觉察到：这个陌生的人，这个一半已经沉沦的人，象是在绝命的一霎那忽然惧怕死亡，露出了无尽的渴念和激情，要抓牢最后一点希望。他象一个发现自己已经濒临深渊的人，紧紧攀住了我。我却奋不顾身，拿出全部力量来挽救他，我献出了自己所有的一切。象这样的一小时，一个人大概一生只能经验一回，而且，千百万人里面大概只有一个人能够经验到，——拿我来

说，如果没有这一次可怕的意外遭遇，也决难料想到人生会有这种经历。一个已经自弃了的人，一个已经沉沦了的人，竟会多么热切如焚地、多么苦痛绝望地露出渴念——何等放纵不羁的渴念，要再吮啜一回生命，想吸干每一滴鲜红的热血！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在今天，与所有生活里的邪魔力量疏远了二十多年，决难体会大自然的豪壮和瑰奇，它常常能够瞬息之间千聚万汇，使冷和热、生和死、昂奋和绝望一齐同时奔临。每一夜是那样的充满了斗争和辩解，充满了激情、忿怒和憎恨，充满了混合着誓言与醉狂的热泪，我只觉得象是过了一千年。我们这两个扭在一处一同滚下深渊的人，一个濒死疯狂，一个突逢意外，冲出这场致命的纷乱以后都变成了另外的人，与最初判然不同，感觉两样，心情也两样了。

"可是，我不想再谈这些了。我描绘不出，也不愿描绘。只是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万分可怕的那一分钟，一定得要向您说说。我从向来不曾有过的沉睡中、从最深沉的黑夜中醒转来了。我竭力睁眼，很久才能睁开，我第一眼见到的是一片从没见过的屋顶，慢慢放眼四顾，见到一个完全陌生、从没见过、十分可厌的房间，我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怎样进来的。我马上对自己说，这是梦，梦境鲜明清晰，是因为我昏睡方醒迷离失神罢了，——然而，窗外曙色鲜明，阳光耀亮刺眼，楼下传来满街隆隆不绝的马车声、丁当乱响的电车声、喧嚣闹杂的人语声，我这时才知道并非在梦中，而是完全清醒着。我不自主地抬起身来，想弄清楚一切，突然……我刚一侧望身旁……我立刻看见——我永远无法向您形容当时我的惊骇——一个不认识的人，挨近着我睡在宽大的床铺上……可是，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一个半裸的、从没见过的人……

"不，这种惊骇，我知道，是描绘不出的：它猛然落到我的头上，万分可怕，我顿时全身无力倒了下去。可是，我并没有真正晕厥，并没有完全神智不清，正相反：一切象闪电一般迅速地来到我的意识里，而又觉得极不可解。我心里只有一个愿望：立刻死去——忽然发现自己跟一个毫不相识的人睡在一张从没见过的床上，那地方还许是一处非常可疑的下等旅店，我不禁羞愧至极。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记得：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我极力屏住气息，仿佛这样就能窒灭自己的生命，首先是能窒灭我的意识，那种清晰而骇人的、知道一切却又什么全不了解的意识。

"我就这样四肢冰凉地躺在那儿，我永远无法知道躺了多久：棺材里的死人准是那样僵直地躺着的。我只知道，我曾经紧闭两眼祈祷上帝，祈祷某种上天的神力，唯愿所见非真，盼望一切全是虚幻。然而，我的感觉分外敏锐，不再容许我欺骗自己了，隔壁房间里有人在谈话，有水管在放水，外边走廊里有脚步在往来走动，这些我都听见了，每一种声音都确切地毫不留情地证明我的感觉完全清醒，这太可怕了。

"这种可怕的境况究竟延续了多久，我没有方法说明：这不是日常生活里那种均衡平稳的时间，每一秒钟却都和普通的标准不同。可是，我心上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惶恐，一个急迫的、可怖的惶恐：我还不知道他的姓名的这个陌生人，可能马上就要醒来，醒来以后还要跟我说话。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只有一条路：趁他未醒赶快逃走。不能让他再看见我，不能再跟他交谈。及时地拯救自己，赶快，赶快走掉，回到自己的不管什么样的生活里去，回到我的旅馆里去，然后立刻搭车，离开这个万恶的地方，离开这个国土，永远不再遇到他，永远不再见到他，不让谁能作见证，不让谁能指责我，不使任何人知道这一切。这个念头促使我

脱离了四肢无力的状态：我小心翼翼，象小偷似的慢慢挪动身体（免得弄出响声）溜下床来，悄悄摸索着我的衣裳。我非常小心地开始穿着，每一秒钟都在颤抖，唯恐他会醒转来。我穿着完毕，我达到了目的。还剩下我的帽子，它被扔在另一边的床脚前面，我踮着脚轻轻走过去拾取它，——就在这一秒钟，我实在禁不住自己：我一定要向这个陌生人的脸上再瞥一眼，他对于我原象是天外飞来的殒石，闯进了我的生命。我只想再瞥一眼，可是……太奇怪了，这个躺着不动酣睡沉沉的陌生的年轻人，在我看来确实陌生：我那一眼所瞥到的竟不是昨天那张脸了。所有那些因为热欲充盈而抽搐奋胀、情绪激烈得不顾性命的紧张神色，全部一扫而净了——这儿现在是另外一幅面貌，完全象个孩子，完全象个婴儿，纯洁舒畅光灿夺目。昨天咬住牙狠狠紧闭的嘴唇，这时在睡梦里线条非常温柔，微微张作半圆仿佛满含笑意；淡金色的卷发复盖着皱痕全消的前额，匀静的呼吸缓起缓落，轻轻的波纹漾遍了宁睡着的全身。

"您也许还记得，我先前向您说过：我从来不曾在赌台上观察到一个人，会象这个陌生人那么强烈地、用那样一种强烈逾分形同犯罪的方式，表现出欲念和激情。现在我要向您说：我从来没有见过，甚至在婴孩们身上也没见过这样的睡态。襁褓中的婴孩舒爽自然，有时候会散发出天使般的明辉，却也还不及他这时表现的那么圣洁，真正是无上幸福的酣眠。在这张脸上，恰象是有着绝妙的塑雕技巧，全部情绪充分呈现，表达出内心重压解除无余的那种天堂福祉一般的舒坦、恬适、得救。一见到这种惊人的异象，我心上的全部惶恐、全部厌恨马上滑落，仿佛卸掉了一袭沉重的黑罩衫——我不再感到羞愧了，不，我几乎感到快乐了。那点可怕的什么，那点不可理解的什么，立刻对我显出意义

来了，我脑子里有了一个想法：这个年轻、柔媚而俊美的人，现在竟象一朵鲜花，舒放而恬静地躺在这儿，如果不是由于我的牺牲，他一定会跌得粉碎，染遍了污血弄得面目不可辨认，气息断绝眼珠迸裂，被人在随便哪一处悬岩边上发现的，是我挽救了他，他已经被我挽救住了，——我有了这样的想法不禁欣欣自喜，不禁骄傲起来了。而现在，我用一双——我不能换一个说法——母亲的眼睛凝望着这个熟睡的人，他是从我的身上重新获得生命的，我经受了无边的痛苦，正象是自己生育了一个孩子。在这间朽蔽污浊的屋子里，在这个可厌的、不洁的、偶然来到的旅店里，我忽然得到一个——我说出来您会更觉得可笑的——置身教堂的感觉，奇迹降临、圣灵荫庇的福乐感觉。我整个一生中最最可怕的那一秒钟，现在忽然成长，变成了另一个一秒钟，极可惊异、极有力量，又是无限的亲切。

“也许是我的动作有了声响。也许是我情不自禁说了一句什么。这些我都无法知道。反正那个熟睡的人突然睁开了眼。我猛吃一惊连连后退。他十分诧异地四面环顾——恰象我起初时一样，他现在也仿佛是在竭力挣扎，正从无尽的深处和昏乱的迷离中慢慢漂浮上来。他的目光非常吃力地巡扫着这间陌生的、从没见过的屋子，然后十分惊奇地落在我的身上。可是，不等他开口说话，不等他能有回忆，我已经心神镇定了。不能让他说话，不能让他发问，不能让他表示亲昵，昨天以及昨天晚上的事不应该再有，也用不着解释，用不着谈起了。

“‘我现在必须马上离开，’我急忙告诉他说，‘您仍旧留在这儿，赶快穿好衣裳。十二点钟时我在赌馆门前等您，那时再替您安排其他的一切。’

“趁着他还来不及回答，我立刻逃了出来，不愿意再看见那

间屋子。我头也不回地跑着离开了旅店，旅店的名字我始终不曾知道，就象我对于和自己同在那儿过了一夜的陌生男人一样。”

*　　*　　*

C太太停下来略略缓了缓气。可是，从这时开始，所有的紧张和痛苦都从她的声音里消失了：象一辆马车，费尽艰辛爬上山坡，到达了山顶便轻捷如飞地急驰而下，她现在就这么如释重负地往下叙说着：

“就这样，我急急忙忙赶回自己所住的旅馆，大街上晨光灿烂，隔夜的风暴扫净了整个天空，我也象是心胸受了净涤，悲情愁绪了无踪影。因为，您不要忘了，我先前对您说过：自从丈夫去世，我早已将自己的生命看得无足轻重了。我的孩子们不需要我，我自己也无从排遣余生，活着而没有什么固定的目的，整个生命自然毫无意义。现在居然意想不到，第一次有桩任务落到我的身上：我挽救了一个人，我用尽全力将他从毁灭的道路上拉回来了。只须要再克服一点小小的困难，这个任务就一定能全部完成。就这样，当我跑回自己的旅馆，看门的发现我清晨九点才转回来，用诧异的眼色打量着我，我却全不在意——对于昨天的事，我心上不再受到羞愧和懊伤的压抑了，只觉得突然精神振奋，乐生之愿重又复活，意外地有了一个此生不虚的新鲜感觉，使得我全身脉管热血充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我匆匆换装，不自觉地（后来我才注意到）除掉身上的丧服，改穿了一件较为鲜明的外衣。我上银行里去取了钱，又急急赶到火车站，探明了火车开行的时间；另外——我行动果决，连自己也有些惊讶——我还办了几桩别的事，赴了一两处约会。然后，我没有其

他该作的事了，只等着将命运扔给我的那个人送上火车，完成援救他的心愿。

“真的，现在再去跟他见面，那是需要勇气的。昨天的一切全在黑夜之中，是在猛旋的涡流里发生的，就象一股急湍冲下两块岩石，骤然撞击在一处了；我们本是对面不相识的，我决不相信，那个陌生人再见到我还会认识出来。昨天——那是一场意外、一阵迷醉，是两个头脑昏乱的人一时入魔，可是今天，却非要向他露出自己的真面不可了，因为现在是在残酷无情的白天里，我是一个无法藏头隐身的凡人，只能这样前去见他。

“不过，实际上倒还不是我所想的那么困难。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刚来到赌馆门前，就见一个年轻的人，从一张长凳上一跃而起，急急向我走来。他那种喜出望外的神情，他的每一个胜过语言的动作，都表现得十分自然、十分稚气、十分天真；他简直是飞奔而来，眼里射出快乐的、透露着感谢的光芒，同时显得非常诚敬，然而，一看到我与他相反，在他面前很是局促，他立刻谦卑地低下眼来。在一般人身上，感谢的心意原是很难见出的，而且，越是心怀感谢往往越是找不到表达的方式，总是怅惘徨乱沉默不语，总是感到羞愧，常常假充拗强掩饰着真实的心情。可是这儿这个人，仿佛上帝要在他身上显示自己是神秘莫测的雕刻家，一举一动无不宣泄情感，表现得意义丰富、极其美妙、极有塑雕意味，竟连表达感谢的姿态也是辉煌无比，似有满腔炽情从身体内部涌迸散发光耀照人。他弯下腰来吻我的手，恭顺地低下了轮廓清秀的孩子式的头，非常虔敬地俯垂了一分钟，可是只接触到我的手指，然后，他先退回一步，接着向我问好，极为动人地凝望着我，他的话字字说得庄重得体，我最后的一点局促不安也消失无踪了。四周景物全象着了魔法，霎时之间光灿鲜明，镜子

一般地映衬出我当时的开朗心情：昨晚还是怒涛汹涌的大海，这时万分平静异常清澄，微波荡漾的水面下粒粒圆石闪闪发白，向我们炫射着光辉；罪恶渊薮的赌馆在净如缎面的天空下黝亮爽洁；昨晚一阵狂雨逼得我们避身檐下的那座茶亭，现在门窗尽启变成了一间鲜花店，摆满了一簇簇白色的、红色的、绿色的和各种彩色的大花小花，卖花的是一位衣衫艳丽得象着了火似的年轻姑娘。

"我邀请他到一家小餐馆去进午餐，这位陌生的年轻人在餐馆里将他自己悲剧性的冒险生活讲给了我听。当初我在绿呢赌台上一见到他那双瑟缩颤栗的手，就曾经有过一个揣想，他的叙述完全证实我揣测得不错。他出生于一个奥国籍波兰贵族家庭，一直在维也纳求学，准备将来进外交界服务。一个月前，他参加了初考，成绩非常优异。为了庆祝这场胜利，他的一位在参谋部当高级军官的叔父（他在维也纳时寄居在叔父家里）想要对他表示奖励，带着他乘坐一辆大马车，一同去到市郊游乐区赛马场观光了一次。叔父赌运亨通，接连赢了三回，于是，他们怀着一大叠白手赚来的钞票，到一家豪华餐馆去吃喝了一通。第二天，这位新进的外交家收到父亲汇来的一笔钱，数目超过了他平时的月费，也为的是奖励他的考试胜利。要是在两天前，这笔款子在他眼里倒还相当可观，可是现在，见识过白手发财的捷便门路，只觉得它微不足道了。因此，吃罢饭他立刻去到赛马场，热烈兴奋地狂赌了一阵，居然鸿运当头——或者更该说是晦星照命——，赛完了最后一场他离开那儿时，手里的钱增多了三倍。从此以后他大得其乐，时而赛马场，时而咖啡馆，时而俱乐部，将自己的时间、学业、神经、尤其还有金钱，尽量浪费虚掷了。他脑子里再也不能思索什么，夜里再也不能安眠，对于自己更是丝毫

控制不了。有天晚上，他在俱乐部里输得精光转回家来，正要脱衣上床，忽然发现背心衣袋里还有一张忘记了的钞票，已经揉成一团了。他禁不住自己，马上穿起衣服，跑到外边东悠西晃，最后在一处咖啡馆里找到几个玩骨牌的人，就坐下来一直赌到天亮。他的一位出嫁了的姐姐帮过他一回忙，替他偿还了高利贷商人的债款，人家因为他是贵族世家的承继人，十分乐意借钱给他。有一阵子他又交了赌运，可是后来手气越变越坏，而他越是输得厉害，却越是急于希望大赢一回，好清偿许多无法弥补的赌债和一再拖延的借款。他的表、他的衣裳，早已当光了，最后发生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他从叔父家橱柜里偷取了年老的婶母不常戴用的两枚胸针。他当掉了一枚，得了很大一笔钱，当天晚上赌了一场，赢了四倍。可是他没去赎回胸针，却拿所有的钱又到赌场里去输得干干净净。直到他离开维也纳前一小时，偷窃饰物的事还没有被发觉，他于是当掉第二枚胸针便马上逃走，临时灵机一动，搭上火车来到蒙特卡洛，梦想着能在轮盘赌上发一注大财。来到这儿以后，他将自己的皮箱、衣服、阳伞统统卖去，身边只剩装有四发子弹的一把手枪，还有一个嵌宝石的小十字架，那是他的教母X侯爵夫人送给他的礼物，他舍不得卖给别人。可是昨天下午，他终于卖掉了这个小十字架，得了五十法郎，只为了晚上能够最后再赌一回，他经受不住那种得手应心之乐的引诱，决意不顾死活再去试试运气。

“他在向我叙述的时候，还是那么神态曼妙令人着迷，他那种天赋的优美身姿还是那么栩栩生动。我听得十分出神，却一些也不生气，一刻也没想到同我坐在一处的这个人原来是贼。我是一个终生操行无亏的女人，与人交往一向重视合于习俗的身分人品，在这方面要求得最是严格，如果先一天有人告诉我，说

我会跟一个从来不认识的年轻人，一个比我的儿子大不了多少、而且偷窃过珠宝胸饰的人，非常亲密地共坐一处，我一定认为说这话的人神经失常。可是，听着他叙述一切，我不曾有一霎感到些微惊骇，他说得那么自然，那么富于激情，直教人觉得他所描述的是一场热病，不是什么令人愤恨的事。而且，谁要是象我那样，前夜亲身经历过那类狂风骤雨一般的意外遭遇，就会觉得'不可能'这个词忽然失去了意义。在那十个小时里，我对于现实获得了无限多的认识，远超过在那以前四十多年中产阶级方式的生活体验。

"不过，在他表示忏悔娓娓自述时，还是有一点另外的什么，使我心上悸动，那就是他眼里似发高热的熠熠闪光，一谈到赌钱他就目光炯炯，脸上所有的神经象触电似地不住抽搐。讲到那儿他自己似乎还象当时一样激动不已，他的塑雕式的脸上重绘出种种紧张情状，忽而狂喜，忽而苦恼，清晰得极为惊人。他的两只手，那两只奇妙、修窄、敏感的手，不由自主地开始动作，跟它们在赌台上一般无二，又是那么猛如凶兽，又是那么迫不及待变化多端。我看到，他嘴里说着话，两只手的关节突然颤栗不已，手指猛力钩曲紧紧拳拢，接着蓦地一弹一齐张开，后来又重新彼此扭缠起来了。当他讲到偷取胸针时，两只手象闪电一般突然伸出（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作了个飞快的窃取姿式：手指怎样忙迫地攫住那件饰物，又怎样急急地将它紧握掌中，我都立刻了如亲见。我感到一阵不可名状的惊震，看出这个人全身血液没有一滴不曾受到他自己的激情的毒害。

"他的叙述使我感到震动惊骇的仅仅只有这一点，我所万分震骇的是：这么一个年轻、爽朗、本性纯洁不识忧患的人，竟这么可怜地屈从于一股迷误昏乱的热情。因此，我认为自己首要的

责任在于恳切规劝我的这位不期而得的被保护人，我告诉他必须马上离开蒙特卡洛，这地方的诱惑危险透顶，必须在今天，趁着丢失胸针的事还没被发觉，趁着自己的前途还不曾永远断送，立刻转回家去。我答应供给他回家的旅费和赎取那两件饰物所需的钱，只有一个条件：他今天就动身，并且向我起誓，以后不再接触一张纸牌，也不再从事别的赌博。

“我永远忘不了，当我答应帮助他时，这个误入迷途的陌生人怀着怎样一种最初十分沮丧、随后渐渐开朗的感激之情听着我说话，他象是在一字一字地吞饮着我的话；突然，他将两手隔着桌面伸过来，用一种使人难以遗忘的姿式捉住了我的手，就象膜拜神灵默许宏愿一样。他那双莹亮而略显惶乱的眼睛里噙着泪珠，他感到幸运而内心激动得全身发抖了。我已经尝试过不知多少回，想向您形容他的身姿体态所具有的世间唯一的表情本领，可是，他这时的情态却不是我所能描述的，因为，它所表露的是一种超轶凡俗的极乐至福，平时在一个常人的脸上我们不易见到，只有当我们梦中醒来，依稀忆想着有一个隐隐消逝的天使面容，那一团白影还差可比拟。

“何必隐瞒呢，我那时看着他确实心神荡漾了。领受感谢是幸福的悦乐，这般透澈的情意更是少见，柔腻的至情原是一种福惠，对于我这个素来拘谨冷漠的人，如此洋溢的真情确要算是有益身心的新鲜感受。更加上在那当儿，自然景物也随着这个曾受摧残的人，经过隔夜一场暴雨蓦然复苏了。我们走出餐馆满眼灿烂辉煌，平静宁谧的大海澄澄碧蓝展接天际，高空之中另是一派青蔚，仅有几只轻鸥往来翔掠，点缀出些许白影。里维埃拉一带的自然风貌您当然十分熟悉。这儿的美景永远动人，却又象画片似的羌远平旷，无尽的彩色舒徐有致地缓缓映入眼中，呈现

出一种似已入睡的慵怠之美，意态漠然地尽人抚视，永远婉顺柔从，恰象东方美人。可也有的时候，虽说极难遇见，仍会出现那么几天，这位美人忽然睡醒，忽然振衣而起，忽然秾丽绚烂，奇彩交迸如火星，似在向人放声召唤，忽然繁花吐艳，喜气洋洋的五彩缤纷，忽然热焰腾腾，忽然炽情如焚。那一天也正是这样一个勃然振兴的日子，从风雨纵横的一夜混乱中脱然而出，所有的街道被冲洗得洁白璀璨，天宇碧蓝似靛，杂树青翠欲滴，万绿丛中百花争妍，星星点点如火如荼。四周的群山突然面目清新，在爽凉皎晴的空气中显得象是齐从远地赶来，想要围得近些仔细窥探这座鲜亮光洁的小城。放眼四顾，只觉着大自然处处都在对人激励鼓舞，不由得使人心扉顿开。我立刻提议说：'我们雇一辆马车，沿着海边走走吧。'

"他高兴地点了点头：这个年轻人好象自从来到这儿，现在才第一次留意观赏风景。直到这时，他所见到的只是闷沉沉的赌场大厅，充满了蒸郁的汗气，挤满了恶俗可厌的人群，加上一个暴戾的、灰暗的、吼嚣的海面。可是现在，海滩上阳光如泻，沙畈层叠一望无垠，愈望愈使人目眩心畅。我们坐在缓缓前进的马车里（那时候还没有汽车），一路风光玮丽，驶过许多别墅，流览了一处处美景。每逢经过一处房舍，经过一座绿荫四覆的别墅，总有一个极为隐秘的愿望一再出现不下百次：但愿能在这儿住下来，宁静、安谧、与世隔绝！

"我一生里还有什么时候比在那一小时更感幸福呢？我不记得曾经有过。我身边坐着这个年轻的人，昨天他还在死神的掌握里听凭命运摆布，现在却在阳光倾照下容采焕发，更显得年轻了许多。他仿佛变成了一个孩子，一个陶醉在嬉戏中的美丽幼童，两眼兴高采烈，同时满含畏敬。最使我欣慰的无过于他那种

敏感清醒的细腻柔情：车子驶上陡坡时马力不济，他立刻敏快地跳下车去帮着推动。我提到一种花的名字，或是指了指路边一朵什么花，他就急忙跑去采摘。路上有一只小甲虫，昨夜在风雨下迷失途径，正在十分艰难地慢慢爬着，他将它捉起来，细心爱护地送往青草丛中，不让马车驶过时辗碎了它。他一边作着这些，一边还兴冲冲地谈讲着许多非常可乐而又文雅的趣事：我相信，这种笑乐对于他是一种解救，因为，他突然有了过多的快乐，使他那么高兴、那么迷醉，如果不尽情大笑，就只好放声高歌或纵身猛跳了，也许还会作出一些傻头傻脑的举动来。

“后来，我们慢慢驶上高坡，路过一处极小的村庄，半道里他忽然取下了头上的帽子。我很是惊讶：这儿谁也不认识他，他向什么人表示敬意呢？他听到我的疑问微微有点脸红，连忙向我解释，几乎很抱歉地样子告诉我：我们正从一座教堂前面走过，在波兰也象在所有教规严格的天主教国家里一样，人们从小养成了习惯，遇到任何一座教堂或供奉神像的圣殿总要脱帽。对于宗教事物的这种美好的敬畏态度深深地感动了我，我记起了他对我说到过的那个小十字架，便问他是否真正信教。他微露羞赧地回答说，他希望能蒙受圣灵恩宠，这时候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停住！’我向车夫喊了一声，立刻匆匆跳下马车。他跟在后边十分诧异：‘我们往哪儿去？’我仅仅回答道：‘随我来！’

“我让他跟随着我，一同走向那座教堂。那是一所砖砌的乡村小圣殿，里面的四壁粉刷着白垩，晦暗阴森，前门敞开着，一股黄澄澄的阳光强劲地劈入昏暗，直射到一座小祭坛上，在地面投出一团青影。殿内烟气氤氲，蒙胧中闪烁着两枝神烛，象是罩在面纱里的两只眼睛。我们走了进去，他脱掉帽子，在净水缸里浸了浸手，画了个十字，然后屈膝跪下。他刚站立起身，我立刻拉住

了他。'您上前边去,'我强迫他道,'跪在一个祭坛或一帧您所尊奉的神像前,照着我要教给您的话立一回誓。'他诧异地瞪着我,象是吃了一惊。可是,他很快地了解了我的话,立刻走到一座神龛前,画了个十字便柔顺地跪了下去。'照着我的话说吧,'我对他说道,自己心情激动得全身颤栗,'照着我的话说:我立誓,'——'我立誓,'他重复道,我继续往下说:'我永远不再赌钱,从此戒绝一切赌博,我立誓不再把自己的生命和名誉,断送在这样的激情之下。'

"他颤抖着重复了我的话:清楚、嘹亮,空荡的殿堂里震着回响。随后静寂了一霎,殿外风过树梢,叶声簌簌,清晰可闻。突然,他象一个忏罪者那样扑倒在地上,用一种我从来没听到过的狂热的声音念叨起来,急而且快,字句串乱连续,说的是我听不懂的波兰语。想来他一定是在作着狂热的祈祷,一场感恩和悔恨的祈祷,因为,这位激乱的忏悔者一再低下头去,卑恭地碰击着经案,越来越昂奋地一再重复着那些外国话,表现出难以形容的激烈情绪,越来越热切。在那以前和自此以后,我从不曾在世界上任何一座教堂里听见过这样的祈祷。他祈祷时两手痉挛地紧抱着经案,同时仿佛心上掀起了一阵飓风,使得他全身震撼,不住地一会儿抬起头来,一会儿扑倒下去。他什么也不看,什么也没感觉到,象是整个儿身在另一世界,象是在涤罪的净火里整个儿被焚化了,或者飞升到更高的天界里去了。最后,他慢慢儿站起身,画了个十字,倦乏地转过脸来。他的两膝还在颤抖,脸色苍白,象个筋疲力竭的人。可是,一看见了我,他立刻两眼熠亮,脸上浮起一副纯洁的、真正虔诚的微笑,疲惫的面容忽然变得光灿夺目了。他走到我的面前,深深地鞠了一个俄国式的躬,拿起了我的两手,十分崇敬地将自己的嘴唇印在上面:'是上帝派您来

救我的。我向上帝谢过恩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可是，我这时真希望，这间摆着许多矮凳的教堂里会突然琴声大作，响彻一阵乐音，因为，我觉得自己所企求的已经全部实现了：我已经将这个人完全挽救过来了。

"我们走出教堂，又回到了辉煌灿烂倾泻不尽的五月阳光下面：世界在我眼里从无这般美丽。我们坐上马车继续游逛了两小时，翻越高坡缓缓前进，沿途风光旖旎，山回路转处处美不胜收。可是，我们不再谈话了。经过那么一场感情泛滥，语言似乎微弱无力了。而且，我每次偶然地和他目光相遇，总不得不感到羞涩地避开了他：审视自己创制的奇迹会使我受到太强烈的震动。

"下午五点左右，我们回到了蒙特卡洛。那时候我必须去赴一处亲友的约会，要想设法推辞已是来不及了。而且，我自己深心里感到需要休息一会，舒散一下奔放得过于猛急了的心情。我觉得，这种炽热的、狂欢的心境，一生里还从来不曾有过，一定要歇息一会安静下来。因此我请求我的这位被保护人，要他到我的旅馆里来一趟，只耽搁一小会儿；到了我的房间里以后，我准备将旅费和赎取胸针的钱拿出来交给他。我们说好了：我去赴约会，他去买车票；晚上七点我们在车站上候车室里再见面，火车七点半离站，它将载送他穿过日内瓦平安抵家。当我拿出五张钞票正要递给他时，他突然嘴唇发白了：'不……不要钱……我求您，不要给我钱！'他咬紧了牙说，一边神经紧张地战栗着慢慢缩回了手指。'不要钱……不要钱……我不能看到钱，'他重说了一遍，仿佛满心厌恶周身不宁。我设法减轻他的愧疚，我对他说：这笔钱只算是借给他的，如果他觉得不便接受，不妨写个借据给我。'好吧……好吧……写一个借据，'他避开眼睛喃喃地

说，一边接过钞票，捏在手指间轻轻折拢，象是拿着什么黏腻污秽的东西，不看一眼便放进了衣袋，然后取过一张纸，在上面潦草地写了几个字。他写罢借据抬起眼来，额头上热汗涔涔；似乎他的身体里面有点什么在猛力向上冲涌。他刚将那张纸条递给了我，忽然全身一震，蓦地一下——我不禁失惊地后退了一步——跪倒在我的面前，捧着我的衣裾连连亲吻。这种姿态真是难以描述：它以一种非常强烈的力量震撼着我，我的整个身子马上战抖起来了。我满心惊骇十分惶惑，仅只能喃喃着说：'您这么感激，我很谢谢您。可是，请您现在就走吧！晚上七点在火车站候车室里见面，那时我们再作告别。'

"他凝望着我，神情激动两眼润湿闪亮。有一霎我以为他还想要说什么，有一霎他象是想要走近我。可是，他突然深深地鞠了一躬，立刻走出了屋子。"

*　*　*

C太太又停止了叙述。她立起身来走到窗口，站在那儿向外注视了很久：我望着她的背面侧影，看出她正在轻轻战栗摇晃。她猛一下转过身来，态度很是坚决，一直安静无事的两只手突然间用力地左右甩开，象是要撕裂一点什么。接着，她坚定地——几乎可以说是勇敢地——抬眼盯着我，重又开口了：

"我答应过您，要作到完全坦率。我此刻感到这一诺言很有必要。因为现在，我第一次迫使自己，要按照情节先后顺序描述那一天的全部经过，要找出明白清晰的语句，来说明当时那种纷杂紊乱的心情，今天我才清楚地得到了许多认识，是我当初所不知道的，也许，我当初只是不想知道罢了。因此我要十分坚决地向自己、也向您说出真实情况：当时，在那个年轻人走出屋子、剩

下我孤伶伶独自一人的一秒钟里，我曾经——仿佛一阵晕厥沉沉地向我压来——感到心上受了一下猛击，有点什么使我伤痛欲绝了。可是，我的被保护人对于我无限尊敬，他的这种态度那时还使我怦怦感动，怎的竟会忽然令我万分伤痛了，这却是我弄不明白的，——或许是我不愿意弄明白吧。

“可是现在，当我迫使自己回溯往事，要坚决而又有层次地从内心里吐出一切，只当全是别人的事，要对于您这位证人毫不隐藏，不在您的面前感到羞愧而怯懦地有所避讳，这时我才明白了：当初我万分伤痛，实在是出于失望……我感到失望，因为……因为那个年轻人竟那么驯顺地离开了我……竟那么地一次也不曾企图抓住我，要求留在我的身旁……，我所失望的是，我只说出了一个愿望，要他转回家去，而他竟卑顺畏敬地立刻依从了我，却不曾……却不曾有过一次企图，将我拉近他的身边……，我所失望的是，他尊敬我，只是因为将我认作了忽然出现在他面前的一位圣者……，而没有……而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女人。

“这些正是当时我所失望的……这种失望，我当时和过后都不曾自己承认过，然而，一个女人的感觉是无所不知的，并不需要语言和意识。因为……我现在用不着再欺骗自己了——如果那位年轻人当时抓住了我，当时恳求过我，我定会跟着他去到天涯海角，我会听任自己和我的孩子们的姓氏蒙上羞辱……，我会不顾别人的非议和自己的理智，随着他一起逃走，就象那位跟一个刚认识了一天的年轻的法国人一同私奔的亨丽哀太太一样……逃到哪儿去、一道生活多久，这些我都会一概不问，对于自己先前的生活，我决不会稍稍回顾一下……为了这个人，我会将我的钱、我的姓氏、我的财产、我的名誉全部牺牲……我会甘

心沿路乞讨，只要是他领着我走，世界上好象没有一处卑下的角落是我所不愿去的。一般人所谓的廉耻和顾虑，我可以完全抛在一边，他只须说一句话，只须向我走近一步，只要他曾经企图抓牢我，我就会在那一秒钟里立刻将自己整个儿交给他。可是……我向您说过的……这个人当时如醉如痴地看着我，竟不再觉得我是女人了……我那时多么狂热地倾向着他、多么地甘愿委心相从啊，而只在剩下孤身一人时我方才自己感觉着了，我那一股激情被他的辉煌无比的、天使一般的面容引导着正在高涨，却突然坠跌下来，落回空虚凄凉的心胸之中，在里面翻腾不已。我勉强振作精神，出去赴约会，加倍感到非我所愿。我直觉得头上箍着一顶既重且紧的钢盔，压得我左摇右晃了；当我终于走向另一处旅馆，到我那位亲戚的寓所里去时，我的思绪纷歧散乱，正象我的脚步一样。我坐在那儿闷闷恹恹，听着别人谈得上劲，我一再地忽然失惊，偶尔抬起眼来，见到的是一些呆板的脸孔，它们比起那张象是高空行云变幻无穷、阴晴不定无限生动的脸来，全都象些纸糊的或僵冻的脸孔。我仿佛坐在了死人堆里，这一次亲友聚会竟这么可怕地了无生趣；当我一边舀着糖放进茶里、一边心不在焉地跟别人应答着时，那张唯一的脸不停地在我心上浮升，恰象是我心中的阵阵热血在推涌着它。观察那一张脸曾经成为我的无上欢乐，而现在——想想实在骇然！——再过一两小时我就只能最后一次重见它了。我一定是不自主地轻轻叹息了一声，或竟发出了呻吟，因为，我丈夫的表姊突然俯下身来问我怎么样了，是否很不舒适，说我脸色发白呼吸紧促了。她这么一问很是出我意外，马上使我毫不困难地找到一个借口，我急忙承认确是患了头痛病，请她允许我悄悄离开这儿，不让别人发觉。

“就这样，我得到了脱身之计，立刻不再迟延，匆匆赶回自己的旅馆。我走进屋子四顾寂寥，空虚凄凉的感觉重又袭上心头，我同时焦灼地感到急不及待，只盼望再见到就要与我永别的那位年轻人。我在屋子里踱来踱去，枉费心力地打开橱柜，换了衣服和腰带，在镜子里仔细端相了一回，看看自己的装扮能不能引起他的注意。突然，我明白了自己的意愿：一切在所不惜，只要不失掉他！在那万分急遽的一秒钟里，我这个意愿立刻变成决心。我飞奔下楼找到管门的人，告诉他我要搭乘当晚的火车离开那儿。必须赶快准备：我打铃唤来使女，让她帮我收拾行李——时间确是很紧迫了。我们象上阵似地慌慌忙忙，将衣裳杂物胡乱塞进皮箱，这当儿，我暗自梦想着怎样给他一场惊喜：我将他送上火车，等到最后，等到只剩下最后的一霎，当他伸出手来跟我握别，我就出其不意地跳上车去，这一夜就和他同在一起，以后夜夜——只要他愿意，都和他同在一起。我想着这些不禁心跳血涌，感到一阵欢快兴奋的晕眩，好几次一边拿着衣裳扔进皮箱，一边失声大笑，弄得那位使女完全莫名其妙：我自己也觉得有些神经错乱了。脚夫进来搬取行李，我瞪眼望着，全不明白他在干什么：我心里激动得太厉害了，难以理解身外的一切。

“时间很紧迫，我估计已经是七点钟了，最多还剩二十分钟就要开车了。是的，我安慰着自己说，我现在不是去送行，我已经下定决心，要陪着他一同走，不论多久多远，完全听凭于他。脚夫搬出了行李，我匆匆去到账房结算账目。旅馆经理将钱找还给我，我正要转身离开，忽然有一只手在我肩上轻轻拍了一下。我受了一震。那是我的那位表姊，我刚才假称身体不爽，她放心不下，特意前来探望。我觉得眼前发黑了。我这时不需要她来看我，每一秒钟的耽搁都意味着无法弥补的损失，可是，又不得不顾

及礼貌，至少得要站着跟她谈几句。'你必须躺在床上，'她劝我说，'你准是发热了。'倒也可能真是这样，因为，我的脉搏急促，两边太阳穴不住地跳动象是擂鼓，一阵阵只感到眼前青影乱晃，仿佛就要晕倒。可是，我竭力撑持着表示感谢，实际上每一句话都使我焦灼如焚，她的关心来得不是时候，我真想一脚踢开她。这位不速之客偏偏恋恋不舍一再纠缠，她掏出古龙香水，还硬要亲手替我抹揉太阳穴；我却在计算着每一分钟，急切地挂念着那个人，盘算着找个什么借口，好摆脱这种教人受罪的体贴。我越是焦急不宁，却越是使她担心；到后来她差不多想要将我拖进屋子逼上床去了。忽然——她还在左说右劝——，我望了一眼前厅里的挂钟；只差两分钟就到七点半了，而七点三十五分火车就要开走。马上，我象是无意人世了，狠狠地用手一推，快而且猛地甩开了我的表姊：'再见，我非走不可！'我毫不理会她当时的惊愕，对那些大为诧异的旅馆侍役也不看一眼，一气冲出门外来到街上，径直赶往车站。脚夫还在车站外面守着行李等候，我远远里望见他慌张地向我打着手势，便知道时间已经到了。我不顾命地奔向栅栏口，守栅栏的却不放我过去；我忘了买票。我竭力婉言央告，请求破例通容，不料，火车蠕蠕开动了；我全身抖索，隔着栅栏张望，只盼着还能从一个车窗口再见他一面，得到他的一瞥一视、一次挥手。可是，火车渐渐加快，我再也无法认出那张脸来了。一节节车厢飞驰而逝，一分钟后已经不见踪影，只留下冉冉浓烟，在我的一片昏黑的眼前缓缓升腾。

"我站在那儿大概已经全身僵化了，天知道站了多久，脚夫准是叫了几遍不见我答应，才大胆地碰了一下我的胳臂。我猛然惊醒。他问我要不要将行李运回旅馆。我想了一分钟；不，那是不行的，我走得那么仓猝、那么可笑，不能够再回去了，我也不

愿意重回到那儿去，永远不再回去。我这时真是万般孤寂满心烦乱，只好命令脚夫，教他将行李送到保管处暂时寄存。后来，在车站的大厅里，在阵阵喧噪和往来不停的人群里，我才尽力思索，希望能清楚地考虑一番，找到一个解救的办法，脱出愤恨懊伤、苦痛失望的重压。因为——有什么不可承认的呢？——我那时自怨自艾，责怪自己失误了与他重聚的最后机会，这个想法象一柄灼热而锋利的尖刀，残酷地剜割着我的内心。我心上被剜割得那么凶猛炽烈，残酷的程度有增无已，令我伤痛至极直要高声号叫。只有从来不曾有过激情的人，才会在一生中可能出现的唯一瞬间，表现出这般雪山突崩、这般狂风乍起似的激情：多少年废置无用的生命力忽然倾泻出来，奔腾澎湃滚滚而下，一齐涌汇胸中。我从来，不论在这以前或以后，不曾象在这一秒钟里那样，感到万分骇愕满腔怨忿，茫然不知所措。我原已心坚意决，不惜鲁莽从事，准备将长久积聚的全部生命一次抛掷出去，却突然发现迎面堵着一道令人顿失知觉的墙壁，我被激情带着一头撞在了上面。

"我下一步所作的事只能说是完全失去知觉以后的举动，不可能再有别的解释。那简直是发了痴，甚至是非常愚蠢，我几乎羞于叙述，——可是，我对自己、对您曾经有过诺言，要作到无所隐瞒。我那时……重新开始寻找他……我寻索旧迹，想追回与他同处时的每一瞬间……我昨天与他一同逗留过的每一处所都在有力地吸引着我，我要去到临街的花园，看一看我将他从上面拖起来的那张长凳，我想去往初见他的赌馆，甚至也想上那个下等旅店去一次，只为了……只为了追怀往事。我还打算第二天早上雇一辆马车，沿着海岸再循旧路，重温一遍每一句话、他的每一个动作，——我真是神智昏乱了，竟这么无聊、这么幼稚。可是，

您试想想，那许多事在我全是突如其来，多么地疾如电闪——我来不及再有别的感觉，只能象是猛受重击昏迷不醒了。现在却又过于急遽地从昏迷中醒觉过来，我记忆犹新，还想一一重新追溯，再领略一遍正在消逝的新奇感受。我们称之为记忆的东西真是一种富有魔力的自我欺骗，——的确：一切就是这么一回事，不管我们是否理解。要想懂得其中的奥妙，也许必须有着一颗燃烧的心吧。

“就这样，我首先去到赌馆，想看看他在那儿坐过的那张赌台，在许多只手里面想象出他的一双手来。我走了进去：我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第二间屋子里靠左边的赌台旁。他的神态身影如在我的眼前，种种姿式历历可辨：我可以象个梦游人，闭着眼伸着手摸索到他所待过的地方。我就这样走了进去，一径穿过大厅。正在这时……当我从门口朝着纷乱的人群投了一瞥……我眼前出现了一件奇事……恰在我梦想着他所在的位置上，忽然见到——简直是发热病时的幻影一般！——……坐在那儿的真就是他……真是他……真是他……正是我刚才梦想着的模样……正是前一天的那般模样，两眼牢牢盯着转轮里的圆球，脸色亢奋苍白……是他……是他……明明是他……

“我惊骇无比，直要叫出声来。可是，眼前的景象太不可思议了，我极力镇定，赶紧闭上眼睛。‘你神经错乱了……你做梦了……你发热了，’我对自己连连说道。‘这是不可能的，你见着了幻影……半小时以前他已经离开这儿了。’后来，我又睁开眼睛。可是，太可怕了：还象刚才一样，他坐在那儿，明明是他……在千百万只手里我也能认出来那是他的手……不，我没有做梦，确实是他。他并没有实践自己的誓言，还不曾离开这儿，这个疯狂了的人又坐上了赌台，他又有了钱，我拿给他叫他回家的钱，

他又陷入这种激情完全忘掉自己了，又来大赌特赌了，而我还在痛苦绝望地整个心儿飞向着他。

“我猛地一下冲上前去；一阵忿恨使我两眼模糊，我忿恨得眼里发赤了，这个背弃誓言的人这么无耻地欺骗了我，将我的信赖、我的情意、我的牺牲全都抛在脑后，我直想扼死他。然而，我还是克制着自己。我强迫自己放慢脚步（我费了多么大的劲啊！）走近赌台站在他的对面，一位先生有礼貌地让给了我一个坐位。我们两人之间隔着两米宽的绿呢台面，我象是坐在剧院楼厢里观剧一样，能够看清他的脸，正是这张脸，两小时前我曾见它光彩四射满含感激之意，闪耀着欣蒙神恩的灵辉，现在却又因为地狱火焰一般的激情而抽搐改样了。他的两只手，正是那两只手，今天下午我还曾见它们抱着教堂里的经案立下最神圣的誓愿，这时又弯曲如钩地四面攫钱，象是两只嗜血的蝙蝠。因为，他这时赢了钱，一定已经赢了很多、很多钱；他面前亮晃晃地胡乱堆着许多赌筹、许多金路易、许多钞票，凌乱地羼在一处，他的手指，他的神经颤栗的手指，大得其乐地在钱堆里往来抓搔扒弄。我看见他的手指紧捏着那些钞票，将它们一一抚平折叠起来，翻转着那些金币，喜孜孜地一再摩挲着，突然，他猛一下抓起了满满一把钱，扔到一处下注的方格里。立刻，他的鼻翅两侧又开始飞快地连连搐动，管台子的人的叫喊震开了他的两眼，使它们露出了贪婪的光芒，从钱堆上抬起来瞪望前面，盯着那个正在跳动的圆球，他仿佛被一股激流带着要向前冲，可是两肘却象是被牢牢地钉在了绿呢台面上。他那着了魔般的一副神情，比前一天晚上所表现的更为可怕，更为骇人，因为，他现在的一举一动使我心上原有的印象相形之下黯然减色了，恰象是镶嵌在金边像框里的照片，而这个金像框是我自己一时轻信给镶嵌上的。

“我们两人相隔两米面对着面各自喘息不宁；我盯着他，他却没有注意到我。他不曾看见我，他谁也不曾看见；他只瞧着钱堆，目光只在向后倒滚的圆球上溜转；他所有的知觉全被这个狂乱的绿色方圈囚禁住了，只在那里面来回奔突。在这个嗜赌如命的人眼里，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全都熔化了，已被铸成这片幂着绿呢的方围之地。我知道，我尽可以在那儿一连站上几小时，他决不会感觉出来有我在场。

“可是，我再也不能忍耐了。我突然下定决心，绕着赌台走到他的背后，使劲地用手抓住他的肩膊。他目光昏乱地抬头望了一眼——他瞪着玻璃球似的眼珠盯了我一秒钟，活象一个醉汉被人从沉睡中猛力推醒，眼里还是灰雾茫茫烟幛重重。然后，他似乎认出了我，筋肉抽搐地张开着嘴，兴致勃勃地仰看着我，喃喃地说出一些不知所云的知心话来：

“‘运气不坏……我走进来看见他在这儿，马上知道要交运了……我马上就知道了……’

“我不懂他说些什么。我只看出他已赌得如醉如痴了，我看出这个神经错乱了的人已经忘掉一切，忘了他的誓愿、他的诺言，忘了我，也忘了整个世界。可是，他这种疯魔状态中的狂喜神情令我大为着迷，我竟不由自主地应答着他，十分惊异地问他见到了什么人。

“‘那边，那个只有一只手的俄国老将军，’他悄声告诉我说，完全凑近我的耳边，不让这个秘密被别人偷听去。‘就是那位生着雪白的颊须、背后站着一个侍从的人。他老是赢钱，我昨天就注意到他了，他准是有一套赌诀，我现在回回跟着他下注……昨天他也是始终都赢的……我昨天犯了个错误……不该在他走了以后还要赌下去……那是我的错……他昨天一定赢了两万法

郎……今天他照旧是回回得彩……我现在老跟着他……现在……'

"正说着话，他突然停住了，因为那当儿，管台子的嘎着嗓子嚷了一声：'Faites votre jeu(法文：各位下注吧)!' 一听到这声嚷叫，他立刻移开目光，贪婪地注视着那个生着一部大白胡子的俄国人。俄国人稳稳地坐在那儿不动声色，意态从容地拿起了一个金币，迟疑了一下又拿起一个来，一齐押在第四门上。马上，我眼前这双急切的手慌忙插进钱堆里，抓起了满满一把金币，也押在了同一门上。一分钟后，管台子的喊了一声：'空门!' 接着便将台子上所有的钱全部搬走了，这时，他望着被人席卷而去的钱，象是遇着了什么奇迹。您也许以为，他会要回过头来看我一眼吧：不，他整个儿忘掉我了；我早已从他的生活里坠落了、消逝了、隐没了，他全身紧张，眼里只盯着那个俄国将军，望着那人毫不在意地又拿起了两个金币，还不曾决定押在哪一门上。

"我无法向您描述我的痛苦、我的绝望。可是，您试想想我那时的心情：为了这个人，我抛弃了自己的全部生活，现在我在他的眼里还不及一只苍蝇，不值得他懒懒地轻轻挥手驱赶开。那阵忿恨又在我的身上潮涌起来。我猛力地抓住了他的手，使他吃了一惊。

"'马上站起来!'我向他轻声而带命令口吻地说道。'想想今天在教堂里许下的誓愿吧，不守誓言的、没有心肝的人!'

"他瞪眼望着我，神情惶惑脸色苍白。他的眼里突然露出颓丧的表情，象是一头挨了打的狗，他的嘴唇颤栗着。他仿佛猛然间记起了先前的一切，他仿佛有些醒觉了。

"'是的……是的……，'他喃喃道。'噢，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是的……我马上走，求您原谅……'

“他的手开始整理着那堆钱，最初动作敏捷，很是毅然决然的样子，可是后来，又慢慢儿变得少气乏力的了，象是逢着了一股逆流。他的目光重又落在那个俄国人身上，那人正在下注。

“‘再等一小会儿……，’他飞快地抓起五个金币，扔到俄国人下注的地方……‘只赌这一注……我向您起誓，我马上就走……只赌这一注……只赌……’

“他的声音又低沉下去了。圆球已经开始滚动，将他也带着走了。这个着了魔的人又从我的手里，也从他自己的手里，滑脱了，平轮连连旋转，圆球滚跳不停，他也跟着跌进里面去了。管台子的又在喊叫，又揽走了他那五个金币；他输了。可是，他并不曾转过身来。他忘了我，忘了誓约，忘了一分钟以前向我说过的话。他那双贪婪的手又拘挛地攫取着渐渐消融的那堆钱，他的如醉如痴的两眼闪闪熠熠，只顾盯着吸引住了他的心意的那块磁石——他对面那位会给他带来幸福的人。

“我忍无可忍了。我再推了他一下，这一次却推得十分着力。‘立刻站起身来！马上走！……您说过只赌一注的……’

“可是，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他突然扭回头来瞪着我，脸上不再有卑顺惶惑的神色，简直是一张狂暴的脸，是一团怒火，两眼灼灼如焚，嘴唇忿忿颤栗。‘别搅扰我！’他向我吼道。‘走开些！你给我带来晦气。你在这儿我老是输钱。昨天是你连累了我，今天又来了。你走远一点吧！’

“我顿时愣住了。可是，他这么疯狂，我也怒不可遏了。

“‘我给你带来晦气？’我说，‘你这个骗子、你这个贼，你向我发过誓……’我还不曾说完，这个着了魔的人从座位上猛跳起来，使劲将我推开，周围的人纷纷骚动，他却毫不在意。‘不用管我的事，’他不顾一切地高声嚷叫。‘你又不是我的监护人……

哪……哪……拿去，这是你的钱，' 他扔给我几张一百法郎的钞票……'现在可该让我安静啦！'

"他嚷得那么凶，完全象是着了魔，毫不理会有上百的人围着我们。人人都在探头张望，都在窃窃议论、指指点点、暗暗嗤笑，连隔壁大厅里的许多人也纷纷好奇地挤了进来。我只觉得自己象被剥掉衣裳赤身露体站在这许多人面前……

"'Silence, Madame, s'il vous plait(法文：太太，请安静一下)！'管台子的很无礼地大声叫道，一边用耙竿敲着桌子。他是在命令我，这个狠毒的家伙的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我受了屈辱，我羞惭得无地自容，我站在许多交头接耳纷纷窃议的人面前，恰象一个被人将钱扔到脸上的妓女。两三百只肆无忌惮的眼睛盯在我的脸上，忽然……当我羞愧难当避开眼去……竟忽然遇着了两只眼睛，惊骇万状地瞪望着我，尖刀似地直刺向我——那是我的表姊，她丧魂失魄地瞧着我，张口结舌，高举着一只手，象是吓呆了。

"我顿时魂不附体：不等她能够有所行动，趁她还没有从惊骇中恢复过来，我立刻冲出了大厅；我一口气逃出门外，奔向一张长凳——恰是那个着了魔的人昨晚倒在上面的那张长凳。我也同样力竭气尽、同样身疲心碎地倒在这条无情的木板上了。

"如今隔了二十五年，我只要回想起那一霎，回想起自己受了他的凌辱低下头来站在千百个陌生人面前的情景，就会立刻遍体冰凉。我同时又还体验到，我们平日夸夸其谈称之为心灵、精神或情感的那点什么，我们称之为痛苦的那点什么，是多么软弱、浅陋而琐屑的东西啊，所有这些即使大量涌现，也无法使一个受苦的肉体完全毁灭，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刻里也还是血脉不停一息犹存的，不至于象一棵大树那样，受了雷击立刻拔根倒地

终结生命。我当时的痛苦仅仅只是那么一下，仅仅只在那一霎，刺入我的骨髓，使我呼吸闭塞全身沉重，倒向那张长凳，领会到一阵与世长辞的愉快感觉。可是，我刚刚说过，一切痛苦毕竟是懦弱的表现，在坚强有力的生活感召下自会悄悄隐退，我们肉体里面留存着的生活感召似乎远比我们精神里面所有的求死之意更为强烈。我那么地哀痛欲绝，后来怎会重又站立起来，我自己也弄不明白，不过，我终于又站立起来了，当然，脑子里并没有想到要作什么。我突然记起，我的行李还在车站上存放着，我马上有了一个主意：离开，离开，离开，离开这儿，离开这个该诅咒的人间地狱。我对谁也不理睬，一气跑到车站，打听去往巴黎的下一班火车什么时候开行；守门人告诉我十点钟有一班火车，我立刻办妥了托运行李的事。十点——从那场惊心动魄的遭遇开始时算起，正好是二十四小时，这二十四小时充满了种种荒谬透顶的情感变化，此起彼伏直如风雨交摧，我的内心世界从此永远被毁。可是那时，我脑子里别无他念，只有一个连连袭击、不断震荡着的音响：离开！离开！离开！我头上血脉急涌，直象是有个木楔不停地打进我的太阳穴里：离开！离开！离开！离开这个城市，离开我自己，回家去，回到家人身边，回到过去，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去！那一夜我坐上火车来到巴黎，到了巴黎又再换车，一站接着一站，从巴黎到布隆，从布隆到多佛，从多佛到伦敦，从伦敦去到我的儿子那儿——一路上完全待在狂奔疾驰的火车里，整整四十八小时不思、不想，整整四十八小时不睡觉、不说话、不吃东西，车声隆隆只有一个音响：离开！离开！离开！离开！最后，我走进了我儿子的乡间住宅，人人感到意外，个个满心惊诧：我的举止和眼色里一定有点什么泄露出了我的密秘。我的儿子想要拥抱我、亲吻我。我连忙避开了他；我实在忍受不了，我想

到自己的嘴唇已被玷污，不能再跟他接触了。我什么话也不回答，只希望洗一次澡，我觉得必须洗净旅途所受的尘秽，也必须洗去一切别的污秽，那个着了魔的人、那个毫无价值的人的激情仿佛还粘在我的身上。然后，我踅进了自己的屋子，睡了十二、十四小时，睡得昏昏沉沉如同僵死一般，真是我的一次前所未有、以后也绝不会有的睡眠，这次睡眠使我现在已能体会躺在棺材里瞑目长逝的况味。我的许多亲戚对我温存关切，象是对待一个病人，可是，他们的柔情密意只能令我伤心，他们对我爱敬有加，我只感到满心羞惭，我必须时时刻刻处处留神，提防自己突然失声惨叫，为了一时疯狂而荒唐的激情，我背叛过他们，忘怀过他们，还曾经企图完全撇弃他们，我多么愧对他们啊。

“后来，我无所事事，又去到法国，住在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小镇上，因为，老有一个幻觉跟随着我，使我感到无论谁只要看看我的眼神，便能识破我的终生耻辱，便能窥见我的心境变异，我竟是这么深深地感到自己不忠、不洁，连灵魂里最深处也不得安宁。常常，每当清晨醒来，我立刻惊惶恐惧不敢睁开眼睛。我马上又记起了那一夜醒来时的感觉，唯恐突然发现身旁有个半裸的陌生人，我顿时象那次一样，心上只有一个愿望：赶快死掉。

“然而，时间毕竟是最有力量的，年龄对于一切情感自有一种奇异的磨蚀作用。人若想到死期将至，死神的黑影已经罩上了人生的旅途，一切事物就会显得模糊黯淡，不再那么明锐地刺激感觉，它们那种摧伤心情的力量就会减少许多了。渐渐地，我已能心定神宁无所惊悸了。又过了许多年，有一回我在一次宴会上遇着一位奥国公使馆的武官，一个年轻的波兰人，我向他问起了某个家族，他告诉我，这一家正是他的堂族，他们的儿子十

年前在蒙特卡洛自杀死了，——我听了这话不曾震栗一下。这事不再令我伤痛了，它也许——何必掩盖自私的心理呢？——还曾使我感到庆幸，因为，我一直担心会再遇见他，这点最后的恐惧现在完全消失了：我现在除了自己的回忆，再也没有什么不利于我的见证了。这以后我变得心神宁谧了。人上了年纪没有别的特征，只不过是对于过去不再感到不安罢了。

“您现在该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会突然要向您谈起自己的命运遭遇。您为亨丽哀太太辩护过，您热情地宣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就足以决定一个女人的整个命运，我当时曾经这么想：我非常感激您，因为，我第一次觉着有人在替我申辩。我立刻暗暗忖量：将自己的内心倾吐一次，也许能解除心头的压抑，释免长日的忆想；如果这样，我明天也许能够去往蒙特卡洛，再走进决定过我的命运的那间赌厅，对他对我都会不再有所怨尤了。如果这样，压住我的灵魂的一盘巨石就会坠落，深深沉入过去，永远不再浮现。我能够将这些全部向您叙述，对我确有好处：我此刻心上轻松得多了，差不多感到快乐了……我谢谢您。”

说到这儿，她突然站起身来，我知道，她的话已经说完了。我十分窘迫，想要说点什么才好。可是，她准是觉察到了我的着难，连忙阻止我道：

“不，请您不必说什么……，我不想让您回答我，也不需要您对我说什么……您听完了我的话，我非常感谢您，祝您一路平安。”

她站在我的面前，向我伸出手来握别。我不由得向她脸上看了一眼，我深深感动了：这位老太太的脸色令人惊异，她神态慈祥地站在我的面前，却又同时微露羞赧。不知是往昔的激情

回光映照，还是由于心情惶乱，在她的萧萧白发下面，两颊忽然泛起一层红晕。她那么站着真象是一位少女，往事的回忆使她惶惑，自己的供述令她羞惭，她象新嫁娘一样有些腼腆局促了。我看出了这一点，更感到应该说一句话，表达我心上对她的崇敬。然而，我喉管哽塞，说不出什么来了。于是，我弯下了腰，满怀敬意地吻了一下她的枯萎的、秋叶般微微颤抖的手。

（1922年）

纪 琨译

月光胡同

轮船遇到了风暴，很晚才抵达这座法国的海港小城市，开往德国去的夜班火车已经赶不上了。我意外地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耽搁一天，而此地的夜晚，除去市郊一所娱乐场所里妇女演出的伤感音乐，或者同萍水相逢的旅伴单调乏味地闲聊一阵外，再无其他诱人的娱乐。旅馆小餐厅里的空气，油腻，烟雾腾腾，我忍受不了，大海的醇和气息还留在我的唇上，咸涩清凉，使我倍加感到这里空气的污浊。我于是走出旅馆，漫无目的地沿着明亮、宽阔的大街往一个广场走去，那里有国民自卫军乐队在演奏，我又被卷进到散步者懒散前涌的浪涛中去。起初，在这冷漠的、外省打扮的人流中无所用心地被推来撞去，我觉得很惬意，但是过不多久，我再也受不了这些陌生的人群和他们断断续续的笑声，这些惊讶、陌生或讥诮着盯着我的眼睛，这些将我不知不觉地推向前去的碰撞，这从成千上万个小光源里射来的光线，以及不断沙沙作响的脚步声。这次海上航行颠簸得厉害，在我的血液里，一种眩晕和微醉的感觉在骚动，我始终还感觉着脚底下的滑动和摇晃，地面象是在呼吸似的在上下起伏，这条街简直要摆动到天上去了。这杂沓的人声突然使我头晕目眩，为了躲清静，我拐进了旁边的一条小街，连那街名都没顾得上看一眼。我又从这条小街拐进了一个小胡同，在那里，嘈杂的人声才渐渐平息下来。于是，我漫无目的地走进了那些胡同象血管一样分

杈的迷宫里，我走得离中心广场越远，胡同里灯光便越黯淡。这里没有宽阔的大马路上的月亮——那些闪闪发光的大型电气弧光灯，透过那黯淡的灯光，人们终于又看见了天上的星星和黑魆魆的天空。

这里散发着腐臭的鱼腥味，到处可以闻到被海潮冲到岸上的海藻发出来的那种甜丝丝的腐烂气味。这里还有一种奇特的烟雾，夹杂着密不通风的房间里才有的那种臭气，迷漫在各个角落，直到有朝一日刮起一场大风，才会给这些角落送来一些新鲜空气。我由此感觉到自己必定是在港口附近，在海员区里。这捉摸不定的黑暗，还有这意想不到的寂静，使我心里感到舒适。我放慢脚步，观看着那一条条互不相同的胡同。这一条和睦，那一条暧昧，不过每条胡同都幽暗，都可以听见一种低沉的音乐和人语声神秘莫测地从那里的地下室里传出来，使你简直猜不着出自哪一个地下泉眼。因为所有的地下室都门窗紧闭，只有红色或黄色的灯光在闪烁。

我喜欢异乡城市里的这些胡同，喜欢这些充满一切激情的肮脏市场，这种麇集着对海员们的种种诱惑的秘密场所，那些海员们在陌生而危险的海洋上度过孤寂的漫漫长夜之后到这里来投宿一宵，在一个小时内把他们无数销魂的美梦化为现实。这些个小胡同不得不将自己隐藏在大城市的某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因为它们厚颜无耻、直言不讳地道出了富丽堂皇的大厦里高贵者们千方百计加以掩饰的真情。从这儿的小房间里飘来诱人的音乐声，电影院前贴着绝色美女的醒目招贴，门洞里四方形的小烛台闪着昏暗的光，向人发出亲切的问候，分明是在招徕顾客。透过一扇房门的门缝，裸露的肉体在珠光宝气中闪着微光。咖啡馆里醉酒的人们在狂喊乱唱，赌徒们在大声争吵。海员们

在这里邂逅，总要露出会意的笑容，他们的呆滞的目光顿时神采奕奕，充满了生气，因为这里一切东西应有尽有，女人和赌博，饮酒作乐，冒险奇遇，肮脏的和伟大的。这一切都是在假作正经地拉下的百叶窗后面进行的，羞羞答答，欲盖弥彰，一切都只发生在里面，这个表面上与外界隔绝的世界，由于它既隐蔽又公开的诱惑，因而加倍地具有魅力。这些街道，不论在汉堡、科伦坡或者哈瓦那，全都一模一样，正如奢华的大街，也随处都一模一样，因为生活的上层和下层外形相同。这些非资产阶级化的街道，是情欲未受节制的世界最后残存下来的奇妙的一角，在那里，欲念可以粗野无度地发泄，这些街道，又是一座黑暗的激情的森林，布满冲动的小野兽的丛林，因其所显露的而激奋人心，因其所隐藏的而诱惑迷人。人们尽可以对此作种种幻想。

使我顿时感到自己被禁锢其中的也是这样一条胡同。我随意跟在几个龙骑兵后面走去，他们腰间佩的马刀擦着高低不平的石子路面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有几个女人从一家酒吧间里叫住了他们，他们哈哈大笑，向她们喊了些粗鄙的打趣的话，有一个龙骑兵敲敲窗户，这时，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咒骂声，于是，他们继续朝前走去，那笑声渐渐远去，不久我便听不到了。胡同里又复寂静无声。黯淡的月光下，几扇窗户在夜雾里朦胧的月光下闪烁着。我站住脚，深深吸了一口这寂静的空气，觉得这里静得出奇，因为在这寂静的后面有什么在作响，那是秘密、欢乐和危险。我清醒地感觉到这种沉默是一种欺骗，在这条胡同的昏暗的雾气里，这个世界的腐败隐约可见。但是我站着，停留着，倾听着这虚空。我不再感觉到这座城市和这条胡同，不再知道它们的名称和自己的姓名，我只觉得，这儿我不熟悉，奇妙地脱身成为一个陌生人，心中没有打算，没有信息，没有关系，可是

我却充分感受到了我周遭这种隐蔽生活的全部，犹如我充分感受到了自己皮肤下面的热血。我只感到一切都不为我而发生却又都隶属于我，这是由于自己置身局外而得到的最深刻、最真实的体验所带来的最幸福的感觉，它属于我内心的生机勃勃的源泉，并象一种欲念，当我变成一个陌生人时，时时向我袭来。我站在这条僻静的胡同里侧耳倾听，简直是满心期待着必定会出现的事情，将使我摆脱这向着虚空倾听的梦游症似的感觉，此时，我突然听见不知什么地方有人用极其忧郁的声调在唱一首德国歌曲，因为是从远处传来，也许因为隔着一道墙，这声音显得颇为压抑。这是歌剧《神弹射手》① 里的那首简单质朴的轮舞曲："美丽、葱绿的新娘花环。"是一位妇女的声音在唱这首歌子，唱得很难听，然而这却是一首德国歌曲。这儿，在这世界的某一个陌生的角落听到德国歌曲，这使我感到分外的亲切。这歌声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可是我听了却觉得这是在问候我，这是我几个星期以来头一次听见故乡的话语。我心想，这里谁在讲我的语言，谁起了乡愁怀着深情又唱起了这首忧郁的歌子来了呢？我循着这歌声摸索着走去，我挨门挨户地寻觅着，这里的房舍都显出昏昏欲睡的样子，百叶窗已拉下，然而还透出灯光，偶或还有人在招手。外面贴着醒目的招牌，光怪陆离的招贴：英国啤酒、威士忌、法国啤酒，表示这里有一家隐蔽的酒吧，不过门窗紧闭，拒人门外，却又邀人入内。其间——远处行人脚步声时有所闻——那歌声始终不断，现在正用颤音在唱副歌、越来越响亮，越来越近；我已经认出那所房屋来了。我迟疑片刻，随后便朝用白色门帘紧密遮蔽起来的那扇里门走去。我毅然探身进去

① 德国著名作曲家韦伯(1786—1826)的歌剧。

时，蓦地穿堂里暗处有什么东西活动了起来，一个人影儿惊跳起来，这个人显然脸紧贴着窗户玻璃已在那儿窥视多时了。尽管悬挂在那儿的红色灯罩将红色的灯光洒在他的脸上，可是由于惊骇，他的脸色却显得苍白。我看见，一个男子瞪大眼睛凝视着我，嘴里咕哝着什么，象是表示歉意，随即便消失在胡同的昏暗光线中。受到这样的欢迎，我好生纳闷。我望着他的背影。胡同里，他那正在隐去的影子似乎还颤动了一下，不过看不真切。里面歌声始终不断，我觉得，似乎更响亮了。这歌声引诱着我。我一扭门把，迅步走了进去。

歌声戛然而止，象是被人一刀切断了。我吓了一跳，感到面前一片虚空，一派含着敌意的沉默，仿佛我破坏了什么东西。慢慢的我这才看清了屋子里的情形，几乎是空落落的，只摆着一张卖酒的柜台和一张桌子，显然只是一间前屋，通向后面其它房间的门虚掩着，里面灯光幽暗，铺好了床，让人一看便知其用意。前面桌旁斜靠着一位姑娘，一个胳膊肘支撑在桌面上，涂脂抹粉的脸上露出了疲惫的神色。后面柜台边上是老板娘，身体肥胖，肮脏的灰头发，她身边另外还站着一位相当好看的姑娘。我的问候传入这间屋里，显得不合时宜，过了好一阵子才响起一个厌倦的回声。受到如此的冷遇，置身在这样紧张、冷漠、沉闷的气氛中，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真想转身就走，可是窘迫中我竟找不到离去的借口，就这样，我颓然地在前面那张桌子边上坐了下来。那位姑娘这下总算记起了她应尽的职责，问我想喝点什么。她那生硬的法语使我一下便听出她是个德国人。我要了一杯啤酒，她迈着迟滞的步子拿了来，比起她那对象就要熄灭的烛光一样在眼皮底下一闪一闪的黯然无神的眼睛来，她的步履更显出她的漫不经心。她完全是机械地按照这类酒吧的惯例替自己斟了

一杯放在我那一杯的旁边。当她坐在我对面喝啤酒的时候，她眼睛露出木然的神色，对我丝毫不加理会：这样，我倒可以仔细打量她了。她的面容本来还称得上清秀娟丽，可是由于内心的困倦而变得呆滞、粗鄙，任何部位都松弛下垂，眼皮沉甸甸的，头发蓬松着；两个面颊已开始下陷，鬓脚脂粉斑斑点点，面颊下两道宽皱纹直挂到嘴边。那件衣服也是很马虎地披在身上，她的声音干涩，因抽烟喝啤酒而沙哑了。总而言之，我感觉到这是一个疲惫不堪的人，是一个仅仅出于习惯简直是在麻木不仁地捱日子的人。我小心翼翼、惴惴不安地问了一句。她微微启动嘴唇，神色木然、毫无表情地回答了，连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感到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人。后面，老板娘在打呵欠，另外那一位姑娘坐在一个角落里望着这边，象是等我喊她。我真想离开这儿，可是我的身子沉甸甸的，置身在这沉闷得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我象那些水手一样踉踉跄跄，我被好奇心和恐惧心吸引住了；这种冷淡的态度确实带有某种刺激性。

这时候，我身旁突然响起一声刺耳的笑声，吓了我一跳。于此同时，蜡烛的光焰晃了一晃；一阵穿堂风刮来，我顿时觉得，我身后准保有人把门打开了。“怎么你又来啦?”我身旁的那个人尖声尖气用德语嘲笑说，“嗯？你这个守财奴，你又在绕着这所房子爬来爬去的啦？哎呀，你就进来吧，我不会伤你一根毫毛的。”

我先是朝她转过身去，她用这样尖厉的嗓门向人打招呼，仿佛在把满腔的怒火往外喷似的。随后我朝门口望去。还没等门完全打开，我便一眼认出了那个激烈颤动着的形体，我认出了方才贴在门上的那个人的谦卑的眼光。他象乞丐似的怯生生地将帽子拿在手里，在尖厉的招呼声下，在象一阵痉挛似的突然震撼

了她那沉重躯体的笑声下，在随即从后面酒柜那儿传来的老板娘的窃窃私语声下，他颤抖着。

“你坐到弗兰索娃丝那边去吧，”当那个可怜虫迈着怯生生的步子擦着地板走近过来时，她呵斥他道，“你看见了，我有一个客人。”

这话她是用德语冲着他喊的。老板娘和那个姑娘哈哈大笑了起来，虽然她们什么也听不懂，看样子她们已经认出了这位来客。

“弗兰索娃丝，给他香槟酒，价钱贵的那种，来一瓶，”她笑着朝那边喊道，随即又挖苦他道：“你要是喝不起，那你就外头呆着去吧，你这个倒楣的吝啬鬼。我知道，你只想不花钱瞪着眼睛瞧我，样样你都不想花钱。”

在这一阵恶意的笑声中，那个颀长的身形好象萎缩了，他的背斜着拱起，仿佛要谦卑地把脸藏起来似的，他去拿酒瓶的时候，他的手颤抖了，斟酒时，他把酒给撒了。他那一直想抬起来望一望她的面孔的目光竟离不开地面，却盯着那儿的几块釉砖画圈。现在我才借着灯光看清楚了这张虚弱的脸，苍白，疲惫，头颅上头发潮湿而稀疏，关节松散，象是散了骨架子似的，一副没有力气的可怜相，却又有几分凶险。他身上的一切都歪歪斜斜，错了位子，俯身低头，他一下子抬了起来又立即吃惊地垂了下去的眼睛透着一道凶光。

“您别理他，”那姑娘以专横的口气用法语对我道，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象是要猛力把我拉转过来似的。“我和他之间的事有年头啦，不是今天一天的事儿。”说罢，她又露出光洁的牙齿，似乎要咬人似的，大声冲他那边喊道：“竖起耳朵听着，你这只大山猫。你听我说。我说过了，我宁愿跳海也不愿跟你走。”

老板娘和另外那个姑娘又扯开嗓门一个劲儿地傻笑。看来，对她们来说，这是平平常常的玩笑话，是每天都能听到的玩笑话。可是，现在我很不自在地看到，另外那个姑娘突然假装温柔多情，往他的身上靠去，谄媚地触摸他，他吓得直发抖，却又无力反抗，当他的目光在无所适从时投到了我的身上，胆怯、困窘、谦卑，这使我大吃一惊。我还害怕我身旁的那个女人，她突然从没精打采的情状中振作起来，眼睛闪着凶光，双手都发抖了。我把钱扔在桌上，想要离去，可是她不拿钱。

"你觉得不方便的话，我就把他轰出去好啦，这条狗。他得听我的。再跟我一起喝一杯。来！"

她用一种突如其来的、狂热的温柔向我凑过身来，我一眼就看出，她这仅仅是为了折磨另外那个人而装出来的。她每做一个这样的动作都要迅速向那边瞟一眼，而她每向我做一个姿态，他便象被通红的烙铁烫了肢体似的浑身一阵震颤，使我看了心里感到厌恶。我不理睬她，却只是凝视着他，看到他心头正升起怒和恨，嫉妒和贪欲时，我不禁战栗了，立即垂下目光，并向她掉转过头去。这时她紧紧挨近我，我感觉到了她的身体，这身体由于这种戏弄的恶意的乐趣而颤抖着，我害怕她那张发出蹩脚香粉味的触目的脸，害怕她那软绵绵的肉体上的热气。为了不让她贴着我的脸，我伸手取了一根雪茄，正当我察看桌上有没有火柴的时候，她却已经对他呵斥开了："拿火来！"

她竟让他来侍候我，对这样不合理的要求，我比他还要感到吃惊，我赶快设法自己去找火柴。可是，他一听她的话就象挨了一鞭似的，他早已一歪一斜踉踉跄跄地走了过来，猛地把他的打火机放到桌上，仿佛只要一碰着桌子他就会烧伤似的。我和他的目光相遇，只一秒钟：他的目光里含着无限的羞愧和咬牙切齿

的愤怒。这种受人奴役者的目光激起了我的义愤，引起了我的同情。我觉得受了这个女人的侮辱，并同他一起感到羞愧。

"谢谢您啦，"我用德语说道——她一颤——，"您何必这样呢。"说罢，我向他伸出手去。一阵迟疑，一阵长时间的迟疑之后，我感觉到了他那湿漉漉的瘦骨嶙峋的手指头，并突然一阵痉挛似的觉得他的手感激地握住了我的手。一瞬间，他的目光射入我的眼睛，随后这对眼睛又藏到低垂的眼皮底下去了。我故意悖逆，想请他坐到我们这边来，我想必已经用手作出了邀请的姿态，因为她竟急急忙忙对他喝道："你那边坐下吧，别这儿来打搅人。"

这时，对于她那尖酸刻薄的声调以及这种对别人的折磨的厌恶感突然攫住了我。这家声名狼藉的小酒店，这个令人讨厌的妓女，那个低能儿，这种混杂着啤酒、烟和蹩脚香水味的空气，这一切关我的什么事？我渴望外面的新鲜空气。我把钱推给她，站起身来，当她娇里娇气地向我走拢来时，我使劲躲开。要我去参与侮辱一个人，这叫我感到恶心，我这样坚决拒绝，让她清楚地感觉到她根本勾不起我的情欲来。她怒不可遏，唇边起了一道皱纹，凶相毕露，不过她没有把话说出口来，猛一下向他转过身去，但他已经作好了最坏的打算，象是在她的威胁下，赶紧将手伸进口袋，用颤抖的手指掏出了一个钱包。他害怕现在和她单独呆在一起，这是显而易见的，他慌慌张张的，连钱包的结都解不开了——那是一个用手工编织、镶嵌有玻璃珠串的钱包，是农夫以及下层的人随身带的。不难看出，他不习惯大手大脚地花钱，不象海员们那样，从叮当响的口袋里抓起一把钱来就往桌子上一扔；他显然习惯于精打细算，将硬币在指缝间反复掂量。"花掉他心肝宝贝的几个芬尼，人都发抖了！拿不出来了

吗？等一等！"她挖苦道，一边走近了一步。他吓得直往后退，她一见他吓成这个样子，便耸起肩膀，目光中流露出一种难以描绘的厌恶，说道："我什么也不会要你的，我不稀罕你的钱。谁不知道，你那几个臭钱是数得清楚的，一分钱也不会多花的。不过嘛，"——她突然用指尖敲敲他的胸脯——"缝在这里面的那些钞票，你倒要留神别叫人给偷了！"他就象心脏病人心绞痛时突然捂住自己的胸口一样，用苍白而颤抖的手果然按住了上衣的某个部位，他的手指头不由自主地摸着那一小块秘密的地方，随后便又安心的放了下来。"吝啬鬼！"她啐了一口唾沫。这时候，那个备受折磨的人的脸突然涨得通红，猛一下把那个钱包扔给了另外那个姑娘，她先给吓得大叫一声，随后放声大笑，他则象冲出烈火似的从她身旁冲到了门外。

她气鼓鼓地还站了片刻，眼睛里仍还闪着凶光和怒火。随后眼皮便又松弛地垂了下来，慵倦使她的身体摆脱了紧张状态。她似乎在一分钟里变老、变得疲惫不堪了。某种把握不定和茫然若失的东西使那现在正看着我的目光黯然失色。她站在那里，象一个正在醒过来的醉酒的人，昏昏沉沉，怀有一种耻辱感。"一到外面他就会为了他的钱而痛哭流涕的，也许会去报告警察，说我们偷了他的钱。明天他又会来的。不过他别想缠上我。人人都可以，惟独他不行！"

她走到酒柜前，把钱往上一扔，一口气咕嘟咕嘟往肚里灌了一杯烧酒。她的眼睛又凶光闪烁，不过象盈满了愤怒和羞愧的泪水而迷糊了。反感使我对她持克制态度，并摧毁了我的同情心："晚安，"我说罢就走了。"晚安，"老板娘回答道。她没有回过头来看我一眼，只是发出刺耳和讥诮的笑声。

我走了出去，这时候夜幕笼罩着胡同，闷热，漆黑，只有被乌

云遮掩的、无限遥远的月光。我贪婪地吮吸着那温煦而强劲的风，恐惧感化为对命运的无其不有所感到的莫大惊讶，我又感觉到——这是一种会使我幸福得落泪的感觉——，命运总是在每一块窗玻璃后面守候着，每扇门户都通过一件经历，这个世界的形形色色随处可见，就连那最肮脏的角落都象满是甲虫的刺眼的光似的充斥着诸如腐败这类已成定型的经历。这次邂逅中令人厌恶的一面早已烟消云散，高度紧张的精神化作了一种美滋滋的倦意，渴望着把这一切经历化为美梦。我不禁环顾四周，想在这些偏僻的小胡同的迷宫里找到回家去的路。正在这时候，有一个人影——想必他是悄悄走近过来的——向我移近过来。

"请原谅，"——我一下便听出了这谦卑的声音——，"不过我想，您不熟悉这个地方。我可以……我可以给您引路吗？阁下您住在……？"

我说了我的旅馆的名字。

"我陪您……如果您允许的话，"他马上谦卑地补了一句。

恐惧又攫住了我。这偷偷摸摸、幽灵般地在我身边潜行着的脚步，轻得几乎听不见，却又紧随着我，水手胡同的昏黑印象和对方才所遇的回想，渐渐毫无反抗地被一种梦幻般的杂乱感觉所取代。我没有看他的眼睛就感触到了他那屈辱的眼神，察觉到了他双唇的颤动，我知道他想同我说话，但在神思恍惚中，我既没有任何赞同也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心中的好奇连带着肉体的麻木，使我昏昏沉沉。他轻咳了几声，我看出了他难以启齿的窘状。可是我受到了那个女人的某种残忍心理的神秘感染，看到羞耻心和心灵的痛苦的这种争斗，我感到高兴；我并不帮他的忙，我保持着沉默。我们的脚步声错乱地混杂在一起，他的脚步轻声拖沓着，显出了老态，我的脚步故意踩得很重、很响，

为的是要逃脱这个肮脏的世界，我感到我们之间的气氛越来越紧张：这种沉默，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呼喊，尖厉刺耳，象是一根绷得太紧的弓弦，直到他终于——一开始简直胆怯得可怕——说了一句话，打破了沉默。

“您刚才……您刚才……我的先生……在那儿里面看见了一幕奇怪的情景……对不起……对不起，我又谈起这件事来了……不过您准保会觉得这件事奇怪的……觉得我非常可笑……这个女人……她就是……”

他又顿住了。他喉咙里让什么东西给哽住了。随后他便把嗓门压得低低的，急促地耳语道：“这个女人……她就是我的妻子。”我一定是惊异得跳了起来了，他则给自己辩白似的继续匆忙地说道：“这就是说……她从前是我的妻子……五年、四年前……在黑森州的格拉茨海姆，我是那儿的人……我的先生，我希望您不要对她存有不好的想法……她所以那样，这也许是我的过错。从前她不总是那样的……我……我曾经折磨过她……我娶了她，虽然她很穷，连一件象样的衣服她都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我却有钱……这就是说，有财产……并不富有……或者说，至少在当时我是富有的……噢，我的先生，您知道，也许我——她说得对——俭省……可那是在从前，我的先生，在那不幸事件之前，现在我诅咒那种俭省……可我父亲是那样，母亲也那样，大家都那样……我为挣每一分钱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她舒服，她喜欢漂亮的衣物……可是她没有钱，我一再责备她……我不该那样的，现在我明白了，我的先生，她性情骄傲，非常骄傲……您可别以为她真是现在这个样的呢，她这是装出来的……这是骗人的，她糟蹋自己……只不过……只不过是为了刺伤我的心，为了折磨我……嗯……因为……因为她感到羞

愧……也许她也变坏了，可是我……我不相信……因为，我的先生，她从前是个非常善良、非常善良的人……”

他抹抹眼睛，情绪异常激动地站住了。我不由得凝神注视着他，我觉得，他的模样一下子不再显得可笑了，甚至连“我的先生”这一在德国只有下等人才使用的奇特的称呼，我听了也不觉得怎么刺耳了。他脸上的神色表露出他心里正竭力在寻找言语来表达，他又一边步履艰难地蹒跚前行，一边两眼木然地凝视着石子路面，仿佛他凭借着晃动的灯光在那儿费劲地读着从他抽搐的喉咙里如此痛苦地挤出来的话语。

“噢，我的先生，”他深深吁了口气，完全用另外一种发自肺腑的深沉的声音说道：“她从前好极了，对我也很好，我把她从苦难中解救了出来，她对我是很感恩的……我也知道她是感恩的……可是……我……我想听她说……一再地……一再地……听到这种感恩的话，我心里很舒服……我的先生，一个人知道自己比较糟糕，可是他却时时感觉到，感觉到他比较好，这真是，真是妙不可言……为了一再听到这感恩的话，我会把我所有的钱都花出去的……她非常骄傲，当她发现，我要求她这样，要求她说这种感恩的话，她便愈加不愿意说了……为此……仅仅为此，我的先生，我总让她来求我……我从来不痛痛快快地给钱……看着她每购置一件衣服、一条丝带都得来乞求我，我心里怪舒服的……我这样折磨了她三年，折磨得越来越厉害……可是，我的先生，这只是由于我爱她的缘故……我喜欢她的傲气，不过我却总想杀杀她的傲气，我这个狂人，每当她渴望得到什么东西时，我就要恼火……但是，我的先生，我根本不是恼火……每当有机会羞辱她，我就感到无比的幸福，因为……因为我压根儿就不知道，我多么爱她……”

他又顿住了。他踉踉跄跄。他显然把我忘掉了。他梦呓般说着话，语调刻板，声音愈来愈响。

“这个……这个我后来才知道，当初我……在那该死的一天……她替她母亲要钱，我拒不给她，极少、极少的钱……这就是说，我已经把钱准备好了，但是我想让她再来一回……再来求我一回……噢，我说了什么来着？……嗯，当初我明白过来了，晚上我回到家里，她已经走了，只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留着你那臭钱吧，我什么也不要你的了’……纸条上只写着这句话，再没有别的……我的先生，三天三夜，我象是发了狂似的。我叫人找遍了那条河流和那片森林，我花了好几百给警察……所有邻居的家里我都跑遍了，可是他们只是轻蔑地笑了笑……什么也没有，什么踪迹也没找到……终于有人给我捎了个信，说她在另一个村子里……看见过她……同一个当兵的坐在火车里……说她坐火车到柏林去了……我当天就乘火车去追她……我放下了我的工作……我损失了好几千……大家都偷我的东西，我的仆役，我的管家，人人都偷，大家都偷……可是，我向您发誓，我的先生，这一切我都不在乎……我呆在柏林，过了一个星期我才在这个人流的漩涡里找到了她……我走到她跟前……”

他喘着气。

“我的先生，我向您发誓……我没有对她说什么严厉的话……我哭了……我双膝跪了下来……我把钱呈献给她……把我全部财产呈献给她，让她去经管，因为当时我就明白了……没有她我活不下去。我爱她身上的每一根毛发……爱她的嘴……爱她的肉体，一切，一切……那是我呵，我，是我把她推向了深渊，全是我呵……我走了进去，她面如死灰，突然……我贿赂了她的老板娘，那是个无耻的坏女人，是个鸨母……她的脸象墙上

的石灰一样苍白……她倾听着我的话。我的先生，我认为，她……嗯，看见我她几乎感到高兴了……可是当我谈到钱的时候……而我之所以谈到钱，我向您发誓，我只是为了向她表示，我现在再也不去想它了……这时候她啐了一口唾沫……随后……因为我还老是赖着不走……她就把她的情人喊了来，他们嘲笑我……可是，我的先生，我老是去，天天都去。仆役们把什么都给我讲了，我知道，那个无赖已经遗弃了她，她处境困难，于是我又试了一次……又试了一次，我的先生，可是她呵斥我，把我偷偷放在桌上的那张钞票撕个粉碎，当我下回再去时，她走了……我的先生，为了重新探寻到她的下落，我费了多少心血！我向您发誓，我苦熬了一年，一心一意地探寻着，雇了人员探寻她的下落，后来我终于打听到，她在阿根廷……在……在一个名声很坏的处所……”他迟疑了片刻。说最后那句话时，他好象急促喘起气来了。他的声音更低沉了。

“我吓一跳……起先……可是后来我思忖，把她推到那儿的深渊里去的是我，全是我……我心想，她得经受多大的痛苦，这个可怜的女人……她可是个很骄傲的人呀……我找了我的律师，让他写了封信给领事馆并汇去了钱……她都不知道是谁给的钱……只要她回来就好。他们给我拍来电报，说是一切都很顺利……我知道了她的船……我在阿姆斯特丹等候着……我提前三天就到了，我真是心急火燎呵……终于到时候了，当地平线上袅袅升起轮船冒出的烟雾时，我高兴极了，我简直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轮船进港、靠岸了，慢慢地，慢慢地停住了，随后旅客们便走过栈桥，终于，终于她……我一下没认出她来……她模样变了……涂了脂粉……那样子就象……就象您见过的那样……她一眼看见我来接她……她脸色煞白……两个水手把她扶住

了，要不她早就从栈桥上掉到水里去了……她一上岸，我就迎上前去……我什么话也没说……我的喉咙哽住了……她同样什么话也没说……而且一眼也不看我……脚夫扛着行李走在前头，我们走呀走呀……突然她站住脚说道……先生，她说话时……声音是如此悲伤，我听了真是心肝俱裂……'你还一直要我做你的妻子，你现在仍还愿意吗？'……我抓住她的手……她瑟瑟发抖，但是她没有说什么话。不过我却感觉到，现在一切又重归于好了……先生，我心里多快活！我象一个孩子似的围着她跳舞，我们一到了房间里，我就跪倒在她的脚下……我一定说了不少蠢话……她噙着泪水微笑着、爱抚着我……当然颇有点畏畏缩缩的……可是先生……我心里多快乐……我的心融化了。我在楼梯上跑上跑下，我在旅店里订了一桌筵席……我们的结婚筵席……我帮她穿好衣服……我们下楼去，我们吃呀喝呀，高兴极了……啊，她这样的快活，简直是个孩子，这样亲热，这样温良，她谈到了我们的家……我们要怎样重新安置家业……这时候……"他的声音突然沙哑了起来，他做了一个手势，仿佛他想击倒哪个人似的，"这时候……这时候有一名侍者……一个无耻的坏人……他以为我喝醉了，因为我欣喜若狂，手舞足蹈的……其实我是太高兴了……啊，我真高兴，这时候……我付款的时候，他少找还给我二十个法朗……我厉声斥责他，要回了该找的钱……他狼狈不堪，搁上了那个金币……这时候……这时候她一下尖声笑了起来……我睁大眼凝视着她，可是我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副面孔……她的脸一下子露出了讥诮、冷酷、凶狠的神色……'你还老是这样一毛不拔……就连在我们这个结婚喜庆的日子里你还这样！'她冷冰冰地说道，声调是那样尖刻，那样……满含着怜悯。我大吃一惊，我诅咒我的过分小气……我竭

力重新装出笑脸……但是她的愉快的心情消失了……永远消逝了……她要求住一个单间……我还有什么要求会不满足她的呢……夜里我独自躺着，冥思苦想，第二天早晨我该给她买些什么……得送她点什么东西……向她表明我并不吝啬……永远不违背她的意志了。第二天早晨我出去买了一个手镯，大清早我就出去了，当我走进她的房间……房间里……房间里空了……完全跟当初一样。我知道，桌上一定会有一张纸条……我跑开了，我向上帝祷告，但愿这不是真的……可是……可是……纸条放在那儿，在那儿……纸条上写着……”

他犹豫了。我不由得站住脚，盯住他看。他连忙低下脑袋。随后他用沙哑的声音低语道：“那上面写着……‘别缠住我不放。我讨厌你——’”

我们到了港口，倏地，一片沉寂中传来了近处海浪的澎湃声。这儿远近到处都是船只，船上灯光闪烁，就象巨大的黑色动物在眨眼，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了歌声。一切都模糊不清，然而却能感受到许多东西，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在沉沉入睡，做着艰难的梦。我感受到身旁那个人的影子，那影子在我脚前阴森森地震颤着，在船上黯淡的灯光下，他的影子时而散开，时而汇聚到一起。我没有什么好说的，既没有安慰的话，也没有发问，可是却感觉到他的沉默粘住了我，我感到压抑和沉闷。这时候，他突然浑身颤抖着抓住了我的胳膊。

“没有她我才不离开这儿呢……过了几个月我又找到了她……她在折磨我，可是我矢志不移……我恳求您，先生，您同她谈谈……我必须得到她，您把这话告诉她……我的话她不听……我再也不能这样过日子了……我再也不能眼巴巴看着男人们去找她求欢……我在外面大门口等着，一直等到她重又下

来……醉醺醺笑哈哈地……整个胡同都认识我了……他们一看见我在等候就笑……我都要发疯了……然而我仍然每天晚上站在那儿……先生，我求求您……您同她谈谈吧……我不认识您，看在仁慈的上帝的面上，您找她谈谈吧……您同她谈谈吧……”

我情不自禁地想抽走我的胳臂。我害怕。他感觉到我在抗拒他的不幸，蓦地他在马路上跪了下来并抓住了我的双足。

“我求求您，先生……您必须同她谈谈……您必须……否则……否则就要发生某种可怕的事情……为了寻找她，我把我的钱全都花光了，我不让她在这儿……不让她活……我已经买了一把短刀……我有一把短刀，先生……我不让她在这儿……不让她活……我忍受不了……您同她谈谈吧，先生……”

他象发了狂似的在我面前翻滚。正在这个当口，马路那边过来了两个警察。我使劲将他一把拽起。他呆呆地盯住我看了片刻。随后他用一种完全陌生的、干涩的声音说道：

“您从那儿那条胡同拐弯进去。您的旅馆就在那儿。”他还盯住我看了一眼，他那两只眼睛里的瞳孔仿佛融化成了一片可怖的白色，一片空虚。说罢，他走了。

我用大衣裹住身体。我冷得打哆嗦。我觉得全身疲乏无力，迷离恍惚，麻木不仁，昏昏欲睡。我想稍微想一想，考虑考虑这一切事情，可是一阵阵的困倦不断向我袭来，我跌跌撞撞向前走着。我摸索着到了旅馆，一头倒在床上，象一头牲畜一样沉沉入睡了。

次日早晨，我竟不知道这当中究竟什么是梦幻什么是真情，我心头说不出有种什么情绪在抗拒着，不让我去弄清楚这个问题。我醒过来时，天色已经晚了，一个陌生的人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里。我去看一座以古希腊罗马的镶嵌细工著称的教堂。可是

我的眼睛木然地看着那教堂，昨夜那场相会的情景日益清晰地在我的脑海浮现，我身不由己，寻找着那条胡同和那所房屋。可是这类奇异的胡同只有到夜晚才显出了生气，白天它们戴着灰色、冷漠的面具，只有熟悉情况的人才认得出它们来。那条胡同我怎么找也没找着。我疲惫不堪、神情沮丧地回到了旅馆，脑子里充斥着那些幻象或者说是回忆。

我的火车晚上九点开。我依依惜别地离开这个城市。一个搬运工扛起我的行李在我头里向着火车站走去。这时候，在一个十字路口，我禁不住突然回头一看：我认出那条横叉胡同来了，顺着那条胡同走下去就是那所房屋，我叫住了搬运夫，走了过去——他先是露出了惊讶的神色，继而便流里流气地笑了——我想再瞥一眼这条冒险家的胡同。

胡同里跟当初一样昏黑，黯淡的月光下，我看见那所房屋的门玻璃发着亮光。我想再走近一点，这时候，黑暗中有一个人影闪动了一下。我打了一个寒颤，认出是他，他蹲在那儿门槛上向我招手，要我走近过去。可是一阵恐惧袭上我的心头，我赶快溜之大吉，我心惊胆战，生怕卷入到这里的事件中，耽误了我的火车。

可是随后，在街角，我在转身离去之前还回过头去朝他看了一眼。当我的目光与他的视线相遇时，他蹭地身子往上一蹿，向大门跳了过去。他手里明晃晃地闪着什么东西，猛地一把拉开了大门：我从远处分辨不清，月光下在他的指缝间神秘地闪烁着的究竟是钱还是那把短刀。

（1922年）

张荣昌 译

看不见的珍藏

（德国通货膨胀时期①的一个插曲）

列车开出德累斯登，过了两站，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登上我们的车厢，彬彬有礼地跟大家打招呼，然后抬起眼睛，象跟个老朋友问好似地再一次向我点头致意。我一下子想不起，他究竟是谁；可是等他微微含笑地道了他的姓名，我就立刻回忆起来：他是柏林最有声望的艺术古玩商之一，战前②和平时期我常常到他店里去参观并且购买旧书和作家手迹。我们起先东拉西扯，随便聊聊。接着他话锋一转，突然说道：

“我得跟您说说，我刚从哪儿来。因为这个插曲可以说是我这个老古玩商三十七年来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奇事。您大概自己也知道，自从钞票的价值象逸出的煤气似的，转眼化为乌有，现在古玩市场上是个什么情况：暴发户们突然对哥特式的圣母像和古版书，古老的蚀刻画和画像大感兴趣；你怎么着也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你甚至于得拚命抵抗，别让他们把你店里的东西一抢而光。他们简直恨不得把你衬衫袖口上的钮扣和桌子上的台灯都抢购了去。所以越来越需要源源不断地收进新货——请您原谅，我竟突然把这些我们一向说起来都带有敬畏之心的东西叫做货物——但是这帮家伙已经叫人习惯于把一部绝妙的威尼

① 指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

②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斯古版书看作是多少多少美金，把古埃齐诺[1]的素描看作是几张一百法郎钞票的化身。对于这些突然间抢购成癖的家伙们无孔不入的钻劲儿，你怎么抵挡也是无济于事的。所以我一夜之间又给刮得一干二净。我们这家老店是我父亲从我祖父手里接过来的，现在店里只有一些极其寒伧的破烂货，从前连北方的街头小贩也不会把它们放到他们的手推小车上去。我羞愧已极，恨不得关上店门，停业不干。

“正在这种狼狈的境地，我忽然想到，不妨把我们过去的旧账本拿来查一查，找出几个往日的老主顾，说不定我又能从他们那儿捞回几个复本。这种老主顾的花名册总象一片坟地，特别在现在这个时候，实际上它也给我提供不了多少线索。我们大部分老主顾早就被迫把他们的收藏拍卖掉了，或者早已去世，对于硕果仅存的少数几个，也不能抱多大希望。这时我突然翻到一捆书信，大概是我们最早的一位老主顾写来的。他从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以来从来没有向我们订购或者打听过什么东西，所以我压根儿把他给忘了。他和我们的通信，几乎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以前，这可一点也不夸张。他在我父亲和我祖父手里就已经买过东西了，可是我记不得在我自己经手的三十七年里他曾经踏进过我们的店铺。所有的一切都表示出，他大概是个古怪的、旧式的滑稽人物，是门策尔或者斯比茨维克[2]笔下那种早已销声匿迹的德国人。这种人极少活到我们这个时代，作为罕见稀有的怪人，有时散居在一些外省的小城市里。他的手书是书法的

---

① 古埃齐诺（1591—1666），原名乔万尼·弗朗切斯柯·巴尔比哀利，意大利折衷画派画家。

② 阿道尔夫·门策尔（1815—1905），德国现实主义画家；卡尔·斯比茨维克（1808—1885），德国画家，多取材于德国小城市的生活。

珍品，写得工工整整．钱数下面用尺子划上红线，而且每次总把数目字写上两遍，以免出错；除此以外，他还用从来信裁下来的没写字的白纸和翻转过来的旧信封写信，凡此种种，表明一个不可救药的外省人生性小气和节约成癖。这些稀奇古怪的文件上面，除了他的签名之外，还签署着他全部复杂的头衔：'退休林务官兼经济顾问官，退休中尉，一级铁十字勋章获得者'。这位一八七〇年战争的老兵，现在如果还活着的话，想必至少已有八十岁了。可是这位滑稽可笑、节约成癖的老人作为古代蚀刻画的收藏家却表现出极不寻常的聪明才智，异常丰富的专门知识，和高雅不凡的艺术趣味。我把他将近六十年的订单慢慢地加以整理，其中第一张订单还是用银币计价的呢。我发现，这个不显眼的外省人在花一个塔勒①还可以买一大堆最精美的德国木刻的时代，一定已经不声不响地收集了一批铜版画，这些藏画可以和那些暴发户的名气很大的收藏相比而无逊色。因为，单说半个世纪里他在我们店里每次用几个马克、几个芬尼买下的东西加在一起，在今天也已经价值连城了。除此之外，还可以料想，他在拍卖行里和其他商人手里也一定捞了不少便宜货。当然，他从一九一四年以来，没有再寄来过订货单。可是我对古玩市场上的各种行情是十分熟悉的，这样一批版画如果公开拍卖或者私下出售，一定瞒不过我。所以说，这位奇人想必现在还依然健在，或者这批收藏现在就在他继承人的手里。

"这件事情引起了我的兴趣，所以第二天，也就是昨天晚上，我立刻跳上火车，径直前往一个在萨克逊②比比皆是的寒伧不堪的外省小城去。我走出小火车站，沿着这座小城的主要大街

① 塔勒，德国旧制银币，十六世纪以来流行于大部分德意志国家。

② 萨克逊，在德国东部，原为德意志境内一个王国，帝国统一后，为一个行省。

信步走着。我简直觉得难以置信，在这么一些外观平淡无奇、情调低级庸俗、按照小市民的口味修饰起来的房子当中，在某一个房间里面，居然会住着一个拥有伦勃朗① 的无比精美的画幅、以及全套丢勒② 和曼台涅③ 的铜版画的人。我到邮局去打听，有没有一个叫这个名字的林务官或者经济顾问官住在这里。使我惊讶的是，人们告诉我，这位老先生确实还活着。于是我在午饭之前便动身前去拜访——老实说，我心里多少有些紧张。

“我毫不费劲儿地找到了他的寓所，就在那种简陋的外省楼房的三层楼上。这种楼房大概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位善于投机的蹩脚建筑师匆匆忙忙地盖起来的。二层楼上住着一位诚实的裁缝师傅。三楼的左侧挂着一块闪闪发亮的铜牌，刻着邮政局长的名字，在右侧终于看到了写着这位林务官兼经济顾问官姓名的瓷牌。我犹犹豫豫地拉了一下门铃，一位年纪相当大的白发老太太，头上戴着一顶干干净净的黑色小帽，马上把门打开。我把我的名片递给她，并且问她，林务官先生是否见客。她先不胜惊讶地、有些怀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看看我的名片。在这座与世隔绝的小城市里，在这么一幢旧式的房子里，从外地有客来访似乎是件大事。可是她和蔼地叫我稍等，便拿着名片，进屋去了。我听见她在屋里轻声耳语，接着突然听见一个洪亮的、大声喊叫的男人声音：‘啊……柏林来的 R 先生，从那家大古玩店来的……请他进来，请他进来……我非常高兴看见他！’这时老太太已经踩着碎步很快地走了回来，请我进起居室。

---

① 伦勃朗(1606—1669)，荷兰著名画家。

② 丢勒(1471—1528)，德国著名画家。

③ 曼台涅(1431—1506)，意大利北部影响最大的画家，文艺复兴早期的代表人物。

“我脱下衣帽，走了进去，在这间陈设简单的起居室当中，我看见一个年事很高但是身体还很强健的老人直挺挺地站着，他蓄着浓密的口髭，穿了一身镶边的、半似军装的家常便服，十分亲切地向我伸出双手。这个手势显然表示出喜悦的、发自内心的欢迎，可是他直挺僵硬地站在那里的神气似乎和这种欢迎有些矛盾。他一步也不向我迎过来，我只好凑上前去，握他的手。我心里有点不大自在。可是等我想去握他手的时候，我发现这两只手一动不动地保持着水平的位置，不来握我的手，而是等我去握它们。一下子我全明白了：这人是个瞎子。

“我从小看见瞎子，心里就觉得很不舒服。想到这种人好端端的是个活人，可同时又知道，他对我的感觉，不象我对他的感觉那样，总不免心里有些羞惭和不大自在。就是现在，我在这副向上翘起的浓密的白眉毛下面，看见了这双凝望着前方、却一无所见的死眼睛时，我也得克服我心里最初的惊恐。可是这位盲人不让我有时间去感到不是滋味，我的手一碰到他的手，他就使劲儿地握起来，并且用一种猛烈的、高高兴兴地大声嚷嚷的方式重新向我问好：‘真是稀客！’他笑容满面地向我说道，‘的确是个奇迹，柏林的大老板居然会来光临寒舍……不过，要是这样一位商人先生坐上火车的话，咱们可得多加小心啊！……咱们家乡有句俗话：吉卜赛人来了，快把房门和口袋关好……是啊，我可以想象，您干吗要来找我。在我们可怜的、日益衰败的德国，现在生意可是很不景气，没有买主了，于是大老板们又想起了旧日的老主顾，又来寻找他们的羊群了。不过我怕，您在我这儿交不到什么好运，我们这些可怜的老退休人员要是有口面包吃就该心满意足了。您们现在的价格象发疯似的往上涨，我们可是没法奉陪啊……我们这号人是永远退出了。’

“我赶快向他解释，说他误会了我的来意。我到他这儿来，并不是想要卖给他些什么东西，我只不过是恰好路过这里，不愿错过这一机会来拜访他一下，他是我们这个字号的多年老主顾，并且是德国最大的收藏家之一。我刚把‘德国最大的收藏家’这几个字说出口，这位老人的脸上便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他依然还僵硬地直立在屋子当中，可是他的脸上突然发亮，表现出最内在的得意。他把脸掉向他估计是他妻子站着的那个方向，仿佛想说：‘你听见了吗！’接着转过脸来对我说话，声音里充满了快乐，丝毫也没有刚才讲话时的那种老军人的粗暴口气，而是温柔地，简直可以说是含情脉脉地说道：

“‘您的确太好了……不过您也不致于白跑一趟。我要让您看点东西，这可不是您每天都看得见的东西，即使在您那富丽豪华的柏林城里也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给您看几幅画，就是在阿尔柏尔提那① 和那该诅咒的巴黎也找不到比它们更为精美的东西……可不是，收集了六十年，就会收集到各式各样的东西，这些东西平时是不会随便放在马路上的。路易丝，把柜子的钥匙给我！’

“这时，却发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原来站在他旁边的老太太，一面客气地微笑着，一面亲切地静听我们谈话，这时她突然向我哀求似地举起她的双手，同时用她的脑袋做了一个激烈反对的动作。我起先还不明白，她这是什么意思。接着她就走到她丈夫跟前，把两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肩上，提醒他道：‘可是赫尔瓦特，您也不问问这位先生有没有工夫看你的藏画，现在都是吃午饭的时候了。吃完饭你又得休息一小时，这是大夫再

① 阿尔柏尔提那，闻名世界的维也纳艺术陈列馆，内有丰富的收藏，为萨克逊一台逊的阿尔柏特·卡西米尔公爵于一七七六年所创建，因而得名。

三嘱咐的。等吃完饭再把你那些东西给这位先生看，我们再一起喝咖啡，不是更好吗？再说阿纳玛丽那时候也在家，这些东西她比我懂得多，可以帮帮你的忙！'

"她刚说了这些话，又一次越过这个丝毫未起疑心的人的脑袋，向我重复她那急切的央求的手势。这下我明白她的意思了。她希望我拒绝马上参观他的画，所以我立即编出一个借口，说有人请我吃饭。当然能看看他的收藏，对我来说是件乐事，并且也是莫大的荣幸，不过得到下午三点以后，那时候我将乐于前来。

"老人象个被人把最心爱的玩具拿走了的孩子似的生起气来。他转过身去，嘟囔着说道：'当然罗，这些柏林的大人先生们总是忙得没有工夫的。可是这一次您可得腾出时间来，因为我给您看的不是三五幅画，而是二十七本，每本专门收藏一位大师的作品，而且差不多每一本都是夹得挺满的。那好吧，下午三点；可是请准时，要不然我们就看不完了。'

"他又一次向空中把手伸出来等我握，'您等着瞧吧，您会高兴——或者恼火的。而您越恼火，我就越高兴。我们这些收藏家就是这样；一切都为我们自己，什么也不留给别人！'他再一次和我使劲儿地握握手。

"老太太一直送我到门口。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注意到她一直忐忑不安，现出一副又尴尬又提心吊胆的神气。可是现在刚走到门口，她就压低了嗓子，结结巴巴地说道：'可以让……可以让……我的女儿阿纳玛丽在您到我家来之前，去接您吗？……由于种种原因……这样比较妥当……您大概是在旅馆里用饭吧？'

"'是的。令嫒来接我，我非常高兴，我将感到非常荣幸，'我说。

“果然，一小时以后，我在市集广场边上的那家旅馆的小餐厅里刚吃完午饭，一个不太年轻的老姑娘走了进来。她的衣着十分朴素，一进来就举目四下里找人。我向她走去，进行自我介绍，并且告诉她，我已准备就绪，可以马上跟她一起去看藏画。可是她的脸刷的一下子涨得通红，象她母亲一样，表现出慌乱和尴尬的神气。她问我能不能先跟我说几句话。我立刻发现，她有为难之处。每当她鼓鼓勇气，想要说话的时候，这片局促不安、飘忽不定的红晕便一直升到她的额角，她的手指摆弄着衣服。末了，她终于断断续续地说了起来，说的时候又一再重新陷入迷惘：

“‘我母亲打发我来找您的……她什么都跟我说了……我们有一件事要求您……我们是想趁您还没去见我父亲，先告诉您一下……我父亲当然要把他的收藏拿给您看，可是这些藏画已经不全了……缺了好几幅……可惜甚至要说，缺了相当多……’”

说到这里，她又不得不喘口气，然后她突然凝视着我，急急忙忙地往下说道：

“‘我必须非常坦率地跟您说……您知道现在这时势，您什么都会明白的……大战爆发以后，我父亲的双目完全失明，在这以前，他的视力就常常出毛病。一激动干脆使他的视力全都丧失了——原来一开始的时候，尽管他已是七十六岁高龄，他还一个劲儿地要参军去和法国作战，后来军队没能象一八七〇年那样长驱直入，他就生气得不得了，于是他的视力便很快地一天不如一天。不过除了眼睛以外，他身子骨儿还是十分硬朗，不久以前他还能一连几小时地出去散步，甚至出去打猎，这是他喜爱的消遣。现在可是没法出去散步了，那他剩下的唯一的乐趣就是他的藏画。他每天都看……这就是说，他看是看不了啦，他现在什

么也看不见，可是他每天下午把所有的画夹都拿出来，至少可以把这些画摸一摸，一张一张地摸，总是按照同样的顺序，几十年下来，他都背熟了……现在别的东西再也引不起他的兴趣了，我老得把报上各种拍卖的消息念给他听。他听见价钱涨得越高，他就越高兴……因为……可怕的就是这个：父亲对于物价和时势一点也不懂……他不知道，我们已经坐吃山空，靠他一个月的养老金，还维持不了我们两天的生活……再加上我妹夫又阵亡了，留下我妹妹拖着四个孩子——可是我父亲对于我们这些物质上的困难一无所知。我们起先省了又省，比从前更节省，可是无济于事。后来我们开始变卖东西——我们当然不碰他心爱的藏画……我们变卖了仅有的那点首饰，可是，我的天，这又值得了多少！六十年来，我父亲可是把能够省下来的每一个铜板全都花来买他的画了啊。有一天家里什么也没有了……我们真不知道这日子该怎么过下去。这时候……这时候，我母亲和我就卖了一幅画，父亲当然绝对不会答应我们卖画，他根本不知道，日子多么难过，他根本想象不到，要想在黑市市场上去弄点粮食回来有多么不容易，他也不知道，我们已经打了败仗，亚尔撒斯和洛林已经割让出去，我们念报的时候，再也不把这些消息念给他听，免得他生气激动。

“我们卖掉的是很珍贵的一幅画，是幅伦勃朗的蚀刻画。商人给我们出价好几千马克，我们指望用这笔钱可以维持几年生活，可是您也知道，货币贬值得多么厉害……我们把剩下的钱存进了银行，可是两个月以后，这笔钱就一文不值了。我们只好再卖一张，又卖一张，商人总是迟迟不付钱，等钱寄来，已经值不了多少。后来我们就到拍卖行去试试，可是就是在拍卖行里，尽管人家出价几百万，我们也还是受骗上当……等到这几百万到我

们手里，早已变成了一堆毫无价值的废纸。就这样，我父亲收藏中最好的珍品，包括几幅名画在内，全都慢慢地散失了，仅仅为了维持我们最可怜的生活。我父亲对此一点也不知道。

"所以今天您一来，我母亲就吓得不得了……因为要是我父亲把那些画夹子打开给您看，那么一切都败露了……这些旧的厚纸框子，我父亲一摸就知道，里头夹的是什么。我们把一些仿制品或者类似的画页塞在里面，代替那些卖掉的画页。这样他摸的时候，就不会有所觉察。只要他能摸能数这些画页(这些画的顺序他清清楚楚地记在脑海里)，那他就跟从前看得见这些画的时候同样的高兴。而平时在这种小城市里，我父亲也认为没有什么人有资格看他的宝贝……他把每一张画都爱若至宝，我相信，如果他知道，他手里摸着的这些画都已经四下散失了，他一定会心碎的。自从德累斯登蚀刻画馆的前任馆长逝世以后，您是这些年来他的第一个知音，他愿意把画夹子打开来给您看。所以我请求您……'

"这个不复年轻的姑娘突然举起双手，眼里闪着泪花。

"'……我们请求您……别让他伤心……别让我们难过……请您别把他这最后一个幻想给毁掉，请您帮助我们，让他相信，他将向您描绘的所有的画幅，还依然存在……要是他猜到了真情，他准保活不下去的。也许我们是做了一件对不起他的事，但是我们也是没有别的法子：人总得活啊……人的性命，我妹妹的四个孤儿，总比印了画的纸重要一些吧……到今天为止，我们一直也没有剥夺过他的这个乐趣；他很高兴，每天下午能把他的画夹子翻上三个钟头，跟每幅画都象跟个人似的说上一阵。今天……今天说不定会是他最幸福的日子。他盼了好些年，直盼着有朝一日能让一位识货的人看看他心爱的宝贝；我请您……

我举起双手恳请您，别破坏了他的这个快乐。’

“她这番话说得这样动人心弦，我现在复述起来，根本不可能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我的天，作为一个商人我曾经看见过许多人被人卑鄙地洗劫一空，被通货膨胀整得倾家荡产，他们上百年祖传的财宝被人用一个黄油面包的代价给骗走——但是命运在这儿创造了一个特别的例子，使我心里特别激动。不言而喻，我答应她守口如瓶，并且尽力帮忙。

“我们于是一起到她家去——路上我十分愤怒地听说，人们用便宜得吓人的价钱欺骗了这些可怜的无知的女人，但是这更坚定了我竭尽全力帮助她们的决心。我们登上楼梯，刚推开门，就听见起居室里传来老人高兴的大嗓门：‘进来！进来！’凭着盲人敏锐的听觉，他一定在我们上楼的时候就听见我们的脚步声了。

“‘赫尔瓦特急于把他的宝贝给您看，今天中午都睡不着了，’老太太含笑对我说。她女儿的一个眼色已经使她明白，我完全同意帮忙，老太太放心了。桌上摊了一大堆画夹子，象是在等人去看。盲人一摸到我的手，也不多打招呼，就一把抓住我的手臂，把我按在软椅上。

“‘好，现在我们马上就开始看吧！——要看的东西很多，而柏林来的先生们又老是没有工夫！第一个夹子里全是大师丢勒的作品，您自己马上就可以看出来，收集得相当齐全——而且一幅比一幅精美。喏，您自己可以判断，您瞧瞧！’——说着他打开画夹的第一幅，‘这是《大马图》①。’

“于是他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就象人家平时拿一样容易打

---

① 丢勒的名画，作于一五〇五年，画面是一匹骏马，旁边站着一个骑士。

碎的东西似的，用指尖从画夹子里取出一个硬纸框，里面嵌着一张发黄的空白的纸。他热情洋溢地把这张一文不值的废纸举到面前，细细地看了几分钟之久，可是实际上什么也没看见。他又开手指兴高采烈地把这张白纸举到眼前，整个脸上十分迷人地表现出一个看得见的人的那种凝神注视的神情。他那瞳仁僵死、眼光发直的眼睛，不知道是由于纸上的反光，还是来自内心的喜悦——突然发亮，闪烁着一种智慧的光芒。

"'怎么样，'他颇为得意地说道，'您曾经看见过比这幅更加精美的复印画吗？每个细部的线条印得多么清晰，轮廓多么分明——我把这张画和德累斯顿复印版的画比较过，德累斯顿版那张显得平板多了。再看看它的来历！瞧这儿——'他把画页翻了过来，用指甲极为精确地指着这张白纸的某些地方，使我不由自主地望了一眼，看那儿是不是真的还盖着图章——'您看，这儿是那格勒藏画的图章，这儿是收藏家雷米和艾斯代勒的图章。这些在我之前拥有这幅画的著名收藏家大概一辈子也料想不到，这幅画居然有一天会跑到这间斗室里来。'

"听到这位丝毫没起疑心的老人这样热情奔放地夸耀一张空空如也的白纸，我背上起了一阵寒噤。看见他用指甲毫厘不差地指着只在他的想象中还存在的看不见的收藏家的图章，真叫人毛骨悚然。由于恐怖，我的嗓子眼堵得厉害，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我慌乱中抬起眼睛看了看那两个女人，又看见老太太浑身哆嗦，十分激动地举起双手，向我恳求。于是我振作一下，开始扮演我的角色：

"'简直叫人拍案叫绝！'我终于结结巴巴地说道。'真是一张印得精美绝伦的画！'老人的脸上马上现出得意的神气，'不过，这还根本算不了什么，'他洋洋得意地说道，'您还得先看看《忧

愁》[1]图，或者《基督受难》[2]图，这可是一幅精工印制的画。这种质量的画，还从来没有印过第二回呢。您瞧瞧，'说着他的手指又十分轻柔地抚摸着一幅他想象中的画——'瞧瞧这颜色多么新鲜，笔力多么遒劲，色调多么温暖。柏林的老板们和博物馆的专家们见了，都要为之神魂颠倒呢。'

"他就这样滔滔不绝、洋洋得意地边说边让我看画夹，足足忙了两个小时。我和他一起共看这一百张或者两百张空白的废纸或者蹩脚的仿制品，而这些东西在这个可悲的丝毫没起疑心的盲人的记忆里还是真实存在的，以致于他可以毫无差错、按照准确无误的顺序、精确入微地夸奖并且描写每一幅画，啊，我没法向您描述，这是多么使人毛骨悚然！这个看不见的珍藏，早已随风四散、荡然无存，可是对于这个盲人，对于这个令人感动的受骗者来说，还完整无缺地存在着。他从幻觉产生的激情是如此强烈，以致于我差一点也开始相信它们还依然存在。只有一次，他似乎觉察到什么，险些可怕地打破了他那梦游病患者的稳健，使他不能热情洋溢地说下去。他拿起一张伦勃朗的《安提莪普》[3]（这是一幅试印的复制品，原来的确非常值钱），又在夸奖印刷的清晰，说着，他那感觉敏锐的神经质的指头，十分锺爱地顺着印刷的线条，重描这幅图画。可是他那已经训练得十分敏感的触觉神经在这张陌生的纸上没有摸到那些凹纹，于是他突然皱起眉头，他的声音也慌乱了：'这不是……这不是《安提莪

① 《忧愁》是丢勒的名画，作于一五一四年，画面是一天使托腮沉思。

② 《基督受难》是丢勒以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一故事为题材的绘画。共两套，大《基督受难》图作于一四九八至一五一〇年，小《基督受难》图作于一五〇七至一五一二年。

③ 安提莪普，为希腊神话中英勇善战的亚马逊族妇女的女王之妹，为台色乌斯之妻，希波利特之母。

普》吧?’他喃喃自语，神情有些狼狈。我马上采取行动，急忙从他手里把这幅夹在框子里的画取过来，热情洋溢地大事描绘我也熟悉的这幅蚀刻画的一切可能有的细节。盲人的那张已经变得颇为尴尬的脸便松弛了下来。我越赞扬，这个饱经沧桑、老态龙钟的老人身上便越发显出快活的样子，显出一股发自内心的深情。‘总算找到了一个识货的行家!’他洋洋得意地掉转脸去冲着他的妻女欢呼起来，‘总算找到一个懂行的，你们也听听，我的这些画多么值钱。他们总是疑虑重重地怪我把所有的钱都拿来买了画。这话倒也不假，六十年来，我既不喝酒，也不抽烟，不旅行，不看戏，也不买书，总是省了又省，省下钱来买这些画。有朝一日，等我不在人间了，你们会看见……你们将成为富翁，比我们城里谁都有钱，就跟德累斯顿最大的阔老一样有钱。那时候，你们就会对我干的这件傻事感到高兴了。可是只要我活一天，这些画就一幅也不许拿出我的房子……你们先得把我抬出去埋了，再把我的收藏拿走。’

“他说着，用手指温柔地抚摩一下那些早已空空如也的画夹，就象抚摩一些有生命的东西似的。这是一副既可怕又动人的场面，因为在进行大战的这些年里，我还从来没有在一个德国人的脸上看到过这样纯净的幸福的表情。他身边站着他的妻子和女儿，她们跟那位德国大师① 的蚀刻画上的妇女形象十分神秘地相象。画上这些妇女前来瞻仰救世主的坟墓，在这已经打开的空无一物的墓穴前面，她们脸上既显出恐怖害怕的表情，同时又显出一种虔信、高兴看见奇迹的狂喜。那些女门徒的脸上被救世主的神力感染得光芒四射，这两个日益衰老、饱经风霜、愁

① 指丢勒。这里说的蚀刻画就是丢勒的名画《基督受难》图。

苦可怜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脸上则洋溢着老人的这种天真烂漫的幸福无比的喜悦，她们一面含笑，一面流泪，这样激动人心的景象，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可是这个老人听我的夸奖，真是听个没够。所以他一个劲儿地翻着画页，如饥似渴地听我说的每一句话。等到最后，人们终于把这些骗人的画夹推到一边，老人很不乐意地腾出地方来放咖啡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可是和这位似乎年轻了三十岁的老人的激烈、高涨的欢快情绪，和他疯疯癫癫的高兴劲头相比，我这种含有内疚之意的轻松又算得了什么！他滔滔不绝地讲了成千上百个买画觅宝的小故事，一再站起身来，不要人家帮一点忙，自己去抽出一幅又一幅画来：他象喝了酒似的带有醉意，情绪高昂。可是等我末了说，我得告辞了，他简直吓了一大跳，象个使气任性的孩子似的显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赌气地跺着脚说：这不行，您还没有看完一半呢。两个女人好说歹说，才让这个倔强的生气的老人明白，他不能多耽搁我，要不然我会误了火车的。

“经过绝望的挣扎，最后他终于顺从了。我们开始握别的时候，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柔和，他握住了我的两只手，他的手指带着一个盲人的全部表达能力，爱抚似地沿着我的手一直抚摸到我的手腕，似乎想多了解我一点，并且向我表达言语所不能表达的爱情。‘您光临寒舍，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极大的快乐，’他开口说道，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激动情绪，这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终于又能和一个行家一起看一遍我心爱的藏画，这对我来说真是个幸福。可是您会看到，您不是白白地到我这个瞎老头子这儿来了一趟。我让我太太作证，我在这儿答应您，在我的遗嘱里加上一条，委托您那久享盛誉的字号来拍卖我的收藏。您应该得到管理这批不为人所知的宝藏的荣誉’，说到这里，他把手亲

热地放在这些早已洗劫一空的画夹上面，‘一直管理到它四散到世界各地之日为止。请您答应我一件事：请您印个漂亮的藏画目录，这将成为我的墓碑，我也不需要更好的墓碑了。’

“我望了一眼他的妻子和女儿，她们两个紧紧地挨在一起，有时候一阵战栗从一个人的身上传到另一个人身上，仿佛两个人是一个身体，在那儿同受震动，一齐发颤。我自己这时的心情是十分庄严肃穆的，因为这位动人地毫无疑心的老人把他那看不见的、早已散失无存的收藏象个宝贝似的托我保管。我深受感动地答应他去办这件实际上我永远无法照办的事。老人的死沉沉的瞳仁又为之一亮，我感到，他从内心渴望真正感觉到我的存在；我从他对我的温柔情意，从他的手指带着感激和许愿的意思使劲握着我的手指时的亲热样子，感觉到了他的这种愿望。

“两个女人送我到门口。她们不敢说话，因为老人耳朵尖，每句话都会听见，但是她们一面望着我，一面流泪，她们的眼光是多么温暖，多么富有感激之情。我恍恍惚惚地摸索着走下楼梯，心里其实十分羞愧：我象童话里的天使似的降临到一个穷人的家里，使一个瞎子在一小时内重见光明，我用的办法是帮人进行了一次虔诚的欺骗，极为放肆地大撒其谎，而我自己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卑鄙的商人跑来，想狡猾地从别人手里骗走几件珍贵的东西的。可是我得到的，远远不止这些：在这阴暗迟钝、郁郁寡欢的时代，我又一次生动地感觉到纯粹的热情，一种纯粹是对艺术而发的精神上的快感，这种感情我们这些人似乎早已忘怀了。我心里充满——我不能用别的方法表达——一种敬畏的感情，虽然我不知为什么，又一直感到羞惭。

“我已经走在大街上了，上面光朗一响打开了一扇窗户，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确实不错，老人不听劝阻，一定要用他

失明的双眼，向着他以为我走的那个方向目送我。他把身子猛伸到窗外，他的妻女只好小心地扶着他。他挥动手绢，叫道：'一路平安！'他的嗓音高高兴兴，象个少年人一样清新爽朗。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情景：楼上的窗口上露出一张白发老人的高高兴兴的笑脸，凌驾于大街上愁眉苦脸、熙熙攘攘、忙忙碌碌的人群之上，由一片善意幻觉的白云托着，远远脱离了我们这个严酷的现实世界。我不觉又想起了那句含有深意的老话——我记得好象是歌德说的——'收藏家是幸福的人！'"

(1927 年)

张玉书 译

象棋的故事

一艘定于午夜时分从纽约开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去的远洋客轮上，正呈现着解缆起航前惯有的繁忙景象。岸上来送客的人挤来挤去给远航的朋友送行；电报局的投递员歪戴制帽，在各个休息室里大声呼喊着旅客的姓名；有人拿着行李和鲜花匆匆而过；孩子们好奇地沿着梯子上下奔忙，而在甲板上演出的船上乐队一直不停地在演奏着。我和我的朋友避开这吵吵嚷嚷拥挤不堪的人群，站在供散步用的甲板上聊天。忽然，在我们近旁，镁光灯闪了两三下：大概在旅客中有什么名人，记者在起航前最后一刻还赶来采访，给他拍照。我的朋友向那边看了一眼，微笑着说：

"您这船上可有个罕见的怪物——琴多维奇。"

我听了他这句话，脸上显然露出一副相当莫名其妙的神情，他就接着解释了几句：

"米尔柯·琴多维奇，世界象棋冠军。他刚在一连串的比赛中从东到西征服了整个美国，现在乘船到阿根廷去夺取新的胜利。"

他一说，我果然想起了这位年轻的世界冠军，以及他平步青云、一举成名的一些细节。我的朋友读报纸比我仔细，他说了好些关于此人的轶事趣闻，作为补充。

大约一年以前，琴多维奇一下子就成功地进入了棋坛名手

阿廖辛、卡帕布兰卡、塔尔塔柯威尔、拉斯克、波哥留勃夫[1]的行列。自从一九二二年纽约循环赛上七岁神童雷舍夫斯基[2]初露头角以来，一个默默无闻的新手闯入棋坛群星的光荣队伍，还从来没有引起过这么大的轰动。因为琴多维奇的智力根本没有预示他会有如此灿烂的前程。不久，就透露出一个秘密：这位世界冠军无论用哪一种文字书写，哪怕只写一句话，也不能不出错，而且，象他恼怒的对手之一所刻薄地指出的，"他在任何领域都惊人地无知。"

他父亲是多瑙河上一名极其贫苦的南斯拉夫族的船夫，他的小船一天夜里被一艘运粮食的货船撞沉了。父亲死后，他们那个偏僻小村子的神父出于恻隐之心，收养了这个十二岁的孤儿。这位好心的神父千方百计地在家里给这个前额宽阔、不爱说话、有点迟钝的孩子补课，想教给他那些他在乡村学校里没能学会的知识。

但是神父的一切努力全都白费。米尔柯直楞楞地瞪着字母，虽说都已经给他解释了上百次，他还是觉得非常陌生；课堂上讲解的最简单的东西，他那迟钝的脑子也记不住。十四岁上，他还扳着指头算数。都已经是个半大不小的男孩了，读书看报还特别费劲。但是，不能说米尔柯脾气乖僻或者犟头倔脑。吩

---

① 阿廖辛，俄国象棋名手齐格林派的代表，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世界冠军。卡帕布兰卡，古巴象棋名手，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的世界冠军，一九二七年输给阿廖辛。拉斯克，德国象棋名手，一八九四年起为世界冠军，一九二一年输给卡帕布兰卡，著有关于象棋、数学和哲学的理论作品。塔尔塔柯威尔，象棋一级选手，著有许多象棋理论方面的作品。波哥留勃夫，俄国象棋名手。

② 雷舍夫斯基，美国著名的象棋手，象棋一级选手，不只一次获得美国的个人冠军，在世界冠军赛中获得第三名和第四名。

咐他干啥他就乖乖地干啥：担水、劈柴、下地干活、收拾厨房。他办事可靠，托付他的事情，他一定完成，尽管慢得叫人生气。但是最使好心的神父恼火的，却是这个冥顽不灵的少年对世上的一切全都漠不关心。要是没有人特意要他干啥，他就整天什么也不干。他从来不提问题，从来不和别的孩子一块儿玩耍，只要不明确告诉他该做什么活，他是从来不给自己找活儿干的。做完家务事以后，米尔柯就坐在屋里发呆，两只眼睛茫然无神，活象在草地上吃草的绵羊，对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完全无动于衷。每天晚上，神父吸着乡下长烟袋，总要和警察局的巡官下三盘象棋，这个淡黄头发的小伙子老是一声不吭地蹲在旁边，低垂着沉重的眼皮，似睡非睡地、漫不经心地看着画有格子的棋盘。

一个冬天的晚上，两个朋友正沉湎于他们日常的棋戏中，这时从街上传来了雪橇的铃声。一辆雪橇沿着村街飞快地驶近，越来越快。一个农民戴着满是雪花的帽子急急忙忙地跑进屋来，恳求神父尽快地去给他垂危的母亲举行临终涂油礼。神父毫不迟疑，立即跟他走了。这时，巡官还没喝完他杯里的啤酒。他又点燃了一袋烟，准备回家。他正在穿高统毛皮靴的时候，忽然发现，米尔柯目不转睛地盯着棋盘上那副未下完的残局。

"怎么，你想下完这盘棋吗？"巡官开玩笑地问道。他完全相信，这个瞌睡懵懂的孩子甚至连棋子怎么走法也不知道。孩子怯生生地抬头看了看他，然后点点头，坐到神父的位子上。走了十四步棋，巡官被杀败了，而且不得不承认，他的失败决不是什么偶然失误的结果。第二盘的结局也是这样。

"巴兰的驴子说话了！"① 神父回家以后惊奇得叫了起来。他向不大熟悉圣经的巡官解释，早在两千年前也发生过一次类似的奇迹，一个不会说话的动物突然说起话来，话里充满了智

慧。神父不顾时间已晚，抵挡不住心里的诱惑，硬要同他半文盲的学生杀上一盘。米尔柯同样轻而易举地赢了他。米尔柯下得缓慢、顽强、坚定不移，他那前额宽阔的脑袋始终不从棋盘上抬起来。但他下棋下得很稳，毫无破绽。以后接连几天，无论神父还是巡官都没有能胜过他一盘。神父比谁都更了解他的这个弟子在其他方面智力是何等低下，现在他可真想知道，这种单方面的古怪的天才能不能经受得起更加严峻的考验。他让乡村理发师把米尔柯浅黄色的蓬乱头发修剪一番，把他打扮得稍微象样一点，然后便用雪橇把他带到邻近的小城里。神父知道，该城主要广场的咖啡馆里经常聚集着当地的象棋迷，他根据自己的经验确信，这些人要比他高明得多。神父把这个黄头发、红脸膛儿的十五岁的少年推进咖啡馆，使得那里的常客们大为惊讶。这个少年身穿毛皮向里翻的羊皮大衣，脚踏一双沉重的高统皮靴。进了咖啡馆以后，他怯生生地低垂双眼盯着地面，一直呆呆地站在一个角落里，后来人家就叫他到一张棋桌跟前去。第一盘米尔柯给打败了，因为他和好心的神父下棋的时候，从来没有领教过所谓的西西里开棋法。下一盘便和城里最好的棋手下成和局。从第三盘、第四盘起米尔柯挨个儿打败了所有的棋手。

在南斯拉夫的外省小城市里，激动人心的事件是很少发生的。因此，乡村冠军的初露锋芒对于聚集在咖啡馆里的那些可敬的公民来说立即成了耸人听闻的事件。当下一致决定，必须让神童在城里呆到明天，以便召集象棋俱乐部其余的成员，尤其

---

① 见《旧约全书·民数记》第二十二章。智者巴兰骑驴赶路，途遇耶和华的使者执刀等在路上。驴子为了避开执刀的使者，三次离开大路。巴兰发怒用杖打驴。耶和华使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后来耶和华使巴兰看见执刀的使者，巴兰便低头俯伏在地。

要到附近城堡里去通知老伯爵西姆奇茨，此人是个狂热的棋迷。神父这时瞧着自己的养子，心里产生一种新的得意之感。发现了一个天才，他固然满心欢喜，可是责任感提醒他，得回到村里去做主日弥撒①。最后他表示同意把米尔柯留在城里接受进一步的考验。棋手们出钱把年青的琴多维奇安置在旅馆里，这天晚上他生平第一次看见抽水马桶。第二天是星期天，午饭后棋室里挤满了人。一连四个小时，米尔柯一动不动地坐在棋盘边，一言不发，也不抬头看看，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击败了他所有的敌手。最后，有人建议跟他来一次车轮战。人们花了不少工夫才使这个反应迟缓的小伙子弄明白：所谓车轮战就是他将同时跟几个敌手对弈。但是他刚一弄清楚这种下法的惯例，他就立即照人说的去办，他慢慢地拖着沉重的咯吱咯吱直响的皮靴，从一张桌子走向另一张桌子。结果八盘中他赢了七盘。

在这以后，象棋俱乐部立即开会认真讨论。虽然严格说来，这位新冠军并非本城人士，可是本乡本土的民族自豪感已经激起。没准这个在地图上都未必能够查到的小城竟然能破天荒第一次获得被称为名人故乡的荣誉。一个名叫柯勒尔的经理人平时专门给军营的歌舞场介绍演唱小曲的歌女和女歌唱家，这时表示，只要有人提供一年的津贴，他准备安排这个少年到维也纳去，跟他熟悉的一个象棋名手去接受象棋棋艺方面的专门训练。老伯爵西姆奇茨六十年来天天下棋，还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这样奇特的敌手，当下立即签署了这笔款项。从这一天起，这个船夫之子的惊人的飞黄腾达就开始了。

半年之后米尔柯就洞悉了象棋技术的全部奥秘，当然，他还有一个稀奇的弱点——这一点往后被行家们多次注意到，并且

① 主日即天主教的星期天。主日弥撒是天主教在星期天早上做的礼拜。

不断遭到他们的讪笑。因为琴多维奇从来也不会单凭脑子记忆来下棋，哪怕下一盘也不行，用行家的话来说，他不会杀盲棋。他完全缺乏在自己想象力的无限空间中再现棋盘的能力。他眼前必须老有一张画了六十四个黑白方格的真正棋盘和三十二个具体的棋子。即使成了世界名人之后，他还老是随身带着一副可以折叠的袖珍象棋，这样，他要是想复制他所需要的典型棋局，或者解决他感兴趣的问题，就随时随地都能以直观的方式在眼前看到棋子的具体位置。虽然这点瑕疵本身无足轻重，然而它显示了想象力的贫乏，并且在象棋爱好者的圈子里引起了纷纷的议论。就象在音乐界，卓越的演奏家或指挥如果被人发现光凭记忆、不用乐谱就不能演奏或指挥，定要引起人们的闲话一样。不过这一缺点并没有妨碍米尔柯取得惊人的成绩。他十七岁就已获得十多次各种各样的锦标，十八岁成为匈牙利全国冠军，到二十岁终于荣获世界冠军的称号。许多厉害的棋手在智力、想象力和气魄上毫无疑问是大大超过他的，但是碰到他那坚韧冷酷的逻辑，都一一败下阵来，正如拿破仑[①]败在笨重迟钝的库图佐夫[②]手里，汉尼拔[③]敌不过费边·孔克塔托尔[④]一样，根据李维[⑤]的记载，孔克塔托尔在童年时代就表现出淡漠和呆笨

---

① 拿破仑，一七九九至一八〇四年法兰西共和国的第一执政，一八〇四至一八一五年的法国皇帝。

② 库图佐夫，俄国的著名统帅。一八一二年拿破仑入侵俄国，俄军在库图佐夫指挥下粉碎了拿破仑的军队。

③ 汉尼拔，第二次布匿战争时的迦太基名将。公元前二一八年，他曾经绕道西班牙，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亚平宁半岛，屡败罗马军队。

④ 费边，罗马统帅，历任执政官。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 218—201）时与汉尼拔作战，他采取以逸待劳的延宕战术，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因而获得“孔克塔托尔”（意为拖延者）的绰号。

⑤ 李维，古罗马历史学家，著有《罗马史》。

的特点。象棋手本来集各种截然不同的智力特性于一身，兼有哲学家、数学家的精于计算、富于想象等创造性的特质。这样一来，在象棋名手卓越的行列里破天荒第一次混进来一个十足地道的异己分子——一个行动滞重、沉默寡言的乡村青年。即使最机灵的记者也无法从他嘴里勾出一句能够公开登报发表的话来。琴多维奇没有向报纸提供警句妙语，但这一点却为许多关于他个人的趣事轶闻所补偿：琴多维奇在棋桌旁是个无与伦比的大师，可是一站起来，就无可挽救地变成一个怪里怪气的、近乎滑稽可笑的人物。尽管他身穿黑礼服，系着华丽的领带，上面还别了一枚嵌着珍珠的有些刺眼的别针，指甲修剪得十分细致，但是举止仪表显示出他依然还是从前的那个头脑简单的乡下少年，不久前还在村子里给神父打扫厨房。他利用自己的天才和荣誉，尽可能地多赚钱，表现得十分小气，贪得无厌。他捞起钱来笨手笨脚，简直愚蠢到无耻的地步，这激起了他同行的愤慨和嘲笑。他从一个城市旅行到另一个城市，总是住最便宜的旅馆，只要给他报酬，他就为任何一个寒伧的象棋俱乐部下棋；他让人在肥皂广告上印制他的肖像，甚至同意人家出钱买他的名字去出版一本叫《象棋哲学》的书，丝毫也不理会他的竞争者对他的嘲笑，这些人清楚知道，他根本连三个句子也写不下来。这本书实际上是加里西尼亚一个穷大学生为一位精明的出版商撰写的。就象一切性格坚韧的人一样，琴多维奇也不懂什么叫可笑。他当了世界冠军以后，就自以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了。他认为他也击败了所有这些聪明绝顶、才智出众的演说家和作者，这种意识，尤其是他挣的钱比他们还多这个具体的事实使他从过去的手足失措一变而为冷漠的、往往表现为极其笨拙的目空一切。

"话说回来，这样快地取得荣誉，怎么能不冲昏这个空虚的头脑呢？"我的朋友举了几个典型例子说明琴多维奇带着一种纯粹是孩子气的虚荣心来炫耀自己的权势显赫，然后说道，"一个来自巴拿特① 的二十一岁的农家青年只要在棋盘上动动棋子，就可以在一星期内赚到一大笔钱，比他全村的人一年内砍伐木材艰苦劳动所得的还多，你说他怎么会不染上虚荣的毛病呢？再说，你的脑子如果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曾经有过伦勃朗、贝多芬、但丁和拿破仑，那你不是很容易认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吗？这小伙子智力有限的脑子里只有一个思想，那就是一连好几个月他没有输过一盘棋，而且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世界上除了象棋和金钱以外，还有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所以他有一切理由去自我陶醉。"

我的朋友的这番话自然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素来感兴趣的就是各种有偏执狂的人，即囿于某种单一的思想不能自拔的人，因为一个人用来局限自己的范围愈狭小，他在一定意义上就愈接近于无限。正是这种表面上看来对世界上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的人，象白蚂蚁一样顽强地用他们特殊材料建筑着自己稀奇古怪的、然而对他们来说却是独一无二的宇宙缩影似的小天地。因此我直言不讳地表示了我的意图——要在到里约热内卢的十二天旅程中仔细观察这个智力片面发展的古怪样品。

可是我的朋友提醒我说："您未必能做到这一点，据我所知，还没有一个人能从琴多维奇的嘴里掏到过一丁点有助于心理分析的材料。这个狡猾的农民，看来智力低下得令人难以置信，暗地里却是绝顶聪明，他从不暴露自己的弱点。他的办法很简单：

① 巴拿特，位于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之间的一个肥沃的地区。

除了在便宜旅馆里碰到的一些和他出身相仿的同乡之外，琴多维奇避免跟任何人交谈。他一感到他面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就马上象蜗牛一样缩进自己的背壳；因此，谁也不能夸口说，曾经听到他说了什么蠢话，或者估量到了他那惊人的无知。"

看来我的朋友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在我旅行的最初几天，如果不是死乞白赖地凑上去，是根本不可能接近琴多维奇的。我当然不会那么厚脸皮。有时他到上层甲板上来散步，反背着双手，神情高傲、专心致志地沉思着，活象一幅名画上的拿破仑。另外，他散步时总是那么匆匆忙忙地冲来冲去，因此，如果我想跟他搭讪，就不得不跟在他屁股后头跑。而他又从来不在休息室、酒吧间和吸烟室露面。我悄悄地向侍者打听消息，据说，他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坐在自己舱里一个大棋盘前，研究棋局或重演下过的棋。

三天以后，我可真的生起气来了，琴多维奇的防御策略看来比我想要设法接近他的愿望更为巧妙。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机会去亲自结识一位象棋名手。我现在愈是想了解这一类型的人，我就愈觉得把人的脑子一辈子完全围着一个划成六十四个黑白方格的小块空间转来转去，是不可思议的。根据个人经验，我是深知被称为"国王的游戏"① 的象棋所具有的神秘的诱惑力的，在人们发明的各种游戏中只有这一种游戏，它的胜负不决定于任何刁钻的偶然性，它只给智慧戴上桂冠，或者确切些说，它只给智力天赋的一种特殊形式戴上桂冠。但是把下象棋说成是一种"游戏"，这难道不是对它进行了一种侮辱性的限制吗？它不也是一种科学，一种艺术吗？一种介乎这二者之间飘浮不定

① 德文"象棋"（Schachspiel）一词由Schach（象棋）和Spiel（游戏）组成。Schach来自波斯文的sah，意为"国王"。所以象棋意译为"国王的游戏"。

的东西，就象穆罕默德[①]的棺材介乎天地之间一样。一种包含着各种矛盾的独一无二的混合物：这种游戏既是古老的，又永远是新颖的；其基础是机械的，但只有靠想象力才能使它发挥作用；它被呆板的几何空间所限制，而同时它的组合方式又是无限的；它是不断发展的，可又完全是没有成果的；它是没有结果的思想，没有答案的数学，没有作品的艺术，没有物质的建筑。但是，尽管如此，业已证明，这种游戏比人们的一切书本和作品更好地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是唯一属于一切民族和一切时代的游戏，而且谁也不知道是哪一位神明把它带到世上来消愁解闷、砥励心智、振奋人心的。它从哪儿开始？又到哪儿结束？它那简单的规则任何一个孩子也能学会，每一个生手都可以试试，也就在这同时，在它那永不改变的狭窄的方格里，产生出一种非常特殊的、无与伦比的能手——只具有一种非凡的象棋才能的人。这是一种独特的天才，在他们身上，想象力、耐心和技巧就象在数学家、诗人和作曲家身上一样地发生作用，只不过方式不同组合相异罢了。在过去相法研究盛行的时代，有个姓加尔[②]的德国医生也许会把这种象棋大师的头脑解剖一下，以便确定这种象棋天才脑子里的灰色物质是否有着一种特殊脑纹，是否和常人不同，有某种特别的象棋肌或象棋瘤。琴多维奇这个人会使这样一个骨相学家多么感兴趣啊！在他身上，于智力绝对停滞之中，迸涌出一股特殊的才能，就象一大块矿石之中隐藏着一缕金矿脉一样。我原则上从来就懂得，这种独特的天才游戏必然会产生值得尊敬的斗士，但我总还是感到很难想象，甚至于几乎

① 穆罕默德，阿拉伯人，生于麦加城，是伊斯兰教的创始人。

② 加尔，德国医生，伪科学"颅相学"（反动的心理学说）的创始者，宣称根据人的颅骨外形及隆起情况可以确定一个人的才能和志向。

不能想象，一个脑子活跃的人会把自己的天地局限于一小块一小块黑白空间之上，而且能够在前后左右移动三十二颗棋子的活动中找到毕生的事业。我不能想象这样一个人，他认为开棋的时候先走马而不是先走卒对他来说就是英勇的壮举，而在象棋指南的某个犄角里占上一席可怜见的位置就意味着声名不朽；我不能想象，一个聪明人竟然能够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全部的思维能力都献给一种荒诞的事情——想尽一切办法把木头棋子王赶到木板棋盘的角落里，而自己却没有发狂成为疯子。

如今，我生平第一次遇到了这样一个人物——一个这样古怪的天才，或者这样神秘的笨蛋，他离我非常之近，在同一条船上，只不过相隔六个船舱，而我这个不幸的人居然想不出办法来和他接近。我素来对于智力方面的各种事情都十分好奇，这种好奇最后往往变成一种强烈的激情。我于是想出种种荒谬绝伦的计策：一会儿打算刺激他的虚荣心，想假装代表一家有影响的报纸对他进行采访，一会儿又指望唤起他的贪心，建议他到苏格兰各地去作一次颇有收益的旅行比赛。最后，我终于想起了猎人屡试不爽的策略：模仿山鸡发情的叫声来引诱山鸡。要想吸引象棋大师的注意力，还有什么比自己装作下象棋更有效的办法呢？

我一辈子从来也没有认真研究过棋艺，理由很简单，我下象棋只是下着玩，纯粹为了消遣。如果说我有时候也下个把小时象棋，那完全不是为了使脑子紧张，相反，是为了在紧张的脑力劳动之后舒展舒展神经。我完全是本着“游戏”① 这个词的本义

---

① “象棋”(Schachspiel) 一词的第二部分 Spiel 为“游戏”，所以作者说本着“游戏”一词的本义，而不是“当真”。

来下象棋的，而真正的棋手下棋却是在“当真”，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下象棋也象谈恋爱一样，必须要有一个对手，可我当时还不知道船上除了我们以外，是否还有别的象棋爱好者。为了把他们引出洞来，我在吸烟室里设了一个极为简单的陷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坐在棋桌旁边来引诱猎获物，尽管我的妻子比我下得更差。果然，我们走了不到六步棋，我们旁边就有一位旅客停下来，接着第二位请求我们允许他在旁边观局，最后我们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个对手，他向我挑战，要我同他下一盘。此人名叫麦克柯诺尔，是一位苏格兰采矿工程师，听说他在加利福尼亚钻探石油，攒了一大笔钱。麦克柯诺尔身材不高，粗壮结实，颌骨方方正正，牙齿坚固有力。他脸上血色很好，红得发紫，大概是由于他威士忌喝得太多的缘故，至少这是部分的原因。此人的肩膀宽得出奇，简直象竞技者那样孔武有力，可惜在下棋的时候也表现出一副逼人之势。因为麦克柯诺尔先生属于这样一种自以为是、颇为得志的人，这种人即使在最无足轻重的比赛中，也把失败看作是降低自己的身分。这位大块头习惯于凭着自己的本事，在生活中死拚硬闯取得成功，他心里充满了特殊的优越感，以致把任何阻力都看成是对自己的极不应该的反抗，几乎就是对自己的侮辱。他输了第一盘，就一脸的不高兴，并且开始唠唠叨叨，用一种不容辩驳的口气解释说，只是因为他一时疏忽，才输了这盘棋。输了第三盘，他就怪隔壁客厅里太闹。每输一盘他没有不说再来一盘的。起初，他那种好胜劲儿我倒也觉得怪好玩，可是后来我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忍受下来，既然我想达到预定的目的，把世界冠军引到我们的桌边来，也就不得不忍受这位先生。

第三天我的计划成功了，可是只成功了一半。也许琴多维

奇通过上层甲板的舷窗看见我们在下棋，也许只是一般地想到吸烟室来转一转，总之，当世界冠军一发现居然有人胆敢擅自玩他的那行技艺，就情不自禁地走近一步，保持适当的距离，向棋盘投来一瞥考察的眼光。这时正好该麦克柯诺尔走。就看他走这么一步棋，琴多维奇就马上明白了，我们这种外行的比赛对于他这么一位大师来说，根本不值得再多看一眼。就象我们在书店里看到人家推销的一本蹩脚的侦探小说，连翻都不屑于翻它一下，就随手撂下一样，这位世界冠军也就离开我们的棋桌，走出了吸烟室。"他掂了一下分量，觉得没啥意思，"我想。他那种冷淡、鄙夷的目光多少有点使我生气。为了发泄一下我的怒气，我就对麦克柯诺尔说：

"看来，您这一步棋冠军似乎并不十分欣赏。"

"什么冠军？"

我向他解释说，刚才从我们身边走过并且不以为然地看着我们下棋的那位先生，就是世界象棋冠军琴多维奇。我补充说，咱们不会因为他看不起而伤心的，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对穷人来说，只好清茶淡饭将就着过穷日子嘛！使我感到意外的是，我随口说出的这些话居然对麦克柯诺尔产生了完全意料不到的作用。他立即激动起来，把我们下的这盘棋忘得干干净净。沽名钓誉的念头马上开始在他脑子里活动起来。他说，他压根儿没有想到，琴多维奇就在船上，那么冠军无论如何得跟他下盘棋。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跟一位世界冠军下过棋，除了有一次同另外四十个人在一起，跟他下过一盘车轮战，就是这次车轮战也是下得够紧张的，他本人差点儿还赢了呢。他问我，是否认识这位冠军，我说不认识。他又问我，愿不愿意跟冠军打打招呼，请他来同我们下盘棋呢？我拒绝了，我的理由是，据我所知，琴多

维奇是不大喜欢结识新交的。再说，跟我们这些第三流棋手下棋，对世界冠军来说，又有什么意思呢？

看来对麦克柯诺尔这种自尊心强的人，我是不应该说什么三流棋手之类的话的。他听了以后生气地往椅子背上一靠，粗暴地说，他简直不能相信，琴多维奇会拒绝一位绅士的客气的邀请。他会想办法去邀请的。我应他的请求，给他简单描述了一下冠军的为人。于是麦克柯诺尔便扔下这盘未下完的棋不管，急不可耐地跑到上层甲板上去追琴多维奇。这时，我又一次感到，长着这么宽肩膀的人要是想干什么事，是怎么拦也拦不住的。

我相当紧张地等待着。十分钟以后，麦克柯诺尔回来了，看来他的心情不怎么愉快。

“怎么样？”我问。

“您说得对，”麦克柯诺尔有些气恼地回答，“不是一位很讨人喜欢的先生。我向他进行了自我介绍，告诉他我是谁，可他连手都不伸给我。我试着向他说明，我们船上所有的旅客都将感到自豪和荣幸，如果他乐于跟我们进行一盘车轮战的话。可是他的态度生硬得不近人情。他回答说，很遗憾，他同他的经理人订有合同，规定他在旅行期间只能进行有报酬的表演赛，而且每盘酬金最低金额为二百五十美元。”

我笑起来了。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从白方格到黑方格这样动动棋子，竟是如此发财的买卖。我想您也就客客气气地向他告别了吧。”

然而，麦克柯诺尔的样子仍然一本正经。

“比赛定于明天下午三点举行，就在这儿吸烟室里。我希望我们不致于那么轻易地被他打败。”

“什么？您答应给他二百五十美元啦?!”我十分惊异地叫了

起来。

“为什么不呢？C'est son métier（法语：这是他的职业）。如果我牙疼，而船上碰巧又有一位牙科医生，那我也不能要求他白白地给我拔牙呀。这人做得很对，就该大敲竹杠。哪一行真正的专家也都是最精明的生意人。至于我，我是主张买卖做得越光明磊落越好。我宁可把现钱付给您的琴多维奇，也不愿向他乞求恩典而且末了还得向他千恩万谢。再说我在我们俱乐部里一个晚上输过不止二百五十美元，而那还不是同世界冠军下呢。‘三流’棋手输给琴多维奇是没有什么可丢人的。”

我真觉得好玩，我说的“三流棋手”这个毫无恶意的说法，竟然如此厉害地刺伤了麦克柯诺尔的自尊心。但是，既然他打算为这种昂贵的娱乐付钱，我对他的这种不大合适的虚荣心也就不加非议了，再说由于他的虚荣心，我还有机会认识一下我感兴趣的人物。我们赶紧把这件事告诉了四五个到现在为止自称是象棋爱好者的先生们，并要求他们为这即将举行的比赛不仅预先订下我们的桌子，而且订下所有的邻桌，以便尽可能避免其他过往旅客的干扰。

第二天在指定的时间，我们这一伙人都准时到场，一个不拉。冠军正对面的桌子当然让给麦克柯诺尔。他心情激动，一支接一支地猛抽烈性雪茄，而且一再焦灼不安地看着手表。然而，世界冠军叫大家足足等了他十分钟（想到我的朋友讲的那些故事，我早已料到他会来这么一招），这样一来，他的出场就显得分外的隆重。他泰然自若、从容不迫地走到桌旁。他也不向大家作自我介绍——看来，他的无礼似乎是说：“我是谁，你们全都知道，而你们是谁，我却丝毫不感兴趣。”——马上就用一种干巴巴的、例行公事的语气开始作出具体的安排。因为船上没有那

么多棋盘，没法进行车轮战，所以他建议，我们大家可以一齐同他对弈。他走一着，然后就退到房间另一端的一张桌子旁边，以免影响我们商量。我们下过一着以后，就用茶勺敲敲茶杯，因为遗憾的是手头没有摇的铃。如果没有人反对，那他建议每走一着最多考虑十分钟。我们当然象怯生生的小学生一样，接受了他的全部建议。琴多维奇要了黑子；他站着回了一步棋，就立即转过身去，退到他方才建议的等候地点。他懒洋洋地躺在安乐椅里，信手翻阅一份画报。

报道这盘棋没有多大意思。不言而喻，它象预料的那样，以我们的彻底失败而告终，而且一共只走了二十四步棋。世界冠军轻而易举地击溃了半打平平常常或者十分差劲的棋手，这件事本身并不足为奇；但是使我们大家十分反感的是琴多维奇的倨傲态度，他明显地让我们感到，他对付我们，不费吹灰之力。他每一次走到桌边，都是故意用一种似乎漫不经心的目光向棋盘扫上一眼，而对我们则根本不予理睬，好象我们也是没有生命的木头棋子似的。他的态度就象人们把一块骨头扔给一只癞皮狗，连看也懒得去看它一眼。我觉得他要是稍微周到一点，知道一点儿分寸，他完全可以指出我们的错误，或者说些友好的话来鼓励鼓励我们。可是，即使下完了这盘棋，这个没有人性的象棋机器人也没有吭一声。他说了一声“将死了”，就一动不动地站在桌旁，显然是想知道我们还要不要再下一盘。碰到这种迟钝粗鲁的人，你是毫无办法的，我已经从位子上站了起来，准备用手势示意，至少对我来说等这笔美金交易一了结，我们愉快的相识便就此终结。可是，使我恼火的是，就在这一刹那，坐在我旁边的麦克柯诺尔用十分沙哑的声音说道：“再来一盘！”

使我吃惊的是麦克柯诺尔的挑衅口吻，他在这一瞬间的确

很象一个准备挥拳出击的拳击家，而不大象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也许是琴多维奇对待我们的那种侮辱人的态度使他感到愤怒，也说不定是他病态的自尊心容易受到刺激，但是不管原因如何，反正麦克柯诺尔完全变了样子。他满脸通红，一直红到发根，鼻翼由于内心激动张得大大的，额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着的嘴唇向气势汹汹地往前突出的下巴伸展过去。我不安地注意到，他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这种怒火通常只有赌台旁边的赌徒才有，如果他所需要的牌在成倍成番地加注以后接连六七次都不出现的话。这时我已经明白，这个好胜心强的狂热分子将要一个劲地同琴多维奇下棋，下普通的注或者下成倍的注，一直下到至少赢他一盘为止，即使这样会花去他的全部财产，他也在所不惜。如果琴多维奇坚持干下去，那么麦克柯诺尔就会变成他的真正的金窖，在他到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他完全可以从这个金窖里挖出几千美元。

第二盘和第一盘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我们这伙人略有增加，因为又来了几个好奇的观众，而且显得更加活跃。麦克柯诺尔两眼盯着棋盘，好象他要以他必胜的意志去感化棋子似的。我感到，为了能向我们冷酷无情的敌手愉快地大喊一声“将死了”，他是非常乐于牺牲一千美元的。奇怪的是，他那种阴郁的激动不知不觉地感染了我们大家。现在每走一着都比先前讨论得更加激烈，我们一直争论到最后一秒钟，才一致同意给琴多维奇发出信号叫到我们桌边来。我们渐渐走到第十七步，使我们惊讶的是，这时出现了一个极为有利的局面，因为我们已经成功地把 c 线上的卒子推进到倒数第二格 c_2 的位置上，现在我们只消把它推进到 c_1 的位置上，我们就要赢得第二个后了。这个取胜的良机过于明显，我们当然觉得很不放心，大家都有点怀疑，

这个似乎已经被我们夺得的优势，没准是琴多维奇给我们设下的陷阱，他不是比我们能多看好几着棋吗。但是尽管我们大家一起使劲地研究和讨论，我们仍然看不出他设的圈套是什么。最后，允许的思考时间快要完了，我们决心冒险走一步棋。麦克柯诺尔已经拿起卒子，想把它放在最后一个方格里，忽然，他觉得有人猛地抓住他的胳臂，有个人轻轻地、但是激烈地悄声说道："千万别那么走！"

我们大家都情不自禁地转过头去。我们身后站着一个约摸四十五岁的男人，他那尖削的瘦脸在我先前散步时就因为它简直象石灰一样奇怪的苍白而引起过我的注意。他大概是几分钟前我们全神贯注地讨论我们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时候参加到我们这一伙里来的。他看见我们望着他，便匆匆忙忙地补充了几句：

"您现在如果把卒子变成后，那他就立即用c_1位置上的象来把它吃掉，而您再用马把他的象吃掉。在这期间，他就会把他那不受牵制的卒子进到d_7的位置上，从而威胁您的车。您即使用马将军，这一盘您还是要输的——再走九、十着您就会被将死的。一九二二年阿廖辛在彼斯吉仁循环赛上同波哥尔留勃夫对弈时几乎完全是同样的阵势。"

麦克柯诺尔大为惊讶，他放下手里的棋子，象我们大家一样，不胜惊奇地两眼直盯着这个似乎是从天而降的我们的守护天使。一个在十来着棋之前就能算出一副棋的结局的人，想必是个第一流的高明棋手，甚至于说不定是个和琴多维奇旗鼓相当的冠军争夺者，此刻正前去参加同一个比赛。他在这样关键的时刻突然出现，突然参战，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件超乎自然、异乎寻常的事。首先清醒过来的是麦克柯诺尔。

"您建议怎么走呢?"他激动地小声问道。

"先别进卒,暂且避开。先把王从危险区撤出来——从 g_8 走到 h_7。这样,您的对手大概会转而进攻另一翼。不过您可以把车从 c_8 走到 c_4 去抵挡。这一来,他就要多走两步棋,并且失去一个卒子,从而也就失去了整个优势。于是你们双方都有卒子互相对垒。只要您防守得当,这一盘您还能走成和局。别的您也不能再奢望了。"

我们又一次惊讶得目瞪口呆。他计算的准确和迅速都使我们大吃一惊。他那样子就象是在照着棋谱一步一步地念似的。由于他的参与,我们这盘棋居然能和世界冠军下成和局,这种出人意表的良机毕竟是很诱人的。我们不约而同地全都退到旁边,以免妨碍他看棋。麦克柯诺尔又问了一遍:

"这么说,把王从 g_8 走到 h_7?"

"当然,现在最要紧的是避开。"

麦克柯诺尔听从了他的意见,我们敲了敲玻璃杯。

琴多维奇迈着他惯常的随随便便的步伐走到我们桌旁,对我们走的棋只瞥了一眼。然后,他把王翼的卒子从 h_2 移到 h_4 的位置上,就跟我们这位素不相识的帮手所预言的完全一样。而这个人又在激动地低声说话了:

"进车,进车,把它从 c_8 走到 c_4,那他就不能不去保卒子了。不过这对他也无济于事!不要管他的底线卒子,你出击,把马从 c_3 走到 d_5,这样均势就恢复了。全力冲过去,不要守了!"

我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对于我们来说,他讲的话全是中国话①。不过,既然已经着了迷,麦克柯诺尔就不加思考

① 欧洲人认为中国话极为难懂。这句话比喻这人说话的意思艰深难懂,犹如中国话。

地照他说的走。我们又敲了敲玻璃杯，把琴多维奇叫过来。这时，他第一次不迅速作出决定，而是紧张地看着棋盘。然后他走了一着棋，恰多就是这位陌生人向我们预告的。琴多维奇都已经转身要走了，可这时发生了一件新奇的、意想不到的事：琴多维奇抬起眼来环顾一下我们这些人。显然他是想弄清楚，在我们中间究竟是谁忽然对他进行这么顽强有力的抵抗。

从这一瞬间开始，我们的激动增长到难以估量的程度。在这之前，我们跟琴多维奇下棋，并没有真抱什么取胜的希望，但是现在，我们能够挫伤琴多维奇冷漠的傲慢这一想法，使我们大家顿时热血沸腾、情绪高涨。我们的新朋友又已经指出下一步棋该怎么走，我们可以把琴多维奇请过来了。我便用茶勺敲了敲玻璃杯，手指都有点微微发抖。现在我们初步的胜利已经取得了：琴多维奇在这之前一直是站着下棋的，现在他犹豫再三，终于坐到了棋桌旁。他慢慢地、沉重地坐到椅子上，光这一点就使得我们和他之间的原来那种他对我们“居高临下”之势给打破了。我们迫使他和我们处于平等地位，至少在外表上是如此。他考虑了老半天，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棋盘；他那沉重的眼皮搭拉下来，我们几乎都看不见他的眼珠。由于紧张地思考，他的嘴渐渐地张开，这使他的圆脸显出一副蠢相。琴多维奇考虑了几分钟，然后走了一着，就站起身来。我们的朋友立即低声说道：

“这步棋是拖延时间！想得好！不过不要去理它！逼他拚个子儿。一定要拚！拚过以后就是和局了，谁也帮不了他的忙了！”

麦克柯诺尔照他说的走了一步棋。双方棋手（我们大家早已沦为可有可无的配角）下面的走法，对我们来说乃是莫名其妙

的棋子的移动。走过七、八着以后，琴多维奇思考了好一会儿，然后抬起头来对我们说："和了。"

在这一刹那间，四下里一时寂静无声。忽然听见海浪的翻滚声，隔壁客厅里的收音机传来的爵士乐曲声，上层甲板上散步者的每一个脚步声，以及从窗框里透进来的轻微的风声。我们大家都屏住呼吸，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我们大家简直被这难以置信的事情给吓住了：这位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竟能迫使世界冠军屈从于他的意志，而且是下的一盘已经输了一半的棋。麦克柯诺尔大声地吁了一口气，往后一靠，嘴里冲出一声得意的"啊！"。我又仔细地观察了一下琴多维奇。在走最后几步棋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脸色似乎变得苍白了一些。但是世界冠军善于控制自己。他仍然保持一种似乎无所谓的呆木神气，用一只平稳的手把棋盘上的棋子扒拉到一边，问道：

"想不想下第三盘，先生们？"

他是用一种毫无感情、就事论事的语气提出这个问题的，但奇怪的是，冠军似乎完全没有注意麦克柯诺尔，而是死死地盯着我们救星的眼睛。就象一匹马从一个骑者比较坚定的骑姿中认出这是个更为高明的新骑士一样，琴多维奇想必也从最后几步棋里看出，实际上他真正的对手是谁。我们也情不自禁地跟着琴多维奇的眼光，好奇地凝视着这位陌生人。但是这个人还没来得及思考或者答复，那虚荣心强、十分激动的麦克柯诺尔已经洋洋得意地冲着他喊了起来：

"那还用说！不过这一盘您得单独跟他下。您一个人同琴多维奇对弈！"

可是这时发生了一件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事情。这位陌生人非常奇怪地一直十分紧张地凝视着空棋盘，他发现所有的目光

都盯着他，并且听到麦克柯诺尔这样热情洋溢地跟他说话，身上不觉一哆嗦。他脸上的表情显得十分慌乱。

"绝对不行，先生们，"他结结巴巴地说，显得非常惊慌失措，"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绝对不行……我已经二十年，不，二十五年没下棋了。我现在才发现，未经诸位允许就参与您们的比赛，是多么不恰当的行为。请您们原谅我的鲁莽。我不愿再继续打扰诸位了。"我们惊异得还没有缓过劲来，他已经转身走出吸烟室了。

"不过，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啊！"容易激动的麦克柯诺尔用拳头猛敲一下桌子，大声嚷道。"这人说他二十五年没下过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不是在五六着棋之前就已经算出每一步棋和每一个对策了吗！这种事情可不是谁都能轻易做到的啊。这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是不是？"

麦克柯诺尔不由自主地向琴多维奇发出上面的问题。但是世界冠军的神情十分冷淡。

"这件事情我无法判断。不过不管怎么说，这位先生下棋下得不很平常，怪有意思；所以我故意给他一个略占上风的机会。"

说着他懒洋洋地站起来，用他惯有的就事论事的语气补充了一句：

"要是这位先生或者诸位先生明天还想再下一盘，那我从三点钟起听候诸位吩咐。"

我们忍不住都微笑起来。我们每个人都非常清楚，琴多维奇绝不是因为慷慨成性而给了我们不知名的帮手一个机会的，他的这种说法无非是企图掩盖自己失败的一个愚蠢的遁辞。因此我们更加强烈地想要看到这个傲慢者受到屈辱。一下子我们

这些生性平和、懒懒散散的旅客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雄心勃勃的战斗欲望。在我们船上，在一望无垠的大海上，世界冠军将在我们手下败北，而这一记录将由各通讯社向全世界播发，这个想法刺激着我们，使我们陶醉。此外，我们的救星恰好在关键时刻出乎意料地前来参战，这事更发出一种神秘的魔力，他那近乎羞怯的谦逊同职业棋手不可动摇的自负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个不认识的人究竟是谁呢？莫非偶然的机遇使我们眼前又出现了一名至今尚未发现的象棋天才？还是说，由于某种尚未查明的原因，一位大名鼎鼎的象棋大师向我们隐瞒了他的姓名？我们十分激动地讨论着所有这些可能性，甚至最不可思议的假设对我们来说也还不够大胆，他那神秘莫测的胆怯和他出人意外的自白，这一切怎么也不可能和他显而易见的卓越棋艺协调起来。但是，有一点我们大家意见完全一致：绝对不能放弃重新鏖战一场的机会。我们决定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的帮手在第二天同琴多维奇对弈。麦克柯诺尔答应承担这次比赛物质方面的风险，而我作为陌生人的同胞——我们这时已从侍者那里打听到陌生人是奥地利人——被全权委托向他转达我们的请求。

我没有花多少时间就在上层甲板上找到了这个匆匆溜走的陌生人。他躺在躺椅上看书。在我走过去之前，我先利用这个机会，仔细地看了看他。他躺着，把他尖削的脑袋仰卧在枕头上，看上去有些疲劳。我又一次惊异地发现，他那还算年轻的脸，苍白得异乎寻常，两鬓全都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却有这样的印象，觉得他一定是突然变老的。我刚刚走近他，他就客气地站起来，进行自我介绍。他所说的姓氏，我一听就很熟悉，这是奥地利一家古老的名门望族。我记得这家的一个成员

是舒伯特[1]的知交，另一位是老皇帝的御医。当我向这位B博士表示我们请他接受琴多维奇的挑战时，他显然大为震惊。原来他根本没有想到他刚才是在同世界冠军下棋，而且下得相当成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消息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印象。他一再反复问我，我是否确信他的敌手真是大名鼎鼎的国际锦标获得者。我很快懂得了，这一情况大大减轻了我的使命。但是，我感到我是在同一位非常周到、极有教养的人打交道，所以如果他输了将由麦克柯诺尔承担物质损失一事，我决定还是不提为好。B博士犹豫了好一会儿，最后同意参加比赛，但他请我向我的朋友们事先说清楚，大家对他的才能不要寄予太大的期望。

"因为，"他带着一种梦幻似的微笑补充说，"我确实不知道能不能按照全部规则下棋。请您相信我，我上次说从中学时代起，也就是二十多年来我没有动过棋子，我这样说并不是虚伪的谦逊。而且即使在那时候，我也只不过是个平平庸庸的棋手而已。"

他说得那么自然，以致我丝毫也不怀疑他的真诚。可是各个大师下过的棋局他都记得清清楚楚，准确无误，我不由得对此表示了我的惊讶。我说，不管怎么说，他至少在理论上想必对棋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吧。

B博士的脸上又掠过了一个奇怪的梦幻似的微笑。

"大量研究？天晓得！这话大概可以这么说吧。我对象棋是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不过那是在一种非常特殊的、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是一个相当错综复杂的故事，它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插曲，用来说明我们这个美妙的伟大的时代，要是您能忍耐半个小时的话。"

---

[1] 舒伯特(1797—1828)，奥地利著名作曲家。

说着，他指了指旁边的一把躺椅。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周围一个人也没有。B博士取下他看书时戴的花镜，搁在一边，开始说道：

“您客气地提到，您作为一个维也纳人记得我们家的姓氏。但是我估计，您未必听说过起初由我父亲和我、后来由我自己主持的律师事务所。因为我们根本不受理报纸上公开议论的案件，并且原则上避免接受新的当事人的委托。事实上，我们后来根本就不再从事一般的律师业务，而只限于充当法律顾问和管理一些大修道院的财产。我父亲过去是天主教政党的议员，和这些修道院过从甚密。此外，在帝制已成历史陈迹的今天，下面这件事情我们也不妨公开谈论——我们还受托管理皇室某些成员的资产。我们家同皇帝以及教会的联系（我的一个叔叔是皇帝的御医，另一个是塞滕希特顿修道院的院长），可以追溯到前两代，我们只要保持这些联系就行了。委托人对我们的信任是从老一辈那里传下来的，而随着他们的信任，那静悄悄的可以说是无声无息的工作也就落到我们身上。这些工作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过是严加保密和忠诚可靠，先父充分具有这两种品质。只是由于老练周到，他才成功地在通货膨胀年代和改朝换代以后为我们的委托人保存了可观的财产。后来，希特勒在德国上台执政，开始侵吞教会和修道院的财产，于是由我们经手和国外进行一些谈判和交易，为的是至少还能挽救一些动产，使之免遭没收。关于皇室和教廷①所进行的某些秘密的政治交易，我们两人所知道的远比外界知道的多。可是正因为我们的事务所很不惹人注目，我们门上连个牌子也没挂，再加上我们小心谨慎，

① 指梵蒂冈的罗马天主教教廷。

我父亲和我特意避免和保皇派来往，这使我们免于遭受那些好管闲事之辈的多方询问。事实上，奥地利当局在这些年代里从来没有料到，皇室的秘密信使一直在我们这个坐落在五层楼上的不显眼的事务所里投递或者领取特别重要的信件。

“大家知道，还在国社党党徒[①]武装他们的军队去进攻全世界以前很久，他们就在与德国毗邻的所有国家里开始建立一支由被损害、被轻视和被侮辱的人组成的队伍，一支和他们的军队同样训练有素和极为危险的大军。每一个办公室，每一个企业都有他们所谓的基层组织，他们的间谍和奸细到处都是，包括陶尔斐斯[②]和舒什尼格[③]的私人府邸在内。就是在我们简陋的事务所里，也坐着他们的暗探，可惜我知道得太晚了。此人当然不过是一个可怜而无能的办事员，是一位神父介绍来的，我们雇用他只是为了使我们的事务所对外象一个正常的办事机关的样子；事实上我们给他干的事，无非是些无关紧要的外差、接接电话、整理整理文件，那些文件当然都是无足轻重、没有问题的。邮件是从来不许他拆的。所有重要的信件都是我亲自在打字机上打出来，而且只打一份，不留副件。每一份重要的文件我都亲自带回家去，而秘密谈判只在修道院的院长室或者我叔叔的御医办公室里进行。由于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派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个坐探看不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是，一件不幸的偶然事件打开了这个野心勃勃、虚荣心盛的家伙的眼睛，他注意到我

① 希特勒的政党，原名全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国社党”，贬称“纳粹”。

② 陶尔斐斯，一九三二年五月起任奥地利总理兼外交部长，一九三四年为德国纳粹分子刺杀。

③ 舒什尼格，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八年任奥地利政府总理，后为纳粹推翻，被关进集中营。

们不信任他，背着他在做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可能，当我不在的时候，一位信使不小心说了‘陛下’，而没有按照我们的约定说‘贝恩男爵’，要不就是这个流氓非法拆看了我们的信件——反正在我怀疑他之前，他就已经从慕尼黑或者柏林得到了监视我们的命令。一直到很久以后，我都已经被捕入狱，我才想起他开头干起活来如何懒散，后来，在最后几个月里突然变得很卖力气，好几次他巴结得过火，硬要把我的信件送到邮局去。我不能说我就没有一点疏忽大意的地方，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时代那些最为杰出的外交家和军人不也是被这帮希特勒匪徒卑鄙地暗算了吗？盖世太保早已虎视眈眈地把注意力集中到我的身上，这可以从下述事实得到极为具体的证实。在舒什尼格宣布辞职的当天晚上，也就是希特勒进入维也纳的前一天，我就已经被党卫军逮捕了。幸亏，我刚从收音机里听到舒什尼格的辞职演说，还能及时地把所有最重要的文件全都烧毁，而其余的文件，包括一些修道院和两位大公爵存放在国外的财产的不可缺少的凭据，我都藏在一个装脏衣服的提篮里，由我年老忠实的女管家带到我叔父家里。所有这一切都真正是在希特勒分子闯进我家前的最后一分钟完成的。”

B博士停了一下，点燃了一支雪茄。火柴一亮，我看见他的右嘴角神经质地抽动了几下。这点我先前早已注意到了。我发现，这种痉挛，隔几分钟就要重复一次。只是轻微地抽动一下，转瞬即逝，几乎难以觉察，可是使他的脸显得特别不安。

“您大概以为我现在要讲那些忠于我们古老的奥地利的人都关在那里的集中营，以及我在那里所受的屈辱、拷打和折磨吧。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我被算作另外一种囚犯。我没有同那些不幸的人囚禁在一起，希特勒分子用尽一切办法折磨他

们的心灵和肉体，把积聚起来的愤懑都发泄在他们身上。我是被列入另外一类人之中，这种人数目很少，国社党徒指望从他们身上敲诈金钱或者勒索重要情报。盖世太保对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本身当然毫无兴趣，不过他们大概听说，我们是他们最大的敌人的财产委托人、监护人和心腹。他们想从我这儿诈取的，是一些罪证材料，可以用来向修道院提出公诉，证明它们隐瞒财产；他们可以用这些罪证材料来反对皇室和一切在奥地利为皇室奋斗牺牲的人们。他们估计，而且也并非没有根据，我们经手的大部分基金还隐藏得好好的，他们要想侵占还很难办到。正因为如此，他们在第一天就把我抓了去，他们指望用他们百试百灵的方法从我这里获得这些秘密。由于他们想从我这一类人身上敲诈金钱或者勒索重要材料，所以我们没有被送到集中营去，而是受到一种特殊的待遇。您大概记得，我们的首相[1]以及洛特希尔德[2]男爵（纳粹分子希望从他的亲戚那里诈取几百万元）都没有被投入围着铁丝网的集中营，却是似乎备受优待，被安置在'大都会饭店'里，——盖世太保的总部也设在那里——每人住一个单间。连我这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也获得了这种优厚待遇。

"在大旅馆里独自住个单间——这话听起来极为人道，不是吗？不过，请您相信我，他们没有把我们这些'要人'塞到二十个人挤在一起的寒冷的木棚里，而是让我们住在大旅馆还算暖和的单间里，这并不是什么更加人道的待遇，而是更为阴险的手段。他们想从我们这里获得需要的'材料'，不是采用粗暴的拷打或者肉体的折磨，而是采用更加精致、更加险恶的酷刑，这是想

---

① 指舒什尼格。

② 洛特希尔德，德国大财阀。

得出来的最恶毒的酷刑——把一个人完全孤立起来。他们并没有把我们怎么样——他们只是把我们安置在完完全全的虚无之中，因为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象虚无那样对人的心灵产生这样的一种压力。他们把我们每一个人分别关进一个完完全全的真空之中，关进一间和外界严密隔绝的空房间里，不是通过鞭笞和严寒从外部对我们产生压力，而是从内部产生压力，最后迫使我们开口。乍一看来，分给我的房间似乎并没有什么使人不舒服的地方：房里有门，有床，有张小沙发，有个洗脸盆和一个带栅格的窗户。不过房门日夜都是锁着的；桌上不得有书报，不得有铅笔和纸张；窗外是一堵隔火的砖墙；我周围和我身上全都是空空如也。我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了：表给拿走了，免得我知道时间；铅笔拿走了，我就不能写字；小刀拿走了，怕我切断动脉；甚至于象香烟这样最小的慰藉也拒绝给我。除了看守，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任何一张人的脸，就是看守也不许同我说话，不许回答我的问题。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任何人的声音。从早晨到夜晚，从夜晚到黎明，我的眼睛、耳朵以及其它感官都得不到丝毫滋养。我真是形影相吊，成天孤零零地、一筹莫展地守着我自己的身体，以及四五件不会说话的东西，如桌子、床、窗户、洗脸盆；我就象潜水球里的潜水员一样，置身于寂静无声的漆黑大海里，甚至于模糊地意识到，通向外界的救生缆索已经扯断，再也不会被人从这无声的深处拉回水面了。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没有什么可听，没有什么可看。我的身边是一片虚无，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虚无之境，处处如此，一直如此。你在房里踱来踱去，你的思想也跟着你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一直不停。然而，即使看上去无实无形的思想，也需要一个支撑点，不然它们就开始毫无意义地围着自己转圈子，便是思想也忍受不

了这空无一物的虚无之境。从早到晚你老是在期待着什么，可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就这样等着等着，什么也没有发生。等啊等啊，想啊想啊，一直想到脑袋发痛。什么也没有发生。你仍然是独自一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

“这样继续了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我是置身于时间之外，置身于世界之外活过来的。要是当时爆发了一场战争，我也不会知道；我的世界仅限于桌子、门、床、洗脸盆、小沙发、窗户和墙壁之间。我老是一个劲地望着同一面墙上的同一张糊墙纸，我盯着它看的时间如此之长，以致糊墙纸上那种锯齿形图案的每一根线条都象用雕刻刀深深地刻在我大脑最深的褶纹里。最后审讯终于开始了。我被突如其来地叫了出去，都搞不清楚那是白天还是黑夜。被叫之后，就给带着穿过几个走廊，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然后，在一个什么地方等着，也不知道是个什么地方；突然，又站到了一张桌子前面，桌旁坐着几个穿军装的人。桌上放着一叠纸——那是档案，不知道里面是些什么；接着开始提问：问题真真假假，有的明确，有的刁钻，有的打掩护，有的设圈套；你回答问题时，别人恶毒的手指在翻动着文件，而你不知道那里面写的是什么，别人恶毒的手在做着记录，而你不知道它在写些什么。不过，对我来说，在这些审讯中，最可怕的是，我永远也猜不出，而且也无法料到，关于我的事务所办理的业务，盖世太保究竟已经知道了什么，他们到底还想从我口里掏些什么出来？我已经给您说过，我在最后的时刻，已经把一些可以构成罪证的文件通过我的女管家带去交给了我的叔父。可是他收到了这些文件呢？还是没有收到？我们的那个雇员究竟泄露了多少秘密？他们到底截住了我们多少信件？这期间他们从我们代理事务的那些德国修道院里，说不定已经从哪一个笨拙的神父那里

诈出了多少线索？他们盘问再三。我为某某修道院买过哪些有价证券？我同哪些银行有业务往来？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名叫某某的先生？我从瑞士以及天晓得还从什么地方收到过信没有？因为我无法揣测他们究竟已经查明了多少情况，我的每一个回答便承担了极其严重的责任。如果我承认了他们还不知道的某件事，我就可能毫无必要地使别人遭殃；而如果我否认的事情过多，结果我就害了自己。

"然而审讯还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审讯之后回到我的虚无中去——回到那同一个房间去。那里还是同一张桌子，同一张床，同一个洗脸盆，同样的糊墙纸。因为我一旦孤身独处，我就设法逐一回想审讯时的情景，思考着我该怎么回答才最聪明，盘算着下一次我得说些什么，才能打消我说不定一言不慎而引起的怀疑。我来回考虑、反复思考、仔细检查我向审判官说的口供中的每一句话，我重新想起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我作出的每一个回答。我试图掂量一下，我说的哪些话可能被他们记录了下来，可我心里明白，这种事情我是永远也不可能猜出来，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但是，这种思想，一旦在空房间里开始运转，就不停地在我脑子里盘旋，一再周而复始，引起各式各样别的联想，连睡梦中也不得安宁。每次被盖世太保审讯之后，我自己的思想就同样无情地折磨我，脑子里一再重复盘问、追究、虐待的苦刑。这说不定比审讯之苦还更加残忍，因为在审判官那儿的审讯经过一个小时总是要结束的，但是由于这种孤独的阴险折磨，我脑子里的审讯却永无休止。在我的身边总是只有桌子、柜子、床、糊墙纸、窗户。没有任何使人分心的东西，没有书，没有报纸，没有新来的人的脸，没有可以写点什么的铅笔，没有一根可以拿来玩的火柴棒，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一无所有。现

在我才发现，把人单独囚禁在大旅馆的房间里，这种办法是多么恶毒，对人的心理打击是多么致命。在集中营里，你大概得用手推车去推石头，直到双手鲜血淋漓，鞋里的双脚冻坏为止。你大概得跟二十多个人挤在一起，住在又臭又冷的斗室里。然而在那儿看得见好多人的脸，那儿有田野，有手推车，有树木，有星星，那儿总有点什么可以瞧瞧。而这儿呢，你身边的东西从来也不改变，绝对不变，那可怕的一成不变。这儿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使我摆脱我的思想、我的疯狂的想象和我的病态的重复。而这个恰好就是他们想要达到的目的：他们企图用我自己的思想来窒息我，直到我喘不过气来，那时我只好把我的思想倾吐出来，招出口供，招出他们想要知道的一切口供，供出别人和材料，此外别无出路。

“我渐渐感到，在这一片虚无的可怕压力下，我的神经开始松弛。意识到这个危险，我就竭尽全力绷紧我的神经，紧到快要绷断的地步，我拚命去找些事情，或者去想些事情来散散心。为了使自己有事可做，我就试着在脑子里重现过去背熟的东西，把它们朗诵出来，民歌啊，儿歌啊，中学里学的荷马史诗啊，以及民法法典的条文啊。后来我就试着演算算术题，我在脑子里任意加着和除着数字，但是我的记忆力在一片空虚之中什么也抓不住。我没法把思想集中在什么事情上。想着想着就会冒出同一个思想，而且老是出现：他们知道什么？昨天我说了什么？下一次我该说些什么？

“这种实在难以描绘的状况持续了四个月之久。四个月——写起来容易，不过才三个字！说起来也容易：四个月，一共才几个音节。用四分之一秒的时间，嘴唇就迅速地发出这些音：四个月！但是谁也没法描绘、衡量，并且说清楚，在没有空间、没有时

间的情况下，一段时间究竟拉得有多么长，这事你向任何人也讲不清楚，就是向你自己也讲不清楚。你周围空虚一片，一片空虚，成天看见的老是桌子、床、脸盆、糊墙纸，身边老是一片沉默，看见的老是那个看守，他把饭塞进来，连看也不看你一眼，同样的一些思想在虚无之中老是在你脑海里盘旋，直到你发疯为止。你向谁也没法解释，这一切是如何使人崩溃和毁灭的。我从某些细微的征兆中极为不安地意识到，我的头脑已经陷入混乱状态。起初，我被提审时，头脑还是很清楚的，我回答问题泰然自若，深思熟虑，那种双重的思路还在起着作用，想到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而现在，就是最简单的句子，我也只能结结巴巴地说出来，因为我在招口供的时候，我象着了魔似的，眼睛死盯着在纸上滑来滑去记录口供的那支笔，仿佛我想紧紧跟上我自己说的话似的。我感觉到，我的力量渐渐支持不住，我感到这一时刻渐渐逼近：我为了救我自己，我将把我所知道的一切，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东西都说出来，为了逃脱这使人窒息的虚无，我将出卖十二个人，供出他们的秘密，而我自己除了得到片刻的休息，别无所获。一天晚上，的确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看守恰好在我快要憋死的时候给我送饭来了，于是我忽然冲着他的背影大叫起来：'带我去受审！我什么都说！我什么都交代！我要告诉他们文件和钱在哪儿！我都说，我什么都说！'幸亏他没有再听我说下去。说不定他也不想听我说。

"就在这极端严重的危急关头，发生了一件预料不到的事情，拯救了我，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拯救了我。这是七月底的一个昏黑阴沉的下雨天：我之所以这样清楚地记得这个细节，是因为我被带去受审的时候，路过的走廊里，雨水正打在窗玻璃上。在审讯室的前室里我得等半天。每次提审都得等，这也是他们的手

段的一部分。突然叫你受审，半夜里冷不丁地把你从囚室里带走，先让你神经紧张起来，然后等你作好受审的思想准备，理智和意志全都振作起来准备进行抵抗了，他们又让你无谓地等着，等了又等，一等就是一小时、两小时、三小时，使你身体疲惫，心力衰竭。这一天是星期四，七月二十七日，他们让我等的时间特别长。我在前室里足足站着等了两个小时；我之所以连这日期也记得这么清楚，是有特别的原因的，因为在这个前室里我站了两个小时——不言而喻，我是不许坐下的——直站得我腿脚僵直，而在这里恰好挂了一个日历，我没法向你解释，我当时如何如饥似渴地想看到一些印刷的东西，看到一些写的字，所以墙上'七月二十七日'这短短的一行字，我是目不转睛地看了又看；我简直把它们一口吞下，刻在我的脑子里。然后我又等啊等啊，我的眼睛死盯着房门，看它什么时候终于会打开来，同时我又再三考虑，这些审判官这次会问我一些什么问题，而我心里明白，他们问我的问题，将和我准备回答的问题完全不同。可是尽管如此，这种等待和站立的折磨同时也是一种幸福，一种快乐，因为这间屋子怎么说也和我住的那间屋子不一样，它比较宽敞，有两扇窗，不象我的房里只有一扇窗，而且没有床，没有脸盆，窗台上也没有那道特别的裂缝，这个裂缝我仔细观看了不下千百万次。门上漆的颜色也不一样，靠墙放着另外一张小沙发，左边是一个档案柜，还有一个装着衣钩的衣架，衣钩上挂着三四件湿漉漉的军大衣，是那些折磨我的家伙们的大衣。这一来我就有一点新鲜的东西、另外一些东西可看了，我那如饥似渴的眼睛终于又可以看点别的东西了，它们贪婪地抓住每一个小地方。我仔细地观察着这些大衣上的每一个绉褶，譬如说，我注意到有个水珠，挂在一件大衣的湿领子上，这话您听起来也许觉得非常可笑，可

我以一种十分荒唐的激动心情等待着，看这颗水珠最后是否会顺着绉褶流下来，还是说，抵抗住了万有引力，还在衣领上多呆一会儿——是啊，我一连几分钟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滴水珠，仿佛我的生命就靠它来决定。等到这滴水珠终于滚落下来以后，我又去数大衣上的钮扣，第一件上面是八粒，第二件也是八粒，第三件是十粒；接着，我又把几件大衣的翻领互相比较；我那饿得发慌的眼睛以一种难以形容的贪婪抚摸、玩弄、抓住所有这些可笑的、极不重要的琐碎细节。突然我的目光停留在一样东西上面。我发现有一件大衣边上的口袋有点鼓鼓囊囊的。我把身子挪近一些，从那鼓鼓囊囊的东西呈现的四四方方的形状看出，这个有点膨胀的口袋里藏的是什么：是一本书！我的双膝开始哆嗦起来：一本书！足足四个月之久，我手里没有拿过一本书，在一本书里可以看到排成一行行的字，可以看到好多行，好多页，好多张，在一本书里可以读到我所不知道的新鲜的、使人分心解闷的思想，可以追随这些思想的发展，可以把它们记在脑子里，单单设想一下这么一本书，就已经使人为之陶醉，同时又使人浑身酥麻。我的眼睛象着了魔似的死死地盯着那个小鼓包，这是那本书在口袋里构成的形状。我的眼睛望着这个极不显眼的地方，望得眼里都冒出火来了，仿佛它们想在大衣上烧个窟窿似的。最后我再也克制不住我的欲望；我不由自主地把身子挨得更近。哪怕能用手隔着呢料去摸一摸这本书也好，单单这个念头，就使我手指头一直到指甲的神经都激动起来。我几乎自己也不知道，我的身体越来越挨近墙壁。幸亏看守没有注意我这肯定是非常古怪的举动；也许他也觉得，一个人直挺挺地站了两个小时之后，想往墙壁上靠一靠，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最后，我离开大衣已经非常之近，我故意把两手放在背后，

以便它们能毫不引人注意地摸到大衣。我摸了摸呢料子，透过呢料子，的确感觉到有一个四四方方的东西，这东西弯得动，而且轻微地发出窸窸窣窣声——这是一本书！一本书！我的脑子里象闪电似的闪过一个念头：把这本书偷来！也许能偷到手，那你就可以把它藏在囚室里，慢慢地读啊读啊，终于又能读到书了！这个念头刚进入我的头脑，便象烈性毒药似的立即发生作用：一下子，我的耳朵嗡嗡直响，我的心脏怦怦直跳，我的双手冷凉，都不听使唤了。但是在最初的一阵昏迷过去之后，我就悄悄地、巧妙地更加挨近那件大衣。我一面两眼注视着看守，一面用藏在背后的双手把那本书从下往上托，越托越高。然后，伸手一抓，轻轻地、小心翼翼地往外一抽，突然那本篇幅不是很大的小书便到了我的手里。这时候我才被我自己干的事情吓了一跳。然而我已经没有退路。可是把这书往哪儿搁呢？我把这本书在我背后塞到裤子里系腰带的地方，然后从那儿渐渐地移到腰部，这样我在走路的时候，用军人的姿态把手贴着裤缝，也就可以把书夹住。现在得看看第一次考验能否通过。我把身子从衣架那儿挪开，一步，两步，三步。行，挺顺利。我在走路的时候，可以把书夹住，只要我把手夹紧腰带就行了。

"接着就是审讯。这次审讯要求我比以往任何一次都付出更大的精力，因为在我回答问题的时候，我的全部力量，其实并没有集中在我的口供上，而是集中在如何夹住这本书，而不引起别人注意这件事情上。幸亏这次审讯的时间比较短，我顺顺当当地把书带到了我的房间——我不想说全部细节，免得耽搁您时间太长，因为有一次危险极了，我们刚走到走廊的当中，这本书从裤腰上滑了下来，我只好假装猛烈咳嗽，这样我就弯下腰去，把书又平平安安地塞回到腰带底下。可是当我带着这本书回到

了我的地狱，终于独自一人，可是又再也不是孤零零地独自一人的时候，这是多么幸福的一瞬间啊！

"您现在大概猜想，我一定马上抓起书来，仔细观看，读了起来。完全不是这样！我首先得充分品味一下身边有了一本书的快乐，我故意延长这种使我的神经奇妙地兴奋起来的喜悦，我心里暗自思忖，这本偷来的书最好是一本什么类型的书呢：最要紧的是印得密密麻麻，排得很挤，有很多很多字，有很多很多薄薄的书页，以便我能多读一些时间。然后我希望，这是一本使我精神上能够紧张起来的著作，不是浅薄的、轻松的作品，而是可以学习可以背诵的东西，譬如诗歌，最好是——这是何等大胆狂妄的梦想啊！——歌德或者荷马的作品。可是最后，我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欲望，我的好奇心，于是我平躺在床上，这样，要是万一看守突然把门打开，他也不会看出破绽，——然后哆哆嗦嗦地把书从我的腰带底下抽了出来。

"我往书上看了第一眼就使我大失所望，甚至使我恼怒已极。我冒了那么巨大的危险偷来的这本书，我怀着那么热切的期待留到现在才打开的这本书，不是别的，竟是一本棋谱，是一百五十盘名家棋局的集锦。要不是我的窗户关得严严的，而且还加上铁栅栏，我一怒之下，一定把这书从打开的窗户里扔了出去，因为你叫我拿这无聊的玩意干什么？我拿它有什么用？我少年时代上中学的时候也象大多数别的学生一样，有时候由于无聊也下下棋。可是这本讲象棋理论的玩意我拿它怎么办？下象棋总不能没有对手，更不能没有棋子和棋盘。我十分恼火地把这本书从头到尾浏览了一遍，心想说不定还能找到一些可读的东西，一篇序言啊，阅读指导啊；可是除了画得方方整整的著名棋局的简图之外，我什么也没找到。简图下面是些一上来叫我莫名

其妙的符号，什么 a_2——a_3，sf_1——g_3 等等。所有这一切我觉得象是一种我找不到解答方法的代数题。后来渐渐地我才弄明白，a、b、c 这些字母代表的是竖行，从 1 到 8 的数目字代表的是横线，合在一起就决定了每一个棋子当时的位置。这样一来，这种纯粹图解式的简图反正也变成了一种语言。我心里思忖，也许我可以在我的囚室里设计出一张棋盘，然后试着，照棋谱把这些棋局下一遍。好象是上天的恩赐，我的床单碰巧是大方格的。要是好好地叠一叠，最后可以搞出六十四个方格出来。于是我先把书藏在褥子底下，把书上的第一页撕下来。然后我就开始用我省下来的面包瓤来捏王啊、后啊以及其它等等的棋子，不言而喻，做的样子是十分可笑，极不完美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我总算可以在方格的床单上按照棋谱上标明的位置把棋子重新摆起来。我用灰把一半的棋子弄得颜色深一些，以表示和另一半棋子有所区别。可是，当我第一次试图把整个一盘棋按照棋谱下一遍时，我完全失败了。开头几天，我老是下着下着就乱套了。我不得不五次、十次、二十次地一再把同一盘棋从头下起。可是世界上有谁象我这个虚无的奴隶这样拥有那么多未加利用同时又毫无用处的时间呢？谁又拥有那么多难以估量的贪欲和耐心呢？六天之后，我已经把这盘棋一步不差地下完了。再过八天，我甚至连床单上都不用摆棋子，就能把棋谱上标的这盘棋的棋子的位置想象出来。再过八天我连床单都用不着了；书上原来那些抽象的符号 a_1，a_2，c_7，c_8 在我的脑子里自动地转化成形象的具体的位置。这种转化的过程完全成功了：我把棋盘连同棋子都反射到我的脑子里，单凭符号也能把整个棋局的变化再现在眼前，就象一个训练有素的音乐家，只要看一眼总谱，就足以使他听见各个声部的声音以及它们的和声。又过了

两个礼拜，我可以毫不费劲地背出书上的每一盘棋——或者象棋手的行话说的那样，杀盲棋。现在我才开始懂得，我这大胆的偷窃行为给我带来了多么难以估量的幸福。因为我一下子有活可做了——您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说这是一种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活，但是它毕竟是一种活，它把我身边的一片虚无消灭干净。我有了这一百五十盘棋的棋谱，就象有了一件神奇的武器，去抵御那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的空间和时间的一成不变。为了使这新鲜的活动始终不衰地保持着它的魅力，我从此把每天的时间仔细划分一下：早上下两盘，下午下两盘，晚上再很快地复习一遍。在这之前，我每天过的日子象胶皮冻一样乱七八糟，粘粘糊糊，成天是在鬼混。这一来，我每天的时间都排满了。我成天忙碌，但并不感到疲劳。因为下象棋有这样一种奇妙的优点：把全部脑力集中在一个局限得很狭窄的活动范围内，即使拚命用脑思索，也不会使人脑子萎缩，相反，只会使脑子更加灵活，更有活力。起先我只不过是机械地模仿名家的棋局，渐渐地我开始对棋艺产生了一种艺术的、愉快的理解。我学会了进攻和防御的微妙之处，学会了其中的计谋和绝招。我领会了在几着棋之前预见棋势发展、早作安排、突然发起反攻的技巧。不久之后，我就准确无误地认出每一个象棋大师下棋时的个人特点，就象读诗人的诗，只消读几行就能断定作者是谁一样。开头的时候，下棋不过是为了消磨时间，现在变成一种享受，阿廖辛、拉斯克、波哥留勃夫、塔尔塔柯威尔，这些伟大的棋艺战略家们，都象亲爱的朋友一样，走进我孤独的小天地里。有了这无穷无尽的调济，我沉寂的囚室每天都变得生气盎然。恰好就是因为我练习下棋，极有规律，使我原来已经受到剧烈震动的思维能力，又重新恢复正常。我觉得我的脑子又重新振奋起来，通过经常不

断的思维训练甚至比以前更灵活，更机敏。尤其在审讯的时候，证明我的思路更加清晰、更加集中；我无意之中在棋盘上把抵御虚假的威胁和粉碎暗藏的奸计的本领训练得炉火纯青；从这时起，我在受审的时候再也不露任何破绽，我甚至于觉得，这些盖世太保渐渐地开始带着某种敬意来观察我。说不定他们暗自觉得奇怪：那么多人在他们面前都一一垮了下去，而我是从什么秘密的源泉里汲取力量，来进行这样百折不挠的抵抗的？

“我日复一日地把书上的一百五十盘棋照着棋谱有系统地下了一盘又下一盘，这段幸福的时间延续了大概两个半月到三个月。然后我出乎意料地又达到了一个死点。我突然又重新面临着一片虚无。因为我每盘棋都下了二三十遍之后，这些棋局就失去了新鲜的魅力，再也不使人感到出其不意，它们先前如此使人兴奋、如此使人激动的力量枯竭了。这些棋局我每一步都早就背出来了，再一个劲地把它们下个没完，又有什么意思？我刚走出开局第一步棋，以后的进展便仿佛自动地在我脑子里面展开，再也没有什么出人意料、令人紧张、让人思考的东西。为了使我自己有事可做，为了给我找来那早已变得不可缺少的忙碌和调济，我实在需要另外一本印着别的棋局的书。可是既然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那么我只有一条路走出这奇怪的迷津；我不得不自己发明一些新的棋局以代替旧的棋局。我不得不设法和我自己下棋，或者说得更精确些，把我自己当作对手。

“我不知道，对于进行这种‘游戏中的游戏’① 的精神状况，您是否曾经设想过。但是只要粗粗一想就足以明白，下棋是一种纯粹的思维游戏，毫无偶然的因素在内，因此，自己把自己当作

---

① 指上文所说的自己和自己下棋。

对手来下棋，势必是件绝顶荒谬的事情。象棋的引人之处归根结底，不就在于棋局的战略是在两个不同的脑子里按照不同的思路发展起来的吗。在这场智斗的过程中，黑方根本不知道白方要有什么军事动作，而是一刻不停地设法去猜测并且破坏白方的作战意图，而与此同时，白方也力图抢先一步，对黑方的秘密意图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现在黑方和白方同是一个人，那么就出现了一种非常反常的情况，那就是说，同一个脑子同时既要知道这件事，又要不知道这件事。这个脑子作为白方在起作用的时候，要能够奉命完全忘记，它在一分钟之前作为黑方所想达到的目的和所想做的事情。这样一种双重的思维事实上是以人的意识的完全分裂作为前提的，那就要求人的脑子象一部机械仪表一样，能够随心所欲地打开或者关上。所以说，想把自己当作对手来下棋，就象想跳过自己的影子一样的不近情理。

“现在我说得简短些吧，这种荒谬绝伦、不近情理的事情，我在绝望之中竟然尝试了好几个月。为了不致于完全发疯，或者陷入智力完全衰竭的境地，我除了去干这种背逆情理的事情之外，别无其他选择。我那可怕的处境迫使我至少尝试着把我自己分裂成黑方我和白方我，免得被我身边的一片可怕的虚无所压垮。”

B博士说到这里，朝后往躺椅上一靠，闭上眼睛达一分钟之久。他似乎想要使劲把一种使人不愉快的回忆强压下去。他的左嘴角出现了那个奇怪的抽搐，他没有能把它控制住。然后他在躺椅里又直起身子来。

“好，到现在为止，我希望我已经把一切都跟您解释得相当清楚了。可是遗憾的是，我自己也没把握，是否能把以后发生的事也同样清楚地说给您听。因为这种新的活动，要求脑子无保

留地紧张起来，这就使它不可能同时进行任何自我控制。我刚才已经跟您说过了，按照我的意见，自己把自己当作对手来下棋，这根本是胡闹。但是如果面前真有一个棋盘，那么干这种荒谬绝顶的事至少还有最低限度的一点机会，因为这个棋盘本身总还允许你有一定的距离，产生一种物质上互相隔离的感觉。如果坐在一张真正的棋盘前面，上面摆着真正的棋子，你至少可以安排一些时间来进行思考，你的身体可以一会儿坐在桌子的这一边，一会儿坐在桌子的那一边，以便时而从黑方的立场上，时而从白方的立场上来观察局势。但是，象我这样被迫把这些我自己反对我自己的鏖战，或者您愿意这么说的话，我自己和我自己进行的鏖战，反射到我脑子里想象的空间中去，我也就被迫在我的脑海里，把六十四个格子里的每一步棋走过之后的棋势清清楚楚地抓住，而且除此之外，不仅把暂时的棋局记住，还要算出双方各自可能要走的其他几步棋，这就是说——我自己也知道，这一切听起来是多么荒唐——我要双倍、三倍地设想，不，六倍、八倍、十二倍地设想，为了每一个我，即黑子我和白子我，都要事先想出个四五步棋来。请您原谅，我竟然向您提出这样的苛求，设想一下这种疯狂的事情。——在我的幻想的抽象的空间里下这种象棋的时候，我作为白方的棋手必须事先算出四五步棋，同时，作为黑方的棋手，也得这样干。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我必须把随着棋局的发展而产生的一步步的局势事先用两个脑子加以联想，用白方的脑子和黑方的脑子一起联想。但是，即便是这种自我分裂也还不是我这种莫名其妙的试验当中最危险的事情。最危险的是我这样独立无依地想出一些棋局，结果脚底下失去了实地，一下子就陷入了无底的深渊。要是单单把名家的棋局复演一遍，就象前几个礼拜我一直练习的那样，那归

根到底只不过是一种复制的过程．纯粹是把已有的物质重复一遍，这样做，并不见得比背诵诗歌、默记法律条文更为吃力。这是一种有限制的、按部就班的活动，因而是绝妙的脑力练习。我在上下午各下两盘棋，变成了我的固定的作业，我毫不费劲地就完成了。它们代替了我的正常的活动，再说，万一我在下一盘棋的过程中走错了，或者不知道怎么往下走了，我总还有书可以作为依靠。仅仅因为这个缘故，这种活动对于我的已经受到震撼的神经来说，才如此有益，甚至可以说起到镇静作用，因为照着棋谱下别人下过的棋局，并没有让我自己去冒风险。无论是黑方还是白方取胜，我都无所谓。在那儿争夺冠军称号的不是阿廖辛或者波哥留勃夫吗。我个人，我的理智、我的灵魂仅仅作为观局者，作为行家在那儿欣赏那些棋局的激烈转变和优美之处。可是自从我自己试图和我自己对垒之时起，我就不知不觉地开始向我自己挑起战来。两个我当中的每一个我，黑子我和白子我，都得互相争个高低，双方都野心勃勃，焦躁不耐，急于取胜，急于赢棋。作为黑子我，每下一步棋，我都拚命在想，白子我将采取什么步骤。两个我当中的每一个我只要另一个我走错一步棋，就兴高采烈，而同时对于自己的失利则火冒三丈。

“这一切看上去都毫无意义，事实上，这样一种人为的精神分裂，这样一种可能引起危险的情绪激动的意识分裂，在正常的情况下，在正常的人身上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请您不要忘记，我已经被人用暴力从一切正常的状态中强拉了出来，我是一个无辜遭受监禁的囚徒，几个月来被人挖空心思地用孤寂折磨着，是个早就想把他心里积聚起来的愤怒向什么东西发泄一下的人。既然我别无所有，只有这种荒唐的自己把自己当敌手的棋戏，那么我的愤怒，我的报复心，便狂热地全都倾注到这种游戏中去了。

我心里有一种东西要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我心里不是只有这另一个自我是我能够与之作战的吗，所以我在下棋的时候简直达到一种癫狂的激动的程度。起先我还心平气和、深思熟虑地进行思考，在两盘棋之间我还安排些休息时间，歇一歇，松口气；但是渐渐地，我那激动的神经不容我再等。白子我刚走一步，黑子我就已经起劲地抢着走了。一盘棋刚下完，我就向我自己挑战，下另一盘，因为每一盘棋下棋的两个我总有一个我被另一个我所战胜，于是便要求再杀一盘报仇雪恨。我永远也说不清楚，连说个大概也不行，我在囚室里的最后几个月里，由于这种疯狂的贪得无厌的情绪，我对我自己究竟下了多少盘棋——也许上千盘，说不定更多些。这是一种我自己也无法抵御的风魔，从早到晚我什么也不想，尽想着象、卒、车、王、a、b、c、将死和移位。我整个的身心都被逼到这些小方格里去了。下棋的乐趣变成了下棋的热情，下棋的热情变成了下棋的狂热，变成一种癖好，变成一种激烈的狂怒，它不仅在我醒着的时候纠缠着我，渐渐地，也侵入到我的睡梦之中。我脑子里只能想棋，只能思考棋子的运动，象棋的问题。有时我醒过来，额上汗津津的，我发现，我甚至于在睡梦中下意识地大概也在下棋，要是我梦见人，那么这些人也跟车、象一样地移动，也跳着马步或进或退。甚至于把我叫去审讯的时候，我也不再能够头脑清醒地想到我的责任；我觉得，在最后几次的审讯中，我一定说话相当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因为审判官们不时莫名其妙地面面相觑。可是实际上，在他们盘问并且商量的时候，我简直怀着迫不及待的心情，只等着他们再把我带回到我的囚室里去，好让我继续下棋，下我那疯狂的棋，重新下一盘，再下一盘，再下一盘。每一次中断我都觉得是个干扰。甚至于看守来打扫囚室的一刻钟，他给我送饭来的两分钟，

也使我那热狂的焦躁不耐的心情备受折磨。有时候一直到晚上，那盛着午饭的饭盆还搁在那儿动都没动。我下棋下得连吃饭也忘了。我肉体上唯一能够感觉到的乃是可怕的干渴；大概不停地思索、不断地下棋早已使我上火了吧；我两口就把水瓶给喝干了，逼着看守给我多打点水，可是隔了一会儿，我又觉得口干舌燥。最后，我下棋的时候——我从早到晚什么事情也不干了——我的情绪激动到这种地步，我都不能安安静静地坐上片刻；我一面考虑棋局，一面不停地走来走去，棋局越到见分晓的时候，我就走得越快。赢棋、取胜、把我自己打败的欲望渐渐变成一种狂怒。我焦躁不耐得浑身哆嗦，因为我身上一方的我总嫌另一方的我走得太慢。一个就催另一个快下；您也许会觉得非常可笑：要是我身上的一个我觉得另一个我回手不够快，我就开始骂起我自己来了：'快点，快点！'或者'走啊，走啊！"——我今天自然非常清楚，我的这种状况已经完全是一种精神上过分紧张的病兆，我找不到别的名字来表示，只好给它一个迄今为止医学上还不知道的术语：象棋中毒。最后，这种偏执性的疯狂不仅开始袭击我的头脑，也开始侵袭我的身体。我日益消瘦，睡眠不安稳，常做乱梦；每次醒过来，我都得特别使劲，才能睁开我那象铅一样沉重的眼皮；有时候我觉得自己虚弱到了极点，我的手哆嗦得杯子都拿不起来，我得费好大的劲才能把杯子送到嘴边；但是，一开始下棋，我就从心里涌出一股狂野的力量：我双手紧握着，走来走去，我有时好象隔着一层红雾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只听见它沙哑地恶狠狠地冲着自己大喊：'将军！'或者'将死了！'

"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难以形容的状况是如何变成危机的，我自己也说不上。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就是，有一天早上我醒

来，感觉和平时不一样。我的身体似乎和我自己脱离了，我躺着，软绵绵的，很舒服。几个月来我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惬意的疲劳的感觉压在我的眼皮上，又温暖，又舒服，我一时都下不了决心把眼睁开。我醒着还躺了几分钟，还享受一下这种沉重的麻木状态，感官愉快地毫无知觉，人懒洋洋地躺在那儿。我突然发现，好象听见身后有声音，有活人的声音在那儿说话。您没法想象我的喜悦，因为我几个月来，将近一年来除了从审判席上传来的生硬、刺耳、凶狠的话语以外，没有听见过别的话。我对我自己说：'你在做梦！千万别把眼睛睁开！让这个梦再延长一会儿，要不然你又要看见你身边的那间该死的囚室、椅子、洗脸架、桌子和那花纹永远不变的糊墙纸。你在做梦——接着做下去吧！'

"但是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我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真是奇迹：我躺在另外一个房间里，这房间比我旅馆里的那间囚室大得多，宽敞得多。窗户上没有铁栏杆，阳光可以畅通无阻地照进屋来，窗外不再是一堵隔火的砖墙，透过窗户可以看见绿树在迎风轻摆，雪白的墙壁光滑锃亮，我的头上的天花板又白又高——可不是真的，我躺在一张陌生的崭新的床上，这的确不是一场梦，在我床后面有人在低声耳语。我在惊讶之中想必不由自主地猛烈动弹了一下，因为马上我就听见有脚步声走近我的床头。一个女人步伐轻盈地走了过来，一顶白帽子扣在头发上，这是个看护，是个护士。一阵喜悦的痉挛透过我的全身：我整整一年没有看见过一个女人了。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个清秀的身影，我的眼光一定非常狂野兴奋，因为走过来的这个护士使劲地安慰我：'安静点！请您安静点！'可我只是竖起耳朵听她的声音——这不是一个人在那儿说话吗？难道世界上的确还有一个不审问我、不折磨我的人吗？再说——这可真是不可思议

的奇迹！——这还是一个柔和的、温暖的、简直可说是温柔的女人的声音。我贪婪地望着她的嘴，因为过了一年地狱生活，我都觉得一个人跟另一个人说话还会这么和蔼可亲，那简直是不可能的。那个护士冲着我微笑——是的，她在微笑，世界上还有人会亲切地微笑——，然后她把食指放在嘴唇上表示叫我别作声，又轻手轻脚地走开了。但是我不能听从她的命令。这个奇迹我还没有瞧够呢。我使劲地想在床上撑坐起来，看看她，看看这个和蔼可亲的具有人形的奇迹。但是，我正想要在床边支起身子，却支不起来。原来我的右手，手指和手腕那儿，现在是挺大挺胖的一个白鼓包，显而易见我的右手给用绷带厚厚地包扎了起来。我开头望着我手上这个白白的肥肥的陌生东西，莫名其妙，然后慢慢地开始明白我在哪儿，并且开始苦思苦想，我可能遭遇到了什么不幸。一定是他们把我打伤了，或者我自己把手弄伤了。我现在是躺在医院里。

"中午大夫来了，是位和和气气的上了年纪的老先生。他认得我们家族的姓，并且满怀敬意地提到我那当御医的叔叔，所以我立刻就感到，他对我是一片好心。接着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他向我提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其中之一尤其使我惊讶：他问我是数学家还是化学家。我说都不是。

"'奇怪，'他嘟囔着说。'您在昏迷的时候老是大声喊着一些稀奇古怪的公式——什么c_3，c_4。我们大家听了都不知所云。'

"我便向他打听，我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异样地微微一笑。

"'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无非是神经的急性错乱，'然后他小心翼翼地环顾一番，低声补充了几句：'话说回来，这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在三月十三日① 之后，是不是？'

①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三日，法西斯德国并吞奥地利，德军进入奥国境内。

“我点了点头。

“‘用这种办法对待人，不发疯才怪呢，’他喃喃地说道，‘您并不是第一个。不过您不用担心。’

“我从他向我低声耳语进行安慰的样子，再看到他那好心抚慰的目光，我知道，我在他这儿是十分安全的。

“两天以后，这位善良的大夫相当坦率地告诉了我事情的全部经过。看守听见我在囚室里大叫大嚷，他起先以为，有人闯进了我的囚室，我正在跟那人吵架。可是等他在门口一露面，我就马上向他扑了过去，冲着他狂呼乱叫，听上去就象是：‘你走一步啊，你这个恶棍，你这个胆小鬼！’嚷着嚷着我就想卡他的脖子，最后我对他的攻击如此凶猛，他不得不大叫救命。他们在我狂怒的情况下拖着我去找大夫检查身体，我突然挣脱他们，扑向走廊里的窗口，一拳打破了窗玻璃，同时把手割破了——您看这儿还有深深的伤疤。开头几夜我在医院里完全是在发烧昏迷的情况下度过的，可是现在他觉得我的神智已经完全清醒了。‘当然，’大夫轻声补充了一句，‘这点我最好还是不要向这些老爷们报告为妙，要不然，他们到末了又要把您带回到那儿去。您对我放心好了，我将尽力而为。’

“这位乐于助人的大夫究竟向那些折磨我的人报告了一些关于我的什么情况，我不得而知。反正他达到了他想达到的目的：把我释放。可能他说我已经神经失常，也说不定在这期间，我对于盖世太保已经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希特勒已经占领了波希米亚①，这一来对他来说，奥地利问题已经彻底了结了。所以我只需要签字保证，在两星期内离开我的祖国。这两个礼拜我忙着办

① 波希米亚为捷克的旧称。

理上千个手续，这是今天①一个从前的世界公民出国旅行所必须办理的——要弄到军事机关和警察局的证明，要缴税，要领取护照、出境签证、健康证明——，结果我毫无时间对往事多加思索。看来在我们的脑子里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在起着调节作用，自动把那些对于我们的心灵来说会变得有害而危险的东西予以排除，因为每次我想回忆我在囚室中度过的那段时间，我的脑子就糊涂起来。一直到好几个星期之后，真正说起来是到这船上之后，我才重新找到了勇气去思考，我到底遭遇到了什么事情。

“现在您会理解，为什么我在您的朋友们面前举止如此不当，甚至使人莫名其妙。我只是完全碰巧信步踱进吸烟室，看见您的朋友们坐在棋盘前下棋。我不由自主地感到，由于惊讶和害怕，我的脚好象生了根似的钉在那里。因为我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居然可以坐在一张真正的棋盘前面用真正的棋子下棋。我忘得干干净净，下棋的时候居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活生生地面对面地坐着在下。我的的确确花了好几分钟才想起，这些棋手在那儿干的事，归根结底也就是我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有几个月之久，自己把自己当作对手试着进行的那种游戏。在我那坚苦卓绝的练习中使用的字母和数字，实际上只不过是些代用品，是这些骨质的棋子的符号。我很惊讶地发现，棋子在棋盘上的移动就跟我脑海里想象中的棋子移动是一回事。这种惊讶大概和天文学家的惊讶相仿佛：天文学家用极端复杂的方法在纸上计算出一颗新的行星的位置，结果抬头一看，果然在天上发现一颗晶莹明亮的具有实体的星星。我象被磁铁吸引住了似的，凝视着棋盘，看见我的图表——什么马啊，象啊，王啊，后啊，卒

① 作者写这个故事是在德国侵占奥国之后不久。所以说“今天”，表示时间很近。

啊在那儿都成了真正的棋子，全是木头刻的。为了看到全局的位置，我先得把这些棋子从数目字代替的抽象棋盘转移到灵活的、有棋子在来回移动的真正棋盘上来。好奇心渐渐压倒了我，我想看一看这样一盘真正有两个棋手对垒的棋戏。于是发生了那不愉快的事情：我忘记了一切礼貌，竟干预了您们的棋局。不过您的朋友走错的那步棋象刀扎似的刺进了我的心。我拦住他，这纯粹是一种本能的行动，是一时冲动之举，就象人家看见一个小孩俯身趴在栏杆上，会不加思索地把他抓住一样。一直到后来我才清楚地意识到，我这样冒昧地行事，是多么的失礼。"

我赶忙向B博士保证，我们大家经过这次偶然事件得以和他结识，心里是多么高兴，对我来说，听了他刚才向我讲的这一番话，要是明天在这场临时决定举行的比赛中能看见他下棋，将是加倍有趣的事情。B博士做了一个局促不安的动作。

"别这么着，请您的确不要对我指望太多。这次比赛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试验，……试试看，我是不是……我是不是确实能够下一盘正常的棋，一盘在真正的棋盘上用具体的棋子跟一个活人做对手下的棋……因为我现在越来越怀疑，我下过的那几百盘，说不定几千盘棋，是否真是合乎规矩下的棋，而不仅仅是一种梦中象棋，热病象棋，一种热昏时的游戏，在进行这种游戏时就象在梦中一样，好多中间阶段都是一跃而过的。但愿您不是当真向我提出这样的奢求，要我狂妄地认为可以向一位象棋大师、甚至是世界上第一号种子挑战。使我感兴趣的、暗暗吸引我的，只是一种事后的好奇心，我想断定一下，我当时在囚室里干的事究竟是在下象棋，还是已经在发疯，我当时是正好处在危险的暗礁前面，还是说已经越过了这块危险的暗礁——仅此而已，别无其他目的。"

这时从船尾响起了锣声，招呼乘客去吃晚饭。我们大概聊了近两个小时。B 博士把他的身世讲得要比我在这儿概括的详尽得多。我向他衷心表示感谢，然后向他告辞。可是我沿着甲板走了没几步，他又追了上来，显然焦躁不安地、甚至有些结结巴巴地补充了几句：

“还有一件事！请您事先向这些先生们讲清楚，免得我到时候显得失礼：我只下一盘……下这盘棋只不过是为了把旧账一笔勾销——是对往事的彻底了结，而不是重新开始。……我不愿再一次陷入这激烈的象棋热狂，我现在回想起来总要不寒而栗……再说……再说当时大夫也警告过我……十分明确地警告过我。每一个患过偏执狂的人，是永远受到伤害了。得过‘象棋中毒’的人，即使已经治好了，最好也不要靠近棋盘……所以您明白我的意思——就下这一盘为我自己作个试验，再也不多下。”

第二天下午三点，一到约定时间，我们都准时聚集在吸烟室里。我们这群人又增加上两个棋艺爱好者，这是船上的两位军官，他们特地请了假不上班，来看这次比赛。琴多维奇也没有象前一天那样姗姗来迟。按照规定挑选了棋子的颜色之后，这场 Homoobscurissimus（拉丁文：无名氏）对大名鼎鼎的世界冠军的值得纪念的比赛便开始了。我感到可惜的是，这盘棋仅仅是为我们这些完全没有判断能力的观众在下，棋局进展的过程对于象棋年鉴就象贝多芬的钢琴即兴曲对于音乐来说，同样是永远散失了。虽说我们在以后几个下午，大家一起设法根据回忆来恢复这盘棋，但是白费力气；也许我们在棋局进行的时候，过于热情地注意了两个棋手而没有注意棋局本身。因为这两个对手在举止仪表上面那种智力上的差异，在棋局进展的过程中变

得越来越明显。琴多维奇这位久经沙场的名手，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一动不动，活象一块岩石，两只眼睛耷拉下来专注地，死死地盯着棋盘；在他身上，沉思似乎是一种肉体上的使劲，迫使他全部器官都高度集中起来。B博士则相反，举止轻松潇洒，落落大方。从业余爱好者（Dilettant）这个词的最优美的含义来说，游戏的时候，是应该得到“diletto”（意大利文：快乐、愉快），应该得到快乐的．所以B博士作为一个真正的业余爱好者，他的身体完全放松，在开头几步棋间歇的时候，他和我们一边聊，一边解释，轻快地点燃一根香烟，只有在轮到他走的时候才往棋盘看上一分钟。他每次都给人这种印象，仿佛对方走的棋早在他意料之中。

开局例行的几步棋走得相当快。一直走到第七步或者第八步棋的时候，才看出一点眉目，好象有一个预定的计划在展开似的。琴多维奇的考虑时间越来越长；我们由此看出，真正争夺优势的战斗现在开始了。但是说实话，局势的逐渐演变就象每次真正比赛中的棋局一样，对于我们这些外行来说，是相当失望的事情。因为各个棋子互相交错越来越形成一个特殊的图案，那么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的局势如何，也就越来越难以参透。我们既看不出，这个对手的意图是什么，也看不出那个对手的目的何在，更弄不清楚，这两个对手当中究竟是谁真正处于有利地位。我们只发现，个别的棋子象撬杠似的向前移动，想把对方的阵线打开一个缺口，但是这样走来走去的战略意图是什么，我们却无法理解，因为这些高明的棋手下棋，每走一步都要预先看出好几步棋。另外渐渐地再加上一种使人瘫痪的疲劳，这主要要怪琴多维奇考虑起来没完没了，这显然也开始使我们的朋友恼火起来。我忐忑不安地注意到，这盘棋拖得时间越长，他就开始越来

越坐立不安，在椅子上扭来扭去，时而神经质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时而抓起铅笔，记点什么。然后他又要矿泉水，急急忙忙地把水一杯接一杯地灌了下去，显然，他对棋局的联想比琴多维奇快一百倍。每次琴多维奇没完没了地考虑之后，下定决心，用他笨重的手把一个棋子往前一挪，我们的朋友便微微一笑，就象一个人看见期待已久的一件事情终于发生了一样，他马上就回了一步棋。他的脑子转得极快，一定早就把对方的一切可能性都预先算了出来；因此，琴多维奇考虑一步棋的时间拖得越长，B 博士也就越不耐烦。在他等的时候，他的嘴唇紧闭，显出一副生气的、几乎是敌意的神气。但是琴多维奇一点也不着急。他顽强地思索着，一声不吭，棋盘上的棋子越少，他停顿的时间就越长。走到第四十二步棋的时候，足足过了两个钟头零三刻钟，我们大家坐在棋桌旁边已经精疲力尽，简直对棋局都有点无动于衷了。船上的军官已经走了一个，另外一个拿了一本书在看，只有在双方移动棋子的时候他才抬起眼睛，瞅上一眼。可是这时候，琴多维奇走了一步棋，便突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情。B 博士一看见，琴多维奇拿起马准备往前跳，他就象猫跳起来之前那样地缩起身子。他的全身开始哆嗦起来；琴多维奇一跳马，他就猛的把后往前一推，得意洋洋地大声说道："好！这下完了！"说着把身子往后一靠，两臂在胸前一抱，用挑衅的眼光直视着琴多维奇。突然在他的瞳孔里燃烧起炽热的光芒。

我们大家都情不自禁地弯下身去看那棋盘，想弄明白如此洋洋得意地宣告的这一着棋。乍一看去，看不出什么直接的威胁。这么说，我们朋友的这句话一定是指棋局的发展而言，我们这些脑子迟缓的业余爱好者一时还算不出来。在我们当中，只有琴多维奇一个人听了那句挑衅性的宣告一动不动；他纹丝不动地

坐在那儿，仿佛“这下完了”这句侮辱人的话他压根儿没有听见似的。一时毫无反应。我们大家都屏息静气，只听见放在桌上用来计时的怀表的嘀嗒声。过了三分钟、七分钟、八分钟——琴多维奇一动不动，可是我觉得，似乎有一种内在的紧张使他那厚厚的鼻孔张得更大了。看来我们的朋友似乎也跟我们一样，觉得这种默默的等待难以忍受。他突然猛地一下子站起身来，开始在吸烟室里踱来踱去，起先走得很慢，渐渐快起来，越走越快。我们大家有些惊讶地望着他，但是谁也没有象我这样焦急不安，因为我注意到，他的步子尽管很急，可总是在一定的范围内来回；就仿佛他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每次都碰到一堵看不见的栏杆，迫使他转身往回走。我汗毛直竖地发现，他这样走来走去不知不觉中划出了他从前囚室的大小：在他囚禁的那几个月里，他一定恰好也是这样两只手一个劲地抽筋，缩着肩膀，象个关在笼子里的动物似的，奔过去奔过来；他在那儿一定是这样上千次地跑来跑去，在他那僵直而又发烧的眼光里闪烁着疯狂的红色的火焰。但是他的思维能力似乎还没有受到伤害，因为他不时地把脸转向桌子，看琴多维奇在这段时间里作出决定没有。过了九分钟，过了十分钟。这时终于发生了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琴多维奇缓缓地举起他那笨重的手，这只手本来一直一动不动地放在桌上。我们大家都十分紧张地看着他将作出什么决定。可是琴多维奇没有走棋，而是翻过手来，用手背果断地一下子把所有的棋子慢慢地从棋盘上扫了出去。过了一阵我们才明白：琴多维奇放弃这盘棋了。为了不致于在我们面前明显地被人将死，他投降了。不可思议的事终于发生了：世界冠军、无数次国际比赛的锦标获得者，在一个无名氏、一个二十年或者二十五年没有摸过棋盘的人面前，降下了他的旗帜。我们的朋

友，这位隐姓埋名的陌生人，在公开的战斗中战胜了世界上最厉害的象棋名手！

我们自己也没感觉到，大家在激动之余都一个个站了起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感觉，得说点什么，或者干点什么，来发泄一下我们的惊喜之情。只有琴多维奇一个人安坐不动，始终保持镇静。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头来，用他那呆滞的眼光望着我们的朋友。

“再下一盘吗？”他问道。

“那还用说，”B博士兴高采烈地回答道。我听了感到颇不舒服。我还来不及提醒他有言在先：只下一盘，绝不多下，他就已经坐了下来，急匆匆地把棋子又重新摆好。他的动作是如此之猛，以致于有一个卒子两次从他索索直抖的手指缝里滑落到地上。看见他这种极不自然的激动的样子，我早就觉得心里难过，很不自在，此刻这种心情发展成为一种担心害怕。因为这个原来如此文静、如此安详的人现在明显地变得极度兴奋，他嘴角抽搐得越来越频繁，他的身体好象患了一场严重的寒热症，索索地抖个不住。

“别下了！”我在他耳边低声说道。“现在别下了！今天就到此为止吧！这对您来说太费劲了。”

“费劲！哈哈！”他大声地恶狠狠地笑道。“要是不这么磨蹭，我这段时间里都可以下了十七盘了！我唯一觉得费劲的是，用这种速度下棋得设法不让自己睡着！——好！现在您开棋吧！”

最后这几句话他是用一种激烈的似乎粗鲁的口气对琴多维奇说的。琴多维奇心平气和、不慌不忙地看了他一眼，他那呆滞的目光有点象一只握紧的拳头。一下子在这两个棋手之间出现了一种新的东西：一种危险的紧张气氛，一种强烈的仇恨。他俩

不再是两个打算游戏似的互相显显本事的棋友，而是两个发誓要把对方消灭的仇敌。琴多维奇走出第一步之前，犹豫了很长时间，我明显地感到，他是故意拖这么长时间的。这位训练有素的战略家已经看出来，他恰好可以通过出棋缓慢，使对方精疲力竭、火冒三丈。所以他花了起码有四分钟的时间，才用最普通最简单的方式把棋局打开，那就是把王前卒按照通常的走法往前挪了两格。我们的朋友立刻把他的王前卒迎了上去，但是琴多维奇马上又没完没了地停顿下来，简直叫人难以忍受；就象一道强烈的闪电过后，大家心惊肉跳地等着霹雳打来，可是霹雳始终不来。琴多维奇坐着纹丝不动。他思索再三，静静地，缓缓地，我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他慢得非常恶毒；可是这一来，他可给了我足够的时间去观察B博士。B博士刚把第三杯水灌了下去；我不禁想起他告诉过我，他在囚室里就象发烧似的干渴难耐。他身上已经明显地表现出一切反常激动的征兆。我发现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珠，他手上的伤疤比原来显得更红、更深。但是他还控制住自己。一直到第四步棋，琴多维奇还是这样无止尽地考虑，B博士就失去了自制，他突然冲着琴多维奇嚷了起来：

“您倒是走一步啊！”

琴多维奇抬起头来，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据我所知，我们有约在先，每一步棋的思考时间是十分钟。我原则上不用更短的时间下棋。”

B博士咬了咬嘴唇；我发现，他的脚后跟在桌子底下越来越焦躁不安地敲打着地板。我自己也不由地变得更加神经质，我被一种预感所苦恼，怕他身上正酝酿着一种什么荒唐的东西。果然下到第八步又发生了一场小小的风波。B博士等着等着，越来越失去自制，再也没法控制住自己内心的紧张情绪；他坐在

椅子上摇来晃去，开始不自觉地用指头在桌子上敲打起来。琴多维奇又一次抬起他那沉重的粗壮的脑袋。

“我可以请您别敲桌子吗？这妨碍我。这样我是没法下棋的。”

“哈哈！”B博士短促地笑了一声。“这点大家都看见了。”

琴多维奇的脸涨红了。“您这话什么意思？”他语气尖锐而凶狠地问道。

B博士又一次短促而恶毒地笑笑。“没什么，我只不过想说，您显然十分神经质。”

琴多维奇不吭气，把头低了下去。

一直过了七分钟他才走了下一步棋，这盘棋就以这种慢得要死的速度拖拖拉拉地进行着。琴多维奇似乎越来越变成一尊石像；到末了他总是用满了规定的思考时间，才决定走一步棋。从一个间歇到另一个间歇，我们朋友的举止变得越来越奇怪。看上去，他似乎根本不再关心他下的这盘棋，而是在想着完全与此无关的另外一件事情。他不再急匆匆地跑来跑去，而是一动不动地坐在他的位子上。他的眼光发直，甚至有些迷惘，呆呆地注视着前方，他一刻不停地喃喃自语，说了些莫名其妙的话。要么他沉浸在无穷无尽的棋局联想之中，要么他——这是我内心深处的怀疑——在构想另外的一些棋局，因为，每一次琴多维奇终于走出一步棋之后，别人总得要提醒他，才能把他从心不在焉的神情中唤回来。然后他总是只花一分钟时间，来重新辨明局势；我越来越怀疑，他的精神病已经以这种文静的形式发作起来，他也许早就把琴多维奇和我们大家都忘得一干二净，这种精神病很可能会突然以某种激烈的形式爆发出来。果然，下到第十九步棋的时候，危机爆发了。琴多维奇刚一挪动他的棋子，B博士

也没好生往棋盘瞧一眼，便突然把他的象往前进了三格，然后大叫起来，把我们大家都吓了一跳。

"将！将军！"

我们大家满心以为他走了一步绝棋，立刻都注视着棋盘。但是一分钟之后，发生了我们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琴多维奇非常、非常缓慢地抬起头来，把我们这群人挨个看了一遍——在这以前他从来没有这样看过我们。他似乎是在充分享受什么东西，因为在他的嘴唇上渐渐地泛出一个心满意足的、显然带有嘲讽意味的微笑。一直等到他把这个我们仍然莫名其妙的胜利充分享受之后，他才以一种虚伪的礼貌冲着我们说道：

"很遗憾——可是我还不明白怎么个'将'法。也许诸位先生当中有谁看出我的王被将军了吧？"

我们大家看了看棋盘，然后又以不安的心情看看 B 博士。琴多维奇的王格果然——这是每个孩子都看得出来的——有一个卒子保护着，丝毫不受象的威胁，所以他的王不可能被将军。我们大家都不安起来。莫非我们的朋友一性急把一个棋子走偏了，走得远了一格还是近了一格？我们一沉默倒引起了 B 博士的注意，现在他也注视着棋盘，开始激烈地结结巴巴地说道：

"不过王是应该在 f_7 上面啊……他位子错了，完全错了。您走错棋了！这个棋盘上所有的棋子都站错位子了……这个卒应该在 g_5 上而不该在 g_4 上……这完全是另外一盘棋……这是……"

他突然住口了。我使劲地抓住他的胳臂，或者不如说，我狠狠地掐了一下他的胳臂，这样，他即使在发烧似的慌乱之中也还会感觉到我在掐他。他转过脸来，象个梦游者似的凝视着我。

"您……有什么事？"

我什么也没说，只说了声“Remember!”(英文：记住)同时用手指摸了一下他手上的伤疤。他不由自主地重复着我的动作，他的眼睛呆呆地望着那条血红的伤痕。然后他突然开始颤抖起来，一阵寒噤透过他的全身。

“我的天啊，”他苍白的嘴唇低声说道，“我说了什么蠢话，或者干了什么蠢事吧……难道我又……？”

“没有，”我向他低声耳语，“但是您必须立即停下这盘棋，现在已到紧要关头。记住大夫嘱咐您的话！”

B博士猛地一下子站起身来。“我请您原谅我的愚蠢的错误，”他又用他原来那种彬彬有礼的声音说道，并且向琴多维奇鞠了一躬。“我刚才说的话，当然纯粹是胡言乱语。不言而喻，这盘棋是您赢了。”然后他又向我们说道，“诸位先生，我也得请求您们原谅。不过我事先已经警告过您们，不要对我指望过多。请诸位原谅我出丑——这是我最后一次尝试着下象棋。”

他鞠了一躬就走了，那神气就跟他最初出现的时候一样谦虚而又神秘。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为什么这个人这辈子再也不会去摸棋盘，而其余的人都有些精神恍惚地留在那儿，心里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刚才差一点卷入了一桩极不愉快的危险事件。“Damned fool!”(英文：该死的笨蛋)麦克柯诺尔失望之余喃喃咕咕地骂了一句。最后一个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是琴多维奇，他还向那盘下了一半没有下完的残棋瞥了一眼。

“真可惜，”他宽大为怀地说道，“这个进攻计划安排得不算坏啊。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来说，这位先生实在是个极不寻常的天才。”

(1941年)

张玉书 译